淨空法師講述

修福積德造命法

了凡四訓講記

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

積金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守；

積書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讀；

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，以爲子孫長久之計。

謹錄司馬溫公家訓書

獻給——勇於改造命運的人

「命中注定」，大家耳熟能詳。

但　是

眞有一個操縱命運的主宰嗎？

答案是肯定的——那就是「自己」！

人是命運的主人翁，

卻常為命運所戲弄！

願　您

看完此書後，

能走出被命運的陰霾，

成為一個

勇於創造命運的人！
居　時
求富貴　得富貴
求升遷　得升遷
求健康　得健康
求子女　得子女
……　……
有求必應　心想事成
您
不是命運的奴隸，
而是命運的主人——
眞正掌握、操縱命運的勇者。

目次

貳、了凡四訓講記

二、改過之法……二八九

參、俞淨意遇灶神講記

前言

這本書雖然不是佛經，但是要把它當作佛經一樣尊重。民國初年，淨宗印光大師一生中對這本書極力提倡。他的弘化社，印送這本書約在百萬冊以上，由此可知，印祖對這部書的重視。不僅如此，而且還不斷提倡教我們研究、實行、講說。

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這是諸佛的法印。佛法是講原則、講道理的。所以佛經有五種人說，除佛之外，其餘弟子、天、仙、化人所說的，只要和佛說的宗旨一樣，不違背佛的原則，佛都承認它是佛經。

我們看看這本書的內容，都是講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

」，等於是佛經。佛是講理的，並不是只有佛自己說的，才稱爲佛經。這就是佛教值得人尊敬，值得人讚歎的地方。因此凡是符合佛陀教育的原理、原則，我們都應該看成是經典。尤其是這本書，經過祖師的證明，一再提倡，它是我們學佛的根基；不但是學佛的基礎，也是一般人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
創造命運是有一套學問，它是有理論、有方法的，這些理論方法就在這本書中。本書的分量雖然不多，但對於這方面確實掌握住綱領。所以我們想要改造命運、創造命運，乃至學佛真正有所成就，都要依本書的道理方法爲基礎，可見本書對於我們學佛修行是何等的重要！

近代虛雲老和尚在《參禪法要》裡面，提到修學佛法必須具備四個條件：

一、**深信因果**。對於因果報應的道理，要深深地相信，不能有絲毫

的懷疑。

二、嚴持戒律。戒律是一門很大的學問，我們初學的人，不必在律學上斤斤計較，能把五戒十善持好就行了。不但是在家同修，就是出家同修，能將五戒十善持好就很好。明朝的蕅益大師，通宗通教，著作很多，在律宗裡，他也算是一位律宗的大德，但他在戒學裡卻自稱是出家沙彌。他的學生成時法師，不敢跟老師比，就自稱出家優婆塞，就是守五戒。所以我們學佛能嚴守五戒就很好了。近代的弘一大師，也是嚴持五戒，自稱出家優婆塞。

三、堅具信心。不能被外面邪知邪見所動搖。

四、決定行門。八萬四千法門，我們選擇修那一門，決定行門以後，絕不輕易改變。

具備這四個條件，才算是真正學佛。所以，這四個條件，可以說是

我們今後弘法利生——不但是弘教，就是在宗門裡面，也是不能缺少的。總而言之，老和尙確確實實指出了今後弘宗演教的方向，這是我們必須要遵守的。

在《四十華嚴》甘露火王這一章裡，提到了修學有六大綱領，這是値得我們注意的。那是佛陀在華嚴會上所說的，任何世出世間的學問，都超越不了這六樁事，經文裡述說得非常詳細。甘露火王是一國之主，每天還會犯錯，他除了處理政事以外，還要抽一點時間來聽經。在宮廷裡有講堂，要請誰來講呢？總是一些有大智慧的大沙門、婆羅門，或者證了道果的聖人，請他們來演講。國王率領大臣們，天天都上課，習以爲常。所講的內容，可歸納爲六大類——什麼是善法？什麼是惡法？什麼是正法？什麼是邪法？那些法與我們有利益？那些法與我們有害？就是這六樁事情。世出世間學問，歸納起來亦不外這六樁事，也就是叫我

們能辨別善惡、辨別正邪、辨別是非、認識利害。學問之道無他，如此而已。《了凡四訓》在這方面提出了相當正確的看法。

《了凡四訓》是這本書的名字，「了凡」是寫這本書的人。了凡的「凡」字，有兩種說法。第一是講到人，如果不是佛、菩薩、羅漢這些聖人，就是一個平常的凡人。「了」是明白，也是完結的意思。「了凡」就是明白做個平凡人是不夠的，應該要做最上等的人。就是說凡是平常人所動那些不好的念頭，要漸漸消除，所以稱作「了凡」。第二、就是指作者袁了凡先生。他是明朝人，原名黃，字坤儀，出生在江蘇省蘇州府的吳江縣，原本命中注定沒有孩子、壽五十三歲、官做到縣長。但他喜歡做善事，並且信仰佛教；因積極修福積德而改變了命運——無子得子、高中進士、官位追贈到尚寶司少卿、享壽七十四歲。因爲他是一個大善人，所以大家都尊重他，稱他「了凡」先生。

《了凡四訓》是袁了凡先生教訓他兒子的四篇文章，我們讀起來，當然與經典不相同。這四篇文章從頭到尾細看一遍，幾乎都是說我們的毛病，知道毛病就得要改，不改就不能入道。所以這四篇當中的兩篇——改過、修善——是《四訓》的重點。我們印的這個本子，有印光法師的序文，我們可以把它當作玄義（簡介）來讀，序文的小註，是尤惜陰居士作的，相當扼要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。

壹、印光大師序文講記

印光大師序文講記

一、利根直探心源——頓修

聖賢之道。唯誠與明。

祖師的這篇序，這兩句是總綱。『聖』可以稱爲佛，『賢』可以稱爲菩薩。我們通常講「三賢十聖」——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的菩薩，是賢位的菩薩；初地以上至十地菩薩，則稱爲聖。我們要想成佛、成菩薩，從綱領上講，就是這兩個字——誠與明。八萬四千法門，無論修什麽法門也離不開這兩個字，離開這兩個字，方向就錯了，就是常言說的盲修瞎練。我們如果能守住這兩個字，這就是菩薩道，也就是聖道。

怎樣叫做『誠』？誠很不容易做到。在佛法裡講『誠』，就是「定

」；『明』就是「慧」。誠是體，明是用，《金剛經》、《楞嚴經》裡面說得很多。『誠』就是如來藏的性體，就是常住真心，在菩提心裡面講，就是直心。佛在《無量壽經》裡，給我們說的「至誠心」，就是『誠』的意思。

『明』是智慧，對於一切事相、一切事理，都能夠通達明瞭而沒有錯誤，叫做『明』。所以『明』在我們初學佛的人來說，就是省察的功夫。我們要常常反省、檢點、觀察，而後才能做到改過，才能夠做到積善。改過與積善，在世尊教法中說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是要建立在『誠』、『明』的基礎上。我們如果沒有誠明，就不曉得什麼是惡，什麼是善，那還談得上改與積？唯有誠明的人，才懂得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，要改惡，要修善。所以，『誠』也就是自淨其意。誠明兩個要同時具足，即誠而明，即明而誠，就是佛法裡講的定慧雙修，修到定慧

不二的時候，自自然然就證果了。證什麼果呢？聖道當然就是證得聖果——無上菩提；也就是《華嚴經》上講的無障礙法界——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的聖果。所以祖師在這裡給我們一語道破：『聖賢之道無他，誠明而已。』不但整個《了凡四訓》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，可以說世出世間法都是以這個爲根基。所以說，《了凡四訓》教給我們什麼？就是教我們『誠』、『明』這兩個字。

聖狂之分。在乎一念。聖罔念則作狂。狂克念則作聖。

『聖』就是聖賢人；『狂』就是凡夫、愚昧、狂妄之人。愚狂之人和佛菩薩的分別在什麼地方？祖師給我們指出來，在於『一念』；一念可以說就是上面的『誠』與『明』。以下祖師引用《書經多方章》的兩句話：

『聖罔念則作狂』，簡單的講，佛菩薩如果失掉了覺察，就是凡夫。『罔念』就是失掉覺察。『念』是覺察，『罔』是失掉、沒有了。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：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。」罔念就是不覺；起了無明，聖人就變成凡夫。

『狂克念則作聖』，『念』是覺察，『克』是克服。凡夫要是念念覺悟，他就是佛菩薩，可見得凡夫與佛菩薩，不過就是迷悟一念而已。由此可知，覺察的功夫太重要了！在佛法裡講，就是「照」的功夫。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，「寂」就是誠，「照」就是明。誠而明，寂而照；明而誠，照而寂，聖凡的分別就在此地。

其操縱得失之象。喻如逆水行舟。不進則退。不可不勉力操持。而稍生縱任也。

『操縱得失之象』，『操』是操守，『縱』是放縱。我們要是有操守，聖賢之道就可以得到了；我們要是失掉了操守——放縱、放逸——我們就得不到了。這種現象，好比『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』。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？因爲我們無始劫以來，就把操守失掉了，生生世世都是放縱，而養成了放縱的習氣，現在叫我們操守，很難提得起來。因此真正有志要想修聖賢之道的人，就不可不勉力操持了，這就要帶一點勉強。誰勉強你呢？你得要自己勉強自己，要勉勵自己奮發自強，不可以稍生縱任。

須知誠之一字。乃聖凡同具。一如不二之眞心。

剛才已說過，『誠』是體——宇宙萬法的理體；就是常住真心，也就是《楞嚴經》所說的如來藏性。四聖六凡皆是依據如來藏性。藏性雖

然隨緣現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，但藏性確確實實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來不去。我們再作一個簡單的比喻，我們每天照鏡子，鏡子好比真心，清淨光明；鏡子裡面所照的影像，好比真心照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，無論照好的相、醜的相、善的相、惡的相，鏡子的體從來沒有變過。性體亦然，所以凡聖同具不二，隨緣不變，這是『眞心』。

明之一字。乃存養省察。從凡至聖之達道。

『存養』的『存』，是講我們的存心；『養』是修養；『省』是反省、省察。我們要是能不斷地在這裡存養反省，我們就可以從『凡』夫達到『聖』賢的果地。這是把超凡入聖的原理、原則，給我們指出來了。

然在凡夫地。日用之間。萬境交集。一不覺察。難免種種違理情想。瞥爾而生。

我們現前是博地『凡夫』，既然在凡夫地位中，我們很少會用誠明的功夫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『一不覺察』，就會做錯事。一不覺察，內心生起愚癡煩惱，貪、瞋、癡、妄等等的邪念，忽然發動了，這是意業；身與口，免不了要造種種罪業。爲什麼有這些呢？因爲我們沒有覺察。如果能覺察，就不會有貪、瞋、癡、妄。我們想想看，有幾個人會用？會用覺察，就是我們常講的提起「觀照功夫」，觀照功夫叫覺察。《金剛經》裡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我們如果能在日用平常，依經訓的標準觀察內心、外境，絕不會起貪瞋癡妄，這叫誠與明，這叫行菩薩道。《楞嚴經》裡有兩句經文「觀相原妄，觀

性原真」。這八個字，我們要能夠時時刻刻提得起來，境界相一現前，根塵相接觸的時候，立刻就覺悟到「相」是虛妄，「性」是真實的，就不會有妄念，不會有貪瞋癡慢了，這就是「覺察」，也就是前面講的省察功夫。這一點我們千萬要記住，不能錯會了意思，如果覺察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，這樣你覺察一百年，也還是一個凡夫，那是不覺，這就是會用功和不會用功的區別。我們讀誦大乘經論，有沒有受用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有沒有依經中的教訓去做。

此想既生。則眞心遂受錮蔽。

我們不能覺察善惡、是非、利害，『則眞心遂受錮蔽』。佛經常講，真心被無明煩惱蓋覆住了，「如金生銹，如鏡蒙塵，一片天真遂爲人欲所蔽」。金、鏡子，比作真心。生銹、蒙塵比作貪、瞋、癡、無明；

有了這些東西，一片天真遂被人欲所蔽，這個意思是五欲六塵把我們的真性蓋覆住了。

而凡所作為。咸失其中正矣。

我們的所作所爲失掉了『中』與『正』，都是偏，都是邪；既偏且邪，就落於小人肆無忌憚之一路。我們想一想，我們現在所作所爲，是不是偏與邪呢？要說我們偏見，我們就不高興；說邪行，我們也不高興。自己要檢點自己，如果自己時時被外面境界牽著鼻子走，如何能得到中與正呢？自己要明瞭、要曉得、要承認，這才叫勇。勇於認錯，勇於改過，這是超凡入聖的根本。

若不加一番切實工夫克除淨盡。則愈趨愈下。莫知底極。徒具

作聖之心。永淪下愚之隊。可不哀哉。

祖師這幾句話，都是為發心想學聖學賢的人所講的。既然發心想學聖學賢，就一定要做『切實工夫』，這裡著重在『切實』兩個字。『克除淨盡』，克除五欲六塵、偏邪之見，不但要除，還要除得乾淨淨。如果不能夠把這些偏邪的知見去乾淨，就愈趨愈下沒有底極。

我們一定要曉得自己有過失，要發心改過自新，能改過才叫「大勇」。我們中國聖人所講的三達德——「智、仁、勇」，與佛講的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樣的。誰是真發菩提心？誰具足三達德？能夠承認自己過失，能夠改過自新的人，這才是真正的菩薩，真正聖賢人。否則我們依舊是悠悠泛泛，如這裡所講的『徒具作聖之心』。『徒』是徒然；指有心，但沒有去做。我們想成佛、想成菩薩，但日用心行並不像佛菩薩的想

法，永遠是個妄想。

前面說修聖賢之道如「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」。不能改過修善，必然是造惡積惡；積惡愈積愈深，那有不沉淪的道理！『永淪下愚之隊』，入了下愚那一隊去了。這對於一個發菩提心，已經聞到佛法，知道發心，知道佛法功德利益，而不能夠確實去修證的人，實在太可惜了！

然作聖不難。在自明其明德。

成佛作祖難不難呢？成佛作祖這樁事情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，問題是我們肯不肯做。諸位同學，這次啓講，感觸很深！我讀此書是在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五三年）前，如今我講經已經講了十八年，講《了凡四訓》是頭一次，應當在二十年前就要講了；以往都是在大乘經典裡面兜圈子，好高鶩遠，建的是空中樓閣，沒有好好地在基礎上下功

夫！二十年前我就看過印光大師這篇文章，雖然是看了，沒有看清楚，沒有把它當一回事，也不覺得很重要。一看《了凡四訓》是世間法，是父親教訓兒子的，講的話還不錯，還有點道理，就不再去理會它了。現在二十幾年下來，都搞的空中樓閣，一事無成。回頭再看這本小冊，大徹大悟，才曉得這是無價之寶。

這本書是大小乘的基礎，沒有它，大小乘都落空。我們現在要作聖，確實不難，從這裡打基礎。我們把這個道理明白了，在日常生活中照著去做，命運立刻就會改過來。大家要能好好的做，三個月就能見效了。祖師告訴我們爲什麼作聖不難呢？因爲在『自明其明德』。這是《大學》上的一句話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」。『明德』就是本性，也就是前面講的誠與明。『明德』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人人本具照耀天地之真心。明德上面再加一個『明』字，可見這個明德，現在是不明。爲什

麼不明呢？被五欲六塵的煩惱所蓋覆住了。我們想作聖，只要把我們的明德恢復就行了。換句話說，把本來的明德上面那些障礙、蒙蔽去掉，我們的明德就恢復光明了。

下面是教給我們明明德的方法。

欲明其明德。須從格物致知下手。

『物』是物欲，是對於物質上生起種種貪求的欲望，我們把它歸納爲五欲六塵。『格』是格正；司馬光解釋「格」爲格殺。格殺什麼呢？格殺五欲、貪、瞋、癡、妄念。尤註爲「繩愆糾繆，格其非心之謂」。明明德要從這裡開始，這就是佛法常講的「放下萬緣」；『格物』就是放下萬緣。萬緣是什麼呢？「萬緣」就是物欲；物欲障礙我們真心，障礙我們清淨心，如果我們不能將它放下，不能將它格正，清淨光明的覺

性就不能透出來。

『致知』就是看破。我們得要有智慧，「努力覺照，勿令昏散之謂」。這裡的『知』，不當一般的知識講，這個『知』是覺的意思，尤註得很好——「覺照」的意思，就是前面所講『明』的意思。『致知』是覺照，念念覺照，這是真實學問，『格物』是真實功夫；「看破」是真學問，「放下」是真功夫，要從這裡下手。

倘人欲之物。不能極力格除。則本有眞知。決難徹底顯現。欲令眞知顯現。當於日用云為。常起覺照。不使一切違理情想。暫萌於心。

這裡再細說功夫與學問的方法。『倘』之一字是假設，假設人欲之物，如果不能極力地格除——拿佛法來講，就是放下再放下，徹底地放

下。這確實是很難，有人對錢財放得下，對名位放不下；有些人名放得下，利又放不下。換句話說，五欲六塵總有一兩樣放不下的。世間法放下了，出世法也要放下；極力格除，除到乾乾淨淨。

《楞嚴經》說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，說得相當精闢。空、不空如來藏，都是給我們講這個道理。爲什麼要我們徹底放下，因清淨心中一法不立。要真正做到像禪宗六祖惠能大師所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就是此處講的『極力格除』，格除得乾乾淨淨，心裡面一物不存，一法不立。這時真如本性裡的般若智慧、光明就現前了，本有真知就透出來了。真正的智慧是我們本有的，不是外面求來的，像明鏡一樣，明鏡的光明不是外面來的，是它自己本來有的。鏡子上面的灰塵蓋得很厚，失去照的作用，只要把灰塵去掉，便恢復它「照」的作用。「能照」是鏡子本來的，並不是我們給它的。聰明智慧是本來具有的，心地愈清淨，智慧

就愈高。心愈淨、愈定，智慧就愈大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我們看一個人的心定不下來、靜不下來、心裡一團糟，這個人絕對沒有智慧。世出世間法是一樣的，辦大事的人，心常常是靜止不動的。什麼境界現前，他都能如如不動，這樣的人才有智慧光明，才能把事情處理得恰到好處。如果事情一臨頭，心裡就慌亂，這種人絕對成不了器。我們要開智慧，就要從定境中下手。所以我們要是不能夠極力格除物欲，本有的真知沒辦法現前，亦難徹底顯現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我們有一分格致的功夫，智慧就透一分；有十分的功夫，就透十分的智慧。智慧的顯現，就以我們格致功夫的深淺而定。

『欲令眞知顯現，當於日用云為，常起覺照。』這句話也就是教我們平常用功的方法。『日用云為』就是日常生活，從早晨起床到晚上睡眠。就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長期不斷覺照，就是使覺照的功夫不要間斷。

爲什麼呢？覺照的功夫一間斷，無明就起來，煩惱就現前。我們覺照的功夫提起來的時候，無明沒有了，煩惱也沒有了。煩惱好像霜露一樣，覺照就像太陽一樣，太陽一出來，霜露就溶化了，煙消雲散了。可見得這覺照的功夫，對我們是非常的重要。

『常起覺照』，重要是在『常』字。偶爾的覺照我們也有，就是不能保持『常』這個字。其實覺照的功夫，在我們現在的人來講，有五分鐘、十分鐘，就很不容易了。我們自己想想，在一天當中，有沒有五分鐘、十分鐘的覺照？恐怕從早到晚，一剎那也沒有。但我們聽經的時候，也許會有一點，在認真聽講的時候，會有一點覺照的功夫。但是離開講堂以後就又忘掉了，功夫又提不起來。如果不常常聽經、看經的人，單單燒香拜佛，恐怕一生當中，難得有幾次覺照現前。失去覺照的現象，就是『違理情想』。『理』就是指前面的『誠』與『明』、「真心不

二」之理，也就是《楞嚴》所講的「相妄性真」之理，《金剛經》所講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違背這個理，一定是落到情識一端去了。『情想』起來就是分別執著，這時候就是「識」作主了。理是「性」，情是「識」。換句話說，轉本性成阿賴耶識，成爲情想。轉真如本性成阿賴耶識，就是「轉聖作狂」了，這是大大的顛倒。祖師在這裡教導我們，要在日常生活中，常常提起覺照功夫，『不使一切違理情想，暫萌於心』。不要常有違理情想，連暫時有這個現象，也不可以。由此我們可體會得古人常講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的深意。「念」就是違理情想，我們不要怕，怕的是沒有覺照。只要有覺照，違理情想立刻就煙消雲散，常住真心就立刻又恢復光明。

「如此則庶乎處暗室無虧，履平地若恐，對青天而懼，聞雷霆不驚。」這是尤註舉幾個例子，說我們心安理得。也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當

中，提得起觀照的功夫，雖處暗室也不做虧心事，因爲我們的心地永遠是清淨光明的。

常使其心。虛明洞徹。如鏡當臺。隨境暎現。但照前境。不隨境轉。妍媸自彼。於我何干。來不豫計。去不留戀。

這幾句話，對我們修行人作用太大了。我們爲什麼被境界轉呢？所謂被別人牽著鼻子走，這是我們不會修。印光祖師在這裡，才傳授我們看家的本事。首先叫我們『常使其心，虛明洞徹』。心要虛、要明，『洞徹』兩個字是形容虛明的。心裡不能有一物，也就是不能有牽掛，不可以有執著。爲什麼不可以有呢？因爲真心裡本來沒有。凡是心裡有牽掛、有分別、有執著，都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真心裡面沒有這些。我們要覺悟，心裡有牽掛，就要想到這錯了。妄心在用事，就要認識這是妄

心，不是自己的真心。

『如鏡當臺』，心好像明鏡一樣。『隨境映現』，隨著外面的境界映照。古人講：「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」古時候的外國人，我們稱作胡人。外國人走到鏡子的前面，鏡子就現一個外國人的影像。「漢」是我們中國人，中國人在鏡子面前，現的是中國人的影像。事實上鏡子裡，並沒有漢跟胡，鏡子裡面空空洞洞，什麼都沒有，它可以隨著境界而現像。雖隨著外境現像，『但照前境，不隨境轉』；它只是照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並不能轉變它，因爲它永遠如如不動、乾乾淨淨、一塵不染——心地裡頭一物也沒有，無牽無掛。如果說看到鏡子的像，覺得這像不錯，把它畫上去，那就染上了，就爲境界所轉了。

我們現在很可憐，隨著外面境界轉。眼見色，爲色所轉；耳聞聲，爲音聲所轉，一點都作不了主。古人把這樣的人比喻作老牛，牛被人用

一根繩子穿在鼻子上，牽著走；叫他到東就到東，到西就到西。我們現在，鼻子就被五欲六塵牽著走，我們想想看可不可憐！爲什麼呢？就是我們自己的心作不了主宰。我們不知道，真心是不動的、是空寂的、湛然的、靈虛的，換句話說，我們自己不認識自己。禪家話頭裡面，有參「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」；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就是自己本人，我們不知道。沒找到本人，把假的當作真的，真的完全不知道在那裡，迷失了。外面境界相與我們有沒有干涉呢？沒有干涉，正如同明鏡現像一樣。

『妍媸自彼』，『妍』是美好，『媸』是醜陋。鏡子照的像，美也好、醜也好，與鏡子何干呢？並不相干。所以我們自己的心就是一面鏡子。神秀大師講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是明鏡臺。」五祖也很讚歎，因爲初學的人能夠這樣用功，也就不錯了。我們自己要常常想，我們這個心

像明鏡一樣，照雖然照，一塵不染。好、醜、香、臭是外面的境界，我之心如鏡子，實在不染、如如不動，我們初學能夠這樣用功就不錯了。雖然這不是第一義，也算是第二義，與第一義就相差不遠了。《楞嚴經》所謂的第二月，揑目所見的第二月，而不是水中的月影。所以把心比喻作明鏡臺，是第二月，也就相當難得了。

所以外面五欲六塵的境界，確確實實與自己心性沒有關係，這個道理要是明白了，自然『來不豫計，去不留戀』，這有多自在，多自由！境來的時候沒有歡喜心，也沒有期望我要等待著它；去了，心裡也沒有煩惱，不留戀。就像明鏡照物一樣，來的時候，明鏡沒有歡喜；去的時候，也沒有煩惱。幾時我們六根對外面六塵境界，能做到這樣，我們在佛法裡面，基礎算是打好了。好像蓋大樓，地基已經打好了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如如不動，這是何等的重要！當然我們都想得到這樣

的功夫，可是話說回來，這個功夫真正修學起來，又談何容易。難與易，在於我們自己的誠心，如果我們誠心地去做，就不難；假如我們放縱地去做，那就難了。我們不認真，馬馬虎虎地做，很難有績效。下文是祖師教給我們對治的方法。

若或違理情想。稍有萌動。即當嚴以攻治。剗除令盡。

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心裡面妄想分別、貪瞋癡慢的念頭，只要一動，馬上就要對治。這種念頭一動就是病。在這一動念時，立刻就下針砭，要治療它是很容易辦得到。必須要想法子對付它，『剗除令盡』。

如與賊軍對敵。不但不使侵我封疆。尚須斬將搴旗。剿滅餘黨

。其制軍之法。必須嚴以自治。

這個比喻很好懂。把煩惱比喻爲『賊』，這是佛經常用的比喻；六種根本煩惱，也稱之爲六賊，因爲它能賊害我們的真心本性。把我們真如本性裡的功德智慧都障蓋住，而不能現前，所以把它比喻爲賊。也有的地方，把六塵比喻爲賊，六塵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若心執取，這些也能染污我們的真如本性。所以對待煩惱，對付五欲、六塵，正『如與賊軍對敵』一樣。我們要是不能克服它，它就要戰勝我們；換句話說，不是它投降，便是我投降。我們要能夠戰勝了，我們就是聖人，就是佛菩薩；要是敗了，就是凡夫，還是在六道輪迴，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。所以對付五欲、六塵，要像作戰一樣，不但不能叫它侵犯我們的本性，而且要把它消滅得乾乾淨淨，這功德才能算圓滿，才能夠成就。

『其制軍之法』，就是平素對自己的訓練，自己訓練成一套看家的本事，來對付五欲、六塵，對付無明煩惱。

以上是修行理論的依據——祖師教我們破除妄念的方法，應當常使我們的心『虛明洞徹，如鏡當臺』。如果做不到，怎麼辦呢？印祖又教我們，應當在妄念剛剛動的時候，就要覺悟，才能把妄念止住。所以好比作戰一樣，不但我們要阻止敵人侵入我們的疆土，而且還要把敵人消滅乾淨。一般講，掃除賊寇當然要靠兵力，而平素練兵，要『嚴以自治』。換句話說，一定要嚴格自治。

毋怠毋荒。克己復禮。主敬存誠。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。曾子之三省。蘧伯玉之寡過知非。

怎樣『嚴以自治』呢？在古人當中，舉三個具體的事例給我們看。

我們要想道業上有成就，在德學上有所建樹，看看古人是怎樣做的。首先教我們『毋怠毋荒』，『怠』是懈怠（懶惰），『荒』是荒廢，這是求學修道很大的障礙。懈怠、荒廢必然不能成就，這兩點首先要戒除。可是這兩點確實很不容易戒除，十個人中恐怕就有五、六個人有懶惰的毛病。我們怎樣才能對治懶惰呢？如何對治荒廢？對治的方法，就是要從『克己復禮』做起。首先克服自己的毛病，就是前面所講的兩大毛病——懈怠、荒廢。

『主敬存誠』，這是老法師教誡學人，成敗關鍵的所在，就在『誠』、『敬』。如果內有誠，外有敬，確實毛病就能克服了。真有這樣的志氣，有這樣的決心；再做不到的話，那就學古人。尤註說得好：「顏淵善用克己工夫，恪守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之聖訓。」

這是孔夫子教給他的，顏淵之所以能夠成就，就是得力於這四句話，他能夠守得住。『禮』是講節度，不能超過也不能不及，凡事都要合乎禮節。這四樁事情，在佛法裡面講，就是類似四威儀，此處特別注重視、聽、言、動都要合乎禮。在今日環境之下，相當麻煩，爲什麼呢？現在大家不講禮，也沒有禮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視、聽、言、動，沒有標準。

古書裡面《禮記》、《儀禮》是周朝的禮；《二十五史》的《禮樂志》，是各朝各代的禮。現在我們民間，有一些婚喪的禮節，還守著滿清時代的禮法。目前講到守『禮』就相當難了，現在政府公布的國民生活須知，就是現代的禮，我們要遵守。但是所訂的可以說是綱領，不夠週詳。學佛之後，佛門裡面有禮節，有生活的標準，就是「戒律儀規」。在家有在家的律儀，出家有出家的律儀，那是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訂的

禮，比世間的禮更爲詳細、更爲週密。我們視聽言動都應該遵守這個禮，因爲律儀之禮是凡、聖的區別。我們要想超凡入聖，就應當要學習。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，就能找到最好的標準，不學佛的人，要找到禮的標準，在現代社會恐怕就不太容易了。

『曾子之三省』，《論語》裡面就有記載。曾子是孔夫子的學生。尤註：「每日以爲謀不忠、交友不信、傳授不習，三者密密在身心上勘驗去。」

曾子每天反省三件事：

第一、別人拜託我們辦的事情，我是不是盡心盡力的做到了。「忠」就是忠實，盡心盡力的做到。也許有人會說，今天沒人託我辦事，如果這樣說那就錯會意思了。比如說，你是一個公務員，長官交代你辦的事情，就是別人託我辦事。要是經商，或是做一個店員，你是不是在自

己的崗位上盡忠職守，把事情做好呢？縱然是出家人，也不例外。在寺院裡，常住有執事，做當家，或者做知客，今天是不是把自己的職務，盡心盡力做到圓滿了，都屬於這一條。

第二、交友不信。你對待朋友，有沒有守信。換句話說，有沒有信用。

第三、傳授不習。「習」是溫習、複習。老師教你的，你有沒有溫習，有沒有照著做。「習」有溫習、實習的意思。曾子也是了不起的人，他的成就是靠每天以這三樁事情，來反省、來檢點自己。

『蘧伯玉之寡過知非』，「蘧伯玉是衛國的大夫，春秋時候的人，名瑗，字伯玉，年二十，已始行返省工夫」。這就很難得了，二十歲就覺悟了，就不迷了。天天反省，天天檢討，每一天都是這個樣子。所以說「逐日如是，日日自檢」。天天反省，天天檢點，他才曉得每天都有

做錯事情。事情不怕做錯，怕的是不知道，知道就能改過自新。蘧伯玉他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改過遷善，常見前非。至五十歲時，猶追咎四十九年之非」。人家的功夫就做得貫徹到底，不是做一天、兩天，一年、兩年。只要活一天，這種『克己復禮』的功夫，就要做一天。這是祖師舉出來的三個人，這三個人，也正是袁了凡先生自己取法的榜樣。祖師在序文裡提出來，也教導我們學習。

加以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與之相對。則軍威遠振。賊黨寒心。懼罹滅種之極戮。冀沾安撫之洪恩。從茲相率投降。歸順至化。盡革先心。聿修厥德。

這還是從比喻上來說。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』，這是形容戒慎恐懼的樣子。中國大陸，黃河流域一帶，冬天都結冰，人可以

從冰層上走過去。如果冰結得很薄，走的時候，就要步步小心，一不小心就會沉下去，比掉在水裡還危險。掉在水裡還可以游得出來，掉在冰層裡，那是游都游不出來。所以在薄冰上走要小心謹慎。深淵是像蘇花公路，看那萬丈懸崖，人走在那裡得小心謹慎，絲毫不敢大意。以此形容修心、養性、求學，都應該要有這樣的態度。以這個態度，與妄想、雜念來相對；好像你自己練精兵，與敵人相對一樣。

『軍威遠振，賊黨寒心』，這是從前面比喻說的。只要你自己能『主敬存誠』，能做到『克己復禮』，一切的邪思自然都不能侵入。好比賊兵，看到對方有這樣好的訓練，這樣好的士氣，不必打，賊兵就投降了，從此以後就洗心革面。邪念與正思惟，從體上講是一個，並沒有兩樣。「體」是一個，「相」則不同。「體」是什麼呢？在《楞嚴經》裡面講是如來藏性，隨緣現相；此處講是『盡革先心，聿修厥德』。這是

指人人本具的明德，明德就是《楞嚴》裡面講的如來藏性。只要我們有修德，性德就能現前，這樣才能轉凡爲聖。

將不出户。兵不血刃。舉寇仇皆為赤子。即叛逆悉作良民。

賊『寇』，譬喻七情五欲種種的妄念；『赤子』，譬喻真心、明德、如來藏性。可見得我們只要有修德，煩惱就變成了菩提。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，這要有修德，才能真的明瞭。覺悟時，煩惱原來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，這個比喻好懂。賊寇投降了，洗心革面，他就是良民，就是好的老百姓。這個道理在大乘經論裡面講得很多，這裡我們就不必詳細說明了。

上行下效。率土清寧。不動干戈。坐致太平矣。

『上行下效』，還是從比喻上說。什麼叫『上行』呢？上行是從根本上修，就是修心；在大乘經論裡面講的三如來藏，就是此處講的上行，是從心地下手——心正了，行就正了——而不是在枝枝葉葉上著手。諸位想一想，顏子的四勿，當然就做得圓圓滿滿。如果心不正，勉強去做，向枝葉上尋求，功夫還是不得力，所以會修行的人從心地上下手。

『率土清寧』，『率土』是指心地，就是比喻心地清淨，罪障就消除了。罪業要想消除，實不容易！我們造作罪業不是一生一世，無始劫以來，生生世世都在造罪業。固然我們常常講懺除業障，能懺除得了嗎？幾個人懺除了？懺除不了？為什麼懺除不了？因為都是在枝葉上用功夫。好比鋤草，把上面剪乾淨了，根沒有挖掉，過兩天又長出來了，這就是永遠沒有辦法懺除得盡的道理。在家禮佛、念佛、拜懺，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不夠，再去請幾位法師，拜幾天《梁皇懺》，罪業就懺掉了嗎？好比草長

得快，找個人來修剪修剪，沒有除根。除根的懺法，別人幫不上忙，不但別的法師，就是佛菩薩來了也幫不上忙。那怎麼辦呢？要自己去做。幾時心清淨了，無始劫來的業障都消除了。所謂是「罪業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」。無始劫來的罪業，好比霜、好比露水一樣，心清智現時霜露就消除了。

如果我們心地不清淨，業障就沒有法子消除乾淨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們的心地沒有達到究竟清淨，但是我們向清淨的路上走。心地清淨一分，就消除一分的業障；清淨兩分，就消除兩分的業障，不是沒有效果；到了究竟圓滿的清淨，那就成佛了。無始劫以來的業障全都消除了，這叫做真正的修行。我們會不會呢？要是不會，下面祖師再舉聖人用功的方法來教我們。

如上所說。則由格物而致知。由致知而克明明德。誠明一致。即凡成聖矣。

這是孔子的話，實在講與佛陀教我們沒有兩樣。這幾句話，我們要好好的記住。從那裡做起？從『格物』做起，從『致知』做起，尤註說：「因攻治罪過而覺照。」『物』是指物欲，拿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指物質的誘惑。『格』是拒絕的意思，『格物』就是你要有能力拒絕物質上的誘惑。由此可知，五欲六塵包括在『物』字裡面，五欲六塵誘惑我們六根，我們六根跟它格鬥，要能夠抗拒它，不爲它所動，不爲它所誘，這就叫做『格物』。我們想想，我們六根要被六塵所動搖，那裡還有智慧！沒有智慧，就迷惑了。要是有智慧，就不會被物欲所動搖；所以格物之後，才能致知，正知正見才能現前。這一個『知』就是智慧，本

性裡面的智慧，而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。爲什麼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？因爲這是從格物裡面得來的；世間聰明才智，沒有格物的功夫。可見得這個『知』，即是佛法裡面講的「覺照」，就是這個功夫。

『由致知而克明明德』，尤註說：「因覺照而回復本具真心，照曜天地之本能。」這就是我們的『明德』，在佛法裡面就是恢復了本性，是禪家所說的明心見性。我們要知道，明心見性，孔老夫子也做得到。爲什麼他能做到？功夫路子正確。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誠意，由誠意而正心，所以才能明心見性，而後發揮全體大用；大用就是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孔老夫子所教誡的，就是菩薩道！後世人不如孔子。爲什麼不如？不懂得格物兩個字怎麼講法。你看後來的大儒，將格物看作研究物質的道理；研究物理，變成現在的物質科學——完全用分別心、執著心、妄想心去研究，觀察外面的境界、物相，那怎麼能見性呢

？怎麼能得到真智慧呢？換句話說，怎麼能得到聖人的智慧？可見一個字錯解了，根本一錯，後面完全都錯了。格物就是「格正物欲」，古大德司馬光就是這個說法。他是宋朝的宰相，也是個學佛受了菩薩戒的在家大居士，他的講法與佛法的講法沒有兩樣。

『誠明一致』，祖師在這一篇序文裡面，一開頭『聖賢之道，唯誠與明』，就把這兩個字標出來了。誠明要一致，這就成聖了。『誠』是定、是體；『明』是慧、是用，誠明一致，就是定慧等用，也就是體用不二，這才能證入。佛法裡面講證、講入，《華嚴經入法界品》說的不二就叫入。誠就是明，明就是誠，誠明不二；誠是體，明是作用。我們應當從那裡修起？要從『誠』字修起，誠了就會放光明。若要從『明』上修起，就不容易，相當之難。明瞭這個道理，可見得千經萬論、無量的法門都是教我們修定，修定就是教我們學誠。

前清曾國藩先生解釋『誠』字，他的定義是：心裡面沒有一念的時候叫做『誠』，動了一念就不誠了。心裡面一念不生，這是定，在佛法叫做「三昧」現前。可見得儒家並不是不懂，他懂這個道理。可是現代人對這個字的真正意義，還有許多人不知道，說到『誠明』，都覺得我很誠心，以為自己心很誠，以為自己很明，看東西大概不會看錯。一天到晚胡思亂想，他還以為很誠了，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過失。沒有顏回的反省功夫，沒有曾子、蘧伯玉每天檢點自己的功夫，自己有了過失還不知道，所以沒有成就。如果曉得自己的過失，天天改進自己的過失，得到「定慧等用」、『誠明一致』的時候，我們就不知不覺轉凡成聖，證得聖果了。

二、鈍根斷惡修善——漸修

其或根器陋劣。未能收效。當效趙閱道。日之所為。夜必焚香告帝。不敢告者。即不敢為。

『根器陋劣』，是指「夙障深重之鈍根眾生」。這是過去世造的罪業太多、障礙太重，這一類的眾生不容易入道。那怎麼辦呢？還是要自己努力認真去做。再舉出一位前賢來做榜樣，叫我們學他。是宋朝人，他姓『趙』名抃，『閱道』是他的號。他的官階做到御史，要以現在的政治體制來說，相當於監察委員。他「彈劾不避權倖，時稱鐵面御史」。游宦成都，以一琴一鶴自隨。為政簡易，合郡晏然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」。「致仕」就是現在說的退休，退休的時候他的官階是太子少保，太子

少保就是太子的老師。「卒謚清獻」，清獻是謚號。我們中國古人所謂蓋棺論定，死了以後棺材板蓋下去，皇帝給他一個評語，這個評語是代表他的一生。他這個謚號很好，「清獻」就是一生清高。他一生，「爲人長厚，存養功深。日間所爲事，每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。」這是他了不起的所在，也是鐵面御史他能得到的道理。這個人不做虧心事，每天白天做的事情，到晚上就穿著做官所穿的衣袍帽子，慎重焚香禱告天帝，報告自己今天白天做了些什麼事情，每天都是如此。我們想一想，他要是做了壞事，他就不敢禱告了。天天如此，天天不敢做壞事。「晚年學道有得，臨終與後人訣別，神致不亂，安坐而歿。有趙清獻集刊行於世。」他的文章流傳到後世，《趙清獻集》收在《四庫全書》的集部。這是祖師提舉他給我們做一個好榜樣，叫我們學他。

『日之所為，夜必焚香告帝』，他是焚香禱告天帝，我們做早晚課

，是不是也將一天所作所爲，在佛菩薩面前禱告回向呢？我們今天做了些什麼事情，不敢告者就不敢爲。這一個辦法，對一個業障深重的人，很有效。可見得我們過去世的業障深重也不怕，怕的是自己不肯發憤，不肯立志；真正肯發憤立志，佛慈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不管什麼樣根性的人，即使業障再重的，所謂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那有做不到的事情！成佛作祖，不是求人幫忙，這事要問自己。上面講的這三重對治方法，上根當然容易，中下根性，乃至於業障深重的人也有辦法。這一段，可以說把改過自新、超凡入聖的事理都說個大概了。

袁了凡諸惡莫作。衆善奉行。命自我立。福自我求。俾造物不能獨擅其權。

袁了凡先生的《四訓》裡，《立命》篇只是個引子而已，好像我們

一般經書裡面所講的序分；《改過》、《積善》是屬於正宗分；末後《謙德》等於是流通分。這三分最重要的是改過、積善兩篇，就是佛法所說的『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』。這是《四訓》的宗旨所在。真能做到，命確確實實是自己建立的。

我們要扭轉自己命運，改造自己的體質，只要如法的做，快的，三個月就能辦到。再慢，就是講業障深重，三年一定見效，可見得不難。我們願不願意改造自己的命運？這一種效果，說老實話，比佛講的一切經典還有效。而這一部《四訓》，所謂的理論與方法，給諸位同修說，完全是依據佛經說的。看起來雖然不是經論，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當作經論看。這也是印光大師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，大力流通的道理。

『福自我求』，那一個人不想求福呢？求得到求不到呢？答案是求得到。如果懂理論，懂方法，如理如法，便能自求多福。若不明道理，

不懂方法，誤以爲初一、十五到廟裡面去拜拜，燒幾枝香，供養幾根香蕉，福就來了，那有這種道理！做了惡事還敢求福，昧著良心做惡得來的財富，一百萬拿了一萬來供佛修福，以爲這樣就修了很多福報了。老實說，昧著良心得一百萬，即使一百萬都作了福，也抵不過罪業，我們要明瞭這個道理。真正的福報是什麼？「心地清淨」就是最大的福報，這是福德的根基。心地不清淨，做一天的善事，縱然有福，也是「有漏福報」，有漏的福報還是業障。可見心地清淨，是多麼重要！所以祖師一開口就提出『誠明』，你看看多要緊！

『誠明』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的基礎。如果沒有前面誠與明兩個字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則是世間有漏福報；縱然是做，所得到的很有限。我們想一想序文開端兩句，用意就很深了。這兩句話就是佛教大意裡的「自淨其意」。千經萬論，十方諸佛菩薩教化眾生，總綱領就

是這三句話——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。心地要清淨，要做到一塵不染，要做到如如不動，才能談得上光明磊落。而後斷惡修善，這才是成佛作祖的根基。

仔細看看序文，看看袁了凡居士的修持，與趙閱道的辦法相類似。趙閱道是將一天所作所爲，焚香報告天帝。袁了凡是將一天所爲，無論做的善事惡事，都把它記在功過格上。了凡一生就是做這個功夫，以此來檢點自己身心，改造自己的命運。讀了《立命》這一篇，我們就可以看到袁了凡是一個業障深重的凡夫，他能改造，我們爲什麼不能改造？我們當然能改造，而且要比他更殊勝，我們這一生的成就，應當要超過他才對，因爲我們的機緣比他好。

受持功過格。

『受持功過格』，『受持』，依法受持也；『受』是接受，『持』就是依教奉行、保持不失掉的意思。現在有許多人把這兩個字錯解了，比如說，有人『受持』《金剛經》，誤以爲只要每天早晚念一遍，就是『受持』《金剛經》。如果我們要『受持』《了凡四訓》，打開書本，把《了凡四訓》念一遍，而一天的所作所爲與《四訓》的道理全不相干，這就錯了，既沒有『受』，也沒有『持』。

千萬不要說早晨把《金剛經》在佛菩薩面前念一遍——我今天交了差，這是自己騙自己。受持《金剛經》最低限度，要認真去破四相，照《金剛經》的道理、方法來修行，在日常生活當中運用這個道理、方法時時起觀照，於一切境緣中，學習不住相布施，這才叫『受持』。天天不斷，年年不斷，這是『持』的意思。希望我們自己，大經大論有機緣要多聽，阿賴耶識裡面多落一些善根種子，能依教奉行實在不容易；我

們應該從受持《了凡四訓》做起，這個比較不難。『受持』兩個字是真正做到的意思。真做到就有效果了，所以說快則三個月，命運就能改變，業障深重的，三年一定見效。

尤註說：「功過格一書，規定一切善惡行爲，應得功過數量。」一須有能力辨別善惡，大的善事功就多，幾十功、百功；小的善事一功、二功，自己記。大的惡事有百過、十過；小的惡事一過、兩過，自己要天天記。要有恆心，不要記三兩天，把功過格一丟，算了！太麻煩了！那就不能成功。了凡居士有耐心，天天記，讀後面《四訓》就明白了。不但他自己記，他的夫人也是如此。她不識字，用鵝毛管點朱砂，功點紅的，過點黑的，她用這個辦法去記。我們想想看，不識字的人，她也能修，也能改造命運。

「先賢如周濂溪、朱晦菴、邵堯夫及韓魏公、蘇文忠公，俱受持此

格，信受奉行。」這幾位都是過去的大儒，韓魏公是韓琦（宋朝的宰相），蘇文忠公是蘇東坡，這些人都是這樣來受持功過格，是我們要認真學習的。我們現在要真正發心來受持的話，可以參考幾種過去的功過格，如蓮池大師的《自知錄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德育古鑑》等書以爲依據。著重它的精神，配合現代的潮流，自己可以修定一冊適合自己用功的功過格來受持。不能完全依照古代的格式內容，那會增加許多無謂的煩惱，反而不好了，因爲現代生活意識和古代不同。

凡舉心動念。及所言所行。善惡纖悉皆記。

只要『起心動念』，隨時隨地都要記載。『所言所行』，『言』是言語，言語有善有惡（功過格裡記得詳細，而《戒經》裡只說綱領），不妄語是善，妄語是過。十善裡將妄語開爲不妄語、不惡口、不兩舌、

不綺語四條——這是善，反過來就是惡，但是都沒有功過格上記得詳細。這是教我們要依照功過格來修行，目標很明顯，希望善日增而惡日減。自己記載自己知道，是不是善功天天增加，過惡天天減少呢？如果是這樣，就有進步，就值得歡喜了。假如我們的善天天少，過天天增加，那就不是福了，倒過來就是災難不遠了。《太上感應篇》說得好，太上曰：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」是福是禍都是我們做出來的。福是我們自己修的，禍也是我們自己召的。自己召的惡，怎麼可以怨天尤人呢？一有怨天尤人的念頭又是過——唯恐自己過太少，還大量地去增加，那裡能得到福報現前呢？

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。

這兩句話我們要是聽到不甚歡喜的話，再把它改兩個字，我們警覺

性就提高了。「福」日增而「災」日減，這就歡喜。福報天天增加，災難天天減少，當然歡喜。我們要曉得，禍與福是從果上講，善與惡是從因上講的。佛說的話，真的一點都不錯，眾生畏「果」，他不怕「因」。善、惡無關痛癢，不要緊！沒關係！要講到禍福了，不得了！這個事情大了！菩薩比我們凡夫聰明，菩薩畏因，那怕是一點點的小善事、小惡行，都戰戰兢兢非常謹慎地斷惡修善。要曉得，善的果就是福，惡的果就是禍害、災難。這是勸我們學袁了凡，依照功過格來信受奉行，像這樣才真正叫學《了凡四訓》。

初則善惡參雜。久則唯善無惡。故能轉無福為有福。轉不壽為長壽。轉無子孫為多子孫。現生優入聖賢之域。報盡高登極樂之鄉。

這是說袁了凡依照功過格修持，他一生的感應事實。最初修行的情形，是『善惡參雜』。了凡修的是這樣，我們去修也是這樣，所以不要怕。最初修的一定是善惡參雜，我們每天記下來的，有善有惡，混雜在一起。慢慢的善多惡少，幾時做到『唯善無惡』，功過格一打開都是善沒有過惡，只要做到這一天，命運就轉變了。換句話說，三個月做到，三個月就轉變；三年做到，三年就轉變了。怎麼轉法呢？我們那一天功過格一打開，只有善沒有過了，從那一天開始，命就轉過來了。袁了凡就是這樣改造命運的，了凡福報很薄，可是他『轉無福為有福』。

了凡也轉壽命，孔先生給他算，說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，結果他活到七十多歲。壽命操縱在自己手上，『轉不壽為長壽』，他也做到。他命裡沒有兒子，後來有兩個非常好的兒子，『轉無子孫為多子孫』，他都做到了。我們讀《四訓》，可以看到真是有求必應。那麼我們現在

有求，爲什麼求不應？要是打開自己的功過格一看，每天還有那麼多的黑點，怎能求得感應呢？不可能感應。到沒有黑點，沒有過失了，我們看看有沒有感應。那個時候，我們才真正的相信，佛在經上講「佛氏門中有求必應」。『現生優入聖賢之域』，現在我們這個身體，還沒有捨報的時候就可以做聖賢了，『聖賢』是指世間的聖人、賢人。『報盡』，捨報之後；當生『極樂之鄉』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尤註說：「吾人現生無論貧富貴賤，智愚榮辱等等，無非夙業所驅，緣熟斯來報盡便休，人身難得易失，若不急趁命光未遷謝時，勤修善業以自救拔，倘一墮落設欲再得人身，不知經歷幾何年月矣！如之何不懼。」

我們現在生在這個世間，富貴也好，貧賤也好，無論是愚，或是聰明才智，世出世間那些大覺的人告訴我們，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過去世

修得的，是夙業所召的。由這裡我們看得很清楚，人生並不是一世就完了。我們總要記住，一世的光陰非常的短促，真正是數十寒暑彈指就過去了。四十歲以上的人，對於這個體驗，都相當的深刻。讀到祖師的教訓，當然比年輕人的感受要來得深，這就是有了幾十年親身的經歷。尤其在這一本書裡面告訴我們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這是我們要學、要記住的。明瞭這個事實真相，在日常生活當中就要記住，我們要修福，要培福，要惜福，福報才能享之不盡。好比我們耕種，今年有收成了，還要繼續準備明年的種子。如果不懂得修福，不懂得培福，也不知道惜福，縱然用盡心機，所得到的一切享受，還是屬於宿世的福報。

譬如說我是個出家人，想出種種的花樣，引誘大家來供養我。俗話常說：「和尚不作怪，居士不來拜。」來拜——把你們的錢財送來給我

，這是偷盜的行爲。這樣得來的錢，還是命中注定的，命中本來就有的。命裡沒有，作怪，居士還是不去拜。可見來拜、來供養的，還是命中注定的，絕對沒有無因之果。這個福報，就是不用作怪的手法，機緣也會慢慢的成熟，慢慢的受用。用了這些手段，只是使機緣提前成熟，只不過是做增上緣而已，但是福報享盡就沒有了。這好比在公司裡面服務借支薪水。你要不借支呢？按月給你，月底一到公司就發給你，你的生活很穩定。我今天想個理由借錢，把一年的薪水都借過來，花得很自在，幾個月花光了，但是後幾個月就要受貧窮之累了。所以這些道理明白之後，我們敢不敢再作怪呢？敢不敢再想花樣呢？縱然想盡了花樣，得來的還是命中有的那一份，這要明瞭。

我們不但不借支、不透支，更要常常積蓄。怎麼積蓄？就是要改過修善、積功累德。若能「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」，則有求必應了；這幾

句話是《了凡四訓》最重要的效用。我們初學的時候，大家都一樣，了凡居士也不例外，開始的時候很難，善惡參雜。初學的方法，還是用功過格。對於業障輕的人，他可以不必要，因爲他每天起的惡念少，善念多；對於業障重的人，每天起的善念少，惡念多，功過格就很重要了，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。功過格一打開，看我今天起多少個惡念，起多少善念，做多少惡事，做多少善事。一日之中善多，還是惡多，天天比較，月月比較。如果大家要這樣認真去做，我想三年之後，就可以做到『唯善無惡』。心裡面不起念則已，一起念就是善，不會再有惡念。到這個時候，就與佛法裡面所講的「有求必應」相應。

本來福薄，現在福報現前了。福報從那裡來呢？因就是行善。善有善果，惡有惡報，善惡報應絲毫不爽。你要以爲沒有報應，那就大大的錯了，決定是有報應的。也許有人會問，我起心動念都是善，爲什麼我

的報應不好呢？那自己就要明瞭，應是過去世的罪障太重了。現在幸虧是修善，要是不修善恐怕連人身也保不住，眼前受這一點小苦，正是消過去世的重罪，這是佛經裡常講的「重罪輕報」。所以對於因果報應的道理，要深深地相信，不可以有疑惑。我們讀過《四十華嚴》，裡面所講的十種惡人，就是教導我們自己檢點。換句話說，首先我們要明瞭，什麼叫善，什麼叫惡；萬萬不要把惡事當作善，把善事當作惡，那虧就吃大了。自己造罪業，還以爲自己在行善、積功累德，那就太冤枉了。

所以世出世間的學問，無非是叫我們辨別善惡、辨別是非、辨別真妄、辨別邪正，這才叫有學問。真有學問的人，他才能轉無福爲有福，轉不壽（短命）爲長壽。這幾樁，都應驗在袁了凡自己本身上。了凡沒有福報，壽也沒有，命裡沒有兒女，這些他都轉過來了，這是說的世間法。我們不能輕視世間法。爲什麼呢？假使世間法裡我們要求都求不到

，還有障礙轉不過來，出世間法就沒有指望了。因爲出世法的善根福德，要比世間法的善根福德高得多了，我們自己修的善根福德，連世間法的水準都夠不上，那麼出世間就不必講了。

因此《了凡四訓》一書，我們要認真的去修，將來的效果，自然更殊勝了。現在照這樣修，現在就是聖賢。完全照這樣去做，即是世間的聖賢；要用佛法的修持，就是出世間的聖人，所以說『現生優入聖賢之域』也。『報盡』是說我們這一生的壽命，這一期的業報盡了的時候，你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也可以上品上生。你修淨土才能得力，才能用得上功。尤註裡面所講的警惕話，我們自己要認識、要明白。佛給我們講的，我們人生在世，爲的是什麼？是酬過去的業——「人生酬業」。換句話說，人生就是來受果報的，過去世造的善多，這一世就享福；過去世造的惡業多，這一生就要受苦報，怎能怨天尤人呢！

俗話講要認命——我們命該如此。如果單單講認命，這是很消極的；雖然消極，給諸位說，真能認命，他不造業，比那些不肯認命，在跟命運掙扎，再造無量罪業的人，還是要殊勝得多。佛法不是消極的，而是教我們如何來改造命運，指示我們改造命運正確的理論與方法。我們看《了凡四訓》多麼積極，袁了凡先生舉心動念、所作所爲，積極的在改造命運，這一點我們要懂得效法。

「人身難得而易失」，佛經裡說似「須彌穿針」，這是講機緣的不容易。須彌山很高，從須彌山頂放一條線，在山下放一根繡花針，那條線下來剛剛好就穿進針孔。諸位想想看，就是放一百條線，有沒有一條能穿得進去？不要說須彌山，就說我們講堂在三樓，若從窗口上垂一條線，底下叫一個人拿一根針來穿穿看，看看能不能穿進去一條？佛告訴我們，人身失掉了，再要得人身，就像那須彌山上穿針，剛剛好穿進了

。給諸位說，那不是僥倖，經上給我們說得非常清楚，在這一生當中，五戒不缺，來世才能得人身。五戒，單單講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這些戒條聽起來很容易懂，實際上並不容易。這裡面有微細的行相，有開、遮、持、犯，如果不明瞭，怎麼能守呢？怎麼能持戒呢？所以稱爲戒學，要好好的去學習。

不殺生裡面包括些什麼？應當怎麼做法。不偷盜裡包括些什麼？不是說我沒有當小偷。上面所講的，凡是用欺騙手段得來的，如要花樣使人家來供養的，都是偷盜行爲，這些微細相真正是難持。我們也常常見到，譬如在普通信封裡面，寄一張鈔票，不必掛號，這也是偷盜——偷郵政局的郵資。機關團體公司裡用的信紙信封是公事用的，我們私人拿來寫信，也是偷盜。天天在幹偷盜，還以爲我持不偷盜戒很清淨，談何容易！換句話說，凡是有意無意侵佔到別人的財物，就是偷盜行爲，就

犯了偷盜的戒。戒律這些細相，我們不知道，犯了還不曉得，所以持戒不是簡單的事情。五戒要能條條不缺，能達到六十分以上，來生才能得人身。五戒怎麼修呢？依功過格去做，就是教我們受持五戒；不照功過格修，五戒怎樣持好！從前的功過格有三、四百條之多，太繁瑣了，也不容易受持。古大德再把它歸納、簡化，大概也有一百多條，我們能照這個修學就很好了。尤註是砥礪自己、警惕自己，要知道人身難得，得來實在不容易；既然得到了，就要好好的修行，不要把這一生空過了。所以，趁著身體康強的時候要努力，求一條自新自救的道路。如果這一生沒有修成功，人身就失掉了，那就不曉得要到那一生、那一劫，再能得到人身。因此，我們學佛要從根本上修，如有時間，大乘經典也要抽一些時間來看看。爲什麼呢？可以破除我們的疑惑，增長我們的信心。

在理論上，大經大論講得透澈，像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

、《深密》、《涅槃》這一些大經，有機會要涉獵涉獵，至於修行還是要從《了凡四訓》下手。爲什麼我們要多看大經、多聽大經呢？是爲了增長學問，才不至於得少爲足，尤其是《華嚴經》，此經所講的要義就是「世出世間法沒有兩樣」。例如在《甘露火王》這一章講得很明白。做一個國王，應該作爲眾人的君、親、師，對於全國老百姓所做的善與惡，他要負很重的責任。如果全國老百姓都行善業，這善業的功德是歸於國王的領導有方，所以國王所得的福報不可思議。但是他如果教導無方，老百姓要是造作罪業，那他的罪就比大海還要深。因此，世出世間法展現在一個團體裡，團體的領導人就很重要了。

我們現在把範圍縮小，就說一個家庭，你是一家之長，一家所造的善與惡，你也是負擔很重的責任。一家人都行善，你一家人大大小小所行的善業，善業是屬於家長；如果一家造惡，換句話說，家長也要負一

切罪業的責任，是一樣的道理。要做一個寺院的住持，教導寺院裡的清眾以及信徒，也都是一樣的道理。若是做一個住持，他自己沒有做壞事；但是寺院的清眾、信徒造罪業，他們所做的罪過，住持必須承擔，因爲沒有盡到領導的職責。

我們讀經要知道舉一反三，不要看到這裡，認爲那是國王才有的，別人就沒有了，那是我們不會看、不會聽。佛菩薩將這些道理、事相，一條一條說得那麼清楚，是要我們覺悟——我們自己要修善，還要勸勉一切人修善。做一個領導人實在不容易！現在大家都搶著做領導人。能不能叫屬下都行善業呢？如果不能，等於是自己叫大家快幫我一點忙，加重我一點罪過，叫我趕快墮地獄，只是這個事實而已。所以居領導地位是相當的困難，即使自己不造惡業也免不了要承擔下屬所造的惡業。

像這些道理、事實，佛菩薩在經論裡說得很清楚。所以在家裡，你

若是一家之長，對於家庭就負有教化的責任，這是「教育」。所謂「教育」就是教人改過修善，就是教人成聖成賢。至於在社會上謀生的技能，那是教育裡的枝葉，不是根本。教育的根本是在德行上，是在道德上，教我們明白人與人的關係，人與天地大自然的關係。換句話說，《了凡四訓》是真正的教育、根本的教育，這是我們應該要記住的。

尤註說：「不爲命數所拘，不爲夙業所縛，永謝沉淪苦趣，安住寂光聖境，非大修行人、大解脫人，烏能致此？到此地位，一切世福無與比倫，稱之曰極樂，豈夸辭哉？」

袁了凡在一生修持當中，善業的力量超過了他的夙業，所以他的果報當生就轉過來了，就「不爲命數所拘」了。我們世間人看相算命，如果說你的命相，被人家看得很準，不要歡喜。某人看得很準，就是自己毫無改變的能力，還被命運所轉，自己轉不了命運。袁了凡被孔先生算

得很準，遇到雲谷禪師給他說：「你是博地凡夫，被業力牽著走，你沒有能力超出業力的圈子，這就叫凡夫。」

真正是大丈夫、是有爲之人，必須要跳出命運的拘束。怎麼樣跳出呢？努力修善，才能超越。善業修到成熟，再加上淨業，不但命運、體質超出了宿命，三界六道輪迴也可以超越。

「安住寂光聖境」，這是講西方極樂世界四土裡的「常寂光淨土」。這已經到了頂點，要不是大修行人、大解脫人，達不到這個境界。念佛得到「理一心不亂」，就到了這個境界。一切世間的福報、天上的福報、二乘羅漢、辟支佛的福報，都不能跟他相比，這絕不是誇大的話，所以西方稱之爲極樂世界。

行為世則。言為世法。

你自己真正做到了這一步，你的行爲就是世間人的模範、世間人的榜樣；『則』是法則的意思。你的言語就是世間人的教訓，人人願意效法、願意遵從。

尤註說：「此大聖賢言行，自尋常人觀之，方以爲高不可攀；自法門中了義言之，如是苦心力行積德累功，尙屬初級工夫。」

到了最後，我們看了凡先生一生的言行，在大乘佛法裡，確實是初級。我們想一想，了凡先生一生所做，是佛門裡的初級功夫，有初級才有中級，有中級才有高級。我們現在一心祈求的是無上菩提，但是初級的功夫還沒有；天天還打妄想，想成無上菩提。那怎麼不落空呢？怎麼會有成就呢？反過來說，所成就的都是一些惡業、惡習氣，到後來就不學佛了。從前有些老法師告訴我，寺院裡有一些初出家的僧尼，有些住持不讓他們去讀佛學院。在我們一般在家同修看來，覺得這寺院的住持

很跋扈，念佛學院是好事情，爲什麼不讓他們去呢？其實我們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在他還沒有念佛學院時，人老老實實的，還能替常住做一點事情，還能修一點福。等佛學院念三年，畢業了，成了有學問的法師，回到寺裡，這看不順眼，那也看不順眼。連常住的師父也指揮不動，眼睛裡沒有師父，認爲師父沒有念過佛學院，不如我——貢高我慢。這就是不念佛學院，還是個老實人；念了之後，就學成貢高我慢的習氣。善的、好的沒有學會，造惡業的增上緣，倒學會了不少。

諸位要曉得，真正的學問增長了，品德也自然增長，換句話說愈學愈謙虛。你看孔老夫子對人多謙虛！連對小孩子都很恭敬。你看釋迦牟尼佛多謙虛！在路上看見那些貧苦的人、貧賤之人，也會停下來跟他們打個招呼，問他好。那有貢高我慢的聖賢？如果一學出來之後，瞧不起師父、瞧不起父母，這個叫「背師叛道」；背師叛道的罪業，就是地獄

的罪業。其實師父不讓徒弟去念佛學院，就是不讓你入地獄，這不是沒有道理的。

世間法也一樣，我也曾見過，當然這不是多數，這是少數；但是世風日下，恐怕將來慢慢會變成多數。有兒女大學畢業了，母親只念小學，父親也只念初中；他的學問大了，回家連父母也瞧不起了。父母好不容易培養他學業完成；若不培養，待在家裡眼睛裡還有父母。當知這不是學問，不是教育，在有德學人的面前，你沒有立足之地。要是在從前的社會，你有這樣行爲——忤逆父母、背師叛道，在社會上想找一個謀生的小工作，人家也不給你，連要飯人家也不肯給你。

這些道理，現在學校講得少，佛法經論裡面雖有，要自己去體會。真正詳細毫無保留的說出來，就是《感應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。古大德們註解得詳細，毫無保留的將這些善惡果報說得詳細，而且舉出古今的

事證。佛法裡講的信、解、行、證，「證」就是入，「入」就是證。要有初級的功夫，才有中級的希望；有了中級的功夫，才有高級的希望，佛法裡沒有躐等的。

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希望走近路，認爲這些功夫不容易修，最好都不要。想一步登天，學什麼呢？學禪。我們冷眼旁觀，看看有幾個人學得成就？永嘉大師是禪宗裡大徹大悟、透了三關的人，你看看他的教學，學禪需要具備什麼條件？沒有這些條件，參禪那裡會有希望？我們中國自古以來，這一千多年當中，山林的寺院庵堂，在大陸上有多少？在家、出家的，參究的人有多少？有幾個人成就？爲什麼參禪的人那麼多，成就的人那麼少呢？換句話說本身已具備初級、中級、高級的功夫，參禪才能成就。本身連初級的善根、福德都沒有，想求一步登天，那有這種道理呢！

經上理論說得很清楚，也很明瞭。我們六根接觸六塵，有沒有本事不動心？如果心地真正清淨、一塵不染，那就是初級、中級、高級的功夫都具備了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還是樣樣放不下，樣樣起分別，樣樣起執著，甚至於還用心機來奪取，那是連初級的功夫都沒有，道業如何能成就呢？六祖惠能大師，在忍大師會下，幾句話之下他就成就了，那是什麼原因？是他心裡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乾乾淨淨。我們做得到嗎？你請六祖大師來，說我的廟很大，供養你。他要不要？他不要。他若是要了，心裡面就有一物了，他就不能成就了。送給他，他都不要，還會用心機去欺騙奪取嗎？這更不可能。

也許同修要問，有道場可以弘法利生，這不是好事嗎？諸位要知道「好事不如無事」；最好的事情是無事，大家千萬要記住。道場裡面常講，佛菩薩隨緣，你看看十大願王有一條叫「隨喜功德」。而我們一般

所做的是攀緣，「本來無一物」是隨緣，心裡要想有一個道場，想有一個寺院，想弘法利生，這都是攀緣。攀緣——心地不清淨，煩惱重重。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，「如來舉心動念，先放光明；衆生起心動念，塵勞先起」。原因在那裡呢？一個是隨緣，一個是攀緣，一字之差，凡聖永隔。我們幾時能夠做到隨緣而不攀緣，這才能成就。

換句話說，修行人求什麼呢？求心地清淨，遠離塵勞煩惱，遠離攀緣，把這攀緣心斷掉，一切隨緣。即使沒有人供養，明天沒有飯吃，也不找人化緣。若明天沒有飯吃，沒有道糧，就求人趕緊來幫幫忙，這就叫「攀緣」。要怎麼呢？明天沒有，餓一天，念一天佛；後天沒有，餓兩天，念兩天佛；餓到死，則念佛往生，心裡面還是如如不動，這叫「隨緣」。這才能成佛作祖，才能成就，這是用功關鍵所在。真正能做到隨緣，沒有不成就的，因為隨緣是不動心。有人來請你說法，他來請，

當然你隨緣去了；沒有人來請，絕不要自己找上門。找上門也得是機緣成熟，真正是可度之機。那是什麼呢？那是自己已經成就了。最低限度已經有他心通、有宿命通，自己成就之後，倒駕慈航，才行菩薩道。菩薩爲衆生作不請之友，萬萬不要以爲我現在是行菩薩道，他不請我，我也可以去找他。像阿難尊者在《楞嚴經》裡所表現的，他怎麼不墮落呢！阿難證了初果，還要墮落。而我們連初果功夫都沒有，博地凡夫就想學菩薩，作衆生不請之友，那不墮落才怪！所以要曉得自己的程度，曉得自己的功夫；菩薩的心、願、行，我們的程度是不夠的。

現在我們眼前要做的是發心，要發成無上菩提的大心，要從斷惡修善最初步的功夫做起，才能有成就。所以這些大經大論可以看、可以聽，暫時不要學。爲什麼呢？學不到的，別說那些佛菩薩的行持我們學不到，祖師們的功夫都學不到。不要看遠的，近代的虛雲老和尚，我們有

沒有學到呢？印光大師有沒有學到呢？所以要學就要從《了凡四訓》下手，學袁了凡。先把這個基礎真正打好了，得到的效果是轉無福爲有福，轉無壽爲長壽，轉無法緣爲有法緣；那時再進一步學祖師；祖師學成了，再進一步學菩薩；菩薩學成了，再進一步學佛，按部就班的來，才能有成就。一步登天，在中國佛教史上只有惠能大師，再沒有看到第二個人了。你要自以爲不比惠能差，你要有這一念，就比惠能大師差得太多了，惠能大師沒有這一念。

彼既丈夫我亦爾。何可自輕而退屈。

『彼』是指袁了凡。這一段都是講袁了凡先生的事，以及像袁了凡一樣的人；他們能認真的修學、斷惡修善、改造自己的命運，能做得到成佛作祖。我們爲什麼要自輕？爲什麼要自卑呢？他能做得到，我們也

能做得到。

尤註說：「彼丈夫我亦丈夫，彼能是我豈不能是？然則自暴自棄者，實等於自殺耳。」

我們要回頭來想想自己，是不是自暴自棄？如果不能效法前賢，就是自暴自棄。換一句話說，我們要不能在三年之內把命運改轉過來，就是自暴自棄。萬萬不要貢高我慢，萬萬不要抬高自己，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我們能比得了誰呢？文章到此是一段。這是拿袁了凡居士一生的行持來勉勵我們，下面再細說斷惡修善的要領。

三、格物致知之真義

或問格物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。致知乃推極吾之知識。必使一一曉了也。何得以人欲為物。眞知為知。克治顯現為格致乎。

這是假設一個疑問。或者有人這麼問，儒家常講的『格物致知』，『物』是講天下事物之理，『格』當窮盡講，我們要研求一切事物、一切萬法的道理，這叫『格物』。『致知』是推展我們的知識學問，使我們對一切法樣樣都能夠明瞭。這跟大師所講的不一樣，大師是以人欲爲物，以本性裡的真智慧顯現出來爲知；去妄克欲之內功顯現，稱做『格物致知』。

答曰。誠與明德。皆約自心之本體而言。名雖有二。體本唯一也。

印祖在這一篇一開端，就把修學的因果提示出來了，後面的文章，不外乎是發揮這個道理而已。聖賢之道就在誠與明，這兩個字在前面講得很詳細，現在不必再說了。誠與明都是講我們自己真心本體。

尤註說：「誠即惟真無妄之性德，明德即一真湛然之心體。」所以誠與明都是從本性上說的，本性的理體、本性的作用，用這兩個字來形容、來解釋。誠與明，在名字上講是兩個字，體上是一個。

知與意心。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。實則即三而一也。

『知、意、心』這三個名詞，也是從真心理體上說的。誠、明是從

兩方面說的，知、意、心是從三方面說的。三即是一，一即是三。說是有三，體是一個，便曉得一而三，三而一了。

格致誠正明五者。皆約閑邪存誠返妄歸眞而言。

兩方面、三方面，綜合起來還不是一樁事情嗎？此指明明德之明與誠明之明。『皆約閑邪存誠，返妄歸眞而言』，什麼叫做『閑邪存誠』？『閑』是防範的意思；『閑邪』就是防範邪思、邪知、邪見。一個人常常能夠提起警覺心，預防邪知、邪見不讓它侵入，才能做到誠明的功夫。誠明爲什麼失掉？就是邪知邪見侵入了。

其檢點省察造詣工夫。明為總綱。格致誠正。乃別目耳。

講到做功夫，關係到我們日常修持的事情了。『檢點、省察、造詣

』，『造詣』，全神灌注不到不罷之意。修行一定要成功，從那裡做起？明是總綱，明就是真智慧。諸位想想看，世出世間法都是以真智慧爲基礎，而不是以聰明。世間的聰明與真實智慧不一樣，這千萬要把它分別清楚。佛說世間聰明是八難之一——世智辯聰。世智辯聰與真智慧的揀別在那裡？世智辯聰是有分別、有執著的；真智慧是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。作用看起來一樣，用心不一樣，作用受用也不一樣。一個是從分別心生出來的，一個是從無分別心生出來的。

佛經確實是智慧，真智慧。我們現在念佛經，爲什麼我們真智慧不能現前？那就是我們仍用世智辯聰來讀佛經，所以把佛經也變成世智辯聰了；不但不會開智慧，也開不了悟，成就不了。我們的心清淨了，用無分別心來讀經、來聽經，一看就開悟了。換一句話說，那些開悟的人，會用功的人，我們跟他用的方法似是一樣，而用心則全不一樣。人家

念一句阿彌陀佛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；我們念八十萬句阿彌陀佛，也消不了一個罪業。他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我們也念南無阿彌陀佛，爲什麼效果不一樣？人家是以無分別心、真心念的；我們是攀緣心、分別心、雜亂心、希求心、慳吝心、亂七八糟的心在念，怎麼會一樣呢？當然不相同。如果有人問學佛有什麼秘訣？很簡單，秘訣就是：「於一切法當中無心。」在一切法裡有心就不行，你一分一毫也入不進去。

我們細看佛菩薩日常生活形式與我們沒有什麼分別，《金剛經》表現的尤其明白。釋迦牟尼佛發起般若大經，是在穿衣、吃飯、日常生活當中發起。我們那一個人那一天不穿衣？那一天不吃飯？人家穿衣、吃飯，是證無上菩提；我們穿衣、吃飯，是造生死根本。那怎麼會一樣呢？這就是說明了事是一樣，心不一樣；他穿衣、吃飯沒有心，我們穿衣、吃飯有心。穿一件衣服，要講究什麼質料？什麼樣式？吃飯要適合口

味，要挑挑揀揀的，這就是生死根本。

諸位想想看，我們穿衣、吃飯是不是攀緣？佛菩薩穿衣、吃飯是隨緣。古德說得好：「隨緣消舊業，莫再造新殃。」怎樣是造新殃？攀緣就造新殃，隨緣就不造新殃。所以大家要時常記住，十大願王之「隨喜功德、恆順眾生」。修行必須依真智慧（明）為總綱，下面的細目，一一都是以智慧為根本，這就是佛法。如果沒有真智慧作總綱，則所修的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都是世間法。

若是依真實慧隨緣，一一法皆是佛法，穿衣吃飯都是佛法，待人接物也是佛法。若用攀緣心，則天天念經、拜佛、弘法利生都是世間法，都是生死根本。用攀緣心弘法利生，依然是生死根本，確實是生死根本，只在人天裡修一點癡福而已。

此處所講的句句真實。如果在日常生活當中會用隨緣，而不用攀緣

，則你行的就是「菩薩道」，修的就是「無上菩提」，即是古人所說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；如果法法攀緣，則一切法皆非佛法。祖師這幾句話的意思很深，希望我們能依照《了凡四訓》來修行，事相上要照這樣做；再用隨緣的心，那就是行菩薩道，《了凡四訓》變成無上醍醐。本來是世間的福報，結果變成出世間無漏的福報，這真是不可思議。所以這一句『明為總綱』非常的重要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，是修行的別目。

修身。正心。誠意。致知。皆所以明明德也。

這些功夫有深淺、有次第、有目的，其目標是一致的，都是要恢復我們的明德。

倘自心本有之眞知。為物欲所蔽。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。

我們的『意』爲什麼不誠？『心』爲什麼不得其正？就是面對五欲六塵，我們做不了主，被它牽著走了。換句話說，五欲六塵是你的主人，你是它的奴隸，它叫你幹什麼，你就得幹什麼，自己沒有一點自由，身不由己，爲境所轉，所以意不能誠，心也不得其正！還是剛才一句老話，心離不開攀緣，所以心被境界牽著走，作不了主宰。隨緣就作得了主，不被境界牽著走，在萬物當中自己作主，這才是「誠意、正心」。見到好吃的，就想把它得到，心就被貪欲境界牽著走；見到好玩的，也想得到，心被好玩的境界牽著走，心那裡會有誠！那裡會有正呢！甚至於此地有一部很好的經書，我們看了很喜歡，也想得到，這心被佛經牽著走了，心還是不誠，還是不正。爲什麼呢？佛經還是一物。見到釋迦

牟尼佛來了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心裡要是歡喜、高興得不得了，馬上頂禮膜拜；你還是博地凡夫，被釋迦牟尼佛的幻相牽著鼻子走。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禪家說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」道理在那裡？就在不被他牽著走，心裡頭一塵不染；要是動一念，「佛來我斬他，魔來我斬他」，還是被牽著走。既然礙不了事的時候，你斬他幹什麼？動一念就是攀緣。

請細細想想這個味道。我們還想真正學佛，真正培養自己圓頓的根性，要從那裡修練起呢？要從萬境上不動心練起。也就是說六根接觸六塵的時候，像《楞嚴經》所謂的「用根不用識」。根不會用，用識也不妨，不要用心所。我用心王不用心所，這也就很了不起，那跟明心見性，就隔一張紙而已，很接近。可是我們現前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真性不會用，心王也不會用，心所當家。展開《百法明門》，五十一個心所當

了家，五十一個心所作主宰，所以是處處攀緣、時時攀緣、念念攀緣，無時無刻不在那裡造罪業。那一天才能離得了輪迴！那一天才能得到解脫呢！縱然是修福，未必是真福！怎麼說不是真福呢？我們對於什麼叫做福？什麼叫做罪？實在是分不清楚。往往把罪當做福，把惡當做善，把邪當做正，自己搞不清楚，還以爲做了很多好事。這是愚癡，這是無明。

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，外面邪教很多，拜神、拜鬼的也叫菩薩。有些廟祝來找你化緣——土地菩薩像壞了，請你發發心來修補，來修廟。你出了財力，以爲做了一樁功德，殊不知那是邪神、邪鬼，你出錢幫助他作怪，他造作罪業，他是主犯你是從犯。這是邪正、是非不明。《楞嚴經》說得尤其好，「末法時期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」，這是講我們佛門裡面邪正不分、善惡不辨。佛門以外我們容易辨別，佛門裡面不容易

辨別。要是沒有智慧，沒有明德，往往自己以爲修很多功德與福報；將來報盡之時，到閻王老子那裡，一算帳都是罪業，自己還不肯承認，幾時才能覺悟呢！所以這一段特別注重在智慧上，是教我們轉世間有漏的福報，而成就出世無漏的福德。無漏福德是無量無邊，有漏的福報很有限。這是印祖在序文裡大慈大悲，開導我們學袁了凡，要把心境轉過來，把世間福轉變爲出世間無量的大福，這是祖師這篇序文立意之所在。

若能格而除之。則是慧風掃蕩障雲盡。心月孤圓朗中天矣。

斷惡修善的方法，祖師開導我們以「明」爲總綱，明就是「智慧」。修學無上菩提，如果智慧不能現前，再好的方法，還是免不了盲修瞎練。菩薩六度中，如果沒有「般若」，其餘的五度——從「布施」到「禪定」，皆是人天有漏福報。修行的目的是要明心見性、要成佛作祖，

而其結果還是在人天兩道享福，這就是自己路子走錯了，所以說是盲修瞎練。

假使我們修學的目標是求人天福報，般若智慧就不會現前；福報能不能得到呢？也未必能得到。我們讀完《了凡四訓》之後，也許就明白了。原因就在我們凡夫對邪正、善惡、是非，很難辨別，而人天福報是要斷惡修善才能得到。我們經常自己以為修的是善，斷的是惡，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——斷的是善，修的是惡——，將來的果報就不堪設想。所以這一層，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，然後才能改造自己的命運。

在序文裡面皆是指導我們智慧第一。為什麼呢？明為總綱。從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，乃至修身、齊家，這一套是方法。首先我們要做的是把物欲格除。換句話說，要做的第一樁事，也就是修行的大根大本，是什麼呢？先在境界裡面學「不動心」。在一切境界之中，將自己的

貪、瞋、癡、慢斷除，這就是『格物』——要從心地格除物欲——，只要你做到這一步，你本有的般若智慧就透出來了；縱然不能全部透出來，透出一分就很難得。爲什麼呢？這一分是真智慧。從此以後，有智慧作爲我們修證無上菩提的基礎，一切的修爲皆得其正，如此怎麼會不成就呢！所以祖師在這裡引用古人兩句話教導我們，這兩句偈是：

『慧風掃蕩障雲盡』，『障』就是五欲六塵障礙自性智慧德能，好像雲彩障礙陽光。智慧比喻大風；風把雲彩吹走，就沒有障礙了。這說明智慧一透出來，障礙就沒有了。

『心月孤圓朗中天』，這句容易懂。明月中天，才能將一切事物真相照得清清楚楚。

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。從疏至親之決定次序也。

這是自古以來，佛、菩薩、祖師大德們教人修行的次第，千萬不可疏忽。我們修行功夫不得力，研教之所以不開悟，就是把順序弄錯了；所以路走不通，越走越艱難，到後來多少同修們，連信心都喪失了！原因就是沒有按照祖師指導的順序修學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將綱目顛倒了，亂了頭緒。印祖在此地，把我們向來修學的毛病給我們點破，並指出古德修學得以成就的一條道路來讓我們走。

『從泛至切』，『泛』是泛泛；整句表示慢慢走上切實。

『從疏至親』，『疏』是疏遠；『親』是親切。這是一定的次序，不容忽視。

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。俾吾心知識悉皆明了。方能誠意者。則唯博覽群書。徧游天下之人。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。未能

博覽閱歷者。縱有純厚天資。於誠意正心。皆無其分。況其下焉者哉。有是理乎。

這一段話說得很好，就是說明『格物』的大意。一般人把格物講錯了，錯認「格物」就是要研究天下萬物的道理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常講的博學多聞。博學多聞畢竟是少數人，這樣說起來，成聖成賢只有少數人有分，那大多數人都沒有這個希望了！佛在經中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一切眾生皆當成佛。」所以祖師在這裡說得非常明白，「格」是格除，「物」是物欲。要能懂得這個講法，就是不認識字，沒有念過書，『格物』、『致知』也能做得到。可見得聖人之法乃是人人有分，不一定要博學多聞的大學問家，他們才有分，不認識字的人也有分——沒有念過書的同樣可以做聖做賢，可以成佛作祖。

假如是要『窮盡天下事物之理』，這是過去一般人解釋『格物』的說法——格物致知而後才能做到誠意正心。照這個講法，只有『博覽群書』，博覽群書還不行，還得要『徧游天下』，所謂是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這種人可以夠得上格物致知的條件。確實有很多人有這種誤會，這種說法我們仔細的想一想，並不是聖人說的。聖人的意思，這個『格』確確實實是『格除』的意思；唯有格除物欲，我們清淨心才能現前，清淨心中自生智慧。

諸位讀《六祖壇經》，你看六祖大師對忍大師講：「惠能心中常生智慧。」他一個字也不認識，他心裡面生智慧。他爲什麼生智慧呢？就是他將格物的功夫做得很深——離相離念，心地清淨——，所以他心裡生智慧。我們凡夫所以不能生智慧，智慧不能現前，就是被物欲所蓋覆住了。物欲蓋得愈多，向外透的智慧就愈少；物欲蓋得愈薄，透的智慧

就愈多。無論透的智慧多少，我們都是爲物欲所障礙了，凡夫、小乘、權教菩薩皆不例外。到什麼時候物欲（貪瞋癡）才真正從心地裡面斷除？就是世間的萬法，乃至於出世間的佛法，你都能「一塵不染」；佛菩薩在你面前，你的心地也如如不動了，這個時候，才可以說是格物的功夫到家。爲什麼呢？本性裡面的真智慧，毫無障礙地透出來。

『純厚天資』，就是佛經講的「善根深厚」。《彌陀經》講：「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緣，得生彼國。」所以一定要深厚（多）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。只要心地純厚，這種人修道，比那些世智辯聰要容易得多；對於誠意、正心、格物、致知的功夫，這些人比世間那些有學問、博學多聞、行萬里路的，反而來得快，來得踏實，絕不是沒有分。這是印祖從反面給我們說的。

四、深明因果・止惡修善

然不深窮理之士。與無知無識之人。若聞理性。多皆高推聖境。自處凡愚。不肯奮發勉勵。遵循從事。

這裡也說了一些毛病，我們細心觀察這些毛病，確實是很多。『窮』是追尋究竟，直窮到底之意。這就是對於理論的探討，應當要追根究柢——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們一定要徹底的明瞭——，這是有智慧的人。『與無知無識之人，若聞理性，多皆高推聖境』。這裡提出兩種人，一種人對於理性沒有深究，一種是無知無識的人。這兩種人，我們要是跟他談到理性、宇宙人生的大道；講到佛性，講到佛法，他往往不敢承當；以為那是佛菩薩才能做到，我是凡夫怎麼能做到！『高推聖境』，

實際情況還沒有搞清楚，自己就先認爲不行了，認爲自己做不到了，這是『自處凡愚，不肯奮發勉勵，遵循從事』。

尤註說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赤子之心即無思、無慮、點塵不染之心。如具此心則亦大人而已矣。」此處所說的大人，可以解釋爲佛菩薩。佛菩薩跟我們有什麼差別呢？佛菩薩的心是清淨的，是一塵不染的。「塵」是什麼？就是前面講的物欲。『物』是一切的物相，『欲』是欲望，是貪瞋癡，是煩惱。五欲六塵一執著，心裡面就產生欲望，就不清淨，心地就爲其染污。「大人」是佛經裡面講的大丈夫，佛菩薩的本事就是心地永恆不染。物相有沒有？物相（五欲六塵）的相是有的；功夫要自己做，要在這裡面訓練不染著，不染就是不起心動念，此地比喻赤子之心。「赤子」是小孩。多大的小孩呢？兩三個月的小孩，他對於一切物相不動心，在菩薩行裡面有一種修行法，叫「嬰兒行」。

諸位顧名思義，就可以體會到，怎樣修菩薩行呢？看那嬰孩，你就學他。他不會說話，也不會攀緣，他對於一切境界的好醜，都不起分別心，這就叫「赤子之心」。赤子之心我們那一個沒有呢？我們個個都是從這兒來的，可惜保持不住，年齡稍微大一點，赤子之心就喪失了；那是佛心，真正叫清淨心，喪失了！

『自處凡愚，不肯奮發勉勵，遵循從事』，尤註說得好：「狂夫欺慢，如何有入道因緣？多眾自疑，竟忘卻本來面目。」這兩句話有責備、感嘆的意思在。可見我們本來不是凡夫，本來不是愚人，就是因為『高推聖境』，以為那是聖人的境界，我們做不到。真正是自暴自棄！這是自卑感所造成的，以為我們不如佛菩薩，甘心當凡夫，甘心情願做個愚癡人，所以不肯奮發，因此隨波逐流，『遵循從事』。我們看現前多數人，是在這個境界當中隨業流轉，當然是凡夫。對於這些人有什麼方

法來勸他回頭呢？你要以佛法的理論來跟他講，辦不到！爲什麼呢？他以爲那是佛菩薩的事情，我不敢當，這才不得已用另外一個辦法，這個辦法就是底下所講的。

若告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。或善或惡。各有其報。

講「因果報應」，他能接受，他就害怕了，這是佛度眾生的一種善巧方便的法門。「報應通三世」，『三世』是指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；果報是通三世的。「現在，時期爲至暫」，這是我們俗話講的「現世報」，現世報時間不長，一生當中就能看得見的。「過去、未來，時期則甚長」，有多生多劫種的因，現在果報現前了；或者是多生多劫種的因，我們現在還沒有受報，未來世緣成熟才得果報，這種情形多的是。現在造的因，現在就受果報，這是「現因現果」；現在世造的因，來世受果

報，這叫「生報」；或者是現在世造的因，多生多劫以後再受報，這叫「後報」。大家要明瞭，佛法裡講的三世因果，事理說得非常透澈。可知三世因果主要是勸導中下根性的人，可以由此入道。

「藏經中所載因果報應之事，往往有經多生多劫，而酬償夙債者。」諸位要是查《藏經》，單找這些因果報應，也是相當難的一樁事情。爲什麼呢？這些事情散在諸經論中。古人把經論裡的因果報應摘錄出來，編輯成書，書名叫《經律異相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。但是這兩本書的分量都相當大，單是《法苑珠林》就有一百卷，差不多等於《華嚴經疏鈔》；《經律異相》有五十卷，內容都是佛在經典裡面講三世因果的事。

「身口意三，所作諸善諸不善業，緣熟時至，一一自食其報，報盡方休。」這幾句話我們確實要牢記在心。我們身、口、意三業天天在造，時時刻刻都在造。所造的業有善、有惡、有非善非惡的無記業，善業

與惡業都有果報。什麼時候果報現前呢？「緣熟時至」。我們所造作的在阿賴耶識裡留下業因；因變成果，當中要有緣。什麼時候機緣成熟了，果報就現前，絕對不會沒有報應的；換句話說，有因一定就有果。也許同學們要問，成佛以後還有沒有果報呢？成了佛以後依然不免。釋迦牟尼佛在世，示現三個月馬麥之報，成了佛還要受果報。不過成佛受果報或者已經證得阿羅漢以上的果位受果報，與我們受果報不同——我們受果報感受到苦，而他們受果報沒有這個感受。爲什麼沒有感受呢？他對於前因後果都明白。

舉個例子來講，我們不曉得因果報應，我們今天身上帶的錢財被人偷了，心裡很難過、很煩惱，這就是苦受。佛菩薩受果報，知道這是自己前世造作偷他的因，今天被他偷回去了，還他的債，沒有事了，心裡有樂受，沒有苦受；一報還一報，清清楚楚。所以說，悟了以後，只有

還債不再欠債；還一筆，心裡就舒服一層，他越來越自在，心地確實是清淨平等覺。

我們凡夫迷惑顛倒，一面還債一面又欠債；欠的比還的更多，永遠還不盡，苦不堪言。這是舉個比喻來說，所以說「報盡方休」。「報盡」就是還完了，但是真正講到「休」，那是要般若智慧現前才辦得到，換句話說，自己不會再造業了。

古德講，「隨緣消舊業，莫再造新殃」；隨緣消業，消業就是還債，不再欠債了。心地真正到清淨，一塵不染，這個時候，只有還債。隨緣跟攀緣不同，「隨緣」是菩薩行，「攀緣」是凡夫行。隨緣就是普賢菩薩所講的「恆順眾生」，「恆」就是永遠是這個樣子。永遠都是順著眾生，這才能消得了業；你不能隨順，就動心了，動心就造業，所以要想不造業，就學著隨緣不要攀緣。我們想做善事，但是攀緣做善事好不

好呢？古人告訴我們「好事不如無事」。無事，心地是清淨的；你在做好事，心是不清淨的。可見我們真想要做到心地清淨，唯一的辦法，要隨緣不執著，才能辦得到。

「眾生障重慾深，昧卻本明」，「障」是業障，業障太重了，欲望太多了，所以本性裡的智慧光明失掉了。「逐妄造孽紛紛擾擾，無時無處不在迷境。處火坑而不覺，遇怨對而不知」，「火坑」是指三界，三界六道就是火坑，如《法華經》所說的三界火宅，那有安穩處呢？「遇怨對而不知」，誤將怨家對頭當做親人。

「千秋長夜萬劫沉淪，可憐亦可悲已」，這是說眾生相；不但指現前人道，還包括諸天在內的六道眾生都是這個樣子。所以因果報應是一切事實的現象，作用非常廣大。對中、下程度人，講因果報應的道理，容易體會，容易接受。

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。修善因而冀善果。善惡不出身口意三。既知因果。自可防護身口。洗心滌慮。雖在暗室屋漏之中。常如面對帝天。不敢稍萌匪鄙之心。以自干罪戾也已。

我們讀了這一段文字，知道修道先決的條件，要深信因果，才肯認真修行；如果撥無因果，根本就不相信因果報應，那就沒有辦法了。有一些人，講高深的理論他不懂，不能接受，他以爲那是佛菩薩的事情，凡夫辦不到。那麼講淺一點的呢？因果報應他又不相信，他以爲是神話。這樣的人佛菩薩也沒有法子度他，在佛經裡，稱爲「一闡提」；「一闡提」就是沒有善根的人。

如果你不想得惡果報，那麼你必須先斷惡因；不造惡因，當然就不遭受惡的果報。試問那一個人不希望好的果報呢？好的果報從那裡來？

由善因來。可見得我們要想離開不好的果報，得到如意的果報，就必須要懂得斷惡修善才能獲得。斷惡修善的重點在身、口、意三業，因為造善、造惡，都離不開身、口、意三業。

尤註說：「身口意三業，簡言之，各各都能為十善業及相反之十不善業，詳大乘戒律中之《十善業道經》。」這裡舉出修行的綱領。眾生身、口、意種種造作無量無邊，佛將我們身、口、意的造作，歸納為十大綱領。所謂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稱之為十善業道。「身三」是身體的造作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，這是身的三善業；「口四」是言論四種造作，不妄語、不惡口、不兩舌、不綺語，這是口的四種善業；「意三」就是心裡三類念頭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，這叫做意的三善業，這就是《十善業道經》裡所講的十種善業，其功德果報不可思議。十善業反過來就叫做十惡業，這是佛為眾生指出善惡的標準。我們身、口、意，

一動念、一造作，就要想到這十條——思惟我所造的是屬於善業，還是屬於惡業呢？那麼善惡的果報自然就明瞭了。佛菩薩以這樣的法門，來接引中下根性的眾生入菩提大道。所以「斷惡修善」是大乘佛法裡的根本法門，無上菩提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。我們如果深信因果、深信報應，就可以入大乘之門了。

『既知因果，自可防護身口，洗心滌慮』，『心』就是意。一個明白因果的人，對於身口意三業，自自然然懂得防護了，換句話說就是知道『改過修善』。

『雖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對帝天』。尤註說：「君子戒謹恐懼，雖處暗室中，覺（也好像是）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。常若有多人監視然，常存明明在上鑒察不爽意。」古代的中國人，對於天非常的尊敬，民間所稱的玉皇大帝（天公），佛門稱爲忉利天王。『帝天』，如同面

對玉皇大帝、四天王一樣。

『不敢稍萌匪鄙之心』，『匪』同非；『鄙』同醜。不敢稍存非理之心，不敢稍存醜惡之念，當然就也不敢做惡事，這才能斷惡業。

『以自干罪戾也已』，『干』是干犯；『戾』就是罪過。就是常如面對帝天、面對大家，不敢故意造作惡業。

此大覺世尊。普令一切上中下根。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。

大聖大賢、佛菩薩度眾生，也不捨棄這個法門。這個法門對於中下根性的人很有效，上根利智的，也不例外。上根利智通常是偏在心性的理論上。後面有兩句話說得好，『善談心性者，必不棄離因果』，這是對上根利智的人講的。所以真正上根人沒有不相信因果的，他的信心比

中下根性的人要堅固得多了。爲什麼呢？他懂得這個道理，所以他的修行必然是如法的。

尤註說：「大覺，究竟真空實相，澈底盡源，更無遮障之謂。」『大覺』是指佛。「究竟真空實相」，「究」是窮究；「竟」是畢竟、圓滿的意思。對於真空實相的理體，「澈底盡源，更無遮障之謂」稱之爲大覺，這是從大乘佛果上講的。

「凡夫不覺悟，聲聞自覺不覺他，菩薩自覺亦覺他，但功行未圓滿。」這是說明佛、凡夫、小乘、菩薩不同之處。「惟諸佛如來自覺覺他皆圓滿，故獨稱之爲大覺。世尊乃佛之尊號，以佛具足萬德，爲一切世界所尊奉，故曰世尊。」佛爲究竟圓滿之大覺，爲一切世間所尊敬，他以圓滿大智，教化眾生，『**普令一切上中下根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**』，就是深信因果，斷惡修善的法門。

然狂者畏其拘束。謂為著相。愚者防己愧怍。謂為渺茫。除此二種人。有誰不信受。

這是說，那些沒有善根、撥無因果的人，你給他講深、講淺都不能接受。我們現在要反過來問，別人接受不接受與我們自己不相干，他做佛，他做他的佛；他墮地獄，他墮他的地獄，與我無關。問題是自己怎樣？這才是接受佛度化的真正緊要處。所以佛所講的一切經論，必須看作是爲我一個人講的；佛所制定的戒律，是教給我一個人修的，與別人無關。我們要這樣的直下承當，才能夠得益，才不致於造業。要是不能這樣直下承當，常看某人破了戒，某人做了壞事，再從口裡講出來，就是口的惡業；你意動了念頭，是意的惡業。外面境界一動就在那裡造惡業，這叫「迷」，這就是「不覺悟」。須知外面善與惡與我們不相干，

我應當怎樣呢？「如如不動，了了分明」，了了分明是不迷，如如不動是不造業。心地清淨不染，不爲外面境界所動搖，這才叫做會修行。這兩句話很要緊，我們要常常檢點反省。

『狂者』，是指狂慧之人。所謂狂慧，多半是指世間聰明智慧的人——世智辯聰者。這一類的人對於佛的經典非常喜歡，認爲這是哲學，很有道理。可是一提到戒律、孔老夫子的禮教，他就不願接受（戒律比禮教還嚴格），以爲這是不合時宜的生活教條，又何必學？學他的理論就好。這種情形大有人在，總是自以爲聰明。他們認爲戒律是三千年前外國人的生活規範，我們何必要遵守？佛經的道理不錯，我們可以學學、可以看看，戒律用不著！三代之禮與今不同，何況是外國的古禮；我們是現代人，何必學古時候的禮節呢？現代人見面最敬禮是三鞠躬，我們何必還要跪地頂禮呢？這即是『狂者』。以爲戒律是約束我們、拘束

我們的，反而說那些持戒的人著相——《金剛經》裡講破相，要離相修行，何必執著戒律，死在戒相之下！有沒有真正死在戒相之下呢？真有！不是沒有。但是對於那些持戒的人，也未必完全都著相，裡面還有極高明的人，他不著相，修一切善。

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有許多是古佛再來的，絕大多數都是明心見性的人。他爲什麼還要在戒相上斤斤計較呢？那是唱戲表演給我們看的。換句話說，我們還沒有明心見性，著相修行對現前有好處。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縱然不能成佛作祖，絕不會墮三惡道；不受惡的果報，這有什麼不好呢？所以不可被那些狂慧之言所蒙蔽，認爲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很有道理，就把戒律看輕了，這是錯誤的。

『愚者防己愧怍，謂為渺茫』，這是第二類人，這種人自己虧心事做多了，心裡有鬼，他不敢提戒律，一提戒律，就覺得自己一身都是罪

過。但在表面上又不好意思說，說了難爲情，因此一談到戒律，就說善惡果報之事渺茫，不足憑信。這個論調與前面不太一樣，但意思是一樣的，都是不能夠接受，不肯斷惡修善。這都是護短，自己有毛病、有短處，而不知悔改。祖師給我們講，除了這兩種人——不是狂，就是愚——之外，有誰不信受呢？那一個人不相信因果報應呢？

「人惟苦不知愧恥耳，知愧便不敢遂過，知恥便不敢因循。有愧恥心，即爲其人入道因緣。」尤註在此說的「愧恥心」，就是佛法講的「慚愧」。有慚愧心的人，就有入道的因緣。換句話說，不知道慚愧的人，入道就很難。至於因果問題，下文引夢東禪師的兩句話，說得非常之好。

故夢東云。善談心性者。必不棄離於因果。而深信因果者。終

必大明夫心性。此理。勢所必然也。

夢東禪師（即徹悟禪師）此言，是說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（上根利智），他絕對不會不相信因果報應的。中下根性者，能夠深信因果報應，他將來一定能明白心性之學，與上上根相同。換句話說，他也能明心見性，也能成佛作祖。印祖引用夢東禪師這兩句話，非常的重要。實際上就是祖師開導我們，學大乘佛法的人，乃至於到佛法的最上乘，也不能離開「因果」。

『善談心性者』，這是指禪宗的大德，所謂是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。這在大乘法裡是最上乘者。禪師說這一句話，並不是沒有依據，我們在《藏經》裡面可以考察得到。凡是真善知識，絕對不會背棄因果的。我們以近代虛雲老和尚來說，有不少同修看過虛雲老和尚的《法彙

》。但是老和尙在圓寂前的兩、三年，也就是最後的遺教——《方便開示錄》，自始至終都是教我們注重因果的道理，念佛求生淨土。

尤註說：「夢東禪師爲前清乾嘉間法門第一人。」乾嘉是指乾隆、嘉慶年代。『法門中第一人』，這是推崇他，在當時佛法裡是一代的高僧。他本來是禪宗的祖師、禪宗的大德，他以禪宗祖師的身分，大力的弘揚淨土。因爲淨土法門才是眞正的三根普被、利鈍兼收。尤註說：夢東禪師「晚年退修直隸懷柔縣紅螺山資福寺。蓮風大扇，遐邇（遠近）向化，道俗歸心。迄今淨因廣植，法門中咸推紅螺寺爲中國黃河以北第一念佛道場。有《徹悟禪師語錄》刊行於世，言言金石，字字牟尼。今日方便攝心之化，流布益廣，師之宏法功德無有限量矣。」徹悟（夢東）禪師也是淨宗的一代祖師，對於淨宗確實貢獻很大。北方之有念佛法門，是他老人家一個人提倡弘揚，猶如晚近印光大師在蘇州靈巖山的道

場一樣。

他這兩句話——『善談心性者，必不棄離於因果』，非常有名。尤註說：「過去所造爲因，現在所受爲果。現在所造爲因，未來所受爲果。」這是告訴我們因果通三世，故菩薩畏之。尤註說：「苦樂因果皆由自心之所感，十方三際一切事相，無一不發生於瞥爾妄動之生滅心中，亦無一不消除於本來清淨之真如心中。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，事相無量，無一而非因果；無量因果，無一不出之於心性，心性不易見，即可借因果以見之。」

這是將因果與心性的道理，講到了極處。心性是講「體」，而因果是講「相」與「用」。在《十四講表》裡說的是體、相、用。所謂體，就是講心性，心性是十法界依正莊嚴的本體；因與果，就是十法界依正莊嚴的相、用。這個關係怎麼能分開呢？如果真正懂得其中的關係，就

曉得心性與因果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一體之兩面。

修持若是偏重在心性上，不談因果，不理會因果，則心性的道理也不能透澈，這是必然的，因爲理與事是分不開的。如果我們真正要在理性上通達，事相上絕不能捨棄。這一句話是對上根利智的人講的，下面一句合起來看，則是三根普被。我們沒有那麼高的天分——頓悟明白心性的道理確實不容易——，但是我們從事相上下手，可以說人人皆有分。我們都讀過《彌陀經》，《彌陀經》的極則就是說心性的道理；但是帶業往生的事相，完全是因果感應。阿彌陀佛在因中發的願是「因」，現在修成極樂世界是「果」。我們現在深信淨土法門，發願求生是「因」；將來報身盡了的時候，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們往生是「果」。諸位必須要深信這個法門，佛法殊勝的功德利益才能獲得。

深信因果將來一定可以明心見性。只要往生極樂世界，縱然是下品

下生，也能證得圓滿佛果。經上說往生極樂世界，就證得三不退，就是經上講的一生補處菩薩，這豈不是人人都有分嗎？到了補處菩薩才大明心性，大明是究竟圓滿的明瞭。我們娑婆世界是苦因苦果，極樂世界是樂因樂果。在這個地方，果報我們不必重視，須要看重的是在修因上。由修因上來說，這一本小冊子，就是教我們造「樂因」，後來的果報當然就是「樂果」。但是不善於修學的，像袁了凡居士，他所造作的是苦樂相對的樂因，將來果報還是在娑婆世界人、天兩道享福。而人天兩道的福報，是萬萬享不得的。

享福就容易迷惑顛倒。人間再大的福報，你能享幾年呢？縱然活兩百歲，也不過是兩百年而已。兩百年享完了以後怎麼辦？依然六道輪迴。這個事情太可怕了！太可悲了！所以說人間天上的福報我們都不要。

我們修什麼才是眞正的樂因呢？修淨業。什麼叫淨業？所謂淨業就是在

斷惡修善之中，以至誠心、清淨心，老實念佛求生淨土。

斷惡修善的目標是在自己心地清淨，除此以外什麼都不求。正如同《彌陀經》講的，我們念佛主要是在求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清淨心，這是無漏的善法。這一種的業因與西方極樂世界的果報才相應，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假如我們不懂這個道理，斷惡修善祈求人、天福報，那也能得到。但這麼一來，我們一生修行所下的苦功，也不過換得來生享一生福而已，這實在是得不償失。而享福沒有不迷惑顛倒，所以享福報當中又造無量罪業，這是我們特別要警覺的。

菩薩在這個心最初一動的時候，就能知道後來果報是否清淨，這是與我們凡夫不相同的所在。十方三世一切事相，皆是講的果，有果必有因。這個因，沒有一樁不是由我們心地最初一念的生滅心中，現起十法界依正莊嚴。明心見性成了佛之後才明瞭，真心理體上本來沒有一切妄

相。這個道理雖然很難懂，但是不能不懂。我們在講堂裡面，大經大論上常常討論這問題，常常提起這個問題。一遍、二遍、十遍、二十遍，我們悟不過來不要緊，千遍、萬遍必然有個悟處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明瞭的。所以經一定要多看，一定要多聽，目的就是要開悟。

我們獲得清淨心的現前，然後才曉得，像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無障礙法界。此地舉了一個例子：「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。」這一個例子是指事事無礙的境界。由此可知，不但在我們六道凡夫境界裡，六道以外四聖的境界中，也就是說整個十法界的依正莊嚴，沒有一樁不是因果感應的道理——成佛有成佛之因，做菩薩有做菩薩之因，三途有三途之因，這是我們要明白的。明白之後，十法界就可以隨意選擇，我希望到那一個法界，我就造什麼樣的因。換句話說，十法界裡可以自作主宰了，就不會隨業力飄蕩了。

《了凡四訓》就是教我們在境界裡作主，改造命運。而凡夫沒有一個不隨命運轉移的，那一個人能逃得出命運呢？能逃得出命運的，過去講只有修行人。所以看相算命的，他不看修行人。爲什麼呢？修行人的命相看不準，因爲他自己能改造。如果修行人被看相算命的算得很準，還對看相的誇獎幾句，自己還不曉得反過來慚愧——修了這麼多年，還是在命運手中，一點都沒有轉過來；那他的修行是一點都沒有進展的！

袁了凡是個凡夫俗子，都能扭轉命運；我們是佛門四眾弟子，要不能改造命運，那還談什麼修道呢？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學佛第一步就是要改造自己命運，這是祖師特別提倡流通本書的用意所在。也就是給我們在佛法裡面，奠定良好的基礎，而後大、小乘的經典，我們才能得受用。末後一句『**此理，勢所必然也**』，這個道理勢在必然。

須知從凡夫地。乃至圓證佛果。悉不出因果之外。有不信因果者。皆自棄其善因善果。而常造惡因。常受惡果。經塵點劫。輪轉惡道。末由出離之流也。哀哉。

這是祖師對於一般凡夫的悲痛與感嘆。由夢東禪師的兩句話，我們就明白了，因果的道理，凡聖皆不能避免，皆不能超越。現在先問我們自己相信不相信呢？如果能相信因果報應，這一種人就是經上所講的多善根、多福德。不相信因果報應，那是少善根、少福德。不信因果他就不肯修善因，不修善因就是自己放棄可以得到善果的機會，這真叫做自暴自棄。在這裡最重要的一點，我們要注意「斷惡修善」是我們本分上的事情，我們應該要這樣做，至於善的果報根本不要理會。富貴、功名、長壽、多子孫，一概都不要求。你的善因厚了，自然就報得了，何必

要求呢？如果你要求，那個善就不是真善。古德教我們「只問耕耘，莫問收穫」；即是只問修善因，不理會善果——善積厚了，果報自然現前。這多麼自在！不相信善惡果報的，必然是常造惡因；常造惡因的人，惡業成熟，焉有不受惡報的道理！果報不可思議。印祖在此地給我們講『常受惡果，經塵點劫』，常受惡報。「塵點劫」是指時間之長。

尤註說：「劫，最長時間也。一千六百八十萬年爲一小劫，二十小劫爲一中劫。歷第一中劫曰成劫，歷第二中劫曰住劫，歷第三中劫曰壞劫，歷第四中劫曰空劫，循環往復多不勝計曰塵劫。」「塵」是指微塵，成、住、壞、空四個中劫合起來稱爲一大劫。這就是說明我們要是不相信因果報應，依然造作惡因，沒有不墮惡道的。一墮惡道，苦報的時間就太長了。我們學佛的同修們，要想在這一生真正有成就，必要從深信因果上做起。換一句話說，最低限度的好處是不墮惡道，這是給那些

凡夫俗子，沒有志氣的人所講的。對於真正聰明智慧有志氣的人說，最低限度也要帶業往生，這才不辜負自己，不辜負佛菩薩教誨之恩。要能帶業往生，現前我們所做的正助雙修就要精進。所謂正修，即二六時中佛號不間斷，憶佛念佛，一切時、一切處，心上只有阿彌陀佛；助修則斷一切惡，修一切善，也就是這一篇給我們講的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斷惡修善，不希求一切福報。求什麼呢？只求臨命終時心不顛倒，這就決定可以帶業往生了。這樣修學正是再穩當不過的，決定可以成功。如其不然，縱然來生享人天福報，福報享盡了，還是免不了輪轉惡道，這是很可怕的事。須知「眾生以善惡業力輪迴六道，㈠天道，㈡人道，㈢阿修羅道，㈣地獄道，㈤餓鬼道，㈥畜生道。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為三惡道」。『末由出離之流』，這就是講我們六道生死凡夫，不相信因果報應，所以才出不了輪迴，是很值得哀傷的。

聖賢千言萬語。無非欲人返省克念。俾吾心本具之明德。不致埋沒。親得受用耳。

此處說的『聖賢』，包括世出世間。世間的聖賢人和出世間的聖賢人，都是這樣教導我們，所以說千言萬語，目的只是一個——教我們『返省』，教我們『克念』。反省是「慧」，克念是「定」；反省是看破，克念是放下。念是什麼呢？妄念。克服自己的妄想念頭，妄念能夠息滅，真心理體才能夠現前（真心裡面本具之光明，在佛法裡稱般若智慧），孔夫子所說的明明德，也才能夠現前。換句話說，性體本具的光明德用，才不致於埋沒。

『親得受用』，『親』是親自。你能得到理體上的受用，就像諸佛菩薩的受用沒有兩樣。這種受用，是指法身、般若、解脫。你證得清淨

法身，證得無量的智慧、無量的神通，得大自在，這是聖賢垂教的目的所在。

但人由不知因果。每每肆意縱情。縱畢生讀之。亦止學其詞章。不以希聖希賢為事。因茲當面錯過。

這幾句話很值得我們警惕。聖賢書現在人讀的固然不多，但我們的同修可以說人人都讀過。縱然沒有讀過世間的聖賢書，佛教的經典、祖師的語錄，這是出世間的聖賢，我們讀了不少年。但是我們的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有沒有親得受用呢？如果三德秘藏還沒有現前，還沒有得到受用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這裡就給我們說出來了，把我們的毛病診斷出來了，我們的毛病是「不相信因果」。口頭上說因果，這是沒有用處的。為什麼？身心還是『肆意縱情』、六根放逸，這就不相信因果。

經上佛教我們應怎麼做，我們自己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卻沒有依教奉行。佛說的是一樁事情，我們自己做的又是另一樁事情。我們的心行與佛的教誨不能相應，還是肆意縱情。這樣的心態，縱然讀之，不要說讀一年、兩年，就是念一輩子也是枉然。何以故？這樣念一輩子經，也不過學其章句而已。因爲我們從來沒有發心要做菩薩、要做佛，所以不能成就。

『希』是希望，希望做聖人，希望做賢人。『聖』就是佛，『賢』就是菩薩。我們反過來問自己，有沒有發這個心——我要做佛。什麼時候做佛？這一生就要做佛，不必等來生；現在就要做佛。要發這樣的心才行，這樣才能得受用。要是不發這樣的心，大乘經典、世出世間聖賢的教訓，爲有不當面錯過之理！這一句話點破我們四眾同修的毛病，我們應該要覺悟。

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。文理俱暢。豁人心目。讀之自有欣欣向榮。亟欲取法之勢。

袁了凡先生這四篇文章是他教兒子的家訓，在文字上、在義理上，都能夠達到「通暢無阻」。『豁人心目』，就是佛法裡講的開悟。只要你認真去讀，都能夠叫你開悟的。『讀之自有欣欣向榮』，這裡的欣欣向榮，是以植物來做比喻。就是自然生起遠惡向善之心。尤註說：「指心地上一片生機。」確實有這個味道在。『亟欲取法之勢』，念了之後，你心裡就會起效法之心。了凡先生這樣做是對的，我也應該這樣效法；他能夠改造命運，我為什麼不能？不但我們能，我們要比他更殊勝，我們前途比他更光明。因為我們藉這個基礎，可以直接入大乘佛法。如果沒有這個基礎，修學大乘佛法也是落空了。

在彌陀法會中，我向諸位強調「念處、正勤」，四念處、四正勤要不曉得怎麼修法，讀《了凡四訓》就行了。有《了凡四訓》，就可以代替了。你看看這多麼重要！要是沒有這個基礎，等於沒有根。我們五根（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）裡要具足前面三根，才能帶業往生，就像植物的根。根生在那裡？根生在土壤之中。要是沒有土壤，根要生在什麼地方？土壤是什麼呢？就是念處、正勤，換句話說，就是《了凡四訓》。

我們現在學的大乘佛法沒有立足處，所以我才普勸同修們，先修《了凡四訓》。這太重要了！好比我們心裡面，想興建高樓大廈，得先找地皮。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就是土地。把土地找到了，再蓋房子才有可能。土地沒有找到，在什麼地方蓋房子？因此這兩本書是我們當前不可或缺的課程，應該積極的取法。

洵淑世良謨也。

『淑』，善也，言此書具改善世道人心之偉力也。這是極力稱讚這部書，這部書確確實實具有改造世道人心的力量，也可以說這一部書是修行成佛作祖的根本。

永嘉周群錚居士。發願流通。祈予為序。

此處說出流通這一部書的因緣。什麼人發心流通呢？永嘉就是現在的溫州，溫州有一位姓周的，周群錚居士，他發心流通。將這一部書重新翻印，贈送給十方結緣，請求老法師給他作一篇序文。序文就是對這部書裡面的要義以及功德利益，作一番介紹。

因攝取聖賢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意。以塞其責云。

這是祖師謙虛的話。『攝取』是僅舉大要。『聖賢克己復禮』，尤註說：「戰勝私欲之謂。即孔氏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之修省工夫。」這是儒家（孔子）教誡學人用功的方法，在佛法上就是離一切相。《金剛經》教我們，不要取相，不要著相，也是這個意思，這是講克己的功夫。「毋意」的意，我們用佛法的名相來說，大家更容易懂，意就是意識，再說得粗淺一點，就是分別心，就是第六意識。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不要用第六意識。你看看孔老夫子，他不是不懂，他講的跟佛法沒兩樣。佛教我們離心意識，這就是離意識——第六意識。毋必、毋固，固就是固執，必就是一定要這樣，這兩個字可以說就是末那識。必與固都是執著，在境界當中，一切不執著。「毋我」就是忘我，在佛法

裡就是破我執。破人我執、破法我執，豈不就是離末那識？你看看與佛法離心意識參，有什麼兩樣？參禪要離心意識，研教也要離心意識，念佛還是要離心意識，才能明心見性。

『復禮』，說實在的話就是見性的境界。性是講體，禮是講用，是從相用上說，得其相用必然見性。孔夫子為什麼多禮？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多禮？對待任何人都恭敬——佛教我們一切恭敬。真正有禮貌，絲毫不欠缺的是聖人，有體有用。如果說世出世間一些大德們，學問增長，道業增長，卻貢高我慢，瞧不起人，這就顛倒行事，絕沒有這種道理的。愈有智慧，愈有修持，對待眾生是愈謙虛。你從謙敬當中，才能真正體會到智慧光明。如果說學問增長了，脾氣也大了，貢高我慢習氣增長了，這決定沒學問。在佛法裡面講那是世智辯聰——八難之一，他已經遭難了。也就是說他走的不是佛道，他已經落到魔道裡面了，決定不是

佛，決定不是在正法上。

『復』是回復恭敬。可見得從前不知道恭敬，明心見性之後才知道恭敬，才曉得平等，才知道謙虛。懂得盡量把自己壓下來，抬舉別人，一切眾生皆是佛，一切眾生皆是善知識。尤註說：「恭敬可謂之爲無形之禮服。」從這些地方也可以勘驗我們自己的功夫，我們對一切人、對一切事、對一切法，我們謙敬之心是不是在增長？傲慢的習氣是不是天天在斷除？這是很值得我們檢點反省的。假如我們傲慢習氣在增長，謙敬的功夫沒有進步，自己就要覺悟，我們沒有在菩提道上；換句話說，在佛法裡面，無論學那個法門，一定有過失，一定有毛病，道業不會增進，善果不會現前的。怎樣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道上？就用這個功夫就行了，不必請教別人。別人都說客氣話，都恭維你。爲什麼呢？說真話的人很少（因爲聽假話我們歡喜），口裡說的是一樁事情，心裡面想的是

另一樁事情。我過去不懂，人情世故知道得少，就犯說真話這個毛病。

以前有一個同期的戒兄弟，感情非常好。他講經，我也在下面聽。講完了以後，他說：「我講得不好的地方，請指教、指教。」我就以爲是真話，就告訴他，你那個地方有毛病，要改過。他臉馬上就紅起來了，眼睛瞪著我，不高興了。我就改說：「你講得很不錯，很好！很好！」只好講客氣話，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說實話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請教別人，別人也一樣恭維我——說假的，不會說真的。我們怎麼能有進步呢？真正想求進步，只有自己反省，自己檢點。不要檢點別的，就這兩樁事情就行了——我是不是做到一切恭敬？是不是把貢高我慢的習氣，天天在減低？就這麼兩樁事情，就能夠觀察得出，我們是不是在菩提道上，在道業上天天精進。

尤註說：「防閑邪念，使勿踰越範圍，防心如防賊之意也。」『閑

邪存誠』，『閑』就是防止的意思，這在《十善業道經》裡面常說的，防意如城。這個『邪』是指邪思邪念、邪行邪說。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防，念頭一起來就要覺悟，提起覺照的功夫，知道我這一念是善念或是惡念。念頭不起則已，一起就曉得這個念頭是善念、是惡念，將來果報是善報、是惡報，立刻就覺察，這叫做『閑邪』，這叫做『存誠』。

閑邪與存誠的功夫是一體的二面，印祖說他作這一篇序文的意思，最後結歸到這兩點，是希望我們像聖賢一樣，要做克己復禮的功夫，要做閑邪存誠的功夫，才不辜負他老人家，作這一篇序文來介紹《了凡四訓》。同時在這一篇序文裡面，我們也明瞭修學《了凡四訓》，特別著重在「自淨其意」上。

舊序裡說明這本書精深博大、中正精微。改過、積善兩篇是正文，前面也曾經提到，好像經書裡面的正宗分一樣。立命之學是現身說法，

等於序分一樣。第四篇謙德之效，等於流通分一樣。諸位要知道這本書裡著重在得福報——修善根福德。善根福德你會修還要會保持。用什麼方法能保持呢？謙德能保持。剛才講的「一切恭敬」才能把你的福保持得住，要不能一切恭敬，所修的福報都漏掉了——有漏的福報。一面修一面漏，修的還不夠漏的，修了一輩子依然沒有福報。這是佛經所說的「可憐憫者」。

貳、了凡四訓講記

一、立命之學

第一篇「立命之學」，這是世間每個人都想明瞭的課題。我們一般所見所聞，這個世界上的人，有富貴、貧賤、長壽、短命，都認爲是命裡注定的，這種說法不能說他完全錯。因爲一個人若是前世做好人好事，這一世自然是一個富貴、長壽的人；若是前世做壞事，這一世自然是貧賤、短命。這是平常的道理，可是我們要曉得還有特別的，就是命運可以改變的道理。若一個人本來命裡注定富貴、長壽，但他做了極大的惡事，等不到下一世去受報應，就在這一世變成了貧賤、短命的人。也有一種人，本來命裡注定貧賤、短命，因爲他做了極大的善事，不必等到下一世來享福，就在這一世變成了富貴、長壽的人了。這種事自古以來，中外歷史上的事例很多。所以雖然說今世所受的都是前世所作，命

裡早就注定，但是也不一定會被命運束縛，還要靠自己現在去創造。

這一篇「立命之學」，就是了凡先生把他自己改造命運的經過，同他所看到的一些改造命運的人的種種效驗，告訴他兒子。要他兒子不被這個「命」字束縛住，要竭力去做種種的善事，不可以做壞事。「立」字是建立的意思，「立命」兩個字，就是命不能束縛我，是我創造命運，命運掌握在我手裡的意思。所以「立命之學」，就是論立命的學問，講立命的道理。反過來說，我們念佛修行的人，若能夠按照這個方法去做，念佛一定可以往生西方，得到一個快樂美滿的人生。

㈠孔公算準宿命

余童年喪父。老母命棄舉業學醫。謂可以養生。可以濟人。且

習一藝以成名。爾父夙心也。

這四篇文章，都是袁了凡先生對他兒子所說的話，所以文章是上對下勉勵其子的語氣；他自己一生命運是如何改變的，希望他的子孫也能明瞭此理，依教奉行。所以叫做「家庭四訓」。

他自己敘述，從小父親就過世，母親叫他放棄『舉業』，舉業是讀書求學從政，『棄舉業』學醫也就是放棄讀書去學醫。因為在中國過去舊社會裡，讀書求學目的是從政，放棄讀書，就是放棄從政的行業。『學醫』可以養生，自己有一技之長，將來可以憑行醫謀生，所以這裡的『養生』，『生』是生活。同時又可以救人，『濟』就是救濟別人，這是很好的行業。

人生選擇行業是很重要的。從前教書的先生，學生接受他的教學，

沒有規定學費多少，而是隨便供養的。家裡富裕的人就多送些，貧窮的人就少送些，只要至誠恭敬的表達尊師重道的心，學費的多寡不是很重要的。醫生也是如此，只要盡心盡力地爲人治病，至於報酬就隨各人的心意，因爲他是以救人爲目的。所以古老的社會裡，教師和醫生普徧的受到人們的尊重，道理就在此。

『且習一藝以成名』，這個『藝』字就是技藝。技藝如果專精，就可以成爲一代名醫。『爾父夙心也』，母親告訴他，這是你父親的願望。當然，了凡先生就放下讀書的念頭來學醫。

後余在慈雲寺。遇一老者。修髯偉貌。飄飄若仙。余敬禮之。語余曰。子仕路中人也。明年即進學。何不讀書。余告以故。並叩老者姓氏里居。曰。吾姓孔。雲南人也。得邵子皇極數正

傳。數該傳汝。余引之歸。告母。母曰。善待之。試其數。纖悉皆驗。

這一段是敘述他改變命運的機緣。內容描述在慈雲寺遇到一位老人，這個老人『修髯偉貌』，『髯』是鬍鬚，從面頰兩邊垂下的叫「髯」，在下巴底下，嘴兩邊的叫「鬚」。這個人鬍鬚很長，相貌莊嚴，個子高大，看起來不是一個凡人，所以叫『飄飄若仙』。仙風道骨，瀟灑出眾，沒有一點俗氣的樣子，所以袁先生對這位老人非常敬重，因為他品貌不凡。

老人就告訴他：「你是將來要從政的人。」『子』是對人的尊稱，『仕』是做官。『仕路』就是官場，像現在的政治界一樣的意思。『明年即進學』，因為老人會看相，就叫他趕快去進學。『進學』，從前國

家用人，都要經由考試來選拔人才，如果考上了秀才，就會派進到縣立的學校讀書，所以叫做進學。並且說：「你是從政之人，爲何不趕快讀書呢？」一『余告以故』，了凡就把母親所說其先父希望他學醫的原因，向老人說明，並且請教老人姓名和住所。『里居』也包括籍貫和住處。老人就告訴了凡先生，他姓孔，是雲南人。

『得邵子皇極數正傳』，『邵子』就是宋朝的邵康節，這是個絕頂聰明的人。《皇極數》就是《皇極經世書》，這本書也有相當的分量，收在《四庫全書》裡。它的內容，完全是依照《易經》的理論來推算命運，它推算命運的範圍非常廣泛，整個世界國家轉變都有論定。朝代的興亡、個人的吉凶，也可從數理上推斷，是一部非常高深的學問。這的確是有根據，相當科學的。

由此可知，每一個人，甚至每一樁事皆有定數，這就是佛法裡講的

因緣果報。只要你起心動念，你就有定數；只要你沒有心念，那你就超越數字、數量之外了。修行人往往能超越，爲什麼呢？因爲他入定。入了定，他的心就不起作用，沒有任何念頭；沒有念頭，就不落在數量裡。由此可知，只要你有念頭，就必定落在數量裡。換句話說，遇到高明的人，他就能夠把你的流年命運，推斷得清清楚楚。

所以凡夫都有數，唯獨超越三界——阿羅漢以上的聖者，就可以超越宿命了。即使是三界之內，色界、無色界的天人修成了四禪八定，能不能超過數量呢？的確，他在定中，數對他是失去了作用，但是這個失掉作用只是暫時的，並不是永遠的失掉。爲什麼呢？他的定力若消失，念頭又起，就又掉到數裡去了，想逃沒法逃出，在那邊緣上，心一動就掉下來。這就是他爲什麼永遠不能夠脫離六道輪迴的原因了。如果定功再進一步達到九次第定，永遠保持不會退轉，他就超越數量了。這時他

才能夠脫離六道輪迴，在佛法裡稱為聖人、阿羅漢。我們懂得了這個原理，知道這個世界一切都是有定數的；既然有定數，我們就要用平常心來看這個世界，好的順境不必喜歡，看到不好的逆境也不要悲傷。為什麼呢？一切都是注定的。

孔先生精通《皇極經》，是邵康節的傳人，這也是代代相傳，都是有師承，一代傳一代。他看到袁了凡，就把他看得很清楚，而且告訴他『數該傳汝』：你跟我有緣分，我這一套學問應該傳給你。可以說孔先生找到了傳人。

『余引之歸』，了凡先生就請他到家裡去坐坐。了凡很孝順，告訴他的母親，他母親教他好好接待孔先生，而且告訴他要算算命，試試看靈不靈。這是處世待人的良好態度，禮貌很周到。你所講的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，我們要經過試驗才行，絕對不是貿然就接受。這一試是真的

，大小事情他推算都非常靈驗，這樣他的信心就生了，對孔先生的建議也相信了。

余遂起讀書之念。

進學念書這個念頭就生起來了。

謀之表兄沈稱。言郁海谷先生。在沈友夫家開館。我送汝寄學甚便。余遂禮郁為師。

這是說生起讀書進學的念頭，往從政的道路做預備工夫。以前讀書並不像現在有很多學校，清朝之前都是私塾教學，沒有學校。國家只有大學，沒有中學，必須私塾裡念得很好，才有機會考入大學。那時稱太學，明、清都叫國子監，相當於現代的大學，是國家辦的。私塾是私人

辦的小規模學校，老師只有一個，學生通常只有二、三十人。

正好他的表兄有一個朋友叫郁海谷，在沈友夫家裡開館。沈友夫大概是地方上相當富有的一戶人家，因爲家裡很有錢，有幾間空房子，一間作教室，請老師教自己的子弟，親戚朋友的子弟也可以到這裡來上學。郁海谷先生此時正好在沈友夫家裡開館教學，他就拜郁海谷作老師，進學讀書。

孔為余起數。

孔先生給他算命。

縣考童生。當十四名。府考七十一名。提學考第九名。明年赴考。三處名數皆合。

孔先生算他的流年命運，告訴他，你明年去考童生（秀才），要經過好幾次的考試。先要經過『縣考』，了凡先生應考中第十四名。縣上面有府，府上面有省，這是明、清兩代的制度。一個府大概管七、八個縣，主管稱爲知府，是在縣之上，省之下。民國就把府廢除了，改成行政專員。『府考』第七十一名，『提學考』第九名，『提學』相當於我們現在的省政府教育廳長，管一個省的教育。所以地方上考試能考多少名、考得取、考不取，命裡都注定了。到第二年去參加考試，果然沒有錯，都符合。

復為卜終身休咎。言某年考第幾名。某年當補廩。某年當貢。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。在任三年半。即宜告歸。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。當終於正寢。惜無子。余備錄而謹記之。

我們看這段文，不是只看袁了凡先生，而是看自己。那一年、那一月、那一日、那一個時辰生死都已注定了，怎麼死法也注定了，一生全都是命裡注定的，你怎麼胡思亂想都逃不過定命。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誰都沒法子逃過。

因爲孔先生給他算得這麼靈，所以就請他算終身的命運。『終身休咎』就是一生的吉凶。孔先生把他的流年排到死，什麼時辰死亡，都爲他排定了。歷年的考試，能考取多少名，都給他註出來。

『某年當補廩』，『廩』是廩生，『補』是補缺，相當於現代所講的公費學生。雖然是學生，但是領國家的津貼，每個月生活費由公家補貼。每一個縣都有一定的名額，必須有缺了，你才能夠遞補上去。『某年當貢』，『貢』是貢生。廩生、貢生都是明、清兩代依學生的程度而設立的，不是學位，相當於我們現代的中學生、大學生，但是受到國家

照顧，由國家發給生活費用。從前生活費用是發米，而米多的、吃不完的可以賣錢，相當於實物配給。現代則用貨幣來代替食物，是方便多了。至於秀才、舉人、進士，相當於我們現代的學位，好比是學士、碩士、博士。進士相當於博士，是最高的學位。貢後某一年他去做官了。『四川一大尹』，『大尹』相當於現代的縣長，還有二尹、三尹。二尹相當於現代的主任秘書，三尹相當於現代所講的科長。『在任三年半』，做三年半的縣長，就得要辭職。爲什麼呢？壽命到了。五十三歲，壽命也不很長。『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』，就壽終正寢，這還是得到一個好死。『惜無子』，可惜命裡沒有兒子。了凡先生把這些事情恭恭敬敬的記下來，給自己作一個參考。

自此以後。凡遇考校。其名數先後。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。

往後每次考試，完全跟孔先生算的名次都相符合，一點也沒差錯。孔先生的確很高明，算得很靈。

獨算余食廩米。

『廩米』這是廩生所得的俸米。

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。

一石是十斗。他說每個月領俸祿，你自己記住，等你領米領到『九十一石五斗』，你就『出貢』了，就升級了，你就從廩生升到貢生了。升到貢生，廩米就不給了，廩生的缺就讓別人來補，這有一定的名額。

及食米七十餘石。屠宗師即批準補貢。

『屠宗師』就是當時的提學，相當於現代的教育廳長。他看袁先生的學問、品德還不錯，建議要提拔他。出貢就是批准了『補貢』，從廩生就補貢生的缺了，也就是升級了。

余竊疑之。

這下他懷疑了，孔先生這一著沒算對。

後果為署印楊公所駁。直至丁卯年。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嘆曰。五策即五篇奏議也。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。老於窗下乎。遂依縣申文准貢。連前食米計之。實九十一石五斗也。

俸祿領到七十多石的時候，屠先生就批准他補貢了。可能屠先生批准之後，也許就升官高遷，也許是調職了。『署印』是代理，教育廳長

大概被調走了，現在有個代理教育廳長。這一位代理教育廳長不同意，把他駁回去，不准他補貢，他還繼續去當秀才——廩生（廩生、貢生都是秀才）。一直到了丁卯年殷秋溟宗師當提學，他看到『場中備卷』，這些考卷就是落第的、沒有考取的卷子，還保存著。有些時候，主管的官員會把這些沒有考取的卷子拿來重新看一看，希望發現遺漏的人才。如果真正是人才，他們還是要提拔的，怕的是一時差錯遺漏了。

殷秋溟就看到袁了凡的考試卷。『五策』就是『五篇』，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論文，五篇論文。殷先生看了非常滿意，非常的讚歎，他說這五篇論文，就像是五篇奏議。『奏議』是臣子對皇帝的建議；國家施政應興應革，他們都可以提出意見，貢獻給朝廷，由朝廷來取捨。殷先生說這五篇確實就是奏議，可見袁先生見識很高，文章寫得很好。因爲一般對國家興革提出建議，都是屬於大臣的事情，不是小小的秀才做得

到的。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政務委員、國策顧問。袁了凡的文章居然可與他們相提並論，可見他的確是有學問。

『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，老於窗下乎。』『博』是指見識廣博，『洽』是說理非常清晰通達，『淹』是透澈，『貫』是文章無論理路、無論是章法結構都有條不紊。能得此四個字的評語，定是上乘的文章，無論是在思想理論、文字的結構，都屬於上等的。所以不能叫他終老於窗下，一生只做個秀才，應當要把他選出來替國家服務。『遂依縣申文准貢』，就是交代當地的縣政府，要把這個人提拔起來。『連前食米計之，實九十一石五斗也。』

從此處來看，屠宗師是很了不起的人，看到袁先生的卷子馬上就想提拔他，可是代理人楊先生把他駁回去了，這就是兩個人的看法不一樣。袁了凡是有才幹，可是從這裡我們得到一個很大的啟示，那就是有才

還要有命。所以人的一生命運主宰了一切，命、時、因緣都有定數，這裡面講才、命、時。袁先生一定要遇到殷秋溟，他的因緣才成熟，這些我們都應當要明白的。

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。遲速有時。澹然無求矣。

從此以後，袁先生真的覺悟，真的明白了。一個人一生的際遇，吉凶禍福、貧富貴賤都有命，都有時節因緣，不能強求的。命裡面沒有，怎麼動腦筋也求不到；命裡面有的，什麼念頭都不想，到時候自然來了。他從此以後無求、無得、無失，心地真正平靜下來了。所以我讀《了凡四訓》，學佛以後，我們可以稱袁了凡在這一階段，是一個標準的凡夫。我們連一般的凡夫都不夠標準。爲什麼呢？心不清淨，一天到晚還胡思亂想。他的妄念沒有了，對於一生的休咎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所以古德云：「君子樂得為君子，小人冤枉為小人。」為什麼呢？因為君子知命，知道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；小人很冤枉，拼命的追求，不知道這是命裡有的，努力拼命求得的，還是命裡有的。你說冤枉不冤枉呢？這是指定數，一般人都在定數裡。這個時候袁了凡只知道有定數，不知道定數之外還有一個變數，命運是可以改變的。

下一段以後就是講變數，講立命的理論方法。要按照真正的理論方法去求，就能夠改變命運，你想求什麼就能夠得到什麼，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佛家所講的「布施」，你想得到財富，就必須行「財布施」；想得聰明智慧，那就要行「法布施」；想長壽平安，那就要行「無畏布施」，這就是正確的創造命運的方法。按照正確的理論方法去求，都可以得到你所要得的，甚至連成佛也求得到，何況這些世間的小小福報？

貢入燕都。留京一年。終日靜坐。不閱文字。

『燕都』就是現在的北京，也就是首都所在地，元、明、清三朝首都都在北京。『留京一年』，他出貢之後就到北京去了，在北京住了一年。『終日靜坐，不閱文字』，每天靜坐；從這個地方，可以看到他的心地多麼清淨。心清淨了自然就生智慧，一般人智慧不能現前是心不清淨。他之所以能夠靜得下來，就是他對於自己的命運完全知道，想也沒用處，所以什麼都不想了，心定下來了。

㈡雲谷勸導改造命運

1. 改造命運的原理

己巳歸。游南雍。未入監。先訪雲谷會禪師。於棲霞山中。對坐一室。凡三晝夜不瞑目。

己巳這一年，他回到南方。『游南雍』，南雍是皇帝所辦的大學，就是國子監，一個在北京，一個在南京，北京稱爲北雍，南京稱爲南雍，是國家辦的兩所大學。『未入監』，就是未入學。在還沒有入學之前，先去拜訪雲谷禪師。『雲谷會禪師』，『會』是他的法名，雲谷禪師的法名叫『法會』，這是一位很有名的大善知識。了凡先生他到南京棲霞山去參訪，去拜見他。『對坐一室』，在禪堂裡打坐。『凡三晝夜不

瞑目』，也沒有倦容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沒有妄想，沒有雜念，故能精神飽滿。雲谷禪師看到他這麼年輕，有這樣好的功夫，很難得，不容易。

雲谷問曰。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。只為妄念相纏耳。汝坐三日。不見起一妄念。何也。

凡夫之所以不能夠成爲阿羅漢以上的聖人，原因在那裡呢？妄想太多了。《華嚴》上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。」病根就是在妄想，『妄念相纏』，不得作聖。你坐在這裡三天三夜，我沒有看到你起一個妄念，這是爲什麼呢？

余曰。吾為孔先生算定。榮辱死生。皆有定數。即要妄想。亦無可妄想。

了凡先生是個老實人（老實最可貴）。他說：「因爲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，一生的吉凶禍福都注定了，還有什麼好想呢？想也沒有用處，所以乾脆就不想了。」知道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就要走了，所以生死是一定的。那一年、那一月、那一天、那一個時辰，人家都算定了，有什麼話說？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。

雲谷笑曰。我待汝是豪傑。原來只是凡夫。

一個人能夠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念頭，那是很了不起的功夫。他不是功夫，他是命給人算定了。所以雲谷禪師就笑著說：「我還以爲你是功夫不錯的豪傑，原來你還是個凡夫。」

問其故。曰人未能無心。終為陰陽所縛。安得無數。

了凡先生就向雲谷禪師請教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這就說明數的道理，人爲什麼會有命運？爲什麼會落在數量裡？人如果到了無心，就超越數量了。袁了凡先生有沒有到無心？沒有！他只是什麼都不想，因爲想也沒用。他還有一個妄念，就是「我什麼都不想了」，有這麼一個妄念，還是有心，並不是無心。他常常心裡有個念頭：「我一生都算定了，一生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」他並沒有到真正的無心。既然沒有到無心，決定爲陰陽所縛，怎麼會沒有數？數就是數量，是以數學的原理來推演出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

甚深禪定不是一般世間人所有的。佛門裡像黃檗祖師，他是在定中所見的境界。因爲在禪定中，時空都突破了。時空突破了之後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自成一片，全部都看到，那是決定真實，一點都不會差錯。爲什麼？他看到未來的事，不是他推算的，而是眼前親見，這要相當功

夫才行。所以靠數理來推論，我們世間凡夫做得到；現量境界現前，就不是世間凡夫所能做到的。在佛門至少要三果阿那含以上，他們有甚深的禪定，能夠見到過去、未來，這是不會有錯的。

但惟凡人有數。極善之人。數固拘他不定。極惡之人。數亦拘他不定。汝二十年來。被他算定。不曾轉動一毫。豈非是凡夫。

你從遇到孔先生，被他算命算定之後，距離現在二十年了。這二十年來，你的命運一點都沒有改變，完全照著他給你算定的走，這不是凡夫，是什麼？你的命運裡每一年、每一月沒有加減乘除，這是標準凡夫。一個大善之人，命有沒有？有，但改變了；大惡之人呢？也改變了，不會照原定的樣子。由此可知他二十年來沒有行善，也算沒有作惡，他

的命運完全照著孔先生所算定的，這叫做標準凡夫。

余問曰。然則數可逃乎。

了凡先生就問雲谷禪師，難道命運可以改變？『逃』就是超越，那就是定數裡面還有變數。孔先生給他算的是定數，變數則掌握在自己手上，這是孔先生不曉得的，不能推算的。

曰。命由我作。福自己求。詩書所稱。的為明訓。我教典中說。求富貴得富貴。求男女得男女。求長壽得長壽。夫妄語乃釋迦大戒。諸佛菩薩。豈誑語欺人。

這是雲谷禪師教導他改造命運，也就是跟他講定數裡有變數，這是袁了凡原本不知道的。雲谷禪師承不承認有定數？承認。前面講過：『

人未能無心，安得無數。』世俗講的命運，雲谷禪師完全肯定、承認，確實有命運。但是命運自己可以改變，可以創造。所以佛家不是宿命論，佛家是創命論，由自己創造美好的前途。但是立命要靠自己，任何一個人都幫不上忙，沒有人能夠代替我們改造命運，決定要靠自己覺醒，靠自己改造。了凡是個讀書人，所以就先用詩書裡面的道理來開導他。

『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』，這是儒家所講的，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中所說的。雲谷禪師懂得，他說這是明明白白、的的確確的教訓，這是事實。

再看看佛所講的，『我教典中說』，雲谷禪師是佛門大德，『我教典』就是佛教經典中所講的。『求富貴得富貴，求男女得男女』，命裡沒有兒子，你要求，就可以得兒子。『求長壽得長壽』，因為了凡先生短命，壽命只有五十三歲。這就是說，你求什麼得什麼；這是真的，一

點都不假。

章嘉大師說過：「佛氏門中有求必應。」但是章嘉大師有解釋，有些人在佛門當中求，求不得，是什麼原因？那是不如理、不如法。懂理論、懂方法，如理如法的求，就有求必應。如理如法的求，還是得不到時，這是自己有業障，必須把業障消除，障礙沒有了，就得感應。這是章嘉大師說過的，沒有求不到的。

從根本的原理來講，世出世間法，都是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；我們一切的需求，就是求作佛也能成佛，都是根據「萬法唯心」這個原理。《華嚴》上說：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所以我們「求」，基本的原理就是真如本性；方法最圓滿、最恰當的就是佛陀的教誡。依據佛法的理論、教訓去求，我們求不老、求不病、求不死，能不能求得到？決定求得到，確實求得到，都在佛門之中；雲谷傳給了凡的只是極

小的一部分，因爲了凡的志向不大，只求世間的功名、富貴，所以雲谷禪師只教他這個部分。雲谷禪師滿他的願望，他想求得功名、富貴，就告訴他求得的方法。還特別告訴他，『妄語乃釋迦大戒』，戒律裡有「四根本戒」，就是殺、盜、淫、妄，所以妄語是佛家的根本大戒。佛怎麼會妄語？怎麼會騙人？換句話說，告訴他求男女得男女，求富貴得富貴，求長壽得長壽；這是事實，決定可以得到的。以後了凡依教修行，此三者果然如願獲得。

余進曰。孟子言。求則得之。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義。可以力求。功名富貴。如何求得。

這是進一步向禪師請教，說『孟子言，求則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』，《孟子》上有這麼一句話。但是在了凡先生他的想法，『道德仁義，

可以力求』，那是我本身的事情，我希望成聖成賢，在道理上是講得通的。『功名富貴，如何求得？』功名富貴是身外之物，也能求得到？我沒有功名，能求得功名？沒有富貴，能求得富貴？這似乎是命裡注定的，命裡沒有，那裡能求得到？「命裡有的求得到，命裡沒有的到那裡去求？」這是一般宿命論，也就是命中的一個常數。常數是前生造作的因，這一生應得的果報，殊不知常數裡有變數，加上變數就不一樣。功名富貴我們的確可以求得到的。

雲谷曰。孟子之言不錯。汝自錯解了。汝不見六祖說。一切福田不離方寸。從心而覓。感無不通。

孟老夫子的話沒錯，『汝自錯解了』，你自己錯會了意思；你並沒有真正理解孟子所說的，你的解釋只對了一半，另一半你不曉得。對的

一半是德性上，除了德性之外，還有事相上，你也可以求得到的。你不見六祖說：『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。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。』這話出自《壇經》。

《六祖壇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楞嚴經》，這三部經典在中國，自古以來被大家公認是第一等的作品。《壇經》是中國人寫的，所以對中國人來說，有一份特別親切的感情在其中，也實在寫得很好，是整個佛法的綱要；我們不能把它單單看成是禪宗的經典，它是整個佛法的綱要，也可以說是六祖大師的修學心得報告。

六祖講『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』，『方寸』就是心地。『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』，要到那裡求呢？從心地裡面去求。

求在我。不獨得道德仁義。亦得功名富貴。內外雙得。是求有

益於得也。

這段教訓非常重要。內求、外求都要從內心求，不要向外面求，向外面求就錯了。所以佛法裡講，求什麼得什麼，都是從內心求，不是叫我們從外面求。外面求，決定得不到。為什麼？外面是常數，外面不會變；心地是個變數，不是常數。

了凡先生二十年來，心地算是清淨，沒有妄想。他的心是守定常數，不知變數，所以他這二十年中的命運跟孔先生算的完全一樣，連考試，都不會提前一名，也不會落後一名，因為他不懂變數的原理。

雲谷禪師教他這個道理——『求在我』，在自己。道德仁義是內——德行的修養；功名富貴是外——生活上的享受。內外都得，這個求才真正叫做『有益於得』。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的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

」，那是究竟圓滿的享受，內外皆得大圓滿。那真是我們講的事事如意，沒有一樣不稱心，自在如意。如果沒有這樣殊勝的果報，就不會有人學佛了。

學佛不是消極，是非常現實的。現在人講「現實」，沒有比學佛更現實，這是實在的，你看就曉得了。一般講現實，未必能得到現實；佛法裡講現實，是真正能夠得到。須知佛陀教育之好，但是，實在講，世間人對佛教誤解了，錯會了意思，不知道它的好處。能夠真正體認了，才曉得佛陀的教學才是世出世間最圓滿、最殊勝、最良好的教育，古今中外絕對找不到的，尤其是大乘佛法。

若不反躬內省。而徒向外馳求。則求之有道。而得之有命矣。內外雙失。故無益。

這是指現代社會，大眾所追求的，能不能求得到？求不到。縱然得到了，那是命裡有的；命裡沒有而得到的，這才叫做「求得」。命裡有的你求得，那不算求得，因爲不求也得到。

譬如今天有人說做股票很賺錢，一年賺了幾千萬，這是命裡有的，他得到了。命裡沒有的，你看多少人做股票賠錢，不是每個人都賺錢！若每個人都賺錢，股票誰賠錢？賭博贏來的錢還是命裡有的，你說冤枉不冤枉？甚至於做小偷、做強盜得來的，還是命裡有的。命裡沒有的，偷都偷不來。

古人明白這個道理，才說：「君子樂得爲君子，小人冤枉爲小人。」爲什麼？沒能逃過定命，沒能逃過常數。所以人要是真正明白道理了，都會安於本分。安於本分，自己日子過得好，社會也安定，天下也太平，大家都沒有爭執了。

所以佛法教我們求命裡面沒有的；常數裡面沒有的，我們能夠求得到，這是屬於變數。怎麼求呢？要向內心裡面求。我們看看今天的社會，就是這一段所說的，他不能夠『反躬內省』——『反省』是向內心裡面求覺悟，向內心裡存養厚德。他不懂這個道理，每天動腦筋往外去求。這種求法，即使是『求之有道』，縱然你有方法、有手段、有計謀，可是怎麼樣呢？『得之有命』，你命裡沒有還是得不到，你得到的都是你命裡的常數，命裡有的。你說冤枉不冤枉？袁了凡懂得常數，所以他不操心，不用種種非法手段去求。他曉得有命，打什麼樣的妄想，用什麼樣的手段，命裡沒有，決定得不到。

『內外雙失』，內是什麼呢？心不清淨；外面所求得不到，怎能不生煩惱？了凡居士這二十年，「內」他沒有失，「外面」他失掉了。因為他不想了，什麼也不求了，「內」——算是保持了心地的清淨、平和

，但是外面一切都是命運所安排的。一般人拼命向外馳求，見識比不上袁了凡。了凡先生得到一個心安理得，而一般人向外馳求的是心不安，得到的還是命裡面注定的，這是『內外雙失』。

『故無益』，沒有利益就是損失，結果必是有損無益。這一段開示的確把世出世間的現象完全道破了，我們明白了，應該有所選擇。

2. 改造命運的方法

①知過

因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。余以實告。

雲谷禪師就再問他：「孔先生給你算的終身流年休咎，算得怎麼樣？」他就老老實實將孔先生所算的告訴他。

雲谷曰。汝自揣應得科第否。

雲谷禪師反問他一句，這就是教他反省，找出惡痛的根源。『揣』是揣量，就是自己認真的去反省一下，應不應該得科第？

應生子否。

應不應該有兒子？你好好的反省反省，應不應該有？當然雲谷禪師跟他談話不會只有這麼兩句，但是這兩樁事在了凡來講是最重要的、最關切的，所以提出兩條大的——他最關心的事情，其餘的就不必提了。

余追省良久。曰。不應也。

雲谷禪師這一問，他想了很久，答覆雲谷禪師說：『不應也。』他

真正知道自己的病根，老老實實回答：「不應該。」因爲他老實，尤註說：「老實乃進德之基，凡飾非掩過之人，前途有何希望？」善知識遇到誠實人，他一定會愛護，才會指出他一條明路。要是自大傲慢不誠實，人家對你笑笑就完了，不會認真教誨的。下面是了凡先生反省自己的缺點，這是立命的基因。

科第中人。類有福相。余福薄。又不能積功累行。以基厚福。

從政的人要有福，如果沒有福，老百姓就要遭難。一個人有福，確實全國的人民都有福了。今天講民主自由，大家都認爲這是真理，是時代的潮流，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夠抵擋的。這個潮流是好還是壞，必須再看下面的結果才能夠論斷。我們看看古時候的社會制度，讀書明理的人沒有爭執，做皇帝的人有的非常開明。我們讀唐太宗的《貞觀政要》，

太宗的心胸之開明，真叫人佩服。他給別人說：「做皇帝有什麼好處？負這麼大的責任，你想要做，我讓給你做。」有這樣大的心胸！他做皇帝並不是在那邊享福，不是在那邊作威作福，是替百姓做事，是替全國老百姓謀幸福，爲國家選拔人才，這些人才是爲社會、爲人民服務的。

確實，從政的人都是有福相的。『余福薄』，他想想，說：「我福太薄。」沒福！沒福又不能修福，『又不能積功累行』，不肯修福。『以基厚福』，『基』就是培植；不肯培福、不肯修福。沒福不像做官的樣子，不足以領導百姓、造福百姓。

兼不耐煩劇。不能容人。

這個毛病就更大了。性情急躁，就是薄福之相。前面是說一個綱領，底下再給我們仔細分析。前面是總說，後面是一樁一樁來分析。確實

沒福——不耐煩！性情急躁。『不能容人』，心量狹小不能容人。不能容人當然就不能用人，不能夠服人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時或以才智蓋人。直心直行。輕言妄談。凡此皆薄福之相也。豈宜科第哉。

『直心直行』是當任意、縱情解釋，也就是我們常講的「使性子」。他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，這也是別人所不能承受的。

『輕言妄談』，言論不謹慎，隨便說話，不負責任。

『此皆薄福之相也』，這是薄福。真正有福的人莫不渾厚、老成，心胸廣闊而能容人，言語動作緩慢；「緩」顯得穩重。孔夫子說：「不重則不威。」穩重，其威德才能服人，才能夠處世。了凡先生年輕時不夠穩重，自己說出自己沒福，不應該中科第。下一段則說他不應該有兒

女，這一段反省是說明他不應該得科第之所以然。

地之穢者多生物。水之清者常無魚。

俗話說，地下不乾淨會長東西，會生五穀雜糧；水要是太清了就沒有魚。爲什麼？魚在清水裡，牠也知道會被人家捕去，所以牠不會在清水裡游。也可以說地裡頭很乾淨沒有穢物，是不會生長植物的。

余好潔。宜無子者一。

袁了凡有潔癖。整齊、清潔是件好事情，但是太過分的清潔也是個毛病。一點髒東西都不能忍受的，這也不行。這是不應有子的第一個原因。

和氣能育萬物。余善怒。宜無子者二。

和氣能興家，俗話常說「和氣生財」，袁了凡沒有財富，與這也有關係。他並不富有，家境清寒。他喜歡發怒，常常發脾氣，看不慣的，看不順眼的，他就要發作，不能容忍。這是沒福，這是『宜無子者』第二個原因。

愛為生生之本。忍為不育之根。余矜惜名節。常不能舍己救人。宜無子者三。

『愛』是仁愛，能夠推己及人。這些道理他曉得，但是自己做不到。爲什麼?他是個很刻薄的人，『忍』就是刻薄。換句話說，他愛惜自己的名節，不願意幫助別人，這也是無子的一個原因。底下又說：

多言耗氣。宜無子者四。

前面是講存心，以下則從生理上說。他反省說了六條原因，前面三條是從心理上講的——不應該有兒女。後面是從生理上說的，也不應該有兒女；他喜歡說話，喜歡批評人，喜歡論是非，所以說言語上常常喜歡強出人頭。這容易傷氣，生理上受傷害，這是『宜無子者』第四個原因。

喜飲鑠精。宜無子者五。

不但喜歡高談闊論，還喜歡喝酒，大概酒量也不錯。飲酒過度會傷神，『精』是精神；傷精神，對於身體健康有很大的妨礙。末後又說：

好徹夜長坐。而不知葆元毓神。宜無子者六。

他晚上不睡覺，一定是找朋友聊天，喝酒作樂，不知道保養。想必了凡先生的身體相當虛弱，他不知道保養身體。

其餘過惡尚多。不能悉數。

想想自己一身的過失毛病，惡作太多了，數不盡。他的爲人真正誠實，這叫「懺悔」，發露懺悔。自己身心毛病都能夠對人說出來，坦誠的說出來，毫無隱瞞。佛門講「懺除業障」，這樣才能夠真正把自己的業障除掉。能夠發現自己種種的弊病，這叫「開悟」。覺悟之後能夠把這些毛病改正過來，這叫「修行」。一般人修行，修什麼行！自己有什麼毛病都不知道，從那裡修起呢！「修」是修正，「行」是錯誤的行爲

；把錯誤的思想、行爲改過來，這叫「修行」。所以修正行爲第一要緊的，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錯誤行爲，才能改過自新。了凡先生很了不起，雲谷禪師一追問，他認真的反省，就把自己心行的毛病一樁一樁的找出來，這是後來他能夠改造命運的根本原因。

他憑什麼能改造命運？我們爲什麼不能改造？我們對於自己的毛病一無所知，從那裡改起？人家一反省，明明白白的擺在面前，就一樁一樁的把它改掉。所以內裡求德行，外面求富貴、求兒女，樣樣都得到了。他不是從外面求的，我們看他並沒有在送子觀音前面燒香拜拜，求菩薩送一個兒子。他求功名、富貴也不是在佛菩薩面前去禱告求的。現在人拜神求神都是錯了！那裡能求得到！寺廟香火鼎盛，一天到晚不知道多少人去求富貴、求男女，得來的全是命裡有的，不求也會得來。還以爲是神賜給他的，神對他特別有恩惠，實在是冤枉！所以學佛的人一定

要明理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就是雲谷禪師所講的「內外雙得」，沒有得不到的。

雲谷曰。豈惟科第哉。世間享千金之產者。定是千金人物。享百金之產者。定是百金人物。應餓死者。定是餓死人物。天不過因材而篤。幾曾加纖毫意思。即如生子。有百世之德者。定有百世子孫保之。有十世之德者。定有十世子孫保之。有三世二世之德者。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。其斬焉無後者。德至薄也。

雲谷大師這些開示非常重要，絕對不能看作迷信。如果看作迷信，實在講不是雲谷迷信，是我們自己迷信。自己迷了，不相信聖人之言，不相信事實的真相，是自己迷惑顛倒。前面雲谷禪師教袁了凡真實的反

省檢討，才真正知道自己過失很多。「知過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」世間最大的善行就是改過。

我們在《無量壽經》裡也讀到，佛告訴我們，縱使供養無量無邊的聖人——這是大善，還不如自己回頭來認真修行。認真修行就是改過自新，我們古聖先賢所講的，改過是大善，中外的聖人都有共同的見解。

雲谷在此就講到『豈惟科第哉』，豈祇是功名？求取功名是要靠積德，是要靠過去生中的修積，才能夠得到科第。『世間享千金之產者』，這是講富貴。家財萬貫，一定是富貴之人，他才能夠享受富貴。富貴不是隨便可以得來的，佛門裡說，這一生中得大富是前生財布施修得多，這一生才能得大富。我們這一生貧困是前生沒有大修財布施的果報，能不能勉強得到呢？不可能，得不到的。如果勉強去求，災禍跟著就來了。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」我們看中國古人造字，學問都很大，「

禍」跟「福」兩個字很像，就差那麼一點點，真是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。這些都是教我們要知道因果，然後我們求功名、求富貴，才能夠如理如法，沒有一樣求不到的。

『千金』是說大富，『百金』是講中富，就是講中產階級，必定他們前世都種了善因，所以是大富之人，或是中富之人。「應該餓死的人」，是他前世造惡多端，不修布施，貪妒吝嗇所致。世間有沒有這樣的人？有。我們也曾見過一毛不拔，一點好事都不願意做的人。他勸人布施，自己不肯布施。這樣的人，我們知道，來生必得貧窮的果報。因緣果報是自作自受，絕沒有個主宰在支配。如果說有個主宰在支配，這是錯誤的看法。

『天不過因材而篤』，世間人常以為一切皆是天意安排，其實不然，裡面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的造作，絕對不是天意，天沒有意思。只有大

聖大賢有真實的智慧，能把這些事相和事實真理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這一段是講富貴窮通都有定命，下面是講兒女也有定命，這是世間人的兩樁大事。

『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孫保之。』中國的大德，印光大師常讚歎的有兩個人。第一是孔老夫子，所修的是「百世之德」。孔夫子所念都是利益國家、利益百姓，沒有一絲一毫為自己著想。他一生從事教學，把自己的理想抱負傳給學生，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。孔子的子孫一直到今天，已經七十多代了，孔德成先生在全世界還受到大眾的尊敬。不但是中國人，甚至外國人——像美國人，一聽到他是孔老夫子的後代，特別加以禮敬，特別招待他。種善因得善果，於此顯見。

『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孫保之。』「十世之德」，在中國歷

史上，帝王將相建立一個政權能夠傳十幾代；像清朝傳了十代——從順治到宣統。如果祖先不積德，那是不可能的！今天的人不相信這些事實，認為自己有能力、有權謀、有智慧，這些想法都錯誤了。祖宗積德，及本身宿世的德行，感應道交，有同樣德行的人到了一家，才能夠保得住。

小而言之，我們家庭的事業能夠傳多少代？我們舉個例子，像台灣同仁堂。同仁堂原來是在北京，也是祖先積德，這個堂號做了一百多年——百年老店，他傳多少代！老祖宗存的心仁慈，開藥店是以救人為目的，利潤不在乎，只要生活能夠維持，店面能夠維持下去就可以。不是以賺錢為目的，不是以個人享受為目的，是以利益社會，幫助苦難的眾生為目的。他存這個心，所以他能夠維繫一百多年。如果子子孫孫不變祖先的宗旨，他的公司行號必然能夠不斷的延續下去。不像現在許多人

開公司，開不到二、三年就倒閉了，這就是德薄。

『有三世二世之德者』，能夠傳三世、二世，也『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』。『其斬焉無後者，德至薄也。』我們中國俗話常說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」這是德很薄，以至於他不能傳下去了。過去社會對這些事很重視，現在觀念完全改變了，甚至於有許多年輕的夫婦，他們不要兒女，嫌兒女麻煩。現在社會的結構跟從前不一樣了，現在有社會福利。美國或加拿大，誰養老？國家養老，不需要靠兒女養老，所以他可以不要小孩。六十五歲退休了，國家有養老金，按月送來，比兒子還孝順。這是現代的社會福利制度比從前好，從前老人唯有兒女來撫養，現在的社會逐漸趨向於由國家、由政府來照顧。但是因果的原則是不會變更的。

養兒防老這是世俗的觀點。在出世間法，尤註說：「出世聖賢以絕

慾斷愛，爲去惑轉智，超凡入聖第一功修，惜俗情未及了解耳。」這種觀念至今還存在。年輕人發心出家，父母親友總是想盡辦法來阻擋，原因在他不曉得，還守著舊觀念——無後爲大。佛法是看三世——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它看到整個宇宙，實在是認清宇宙本來面目。我們世俗人看的只是宇宙中的一部分，看不到全體，而且只看到很小的一部分。在十法界裡只看到人法界；人法界裡面只看到現前，看不到過去、未來，所以眼光沒有佛菩薩那樣的透澈。家裡面如果有人出家，那真正是第一大喜事、第一殊勝之事。

可是出家一定要認真修行，出家修行要是沒有結果，於家庭沒有損害，於自身必定墮落。佛家常說：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；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還。」這是很嚴重的問題。了道的確很不容易，你修行要有一定的成就，決定要證果，至少也要決定往生淨土，超出三界。譬

如小乘一定要證得須陀洹果以上，雖沒有出三界也不要緊。爲什麼？證得「位不退」，就算是聖人了。以後天上、人間七次往來，決定證阿羅漢果，時間雖然長，不墮三惡道，算是有成就了。

以這個標準來看，在大乘佛法裡面最低限度，也要把見思煩惱斷一部分——也就是八十八品見惑斷掉，才算是成就。八十八品見惑沒有斷掉，這一生就沒有成就，這是我們必須要認清楚的。八十八品見惑斷掉，在大乘圓教裡是初信位，小乘是初果位，不達到這個標準不算成就，還是要六道輪迴。六道輪迴就要還債，十方的供養你必須要一一償還。人家不是白白的供養你，一定要償還。如果證得小乘初果、圓教初信位，供養的人都有福了，也不要還債，他的確種在福田上了。依此標準來看，我們這一代的出家人做不到。誰有能力可以做到！

做不到還有一個方法——求生淨土。求生淨土，一定要能往生，若

不能往生還是不行。實在講求生淨土，比斷八十八品見惑實在容易得多了。生西方淨土，八十八品見惑一品不斷都沒有關係，所謂帶業往生。只要具足真正的信心、真實的願行，老實念佛，沒有一個不成就的，這是我們在《無量壽經》、《彌陀經》上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發心出家，一定要成就的。

②針對缺失徹底改過

汝今既知非。將向來不發科第。及不生子之相。盡情改刷。

這是雲谷禪師教給了凡先生改造命運的方法，對著袁了凡的習氣毛病來下藥——應病與藥。他已經知道自己的毛病習氣，所以教他要『盡情改刷』，『改』是改過，『刷』是刷洗。尤註說：「各人有各人之病

痛，既能平心自檢，尋出一一病痛、一一過失所在，便有下手處。」『盡情改刷』是真正的修行，並不是天天念經、拜佛、念咒這些形式上的功夫——修一輩子還要搞六道三途，都叫形式。形式的目的無非是提醒自己，是表演給別人看的，引發別人覺悟，真正目的在此地。個人修行不重形式，重在發現自己的毛病，這個叫「開悟」；把自己的毛病改正過來，就叫修行的「功夫」。所以最要緊的是，自己能心平氣和來反省檢點，把自己的毛病習氣找出來。「尋出」就是尋找，找出自己的病痛，找出自己過失到底在那裡，這樣「便有下手處」，你才知道如何去修正，怎樣去改過。「用全神全力反轉來」，「神」是精神——用全副的精神、全副的力量，「反轉來」，把它反轉過來。下面尤註舉出幾個例子教我們。

「慳貪者轉之以施捨」，譬如「慳貪」，「慳」是慳吝；我們有的

不肯施捨給別人，沒有的希望貪得。如果我們有這個毛病，「轉之以施捨」，用布施的方法把它改正過來。我有的別人沒有，人家向我要，我很慷慨、很大方，我能送給別人。或者我看到別人有急需，他還沒有向我要，我就主動的布施給他，這是修福。

「布施」有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這三大類。法布施是我們以智慧、技術去幫助別人，或者是教導別人。別人不會的我們會，我們要熱心去教他，使他也有這種能力，或啓發他的智慧，這叫法布施。無畏布施是幫助別人身心安穩。他心有不安、有恐懼，我們幫助他，使他身心安穩，這叫無畏布施。譬如有人害怕走夜路、怕鬼，我們有時間就送他回家，跟他做伴，他就不怕了，這也屬無畏布施。

又如現在年輕的學生，都要去服兵役，服兵役也是無畏布施。爲什麼呢？軍人保護這個地區國家百姓的安全，不受外面敵人干擾侵害，這

自然是屬於無畏布施，所以三類布施的範圍非常廣泛。佛告訴我們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，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。

臺灣放生的風氣很盛，放生也是屬於無畏布施，但是現在放生有很多流弊。因爲大家拼命去放生，有些商人拼命去捕捉鳥獸（你不放生他就不去捕捉了）；這樣的心態、行爲就不是無畏布施，而是戕害眾生，好心也變成了造惡業。放生應該是我們到市場去買菜，看到很多活潑的動物，推想牠決定可以活得下去的，就買來放生，這是慈悲救苦。我們還聽說有很多鳥獸公司，賣的都是自己飼養的動物，決定沒有野地謀生的能力，一旦被放生到野外，決定是死路一條，這些我們都要知道。所以是在菜市場偶爾發現，買去放生。放生的儀式，給牠念阿彌陀佛，念三歸依就很好了。

「憤激者轉之以和平」，這是講性情。容易發脾氣，容易急躁，這

是大毛病。了凡患了這毛病，雲谷禪師在此地勸他「轉之以和平」；和氣心平。心地平靜，你的態度自然溫和了。這在德行上也是一個重要的項目，無論是佛家、儒家都講求。孔夫子的學生讚歎孔子的德行有五種——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。第一就是溫和，這是學生們對老師的評語——老師溫和；良是善良；恭是恭敬，無論對人對事他都謹慎恭敬，謹就是謹慎；儉就是節儉、不奢侈，生活很樸實；禮讓，孔夫子事事都讓別人，決不會與人相爭。這是夫子之美德，是做人的典型。

「虛夸者轉之以切實」，這就是喜好誇大的毛病，爲人不實在。如果知道這些事實，別人對我們說的話自然要打折扣，難以取信於人，因爲我們不誠實。所以決定不能夠浮誇，要誠實。

「浮躁者轉之以沉定」，「浮躁」就是我們常講心浮氣躁；心浮就要以「沉定」來對治；要沉著，心要清淨，要能定得下來。

「驕慢者轉之以謙恭」，世出世間實在沒有一樣值得驕傲。有什麼值得驕傲的？事情做好了，是本分的，是應該的；做不好要處分。諸佛菩薩一切恭敬，孔孟亦無不敬。我們比起佛菩薩差太遠了！所以對人一定要謙恭有禮，要謙虛、要恭敬，謙與敬都是性德。

「惰逸者轉之以勤奮」，懈怠懶散，是很大的煩惱。世出世間法如有這毛病，一定不會有成就的。所以一定要精進、要努力，要把精神提起來。釋迦牟尼佛在世時，阿那律陀懶散的毛病就很嚴重，被佛呵斥一頓之後，他真的振奮起來，七天七夜不眠不休，結果把眼睛搞壞了。佛很慈悲的教他修「樂見照明金剛三昧」，以後他得了「半頭天眼」，不用肉眼比別人看得還清楚，他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。所以人一定要發憤，要振奮起來。懶惰，做一切事情都不能成就；不但是佛法不能成就，世間法也不能成就，一事無成。古今中外，世出世間那一個有成就的人

是懶惰的人，是散漫的人？沒有！大乘善根唯一精進。「殘忍者轉之以仁慈，怯退者轉之以勇進。」「退怯」是退步、退轉。這也是大病，必須要勇猛精進。

這些毛病都是了凡先生自己敘述出來的。前面說過，各人有各人的病痛，如果我們也像他這樣改進，其他的病痛要想一想，用方法來對治。下文是雲谷禪師教他修持的幾個重要綱領。

務要積德。務要包荒。務要和愛。務要惜精神。

『務』是務必，一定要『積德』，斷惡修善。『積德』，世出世間法都以這個爲基礎。前面講的「享千金之產」、「有百世之德」，如果不是認真斷惡修善積德，怎麼能辦得到？孔子受一國人尊敬，釋迦牟尼佛受全世界人尊敬。一個是積世間的大德，一個是積世出世間的大德；

佛是世出世間的德行都修積。

『務要包荒』，是講心量要拓開，要能夠包容。不能包容，我們自己的煩惱就多，對於佛法的修學造成了障礙。我們是修「覺、正、淨」，如果心不得清淨就不會覺悟，我們的見解也就會有偏差。正知正見、大覺大悟，一定是以清淨心為基礎。所以要能包容，世出世間一切法不必認真計較。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好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」一切法不是真實的。就是世間一切境界，古人也說是「過眼雲煙」，這種看法跟《金剛經》非常接近。有什麼值得計較的？何必把它放在心上，妨礙了自己的清淨心。

『務要和愛』，這是了凡最大的弊病。一定要和氣，一定要能夠博愛；就是佛法講的慈悲。佛講的慈悲是平等的，所以叫「大慈大悲」。儒家講仁愛，仁愛跟佛法的大慈大悲確實相當接近。孔老夫子說：「仁

者無敵。」「敵」就是敵對。這世間還有跟我對立的，那就不是仁愛了，仁愛是沒有敵對的；沒有敵對就是佛法裡面講的大慈大悲。雖然儒家講的話不一樣，其實裡面的內容是相同的，這是我們應當要修學的，真正利益自己的。

淨宗講「一心不亂」，有了對立，一心絕對得不到。有對立是二心，就是有對待。六祖大師講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有一物存在就不是真心，所用的還是妄心。心裡果然清淨，決定沒有相對的。沒有對立的，真心才能顯露，清淨心才能現前，淨宗所修的一心不亂，我們才能獲得。

不要說真正的一心不亂，就是相似的一心不亂——功夫成片，也是從這裡下手的。念佛人念了多少年，功夫成片沒有得到，就要找出毛病在那裡。將病根找出來了，然後再把病根消除，障礙就沒有了，功夫就可以成片了，功夫成片就決定往生。功夫到何種程度自己曉得，清清楚

楚、明明白白，不必問別人。功夫成片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是凡聖同居土，事一心不亂是生方便有餘土，理一心不亂是生實報莊嚴土。品位與功夫正好成正比。

功夫成片裡面也有高下不等，所以有九品。上三品的都能自在往生，中三品的都能預知時至。上三品的自在往生，就是想什麼時候往生，就什麼時候往生；暫時不想走，也可以隨意多住幾年，一切皆能隨心所欲，確實能做得到。一心不亂功夫更高了，因爲事一心、理一心都不是我們凡夫一生中能達到的，但是功夫成片則人人可以做到。所以要想這一生自在往生，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，我們一般凡夫也可以做得到。這就是凡聖同居土裡的上三品往生，是功夫成片帶業往生的。

『務要惜精神』，要愛惜精神。因爲了凡喜歡徹夜長坐，不知道保養身體，所以對於身體精神的保養要重視。上面大師所講的都是針對了

凡的開示。

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。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。此義理再生之身也。

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，不要後悔，不要再去想它；想一遍則又造一次新業，阿賴耶識裡又落印象。所以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，絕對不再去想它。要緊的是改正現在的，修正未來的。所以「疑」跟「悔」都是煩惱，在《百法》裡是屬於二十六個煩惱的心所。佛不叫我們常常去想過去。尤註說：「此至人造命訣也。」「至人」是一個有高度智慧的人，真正覺悟的人。改造命運的祕訣，就是這一段的開示，其精要就是從『務要積德』到『義理再生之身』六句，確是改造命運的祕訣。

尤居士此節小註說得好：「改造命運第一步工夫，便是痛改前非。

一一積習悉皆掃除，一一病根悉皆拔去，時時處處常自警覺，嚴自克治。保善天真，如保赤子。改造命運全權在己，不屬造化，即上文所謂極善之人，數固拘他不定是也。」

「積習」就是習氣，如前面所講的壞習慣，「悉皆掃除」。

「一一病根悉皆拔去，時時處處常自警覺，嚴自克治」，對待自己要嚴格，不要常常原諒自己；常常原諒自己，前途就有限了。律己要嚴，對人要寬；對人要寬厚，對自己要嚴厲。要克服自己的毛病，對治自己的習氣。

「保善天真」，「保」是保護，「善」是純善。什麼叫「天真」？心裡面一念不生就是天真。天天在打妄想，天真就失掉了。天真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清淨心。

「如保赤子」，好像慈母照顧嬰兒一樣，要全心全力、全副精神去

照顧起心動念。

「改造命運全權在己，不屬造化」，改造命運之事完全在我自己，與諸佛菩薩與天地鬼神毫不相干。所以真正把這本小冊子明瞭了，從今以後你也不要再去看相、算命、看風水，都用不著了。仔細反省一下自己的命運就知道了。怎樣去改造，也曉得了，不會再受別人的欺騙了。

「即上文所謂極善之人，數固拘他不定是也。」前面雲谷禪師說，什麼樣的人叫「極善之人」？我們淨宗講極樂世界「諸上善人」，這個「上善之人」就是「極善之人」。那一類的人是「上善之人」呢？能夠改過的人就是「上善之人」。西方極樂世界的人天天都反省、改過，一直到沒有過可改了，那是成佛了。

等覺菩薩還有過失，什麼過失？一品生相無明沒斷，就是他的毛病，就是他的過失，他還要改過自新。由此可知，等覺菩薩還要改過，何

況我們！我們看到這裡應該覺悟了，修行，修什麼？就是改過。從現在起發心改過，一直到等覺菩薩還是改過，過失都沒有了，就成佛了。有過失就不能成佛，所以菩薩叫「覺有情」，菩薩是有情眾生，不過他覺悟。覺悟，就是知過能改。我們凡夫有情不覺，不覺就是不知過、不會改，認為自己樣樣都是對的。想想自己有沒有毛病？想了半天，一個毛病都沒有。所以常說凡夫沒有毛病，菩薩毛病很多。菩薩常常檢點，知道自己毛病很多，不斷在改，三大阿僧祇劫都還沒改完。你想想看，這毛病多少？凡夫居然沒毛病，這怎麼得了！就是什麼叫做「覺」，什麼叫做「不覺」。知道自己一身毛病——這是覺悟的人，就是我們佛家講的菩薩；不知道自己毛病的人就是佛家講的凡夫。這很好懂，菩薩不是神，菩薩是一個知道自己毛病的人、常常改過自新的人，意思是覺悟的有情眾生。

如果我們能更進一步，不但改過自新，又能發阿彌陀佛之願，即是改造命運最殊勝的方法。我們天天念《無量壽經》，把《無量壽經》念得很熟，這只是初步功夫。第二步功夫就拿《無量壽經》當作一面鏡子，每念一遍就是照一次，照一次就是對照一下，去尋找自己的毛病。我們照鏡子曉得那個地方髒了，趕快把它洗淨，洗淨就是修正。心裡面骯髒不能覺悟，要讀經，經典是一面鏡子，這個鏡子照一照，知道我們心裡那些地方有毛病，趕緊把它改過來。所以第一步是念熟，第二步是依教奉行，就是依照《無量壽經》來修行。

修行第一要「發願」。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仔細想想我們有沒有？我們要把四十八願變成自己的願心，咱們跟阿彌陀佛是同心同願，真正的同志。同願、同志就是一個人，換句話說，你也變成了阿彌陀佛的化身。所以阿彌陀佛是榜樣，我們要照這個樣子來塑造自己，把自己改變

成跟阿彌陀佛一模一樣——心一樣、願一樣。你想想，你怎麼不能往生？決定往生！心願相同。然後言阿彌陀佛之言，言語相同了。平常處事、待人、接物，念念不忘阿彌陀佛，念念不忘勸人念阿彌陀佛，這就是言阿彌陀佛之言，行阿彌陀佛之行。

我們的身、語、意三業都像阿彌陀佛，就是阿彌陀佛的化身，就是阿彌陀佛乘願再來。這比『義理再生之身』高明得多，這是即身成佛，成了阿彌陀佛了。把我們凡夫身搖身一變，成了阿彌陀佛再來。本來我們是業報身來投胎的，現在一變，變成了阿彌陀佛乘願再來，這是改造命運最殊勝、最上乘的改法。

夫血肉之身。尚然有數。義理之身。豈不能格天。

其實這裡面的重點是講妄念——妄想執著。身與數實在講不相干，

真正有關係的是心。身是受心的影響，主要的是心地。凡夫的心地，總而言之——自私自利。這是凡夫心，一定墮在數量裡。如果拿佛法來講，若用意識心，亦決定墮落在數量裡，也就是用八識，八識是有爲法。佛菩薩爲什麼能超越？因爲他轉八識成四智，他不用八識，所以不落在數裡面。

『義理之身』，自己覺悟之後，用的是覺心。前面『血肉之身』用的是迷情，如果用的是覺智，『豈不能格天』！

尤註說：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爲裂，此至誠所以格天也。」這有一個典故。漢朝名將李廣，有一次行軍時，路邊草很深，草裡面有一塊大石頭，他看錯了，以爲是一隻老虎。他拔弓箭射牠，用的力很猛，箭射去插得很深。下馬一看是一塊石頭，自己也很驚訝！想：「我的力量這麼大，箭能插得這麼深！」再射一次就射不進去了，才知是「精誠所至」

。正像羅什大師七歲時舉大鐵鉢一樣，沒有心、沒有念頭時把它舉起來。再一想：「我人這麼小怎麼能舉得動？」再舉就舉不動了。李廣把石頭當成一隻老虎，不知道它是石頭；知道以後箭再也射不進去了。這是比喻一個人以真誠之心，真誠沒有妄念，所以金石爲開。

由這兩則小故事也能證實《華嚴經》講的「事事無礙」。事事無礙是心地清淨到相當程度，才沒有妨礙；如果心不清淨，事事都有障礙，所以觸事成障。心地清淨就沒有障礙了。

「至誠所以格天」，「格」當作感格、感應講。儒家講的格物，「格」是格鬥，「物」是物欲。我們要捨棄欲望，不會被欲望所轉，這叫「格物」。此地講「格天」，「天」就是數，就是定數，也就是我們講的命運；以至誠感格而改變了命運，轉移了命運。至誠就是真心，至誠心就是《觀無量壽經》講的菩提心——至誠心、深心、回向發願心。

太甲曰。天作孽。猶可違。自作孽。不可活。

『太甲』是商朝時候的皇帝，在早年也是胡作妄為，以後得大賢伊尹的教導，他改過自新。這幾句話是他改過自新之後，對於伊尹感謝的話。

『天作孽，猶可違』，天命所做的不善是可以改變，我們修善積德就可以改變。「天」就是指天命，天命也就是「數」，我們一般講的命運——是可以改造的。

『自作孽，不可活』，『自作孽』是這一生自己造作的不善。『天作孽』是宿世的，過去生中所造的惡業。這一世所得的不善果報可以改，這就是宿命可以改；現前造的罪業，那就沒辦法了。現前繼續再造，你就不會改過。過去有惡因，現在再加惡緣，必定結惡果；過去有惡因

，現在斷惡緣，雖有惡因不結惡果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改造命運的原理就在「緣」上——「因緣果報」，「因」是過去生中所造的，沒有法子改變，能改變的在「緣」。譬如說我們種瓜種豆，瓜與豆的種子是因，不能把瓜子變成豆，也不能把豆子變成瓜；因是定數。我們今天想要瓜，還是想要豆，就在緣上加以決定。我們想要豆，把豆的種子種下去，瓜的種子收藏起來，它就不會結果。結果需要緣，緣有土壤、肥料、陽光、空氣、水分等等，這些緣都具足，它一定會長得很好。若不想要它結果，雖然有因，只要把緣斷了，譬如瓜子放在茶杯裡，放一百年也不會長成瓜。爲什麼？它沒有緣。

所以過去雖然造作惡因，這一生中不造惡業，斷惡修善，惡的緣就沒有了。過去生中總有善因，一個人那有一生做惡沒有做善的？找不到！一生都行善，沒有一點惡，這種人也找不到。所以生生世世我們所造

的業都是善惡混雜，惡多少是有的，或者是惡做得多，善做得少。惡做得多不要怕，只要今生不再做惡，惡緣斷了，雖然是少善，少善也會開花結果。所以一定要斷惡修善。

『自作孽』就是現在還繼續不斷去造惡業，惡的果報一定現前，所以『自作孽，不可活』。『天作孽』是過去生所做的，這是我們可以改造；現前再要不斷的造作惡業，那就沒法子改造了。

詩云。永言配命。自求多福。

『詩』是《詩經》，五經與十三經裡都有《詩經》。《詩經》裡面有兩句話說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『永』是永恆的意思；『配命』就是「上合天心」。這兩句話就是佛家早晚課誦真正的目的。早課是提醒自己，晚課是反省、是檢點，這樣早晚課做得就有意義了。在佛陀

的時代，早晚課的內容就是三歸依。早晚課所念的詞句是出自《華嚴經淨行品》——「自歸依佛，當願眾生，體解大道，發無上心。」早晚都一樣。現在我們所見的課誦本是古德所編的，內容適合於當時在一起共修的大眾，這對於我們自己修學恰不恰當？不恰當就要修正。根據什麼修正？針對我們的毛病來修正，則課誦對於我們才有大利益。拜懺也是如此。如果天天拜懺，心還是不清淨，業障不但不能消除，還在增長。就跟生病吃藥一樣，如果這些藥用下去之後沒有收到效果，生病的人就得趕緊換個醫生，另外換處方才對。誦經、拜懺是治我們的心病，治我們的煩惱，若沒有效，就要想方法對治。所以夏蓮居居士所編的《寶王三昧懺》，比起其他懺本更契合於現在眾生的一般毛病，諸位仔細看看就曉得，裡面許多文句講的是我們現前的病痛。因此早晚課誦要根據自己病痛來選定。

圖書館早晚課誦都念《無量壽經》，就是修定。如果沒有這麼長的時間來做課誦，可以在早晨念第六章——四十八願，晚課念三十二至三十七章，這六章都是講因果報應，希望自己能改過自新。早課提醒，晚課反省，這才是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』。

此地所講的「天心」就是自性，所以「天」不是指天地、天神，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與自性相應，與真心相應，這是第一善。也就是《無量壽經》中講的八個自然，都是這個意思。

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。不生子者。此天作之孽也。猶可得而違也。

孔先生給你算命，你命裡沒有登科第的福報、沒有兒子。這是你過去生中所造的業，所積的惡業，前世所修的不善，但是可以改造。就是

命運是有，但不是定命，不是一成不變的；以前是常數，現在再造的是變數。

汝今擴充德性。力行善事。多積陰德。

雲谷禪師非常具體的指出來，如何改造自己的命運。改造命運一定要曉得從心地上改——『擴充德性』，就從這裡改。由此可知，在外面改、外面求，則是雲谷講的『內外雙失』。現在有人改風水，改個門，改個窗，改個位置，莫不內外兩失。表面上好像是有得，其實還是命裡有的，依然還是個常數，不是變數。

要知道從心裡面改，從觀念上去改，就是斷惡修善。『多積陰德』，『陰德』是自己多做好事，不需讓人知道，這叫陰德。做了一點好事，到處宣揚，受人讚歎，果報就報掉了；一面做一面就報掉了，德積不

住。做好事沒有人知道，很好；做了好事還有人罵你更好——罵你是給你消業。罪業惡報都消掉了，好的、善的都藏在那裡沒動，善是愈積愈多，惡是愈消愈少。今天做好事遭人家毀謗而不甘心，做了好事爲什麼還遭惡報？其實那才是善報。做了好事人家馬上表揚，什麼好人好事……，現前都報掉了。所以善一定要累積，就是藏起來不讓人知道，這才是真正的好事。

此自己所作之福也。安得而不受享乎。

你自己這一生所造的善業，當然你自己享受。佛經裡講「因果通三世」，我們這一生的果報，是前生修的；這一生修的，來世得果報。如果你修得很積極，修得太多了，等不到來世，現前就報了，是這麼個道理。了凡居士後半生的命運全部改過來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他積的善太多

了，不等到來世，現在就得果報。

易為君子謀。趨吉避凶。若言天命有常。吉何可趨。凶何可避。

『易』是《易經》，《易經》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哲學書，裡面有甚深的哲理，教人成賢成聖，而且著重在數學的探討。內容有六十四卦，每一卦有六爻，共有三百八十四爻。從這裡面去推衍陰陽剛柔的變化，能夠知道過去未來的一切事相。小而個人，大至國家、世界的變化，都可以從這裡面推衍出來。這是自然的因果律，也就是它所能推算得出來的。但是雲谷禪師講的超越數量，它就沒有辦法推斷。所以它能推斷的是常數，沒有辦法推斷變數，其目的是教人『趨吉避凶』。常數是定數，《易經》知道有變數。但是人的心境，一念善就是加，一

念惡就是減，天天都有加減乘除。如果加減乘除的幅度不大，於常數沒有太大的變化，那麼命運就會被人算得很準。

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定之後，他二十年不增也不減，完全相符，一點也不錯的。凡夫一般總是有變化的——一念善，一念惡……，不像了凡先生不想做善事，也不做惡事，始終保持一個常數，所以他的命運還是相當準確的；如果變化大就超越了。因爲超越常數，所以「吉可以趨」，「凶可以避免」，就是自己可以爭取的。

尤註說：「因爲諸行無常，所以一切得失苦樂境界，都覺得非常活變，可以隨著各人行爲，把他加減乘除去來。」「行」是思想、見解、行爲，這不是一個常數，所以一切得失苦樂境界都覺得非常活變，可以隨著各人行爲，把它加減乘除去來。常數是因，變數是緣，改造命運的關鍵在「緣」上。佛法對緣非常重視，所以講「天地萬物，因緣所生」

。因緣所生著重在緣——緣生法，因爲緣是變數，因是常數，掌握這個變數，自己就可以改造命運了。自己就可以循著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願望，得到殊勝圓滿的結果。佛在經上也給我們說「無常、無我、涅槃」，懂得這個原理，人可以成聖、成賢，可以成阿羅漢、成菩薩、成佛，都是基於這個原理上來說的。

開章第一義。便說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汝信得及否。

由此可知，《易經》了解世間宇宙人生的常數，但是它也知道這裡面有變數。掌握了變數，小的可以改造自己的命運，大則可以代世界國家謀求永久的安定和平。這一部書真正是了不起，很可惜現在幾乎變成看相算命的書，實在太可惜了！正如同梅光義居士在《無量壽經》序文中說：「《彌陀經》本來是幫助我們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佛作祖的一部

書，現在變成爲人送終的經卷，這實在是太冤枉了！」《彌陀經》淪落到這種地步，就像《易經》淪落到看相、算命、看風水一樣，太可惜了！《易經》確實是指導人生幸福、世界安定和平的一部哲理書。《易經》教導我們改造命運，就是『積善』。積善當然先要改過，改過而後積善，這樣的人家『**必有餘慶**』。雲谷禪師問了凡：「你能不能相信？」

余信其言。

袁了凡之所以能改造命運，關鍵的所在，就是聞到善言他能夠深信，這就是大善根、大福德，他遇到雲谷這是因緣。佛經上講的「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」，這三個條件具足，他的命運怎麼會不轉？決定能轉過來的。

尤註說：「聞善言而生疑謗者，是爲罪惡之相，故曰疑爲罪根。」

「善言」是聖教，世出世間聖人的教誨，後人稱之爲經典。經典所說就是真理，永遠不變，超越時間、超越空間。超越時間就是幾千年前所說的道理，幾千年之後還是這個道理，永遠不變的；在中國是這個道理，拿到外國去還是這個道理，這是超空間。超時間、超空間，這才稱之爲經典。

所以聽到這些話，知道這些世出世間的聖人，他們的著作教訓絕對不是經驗累積的。經驗累積有時候還有差誤，還有不適時宜。佛經是從真如本性流露出來的真言，不是經驗的累積；歷史教訓是經驗的累積。經典著作是真性的流露，所以超越時空，是絕對的真理。你能相信，絕對得利益、得好處；不相信，這種殊勝的功德利益，是你當面錯過。所以佛法講「疑是罪根」，是根本煩惱。根本煩惱六個——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，「惡見」是錯誤的見解。尤註說：「聞善言而起敬信者

，是爲福德之相，故曰信爲福母。」「母」是比喻能生的意思，世出世間的福德都是從「信善言」而生的。你能深信聖言，你能相信聖教，無量無邊的福德都是從這裡生出來了。了凡先生很難得，聽到雲谷的開導他就深信。

3.修福積德超越宿命

拜而受教。因將往日之罪。佛前盡情發露。為疏一通。先求登科。誓行善事三千條。以報天地祖宗之德。

『拜而受教』，在此處我們見到了凡尊師重道的真誠表態，並不是隨便說：「我相信，我一定照做。」然後過了兩天都忘掉了，他是認真的照做。下面是了凡居士自己的敘述，從此把從前種種的習氣、種種的

毛病在佛前盡情發露，絲毫不隱瞞。而且『為疏一通』，『疏』就是疏文。述說自己種種過失的情形，向佛菩薩陳白，這是表示自己真心懺悔，求佛菩薩爲作證明。《寶王三昧懺》裡有不少文字，跟了凡先生的疏文相同，將自己的過失一樁樁的說出來。

尤註說：「朱子家訓有云，惡恐人知便是大惡。」自己的缺點，自己的毛病不要怕人知道。真正聰明智慧的人，自己的弊病越多人知道越好；人家批評一句，人家責罵一句，業障就消了。如果自己的毛病隱藏起來，不讓人家知道，惡越積越大，後來的果報不堪設想！所以有過失不要隱藏，別人說出來，自己要感謝。縱然沒有過失，人家冤枉了我們也好；冤枉我們也是替我們消業，不必去辯白、辯護。常常爲自己辯護，自己真的有毛病人家就不說了，那個惡就大了。中國唐太宗之所以成爲歷史上賢明的帝王，就是他不護短。任何人可以當他面說他的過失，

他以帝王之尊不責備人。爲什麼？他要知過改過。

了凡先生發願『先求登科』，這「科第」是他命裡沒有的。命裡沒有而求得，那才是真正求得的。『誓行善事三千條』，發願改過修善。『以報天地祖宗之德』，『天地』是講神明；天地神明、祖宗之德。

雲谷出功過格示余。

雲谷禪師贈送『功過格』給了凡先生。對於什麼是「功德」，什麼是「過失」，列出具體的條目。

令所行之事。逐日登記。

教導袁了凡先生依此修行，每天反省檢點，有過失要記下來，修的善事也要記下來。

善則記數。惡則退除。

「功過格」在明朝末年很流行，世間有一些讀書人以此來修身，佛門裡也有。蓮池大師就編有功過格，名稱叫「自知錄」，完全是以佛法善惡的標準，提供給四眾弟子做爲斷惡修善的標準。功過格流傳到現在有很多種，可以給我們做參考。了凡距離我們現在有五百多年，時代背景跟現在不一樣，生活方式也不相同。換句話說，許多事相上的標準不一樣。我們守住它的原理原則，要用智慧，然後細想當前的社會，我們應該怎麼做法。目前還沒有人給現代人編一個功過格，現在所流行的都是古代的功過格，我們要曉得它的精神之所在。

且教持準提咒。以期必驗。

「準提菩薩」是觀世音菩薩在密教裡的化身。為什麼雲谷禪師不教他念經，要他念咒？念咒的目的是要恢復清淨心，不要胡思亂想。咒沒有意思，沒有辦法想意思，一直念下去，念久了心就清淨了，目的在此。所以念經、念咒、念佛，目的都相同，這要應機施教。因為了凡如果教他念經，他會想經中的意思，所以教他念一個咒。佛門裡也說：「念經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」都是講求實行。

我們今天缺乏以往的基礎教育，能做的就是古德所講的「亡羊補牢」。所以把學佛的頭幾年著重在背書——背誦《無量壽經》。尤其是年輕人，二十歲以前是求學最好的黃金時代，能把這部書背得很熟，一生受用無窮。這種作法是一舉四得：第一、中國語言不會忘掉，尤其是海外的僑居子弟，使他不忘本。第二、能夠認識中國文字。第三、目的是通達文言文。能通達文言文，這是自己一生真實的本錢，他有能力閱讀

《四庫全書》——就是我們中國五千年所傳下來的這些經典，這是古聖先賢智慧經驗的結晶，可以吸收都變成自己的學問。第四、也有能力讀佛經，作爲學佛的基礎。佛法是無上究竟圓滿的智慧，所以背誦經典是根本的基礎，非常重要。能斷惡修善，又能作心地功夫，就是修清淨心。『以期必驗』，所求必定可以得到。

語余曰。符籙家有云。不會書符。被鬼神笑。此有祕傳。只是不動念也。執筆書符。先把萬緣放下。一塵不起。從此念頭不動處。下一點。謂之混沌開基。由此而一筆揮成。更無思慮。此符便靈。

『符籙』是道教的一種法術，類似佛門裡的念咒。『不會書符』，就是不會畫符。『被鬼神笑』，不會畫符的人，畫的符不靈，鬼神都笑

話他。『此有祕傳』，這符要怎樣畫才靈？祕訣是『只是不動念也』，就是不動念。『念頭不動處，下一點，謂之混沌開基。由此而一筆揮成，更無思慮，此符便靈』，畫符的祕訣就在此，你懂得祕訣，也就會畫符了。

你要是懂得這個原則，念咒也是如此。有人念咒很靈，念大悲咒加持的大悲水很靈，有人念得不靈。祕訣在那裡？就在此地。他念咒從頭到尾沒有一個雜念，這就靈了。如果念咒當中有一個妄想、一個雜念，這咒就不靈了。所以咒愈長愈難念，愈不容易靈驗。楞嚴咒非常之靈，現在念楞嚴咒的人很少有靈驗的。爲什麼呢？念楞嚴咒時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妄想——一個妄想就不靈了，何況打很多妄想，當然不靈！

同樣的道理，念經也是如此。念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如果沒有一個妄想，那了不得！必定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感應道交。所以我們讀經要

以清淨心、平等心、真誠心、恭敬心去念就有感應了；一面念一面打妄想是不可能有感應的。

由此可知咒愈短愈好念，愈短我們攝心比較容易。而這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更短了，如果嫌這個還長，蓮池大師告訴我們念「阿彌陀佛」四個字。念這四個字沒有一個妄念，這四個字就靈驗了。就好像我們這裡打電報給阿彌陀佛，電報打去，那裡就收到了。如果加一個妄念，他就收不到，沒有感應。這段開示的道理很重要。

凡祈天立命。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。

『祈』是祈禱，或者是向佛菩薩祈禱，或者是向天地鬼神祈禱。『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』，『感格』就是感應、靈感，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示。「要從無思無慮處」，使心地真正清淨，沒有一個妄念——就是

真誠心、清淨心、恭敬心。我們祈求佛菩薩定要如此用心，至誠恭敬的去禱告，才有感應。原理如是，怎麼會沒有感應？我們中國人祭祀祖先，在祖先神位前禱告，也是這個原理，心不清淨禱告是沒用處的。所以古代祭祀，這是大典，主祭者要沐浴齋戒三天。這三天修清淨心，自己關在一個小房子裡，一切萬緣放下。我們佛家講「觀想」，祭神如神在，到祭祀時，確實他的祖先神靈來了。

所以要知道，寺院裡供奉的佛菩薩，佛菩薩在不在？不一定在，不是說佛菩薩形像供著就在。如果這個寺院裡面，四眾同修，心地真誠清淨，佛菩薩就在；如果心地不清淨，往往有一些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薩來作祟了。這事《楞嚴經》上講得很清楚。所以寺院裡不一定是真有佛菩薩的。

孟子論立命之學。而曰夭壽不貳。夫夭與壽。至貳者也。當其不動念時。孰為夭。孰為壽。

這是孟子所說的，『夭』是短命，『壽』是長壽，這是迥然不同的兩樁事情，爲什麼說是『不二』？我們起了妄念，有分別、有執著，這是「二」；如果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就『不二』了。

『當其不動念時，孰為夭，孰為壽？』可見得是『從無思無慮處』才能看到不二。夭與壽不二，這是舉一個例子；世出世間一切法都是不二的，佛法中所謂「入不二法門」。不二法門是《維摩詰經》上講的，不二法門也就是淨宗所講的一心不亂，也是《華嚴經》所講的一真法界，這是諸佛如來果地上的境界。這裡孟子也說到不二法門，可見都是地上菩薩的境界。

細分之。豐歉不貳。然後可立貧富之命。

這裡講到安身立命，心安住的所在叫做『立』。「富貴安於富貴，貧賤安於貧賤」，社會就安定了，天下就太平了；在生命之中、生活裡面，都能夠得到樂趣。樂趣是什麼？沒有妄想，沒有憂慮，沒有煩惱。乞丐可以說貧賤到了極處，他要真正能夠知命，他也很自在、很幸福、很快樂。

民國初年，有一個真實的故事。在江蘇，當時有一個乞丐，白天出來討飯，晚上就在破廟裡睡覺，生活過得很自在、快樂。以後他的兒子做生意發了財，在地方上很有聲望，很有地位，他父親還在外面討飯，人家就罵他：「你這做兒子的真不孝！有這麼大的財富，怎麼可以讓你父親在外面討飯呢？」兒子聽了也很難受，就派很多人到處去找，把父

親找回來了，在家裡供養。他父親在家裡住了一個多月，又偷偷的跑出去討飯。人家就問他：「你在家裡享福不好嗎？」他說：「不自在！我白天遊山玩水，晚上到處爲家，生活多麼自在，快樂無比！在家裡受人供養，簡直受罪！」他能在貧賤上立命，真正放得下，真自在！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一點都不動心，心地清淨安樂。看這個社會，就像看戲一樣；社會上的人天天追逐名聞利養，社會大眾演戲，他在一旁看戲。這個人確實不是普通人，這真正是智慧立命的好樣子。人生在世，追求幸福美滿的人生，幸福美滿不是財富，也不是地位。所以要知命，要能夠順應——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，這才能真正幸福美滿。

窮通不貳。然後可立貴賤之命。

『貴』是富貴，能夠安於富貴；『賤』是貧賤，能夠安於貧賤。「

貧富」是從財富上說的，多財是富，少財爲貧。『貴賤』是從社會地位上說的，貴是地位高的，賤是地位低的。

夭壽不貳。然後可立生死之命。人生世間。惟死生為重。曰夭壽。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。

「生死自在」就把所有順逆境界包括了，無論處順境、處逆境，無不自在，正是所謂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得大自在，這是真正的人生。真正真實的幸福，沒有大學問，沒有真實的功夫做不到。由是可知唯有「覺者」才能安身立命，迷的人沒有法子，天天胡作妄爲，愈陷愈深。所以佛常常在經上說之爲「可憐憫者」，真正可憐！

至修身以俟之。乃積德祈天之事。

『俟』是等待，『修身』等待我們的命運改變、改造。改造命運並不是一天、兩天可以做得到的，是要有時間之累積，要勇猛精進，並且與自己的勤、惰、迷、悟有很大的關係。一定要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還要勇猛精進，再假以時間，一定能得到效果。

曰修。則身有過惡。皆當治而去之。

『修』就是修正。「行」就是行爲，思想、見解、造作，這些都屬於行爲。說了『身』就包括心、包括語。身、語、意三業有過失、有惡意、有惡行，要把它改正過來。『治』就是對治，要用方法對治。

曰俟。則一毫覬覦。一毫將迎。皆當斬絕之矣。

『覬覦』是非分希望善報、善果早一點來，這個心是妄心，這一念

是障礙。古人說：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。」你只要勤於耕耘，它自然有收穫，何必要天天去求？這是把實修的方法教給我們——什麼都不要求，只管斷惡修善，到最後什麼都得到了。不必求，樣樣都得到了；有求反而得到的有限，求一樁，就得一樁，多可惜！若不求就樣樣都得到了。爲什麼說不求樣樣都得到？因爲你不求，樣樣都是性德顯露，與性德相應，所以樣樣都得到。若有所求，則修德不與性德相應，故所得者有限。

實在講，了凡居士他所得到的是修德，還不是性德，因爲他還是有所求——先求功名，然後再求兒女。他有求，求一樣就得一樣。如果他一切希求的念頭都沒有，唯一修身積德，則他樣樣都圓滿。他沒有求壽命，壽命也延長，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，以後活到七十四歲。

『覬覦』是非分的希望，要把一念非分希望的心除掉。『將迎』，

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「攀緣」，把攀緣的心也要去掉。『皆當斬絕之矣』，把它斷除，沒有絲毫非分的希望。如理的希望就是我們的生活能過得很安穩，三餐吃得飽、睡得好、穿得暖，這就夠了！衣食不缺，生活安穩。小房子住得很舒服，費用少，生活容易。一般人要求奢侈、豪華，講求派頭，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的辛勞，這是得不償失。自己縱然有能力、有福報，應當給大家共享，那你的福報就是積德——積百世之德，你的子子孫孫都享受不盡。所以有餘福一定給大眾去享受，這才是真正聰明有智慧的人。所以一定要有耐心，何必求福報提前的到來！

到此地位。直造先天之境。即此便是實學。

『實學』是真實的學問。『直造先天之境』，就是佛法講的「返本還源」，也就是說自性流露，不是凡夫的境界。這裡面有真樂，法喜充

滿，真正是離苦得樂，這是覺悟的人所求的。

汝未能無心。但能持準提咒。無記無數。不令間斷。持得純熟。於持中不持。於不持中持。到得念頭不動。則靈驗矣。

這是教他「戒、定、慧」三學一次完成的修行方法，這叫「圓修圓證」──《華嚴》上講的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修一切修」，祕訣還是『無記無數，不令間斷』，這就是常講的不間斷、不夾雜，這個功夫很重要。要不要記數？雲谷禪師傳給他不必記數，只要求不間斷。古德有很多要求我們從記數下手，原因是什麼？我們懈怠懶惰。所以每一天老老實實的定一個數字，一天念一萬聲，一定要念滿一萬，來對治懈怠懶惰的毛病。不記數，有時候就忘掉。像了凡這樣的人非常老實、認真，教這種人可以不必記數，記數反而是夾雜。他真學、真做、真精進

，所以就教給他不間斷、不夾雜。法門平等，無二無別，關鍵就是要一門深入。古人從讀經下手的非常普偏，不管是念經還是念咒、持名，都要以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恭敬心一直念下去，這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。

『汝未能無心，但能持準提咒，無記無數，不令間斷。』『無心』兩個字很重要，這兩個字是關鍵的所在。『無心』就是沒有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。袁了凡雖然和雲谷禪師兩個人在禪堂裡，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妄念，他沒有到無心的程度。他只是一點信心把煩惱伏住，不是定功；他相信一切皆是命運，相信因果報應。所以雲谷禪師教他更進一步，要「修定」。持準提咒是修定——妄想、執著沒有了，真性就顯露出來了。佛在大乘經上常說的「法爾自然」，就是淨宗所講的一心不亂，這是佛門裡面修證的目標，也就是圓滿真實的功夫。功夫到了，『於持中不持，於不持中持』，就是我們常講「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」，念一句佛號

如此，念經也是如此。我們念《無量壽經》——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念經一樣達到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亂。可見得方法、手段不相同，原則、原理、目標完全是相同的。到念頭不動的時候，感應自然就現前了。

所以做功夫，大致上分三個等級——上乘的功夫，理一心不亂；中等的功夫，事一心不亂；下等的功夫，功夫成片。修學一定從功夫成片，再提升到事一心不亂，晉級到理一心不亂。所以我們功夫達到第一個階段時，不可中止，不要滿足，一滿足就不能提升了。

功夫成片的上乘，已有生死自在的可能——想那一天走，就那一天走；想什麼時候走，阿彌陀佛就什麼時候來接引你。雖到這個境界——生死自在，最好還在世間多住幾天。爲什麼？經上講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等於西方世界修一百年，住在這個世界磨練磨練。第二個更大的意義是多勸幾個人往生。我們自己去了很好，若是能帶一批人去，那不是更

好！所以就不妨把目標著重在幫助別人，在化他。「自行化他」，功德是圓滿的，這樣才能報答佛菩薩的深恩大德，幫助佛接引眾生。有求必定有得，也就是『靈驗』。

余初號學海。是日改號了凡。

古人跟我們現在不一樣，有名、有字、有號。「名」是父母取的，決定不能改變。要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，這是大不孝。父母給你取的名，就是父母對你一生的期望，你把名字改掉，對於父母的希望忽略了，這是真正的不孝。古時候名、字之外再用「號」。用號的在社會上是比較有身分、有地位了。

古人成年之後，沒有人再稱他的「名」了，這是對他尊敬。男子二十歲行冠禮；在沒有行冠禮之前，大眾皆可以稱他的名，行了冠禮之後

，表示他已成年了，如果稱他的名就是對他不尊敬。那要怎樣稱呼呢？就是在行冠禮時，他的同輩、兄弟、同學、朋友送他一個「字」，從此以後稱他的字，不稱他的名，一生都是如此。縱然將來做官，朝廷上皇帝也稱他的「字」，不稱他的「名」。若稱名，必是他犯法有罪了，他要被判刑罰罪。這些稱呼上的常識，不可不知道。

若對他更恭敬，「字」也不稱了，稱他的「號」，或是出生地名——他是某一地方出生的。表示這個地方出了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人物。稱地名是最恭敬、最尊敬的，譬如清朝的李鴻章，當時很受大眾尊敬，名、字、號都不稱，稱他「李合肥」——他是合肥人。佛門裡也是如此，到達最尊敬的時候，名、字、號都不稱了，往往稱寺廟或地名。像我們稱智者大師為「天台大師」——他居住在天台山；「慈恩法師」——是慈恩寺的窺基大師。

『了凡』、『學海』皆是他的號，這是很尊敬的稱呼。他的名，終其一生只有兩個人稱他。一個是父母，父母一生稱你名，不稱你的字；你的祖父母、伯叔都要稱字，這是對你尊重客氣。除父母之外，另一個就是老師稱名。所以對老師、父母是一樣的尊敬，父母之恩和老師之恩是同等的。只有父母、老師可以稱名，皇帝都不稱名。但是對於長輩，自己要稱名，表示恭敬。對於平輩可以稱字。這些稱謂我們要曉得，不能搞錯。佛門裡面有內號、外號——內號就是法名，外號是字，還稱名、稱字。

蓋悟立命之說。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。從此而後。終日兢兢。便覺與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。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。在暗室屋漏中。常恐得罪天地鬼神。遇人憎我毀我。自能恬然

容受。

這一段是說他改過自新的決心和行持。首先他把別號改了，以前他的別號叫『學海』，從這以後就改成『了凡』。『了』是明瞭，『凡』是凡俗；現在對於世俗之間的事情他都明瞭，也就是覺悟的意思——真正曉得命運是自己可以改造。道理、方法他都懂得了，從此以後不會再走宿命論這條道路（命不是一定的）。決心改過之後，氣象就不相同了，也就是日常生活的感觸不一樣了。他說從此終日能提高警覺，『兢兢』是警覺的狀態，不像從前迷惑顛倒。以前是『悠悠放任』，『悠悠放任』是很隨便的意思，就是過一天算一天。日子怎麼過的？不曉得。沒有理想，沒有方向，俗話講的「醉生夢死」。這樣決定被命運拘束，不能創造自己光明的前途。改過之後，『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』，拿現

在的話講，改過自新後的意識形態不一樣，也就是說對於宇宙人生的看法轉變過來了。從前的看法是一切命中注定的，還有什麼轉變的呢？沒有法子了。現在曉得，命運可以自己改造，這個觀念轉變過來了，比以前顯示得更積極、更發憤、更樂觀。

『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』，這一句非常重要，一般人所以不能改過自新，就是不曉得這個事實。爲什麼《無量壽經》念多了，真正體會到這種情形，會比袁了凡還要來的謹慎。因爲西方極樂世界的人數絕對沒有法子計算，就是集合全世界的電腦來計算，也算不出來。他們每一個人的神通道力都像阿彌陀佛一樣，天眼洞視、天耳徹聽、他心徧知。我們一舉一動，甚至心裡面起個念頭，他們都知道。不要說做壞事，就是起個惡念，阿彌陀佛、觀音、勢至、西方世界的大眾們沒有一個不知道。能瞞過誰？

這是講獨居無侶，人目所不見處，他也是規規矩矩、謹謹慎慎，不敢起一個惡念，這才真正做到了克己的功夫。我們想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想成就自己的德行，如果還是自己欺騙自己，那怎麼能成就呢？孔夫子說：「君子慎獨。」「慎」是謹慎，「獨」是獨自一個人。獨居也決定不放逸，這叫真正做功夫。一般人懈怠、放任的習氣太重，就是隨便慣了。在大眾中比較謹慎收斂一點；人見不到的地方他就放逸了。

爲什麼從前寺院叢林的修行，一定要住廣單，不可以一個人住一個房間？一個人一間寮房是不可能有成就的。睡廣單就是「依眾靠眾」，十幾個人睡在一個房間裡，我們今天稱爲「睡通舖」，睡覺時也不能隨便亂動。用這個方法，目的在使人不可以有絲毫放縱，這樣來歷練自己。現在的社會跟從前的社會不一樣，每一個人都不願意約束自己，一定要享受舒服。不錯，這一生可以好好的享受，來生再到三途裡慢慢去「

享受」，道業不能成就。

寺院裡也有單獨的房間，是專爲年老的修行人而設的，因爲他的行動不方便。大家在一起過團體生活，行動都要一致，年老的人，體力衰弱、行動不便，才給他一間寮房。寺院裡面身分地位比較高的，瑣碎的事情多——像住持、當家師，什麼事情都要過問，也要單獨一個房間，便利於辦事。

所以真正修行，六和敬裡的「身和同住」，絕對不是一個人一個房間。如果說是兩、三個人住一個房間不方便，我不願意跟他住，有這種念頭，念佛功夫成片絕對得不到。爲什麼呢？心不平等、心不清淨，還有嫌棄。這怎麼能成就？修行在那裡修？就在這個地方修。在極不平等的環境裡面修自己的清淨心、平等心，這叫修行。不願意跟人相處，這就是過失，就是毛病。了凡居士發現他自己的毛病，就要痛改前非，把

毛病改過來。我們現在有這個毛病，不但不改，還要繼續去培養，這怎麼能成功呢？

所以僧團裡首先要求我們修學的就是「六和敬」，「六和敬」就是大眾在一塊共修的基本戒條，個人所遵守的就是「五戒十善」。在從前，寺院叢林裡面以《沙彌律儀》做基礎——「十戒二十四門威儀」。現在不要求那樣的苛刻了，我們只要求五戒十善就夠了。出家、在家都應當如此，規矩不能再降低了。團體生活就要求六和敬，把我們的毛病習氣都修正過來，不討厭別人，不怨憎別人。

『遇人憎我毀我』，『毀』是毀謗；不會跟他計較，不會把他放在心上。『自能恬然容受』，『恬』是安然。由此可知，他的心境相當平靜，不像從前，他心浮氣躁，一點點委屈都受不得，現在可以受委屈了。這就是看到他修行的功夫在增長，這就是效果。所以一個修道的人，

一個真正學佛的人，要學著跟任何人都能相處；跟佛菩薩能相處，跟妖魔鬼怪也能相處，在任何境界裡，都是怡然自得。

我們看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大師在黃梅證的果位我們不曉得，但最低限度也應該是圓教初住菩薩，只會比這個更高，不會比這個更低。他是明心見性的人——初住以上的菩薩，這還得了！他去侍候那些打獵的人。打獵，天天殺生造惡，他眼睛看到，耳朵聽到，還要替那些獵人燒飯，侍候這些獵人。獵人是他的主人，他是獵人隊裡的僕人，獵人要吃肉，他也要侍候。不是短時間，是十五年！我們能忍受得了嗎？他在那個環境裡怡然自得，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十五年是六祖真正的修行。他在黃梅是開悟了，「悟後起修」，他在一切順境、逆境裡面修清淨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。沒有別的，就是修這三樣。

我們今天與人相處，是不是在順、逆境界裡面，物質環境、人事環

境裡修清淨心？如果不是修清淨心，就沒有修行，於自己一點利益都得不到。那不是學佛，那是搞「佛學」。每天在文字紙堆裡去鑽，也能說得天花亂墜，煩惱天天增加，將來的前途依舊是往生三途六道。這就錯了！真正修行人絕不執著文字——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。他求的是心地清淨、心地平等。清淨心、平等心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他所求的是明心見性。

我們念佛人也是這個目標，我們求功夫成片。「成片」就是心地清淨平等，平等就是一片，清淨就是一片，心裡面沒有界限。換句話說，還有分別執著就不能成片；一有界限，就不能成片。離開一切分別執著，功夫才可以成片，這叫真正修行。他有了這樣的功夫，功夫並不很深，稍稍上軌道了，感應就現前。

到明年。禮部考科舉。

明、清的『禮部』相當於現代的教育部。『科舉』是國家舉辦的考試，相當於現代的高普考。現代中國的高普考是考試院負責的，從前考試跟教育都是禮部掌管，禮部的職權相當於現在教育部跟考選部。

孔先生算該第三。忽考第一。其言不驗。而秋闈中式矣。

他命裡注定的是第三名，現在跟命裡就不一樣了。這是他行善積德，他的名位從第三名提高到第一名。『其言不驗』，這就跟定命不一樣了，這就是變數，他嚐到了——確實有變數，而不是定數。『而秋闈中式矣』，古時候大考都定在秋天，『闈』是闈場、考場；他考中了，就是考中了舉人。了凡先生的命裡，原本只有中秀才的分。因爲命裡講，

他沒有科第，科第最高的是進士。以後他發願求中進士，也被他求到了，那是他命裡沒有的，才是求到的。

然行義未純。檢身多誤。或見善而行之不勇。或救人而心常自疑。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。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。以過折功。日常虛度。

這段所敘述的幾樁事，都值得我們參考，值得我們效法。『行義未純』，『義』是道義，或者說得更淺一點就是義務。幫助別人，不要求報酬的，這是義務。儒家教我們的五倫十義，由此可知，『行義』是性德。父母對於兒女的愛護教導是義務，兒女對於父母孝順也是義務。兄友弟恭，乃至於朋友有信——於朋友信實——這都是義務。義務就是應當這樣做的。人與人之間應該要互愛，應該要互敬互助，了凡居士懂得

，雖然是做，做得不純，裡面摻雜個人利害。我去幫助他，對我自己不利！這一考慮就不純了，也不能夠盡心盡力去幫助別人。這是自己反省，雖然做，做得不夠。

『檢身多誤』，『檢』是檢點，反省自己的毛病、過失還是很多。

下面舉幾個明顯的例子，或者是『見善而行之不勇』，儒家所講「成人之美」，美就是善；我們遇到了人家做好事要幫助、要成就他。為什麼？一件善事對於整個社會、鄉里都有好處。譬如道路壞了，這人要發心修補，我們見到了，就要盡心盡力的幫助他，把這件善事做好，便利於大眾。類似這種對於社會有利益，對大家有利益、有幫助的事情，我們都要幫助他。了凡先生也能夠隨喜去做，但是做得不夠勇猛。也就是說沒有盡心盡力，只稍稍的隨喜一點。這就是反省自己的過失。

『或救人而心常自疑』，別人有苦難，要去幫助他——應不應該幫

助他？如果在今天的社會，求幫助的人很多，我們常常遇到。而且求幫助的人當中，有很多是來騙錢的。騙了之後他到外面去吃喝嫖賭，那就有罪過了。所以行善的確不容易，行善真正要有智慧、要有慈悲。智慧能明察、能判斷應不應該做；慈悲是真正的動力。他確實有苦難，我們一定要盡心盡力去幫助他；如果他用欺騙的手段，我們一眼看穿，我們要教導他。如果他並不是很衰老，也並不是有病，身體健康強壯，應該勸導他、教導他從事正當的行業，不要用這種方式來討生活。

『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』，所以改過自新不是猝然成就的，是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，不斷去改；初期這些現象，決定是免不了的。身雖然善，能夠合於禮法，但是口裡面的言語還會有過失——口不擇言，這是習氣。自古以來，所謂言語是禍福之門，不能不謹慎。孔夫子教學的四科，第一個科目是德行。德行是做人的根本，今天講教育中的德育。

現在這個社會德育沒有了，不講求了。第二個科目就是言語。孔夫子多麼著重言語——說話要有分寸，說話不能傷人。言語傷人，是不知不覺的，人家懷恨在心，將來的報復是沒有辦法預料的，往往許多的怨仇、誤會都是從這兒來的。這個事情麻煩大——「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」，所以不可不謹慎。少言就寡過，何必多說話呢？

尤其修行人求心地清淨，自行化他，一句「阿彌陀佛」就行了。人家給我們講再多的是非，我們一句也不要答覆他——「阿彌陀佛！」他再講——「阿彌陀佛！」聽個幾句「阿彌陀佛」。聽完之後，他講什麼我不曉得，我們就念「阿彌陀佛！」我們把這句「阿彌陀佛」給他，他講的那些東西我沒聽進去。這樣好！所以言語少好！袁了凡是有言語多的毛病。

『**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**』，就是清醒時能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很守

規矩、很如法；但他喜歡喝酒，酒喝醉了，就又放逸了，毛病就出來了。酒是佛法的大戒，五戒裡有酒戒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佛爲什麼要戒酒？就是酒醉後亂性。如果我們飲酒不至於醉，酒有開緣，可以喝的，但決定不能喝醉。戒律講得很嚴格，是滴酒不沾。爲什麼？怕我們止不住，感情用事，沒有理智，一杯接著一杯，那麻煩大了，那決定是破戒。

從前我在台中求學，李老師講《禮記》，《禮記》的註解是鄭康成（鄭玄）註的。鄭玄是東漢大儒，是馬融的學生。馬融在當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學問家，但是馬融的心量不大，學生成就若是超過他，他心裡很不是味道。鄭玄的成就超過老師，青出於藍，老師不甘心，想派刺客把他殺死。所以他離去時，馬融帶著學生到十里長亭送行——實在是不懷好意，令同學們每人敬酒三杯，鄭玄喝了三百杯（三百杯的典故就是從這裡來的）。希望把他灌醉，在路上好下手。那裡曉得鄭康成的酒

量很大，三百杯喝下去，小小的禮節都不失。李老師說，如果人人的酒量都像鄭康成，釋迦牟尼佛這條戒就不用制定了。

釋迦牟尼佛爲什麼制定這條酒戒？我們要了解制戒的意義。學佛的同修如果在烹調時用作料酒，是不會醉人的，調味是可以的。如果年歲大、體力衰，他血液循環慢，酒可以幫助血液循環，每餐飯喝一杯酒，這也是可以的，這是開緣，不是破戒。

同樣道理，佛門忌五辛，五辛裡，尤其是大蒜。五辛是大蒜、葱、蕎頭（大陸叫小蒜）、韮菜、興渠。佛爲什麼禁止我們吃呢？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好，修行最重要的是清淨心，功夫不到家，飲食會影響心理、生理。功夫到家，心理作得主宰，境隨心轉，那就事事無礙；如果還是心隨境轉，這是有障礙。「五辛」佛跟我們說：生吃助長肝火，容易發脾氣；熟吃增長荷爾蒙，容易引起性衝動，所以佛制禁食都有道理的

。換句話說，不管生吃、熟吃，它都增長煩惱，所以禁止。

有一些在家同修說：「五辛不能吃，我們對吃素的興趣都沒有了。」要明白佛制禁食的用意，五辛若當佐料配菜不起作用；像炒一盤菜裡面加一兩個大蒜，是起不了作用。所以要明理，佛法是很講道理的，這才曉得佛法是活用的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通人情、通道理的。受了戒也有開緣，你才能度很多人，自己也歡歡喜喜的跟大眾在一起。所以在某一個場合裡，用智慧觀察，通權達變，要利用機會把佛法介紹給大眾，因為他們能聞到佛法是很難得的。我們在飲食之間就把佛法的大道理告訴他，他聽聽也種了善根，所以這是機會教育。

『以過折功，日常虛度』，功與過兩相比較，每天的過多功少，沒進步！光陰空過了。

自己巳歲發願。直至己卯歲。歷十餘年。而三千善行始完。時方從李漸菴入關。未及回向。庚辰南還。始請性空慧空諸上人。就東塔禪堂回向。

己巳（隆慶三年，公元一五六七年）至己卯（萬曆七年，公元一五七九年）經歷十一年，許求取科舉、科第之願，要行三千善事。三千善事十一年才圓滿。『時方從李漸菴入關，未及回向』，這是因爲他在外面服務，曾經一度在李漸菴的軍中辦事，任參謀一樣的職務，跟著軍隊到處行軍，沒有機會回向。『庚辰南還』，第二年才有機會。『始請性空、慧空諸上人，就東塔禪堂回向』，這就是他己巳年所許的願圓滿了，真正做到了，最後回向。因爲他許願時自己寫了疏文，表示要認真改過自新，積功累德。現在他修積的功德，三千善事做圓滿了，回向報恩

，他的願求也果然是得到了。

遂起求子願。亦許行三千善事。辛巳生男天啓。

他命裡沒有兒子，想發願求得兒子，他求到了──「求有益於得也」，真正是他修來的。『辛巳生男天啓』，他許願行三千善事，三千善事還沒有圓滿，他就生了兒子。因為他發這個願，第二年就生兒子了（天啓是他的大兒子）。所以真正發願，一發願就有感應。當然三千善事他一定會兌現的，雖然還沒有修完，兒子已經得到了。跟前面一樣，前面禮部考試，他三千善事還沒有圓滿時，他居然考中第一名；命裡注定是第三，他考中第一名，這是感應道交，不可思議。

余行一事。隨以筆記。汝母不能書。每行一事。輒用鵝毛管。

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。

每天行善，做一樁好事他就記下來，夫妻兩個都行善。他太太不認識字，不能記，就用鵝毛管蘸著印泥，家裡用的日曆本子，每一天做一樁好事，印一個紅圈。

或施食貧人。或買放生命。

這是舉兩個例子。『或買放生命』，這就是放生。今天我們發心放生，要記住不要受騙。很多發心放生的人都到鳥獸公司去買，他們是專門捕捉來給你放生的，你不放生他就不捕捉了；你愈放得多，他拼命去捕，這不是放生，是害生，這是決定錯誤的。不但沒有功德，還有過失——是有罪過。所以佛教講放生，是在日常生活中，買菜時偶然看見的

（不要故意去找，故意去找就是攀緣）。偶然之間發現了，這個動物活活潑潑，判斷牠可以活命，買下來放生（一定能活下去的）。看到雖然是活的，如果買去放生牠活不成，就不必了，不如拿這個錢做其他的功德。所以一定要有智慧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

我們宣揚吃素，勸人不殺生，勸人愛護動物，都是放生修學的意義，不一定要買動物去放才叫放生，那就搞錯了。像豐子愷的《護生畫集》，能多印多流通——他畫得很好，裡面題的詞，內容也非常的好。但是他裡面的題詞多半是用文言文，如果能發心把它改寫成白話文，再把畫面改成彩色，再標上注音符號，多印給中、小學生，讓他們從小培養愛護動物的觀念，這就真正能收到放生的效果。所以要多方面去著眼，廣泛去修學，不能死在一句話裡面。須知『放生』二字含義很廣很深；『布施』有財、法、無畏多種，義實深廣不可思議。

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。

了凡夫婦斷惡修善，顯然比過去進步多了。在過去一天難得做一件好事，好幾天才做一樁，所以三千善事十年才完成—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，可見得一天做一件善事，還有六百天沒有做善事。現在一天居然做了十幾樁善事，比從前是大有進步了。想到改過自新、斷惡修善真正不容易，你看了凡夫婦的確有毅力、有耐心。看他們這樣努力，就曉得精進不懈的修善不容易。要是沒有毅力，沒有決心，毛病習氣不容易斷除，這就是菩提道上進得少、退得多的道理。

至癸未八月。三千之數已滿。復請性空輩。就家庭回向。九月十三日。復起求中進士願。許行善事一萬條。丙戌登第。授寶

坻知縣。

到『癸未』（發願的時候是庚辰——公元一五八〇年，從庚辰到癸未——公元一五八三年，共四年），才四年三千善就圓滿了。前面三千善事十一年才圓滿，第二次發的願四年就圓滿了。『復請性空輩，就家庭回向』，請法師們到自己家裡的佛堂來做回向。

『九月十三日，復起求中進士願，許行善事一萬條』，他命裡沒有進士，所以現在要求中進士。命裡面沒有兒子，他得了兒子，這是他自己在這一生當中求得來的。命裡沒有進士的學位，他能得到的話，這也是一個變數。雲谷禪師教給他的完全兌現了，有了靈驗。現在他許願行善事一萬條，『丙戌登第』。從癸未年的九月十三日發的願，到丙戌（萬曆十四年——公元一五八六年）只有三年，他果然中了進士，『登第

』就是進士及第。命裡沒有的，他又得到了。

『授寶坻知縣』，朝廷分發他去做寶坻縣的知縣，這也是他命裡沒有的。他命裡講的，是到四川一個縣做縣長，命裡沒有說在京城附近。寶坻是京畿附近，當時的首都是在北京，寶坻縣距北京很近，在北京的東南方，現在屬於河北省。

余置空格一冊。名曰治心編。晨起坐堂。家人攜付門役。置案上。所行善惡。纖悉必記。夜則設桌於庭。效趙閱道焚香告帝。

這是敘述他做了官之後，用什麼樣的態度來處理公務，替老百姓造福。縣市長是朝廷選的，不是老百姓選舉的。這個縣市長好！他確實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。從做了縣長開始，他每天準備一本冊子——空白的本子，名『**治心編**』。這是對治心裡、檢點起心動念善惡的記事本。

『晨起坐堂』，每日處理公務，審問案子。因爲從前的知縣就相當於現在的縣長，不但要管理縣的行政，而且還要管縣的司法；就是縣裡最高的司法官，案件都需要他來審查。不像現在行政、司法分開了，司法有法院法官處理。從前縣市長還要管司法、管審案，這叫『坐堂』。

『家人』，家裡的佣人；這本冊子都隨身攜帶。『門役』，是縣政府裡的當差。門役就將這一冊記事本放在他辦公桌上。他每天做的善事，做的惡事，大小事都登記在其中。因爲他許願要做一萬條善事，所以小善、大善都要登記，看看到什麼時候這一萬條善事才能圓滿。晚上他還要設香案，就是在庭院裡擺一個香案，把一天所做的事情向天帝、鬼神報告，不敢隱瞞在心裡。

『效趙閱道焚香告帝』，仿效古人的做法，使得自己真正懺悔，身心清淨，絲毫不敢隱瞞，這是佛家所講的「發露懺悔」。

汝母見所行不多。輒顰蹙曰。我前在家。相助為善。故三千之數得完。今許一萬。衙中無事可行。何時得圓滿乎。

從前沒做官，工作不會太忙，所以太太幫助做善事容易。現在做官，住在官府裡面——等於現在的公家宿舍。從前做官的住家與老百姓是不接觸的，尤其是眷屬和外面不接觸，家人無法幫助他行善。想一想，所許的一萬條善事要到那一年才能圓滿呢？這使他的太太發愁擔憂的。

夜間偶夢見一神人。余言善事難完之故。神曰。只減糧一節。萬行俱完矣。

他白天動這個念頭，晚上就有感應。晚上作夢，夢到一位神人，他就跟神明說：「我許的一萬條善事，在公務當中修積善事，反而不及從

前便利，這一萬條善事很難圓滿。」神就告訴他：「你所做減糧這件事情，你的一萬條善事都做圓滿了。」他的確做了這樁好事。

蓋寶坻之田。每畝二分三釐七毫。余為區處。減至一分四釐六毫。委有此事。心頗驚疑。

他做了縣長之後就把田租減少了。前一任知縣時，收租是按照每畝田二分三釐七毫這個數字來收租的。『余為區處，減至一分四釐六毫，委有此事，**心頗驚疑**』——神怎麼知道我減租？想想真的有這一樁事。他減租稅的幅度很大，所以全縣的農民都得到他的好處。這一個縣何止一萬農民得到他的好處？一萬件好事不就做圓滿了嘛！所以他自己也懷疑，懷疑兩樁事情——第一、我做事情神怎麼會知道？第二、做這一樁事情會有這麼多、這麼大的功德嗎？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俗語常講：「公

門好積德。」一般人修大福德沒有機會，袁了凡要沒有做縣長，他想做一萬條善事那要多少年！今天他有這個機會，能夠利益萬民，一樁善事就抵得過一萬樁善事。

公門裡積德是容易，造罪也容易；一個政策如果不便利於老百姓，對老百姓有損害的，這一樁事就是一萬條罪過。禍福確實是在一念之間！地位愈高，禍福造作的範圍就愈廣泛。一個國家的領導人，一個政策，一個善行，於全國老百姓有幫助，那就行了千千萬萬條的善事；一個政策有害於老百姓的，那他就做了億萬條的惡事。一般人沒有這個機緣——不在位，行善、造惡都很有限，都不太大；得到這個地位，有這個機會，造惡、造善都不能不謹慎。行善，前途絕對光明；造惡，必墮三途苦報。爲什麼呢？他所造作的都比一般人來得深廣，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

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。余以夢告之。且問此事宜信否。師曰。善心眞切。即一行可當萬善。況合縣減糧。萬民受福乎。

他剛剛作了這個夢不久，恰巧碰到從五臺山來的『幻余禪師』，了凡就把這件事情向他請教。並且問他：「這個事情能不能相信？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回事情，那實在是好！所許的一萬條善事就圓滿了；如果不能相信，這一萬條善事得慢慢去做。」法師就告訴他，『善心眞切』，確實是『一行可當萬善』。

這道理在《華嚴經》上，所謂「一修一切修」，這是華嚴「事事無礙」的修學。爲什麼說一修可以一切修呢？如果這一修是見性的話，那就一切修了；這一修沒有見性，那一等於一，一不等於二。如果一修要見性的話，一就是無量，無量就是一。

什麼是心性？我們舉一個淺顯的例子來說。淨宗講的「清淨心」，心清淨沒有一樣不是，何止萬善！一句「阿彌陀佛」稱爲萬德洪名，我們逐漸明瞭事實真相，才覺得蕅益大師的話很有道理。他告訴我們，一句阿彌陀佛，無量無邊的法門都包含在裡面，萬行都在其中。他說：「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，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，都在裡許。千七百公案、向上機關，亦在裡許。」前一句是把教下都包括了；這一句「千七百公案」，是禪宗也包括了。宗門教下，都在這句佛號裡面。又說：「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三聚淨戒亦在裡許。」持戒也在裡面了。持戒就是守法，包括世出世間一切法。什麼法門都在一句阿彌陀佛聖號裡面——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，許多人不懂得。修到心地清淨，那就是佛門講的法門無量，都圓滿了——圓修圓證。多少人尚不知道這一句阿彌陀佛的好處！

所以我們起心動念，諸佛菩薩、天地鬼神沒有不知道的。這一念從真性裡生出來，特別著重在真心；真心沒有界限，真心沒有邊際，行再微小的一樁善事，與真心相應，再小的善也是盡虛空、徧法界。了凡還沒到這個境界，了凡只是在事相上利益了一縣的老百姓。

『善心眞切，即一行可當萬善』，這是理。『況合縣減糧，萬民受福乎？』這理論了凡先生還不會，他的萬善圓滿是在事上修的。如果從性上修，就是真心上修，那一善是盡虛空、徧法界，不只是萬善。縱然我們在街上遇到一個乞丐，布施他一塊錢，這一塊錢的功德「稱性」。爲什麼？因爲當時你沒有人、我的分別，沒有分別「他」是乞丐，「我」是能布施的人——能所雙忘、三輪體空。一塊錢的布施功德是盡虛空、徧法界，因爲是性德的顯露。今天布施千萬、億萬，不如真心人布施一塊錢的功德大。爲什麼？你布施千萬、億萬是從意識心上布施的。意

識心是有分別、執著、界限的，你突破不了這個界限。真心人一塊錢雖少，他沒有分別、執著，沒有界限，就和虛空法界完全相等，這是不一樣！所以諸佛菩薩修功德，我們沒有法子跟他比，原因是用心不一樣。境隨心轉，我們的心量很狹小，修再大的福德，分別執著的界限畫在那裡出不去。菩薩、阿羅漢邊界沒有了，所以他的一點點善事，就是無量無邊的擴展出去了，達到盡虛空、徧法界。頭一句講的是理，我們要曉得這道理，念念功德圓滿——圓徧法界，徧滿十方，這個意境就不是凡夫所能想像得到的。了凡先生是從事上修的，事上修便利於萬民。

吾即捐俸銀。請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。

很難得，他立刻就能夠將自己的俸祿捐獻出來，到五臺山去齋僧，供萬人大齋。常講「千僧齋」，他要打「萬僧齋」，滿他這一萬條善事

的大願。『齋僧』就是請出家人吃飯。明、清時代四大名山出家眾經常都有幾萬人，五臺山一萬人是少的，人數最多的是普陀山，普陀山住眾大約三、四萬人。在明、清佛法相當興盛時，峨嵋、九華大約有一萬多人。所以他到那裡去齋僧。

尤註說：「足見其人當機立斷慷慨布施，無絲毫牽強吝情處，宜其受福無量也。」「宜」是應該。這樣慷慨大方布施，沒有一絲毫懷疑、沒有一絲毫吝嗇，自己所有的馬上能夠拿出去。了凡先生是個清官，不貪污。清官俸祿能有幾何？這次請客，請一萬人吃飯，大概把他那一點俸祿積蓄全部都拿出來了。他出身清寒，尤其相信因果報應，決定不敢取一分非法之財，所以這是很難得的，一般人做不到的。一般人雖做好事，總是抽出幾分之幾，有一百塊錢，拿出一塊錢做好事就覺得很滿意了。不像袁先生，全都拿出來，這是很難得的。

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。

就是五十三歲壽命就到了。而且算得很準確，是八月十四日丑時，算得那麼清楚。這一年有災難，這一年過不去。

余未嘗祈壽。是歲竟無恙。今六十九矣。

他寫這篇文章是六十九歲。五十三歲那一年他沒有求長壽，那一年也過來了，也沒有什麼災難。沒有求長壽，壽命延長了。由此可知，世間法裡最大的就是生死大事，也就是壽命。連壽命都可以求得，何況其他的呢？功名、富貴、兒女，沒有壽命難求；壽命都可以求得到，那麼其他沒有一樣是求不到的。這個求要如理如法的求，要從至心上求，從自己心地上求，沒有一樣求不到的。如果撇開了心地，從外面去求，那

就是前面雲谷禪師所說的『內外雙失』。所以佛門講的求福、求慧、求生淨土；中國世俗所講的是求福、求壽、求兒孫。多福、多壽、多男女、多兒孫，世間人求這個確實求得到，沒有求不到的。我們知道了凡確實是添福、延壽、添丁，完全是超出他命裡的常數，這是他一生修得的，不是命裡注定的。

書曰。天難諶。命靡常。

『書』是《書經》，五經裡的一部書。《書經》是中國最古老的歷史，記載上古時代的典章制度。這兩句話，「文見《商書・咸有一德》篇」，《商書》裡面的一篇。『天』是講天命，也就是我們講的定命。我們命運被人算定了，落在數量裡。『諶』就是信的意思；天命難信。也就是常數是有的，但很難相信。為什麼？它有變化。雖是一個常數

，但它天天都有加減乘除。了凡居士斷惡修善，惡的天天減少，善的漸漸在增加。做了知縣，減糧這一節，這是乘法不是加法。這一乘，一萬條善事沒幾天就做完了、圓滿了。這就不是一一相加，是乘法。如果造大惡，那一下就除掉，不是一樁一樁減。所以我們起心動念，所作所爲，的確有加減乘除，這就是很大的變數；常數有，變數就難信。常數決定是有，但不是呆板的，是會變的。

『命靡常』，《太上感應篇》明白的告訴我們：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。」禍福都是自己行業感得的果報。

又云。惟命不於常。

這一句話也是《書經上周書康誥篇》裡所說的，也是說天命無常。告訴我們修德的重要，變數勝於常數。

皆非誑語。

古聖先賢這些教訓都是真實的，所以我們尊稱為「經典」。「經典」就是我們現代人所講的真理，絕對是真實，不會改變的。這些教訓應用在現代，還是真實的；若不信，憑著自己的意思，胡作妄為，只有增加過失。眼前縱然得到一點好處——何況所得到的還是命中有的，若不知修德，所得也保不住。不但財富不能常保，壽命都靠不住。命都保不住了，財富再多又有什麼用？這個社會隨時都有災難，隨時都可以把命丟掉。你想想看，其他的還有什麼意義？縱然得到了也沒有意義。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裡說得很好，一個人在臨命終時什麼都帶不去，你的家親眷屬、地位、威勢、財富，沒有一樣你能夠帶得去的。能夠帶得去的是「十大願王」，願王常隨不捨，引導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

佛門也說：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。」這是很重要的警語。既然曉得業隨身，業會隨著我們走，就應該要努力修善因，不要帶著惡業走。帶惡業，我們就由惡業引導墮三惡道；善業引導生三善道；念佛的淨業引導我們到西方極樂世界。比較比較、衡量衡量，我們就清楚了，這一生中應該要做些什麼？所以眼光要看遠一點，要看大一點，不要在眼前斤斤計較，不要計較這一生的得失。這一生時光非常短促，如果我們能在這一生中，多做一點好事、多利益一切眾生，這個功德大了！

古聖先賢的話，我們讀了要能夠相信、能接受，依教奉行，所得的功德利益是自己受用不盡的。你不相信，你認爲那是神話，靠不住，那是自己的業障。無比殊勝的因緣，就當面錯過了。

4.教子知過・改過・修福積德

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。乃聖賢之言。

這是了凡先生真正覺悟的話。大聖大賢有真實的智慧，把事實真相看得清清楚楚。佛菩薩是聖人當中的聖人。

若謂禍福惟天所命。則世俗之論矣。

這是講常數。以前孔先生跟他算命是世俗之論，雲谷禪師教他改造命運是聖賢之言。曉得這個道理，你還需要去算命嗎？還去看相，看風水嗎？不要了！相信聖賢之言，命運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自己開拓美好的前途。

汝之命未知若何。即命當榮顯。常作落寞想。

了凡先生的命是被人算定了。他的兒子沒有給人算過，不知道他的定命是如何，實在講也不需要算了。『即命當榮顯，常作落寞想』，以下這一段開示，非常重要，是他教導兒子：縱然你命裡將來是大富大貴、達官顯要，也要常作落寞的想法。『落寞』即是不得志。爲什麼要作此想？因爲以後縱然發達了，人謙虛，能夠禮讓，不會以富貴對別人起一種驕慢的念頭。自己能謙虛，這是培養自己真實的福德。

即時當順利。常作拂逆想。

樣樣事都很順利時，也常常要想著遇到許多的困難。就是在順利當中，還是要謹慎，還是要小心，不敢大意。諸葛亮一生成功就是在此——

——諸葛一生做事小心謹慎。

即眼前足食。常作貧窶想。

眼前衣食不缺乏，相當的豐富，可是一定要知道節儉。如果在富貴時能常常守住這一點，德行、善行都能夠增長，中國歷史上范仲淹就是如此。范仲淹出身非常清寒，年輕時在寺院裡念書沒有東西吃，每一天煮一鍋粥（稀飯），把粥畫成四格，每餐吃一塊，過這樣貧困的生活。到以後發達了，做了宰相（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），他的生活方式還是保持從前窮秀才的生活，沒有改變多少，只是小幅度的調整。他收入多，就想到很多貧苦的人，把他的收入救濟那些貧苦的人。看他的傳記，得知他曾養活三百多家。一個人的收入養活了三百多家，你就曉得三百多家也只能餬口而已，都過很貧窮的生活。如果過得很富裕，他那有能力

養活三百多家！

這是我們中國人中的大賢，印光大師讚歎——孔夫子之後就是他。他的子子孫孫一直到民國初年都不衰，這是他培育「百世之德」，才有百世的子孫保之。中國世家第一個是孔夫子，第二個是范仲淹。范家八百年不衰，都是積德積得厚，真正修行，真做！能夠把自己的福報分給別人去享受，這是大福報。福報不要享盡了，分給別人享，後福就無窮了。一直到民國初年時，范家的子孫都能守住家風，都很好，在中國歷史上像這樣有大德的人家不多。印祖在《文鈔》裡說還有一個人，清初的一位葉狀元，這個人一直到滿清末年時，他的家業三百年不衰。由此可知，斷惡修善、積功累德，才是人生第一大事。

即人相愛敬。常作恐懼想。

俗話講「受寵若驚」，別人愛護我們是好，但是我們要自己想一想，我們有什麼地方值得人愛護？值得人敬仰？唯恐自己的德能不夠，這樣想法是好——時時能回頭，進德修業，不負眾望。

即家世望重。常作卑下想。即學問頗優。常作淺陋想。

這些都足以戒除貢高我慢。慢是很大的煩惱，貪、瞋、癡、慢，傲慢與貪、瞋、癡有連帶的關係，他從這裡著眼下手，確實是斷煩惱的好方法。斷盡煩惱，性德才能夠顯露，這是真正修德有功。

遠思揚祖宗之德。近思蓋父母之愆。上思報國之恩。下思造家之福。外思濟人之急。內思閑己之邪。

這以下的文字是這一章的總結，非常重要！立命的關鍵就在此。我

們心裡思的什麼，想的什麼，這是進德修善的典範。中國過去的教育，說的是人與人的關係，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。教你常常想，『遠』要如何榮宗耀祖，『揚』是顯揚祖宗之德。自己在社會上，道德、學問、事業能爲社會大眾所尊重，是祖先之光榮。今天社會努力精進的動力是什麼？是名利；大家拼命去做。爲什麼？錢財在那裡鼓勵，在那裡推動。如果沒有錢財，誰肯去做？大家都不願去做了！從前人努力勤奮工作，他的動力是孝道，他想到祖宗，想到父母——我一定要努力修善積德，使我的父母有面子，我的祖宗很光榮，這個動力比名利高尚得多。這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道統，佛法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，所以對於祖宗的祭祀，祠堂的建立，都非常重視，這是中國文化的大根大本。人能夠孝親，能夠不忘本，自然能夠心正行正，不會做壞事。

『**近思蓋父母之愆**』，『愆』是過失。兒子孝順，兒子對社會有貢

獻，父母縱然有一點小的過失，社會人士也會把它忘掉。父母有這麼一個好兒子，大眾都讚歎他父母了。這是孝子。

『上思報國之恩』，國家對人民有君親師的使命，保障人民安居樂業，國民應爲國家盡忠。

『下思造家之福』，『家』是家庭，不像現在的小家庭；從前的家是家族，內外眷屬，是一個大的家族。爲子弟的要常思造整個家族之福，不是一個小家庭之福。所以一人有福，一個家族皆能享受。

『外思濟人之急』，從社會來著想，要盡心盡力替社會服務，爲社會大眾造福。在今日社會，最急者無過於倫理道德教育之復興與發揚光大。

『內思閑己之邪』，『閑』是防止；防止自己的過失。『邪』就是邪知邪見；我們今天講的妄想要知道防止，絕對不可有非分之想，起心

動念都要知道本分。人人都能知道本分，能夠守住本分——社會祥和，天下太平。《孟子》所謂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」本是本分，守本分就是要盡義務。儒家所講的本，是指五倫十義，就是要盡到我們在社會、在人生應該盡到的義務。應當做到的這些事情要認真去做，要努力去做，爲社會、爲家庭造福。

務要日日知非。日日改過。

『日日知非』就是覺悟，佛家所說的「開悟」——始覺、本覺、究竟覺。始覺就是「日日知非」，「始」是開始，是天天開始，所以從初發心到等覺菩薩，都是始覺。天天發現自己的過失、自己的毛病，發現了就改，這叫真正的修行——修正自己的見解、思想、行爲，日日改過，這就是大聖大賢的真實修功。

一日不知非。即一日安於自是。一日無過可改。即一日無步可進。

我們要想改造命運，想離苦得樂，這幾句話是關鍵、是鎖鑰，非常重要。一般人一生當中不能成聖成賢，修行得不到一個結果，毛病就犯在此地。天天知道自己的過失，就是天天始覺。一發現就把它改正過來，這叫功夫。真的改過，這是功夫得力。不必多，一天真的能知一過失，改一過失，三年之後你不是聖人就是賢人，這一點都不假。一天改一條過失，一個念佛人三年之後，不是上品往生，也是中上品往生，這是修學成佛作祖，你肯不肯認真去做？一天一條過失都沒有發現，這是迷惑顛倒。不知道自己的過失，當然就無過可改，那有進步！不進則退，自然墮落。『安於自是』——自以為是，是最可怕的生活。

天下聰明俊秀不少。所以德不加修。業不加廣者。只為因循二字。耽閣一生。

這是真的，聰明才智的人很多。『所以德不加修，業不加廣者，只為因循二字，耽閣一生』，『因循』是放逸、懶散、偷安，日子得過且過，我們常講的混日子。這樣一天天混下去了，這樣過生活，就是定命。你命裡面注定的——怎麼生、怎麼死，死了以後要到那一道去，全按著定數安排。這就是雲谷禪師講的凡俗之人、庸俗之人，完全照著命運去走，也是佛在經裡所講「可憐憫者」。他教他兒子這一段，確實是世出世間修學用功，都離不開的原則。

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。乃至精至邃至眞至正之理。其熟玩而

勉行之。毋自曠也。

了凡先生將雲谷禪師教他改造命運的理論與方法，寫出來傳授給他的兒子，希望他也依照這個方法來修學。了凡先生依此修學，得到了很好的效果，所以對雲谷禪師所說的理論與方法深信不疑。

『至精至邃』，『精』是精華、精純、精彩到了極處；『邃』是深遠、真實，決定正確。

『熟玩而勉行之』，『熟玩』就是把它讀熟深思，細細去體會，就是熟玩。常常思惟，常常去想，你會得到其中的法味，然後把它變成自己的行爲，努力去做。

『勿自曠也』，『曠』是光陰空過，不可虛度這一生。

二、改過之法

㈠改過之因——避禍納福人之常情

1. 吉凶禍福皆有預兆

第一章是講因果的理論，以下兩章就講命怎麼改法——惡要怎麼改？善要怎麼積？兩章完全著重在行門。前一章是建立改造命運的信心，信了以後要去做；要怎麼做法，這裡給我們說得非常具體。

春秋諸大夫。見人言動。億而談其禍福。靡不驗者。左國諸記可觀也。

從此處可見古人學問的真實。《春秋》是魯國的歷史，孔夫子當年

在世把它整理，做成了定本流傳於後世。這部書有三個人註解，流傳最廣的是左丘明註的《左傳》。今天所看到的《左傳》就是左丘明所註解的《春秋》。（《春秋》是孔子整理的，並不是孔子作的。原來有很多材料，孔子重新整編，左丘明再加以詳細的解釋。）除《左傳》之外，還有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。在這三種註解裡註得最好的，文章也好，記載也很詳實，是左丘明的《左傳》。現在所流傳的《十三經》，三種傳都在其中。

『見人言動，億而談其禍福，靡不驗者』，這是說古人聽到別人的談話、舉止動作，就能判斷此人的吉凶禍福，而且判斷得很正確，後來都應驗了。小則一個人成功失敗，大的能看出國家的興衰。這是確實的，我們在『左國』（左傳和國語兩部史書）讀到很多。他們有這種觀察能力，就是懂得因果報應的道理。你的言善、行善，穩重厚道，就可以

判斷你有福，這個人有前途；言語刻薄，行動輕浮，這人沒前途。即使現在很得意，那也是曇花一現。連一舉一動都可以看得出來一生吉凶禍福，所以心行言動不可以不謹愼。

大都吉凶之兆。萌乎心而動乎四體。

這不只是理論，也是事實。一個人、一個國家都是如此——事還沒有形成，它就有吉凶的預兆，這種預兆都是在起心動念處、在所作所爲處。所以頭腦冷靜、很有理智的人，能夠觀察得出來，預知未來的變化。他從眾人心行中就能看到國家興亡——「國者人之積」，你看這國家上上下下的人，他們每天想什麼，他們每天做些什麼，就知道這個國家有沒有前途，知道這個國家的興亡；我們一個家庭裡的人，想的是什麼，念的是什麼，做的是什麼，這個家庭的興衰也就可知了；個人的吉凶

禍福也在乎個人的行爲。這些都有預兆，預兆很明顯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都顯露出來，所以對一個有智慧、有學問的人是隱瞞不過的。

其過於厚者常獲福。過於薄者常近禍。俗眼多翳。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。

『厚』是厚道。厚道的人，心地厚道，行爲厚道。能夠損己幫助別人，這是厚道。對自己可以刻薄一點，對別人要好一點，這種人一定有後福。

『過於薄者常近禍』，對待別人刻薄，貪圖自己的享受，這個人將來必有災難。

『俗眼多翳』，俗人看不出這個預兆，像眼睛被遮住一樣。

『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』，好像一切吉凶禍福沒法子預測，看不出

來，其實吉凶禍福的預兆都擺在眼前。什麼人才去看相算命？就是此地說的『俗眼多翳』才會找人給他算算命、看看相。下面這一段就很要緊，是我們應當要留意、要修學的。

至誠合天。

這是大原則——我們一個人處事、待人、接物要用真心，不欺騙自己，不欺騙任何一個人。『天』就是佛法講的真如本性，日常生活中妄念不生，常常保持著正念現前。『至誠合天』，現在這人縱然受苦受難，畢竟苦難很快就要過去，大福報要來。所以世出世間法的大根大本就是真誠。儒家講學養，八條綱目裡「誠意、正心」是重心，「格物、致知」是達到誠意、正心的手段，這兩條不能做，雖然想誠意，也誠不了，就是做不到「至誠」。格物，物是什麼？物是五欲六塵。財、色、名

、食、睡要放下，如果不能淡薄，你的心會被外面境界所動，怎麼誠得了？縱然不能把整個欲望捨掉，也要看淡。凡夫天天在打妄想，其實妄想無濟於事。不如把這些妄想捨掉，把五欲六塵種種的享受捨掉一些，多替別人想想。我們有福，把福報都給別人去享，這個福報就大了，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之後就要真做！

淨空學佛，最初得力的就是《了凡四訓》，朱鏡宙老居士將此書贈送給我。我讀了之後，想想年輕的時候和了凡先生一樣，他有的毛病我都有。我也是短命，過去多少看相算命的，連甘珠活佛都說我短命，我相信。所以算命的說我過不了四十五歲，我很相信。因此，我出家學佛就把時間表定到四十五歲，因爲我只有這麼多的時間好修（我沒有求長壽）。果然四十五歲那年得了一場病。當時基隆大覺寺，靈源老和尚舉辦結夏安居，靈老請我講《楞嚴經》，我只講了三卷，就生病了。自己

想想壽命到了，所以也不找醫生，也不吃藥，天天在家念佛等往生。病了一個多月，也沒有往生！病好了！這些年來依照這個方法修行，愈修行愈靈驗，愈有信心。現在什麼都捨了，捨乾淨就更自在了。

所以「捨」才會有「得」，不「捨」就沒有「得」。我們中國人說「捨得」，「捨得」這個名詞是從佛經裡來的。你能捨才能得，不能捨什麼都得不到。這篇改造命運的文章也就是叫我們「捨」；求呢？求也有助於得也。怎麼求？捨了就得了，你所求的都能得到；首先要把妄想、執著捨掉。『至誠合天』是從根本上捨，捨自私自利——將利益自己的念頭捨得乾乾淨淨，起心動念都是利益大眾、利益社會、利益眾生，這個人後福自然無窮。

福之將至。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。禍之將至。觀其不善而必先

知之矣。

所以吉凶禍福都有預兆。福將要來了，看他的善心、善行——他能把自己的利益分給別人共享，這是善行，於是曉得他福報快到了。若只顧自私自利，奪取別人的利益，自己的利益與福報不肯與別人分享，他的福報是會享盡的。享盡了就沒有了！災禍就來了！所以只要看到他想的不善、做的不善，就知道他的災禍快來了。一個人、一個家庭，大到一個社會、一個國家，乃至於整個世界，都可以從這個原理來觀察。只要很冷靜、很細心，沒有看不清楚的。所以吉凶禍福、世界的安定動亂、國家的興衰都可以預知。

(二)改過的基礎——三心圓發

1.羞恥心——知恥能生大勇

今欲獲福而遠禍。未論行善。先須改過。

前面了凡舉出吉凶禍福都有預兆。無論個人、家庭、國家，乃至於全世界都是有預兆的。這些預兆，唯有心地很清淨的人看得清楚。有定功的人，不僅是佛門，就是道家、儒家、讀書人，心比較清淨的，也都能看得出來，定功愈深看得愈遠。所以佛經裡常常告訴我們，阿羅漢能知過去五百世、未來五百世，這是我們每一個眾生的本能——本有的能力，應當是如此。現在能力喪失了，就是因為心亂了；被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、煩惱搞混濁了，使這個能力失去。佛法教我們是要把心地上的障

礙、污穢去掉，恢復我們本能而已。

前面說的道理明白了，要從那裡下手呢？這裡開始要給我們講真正用功下手的方法。我們每個人都想求福、求慧，都希望遠離災難，想得到幸福。「福」是從「行善」得來的——行善是因，得福報是果。可是業障要是沒有除，福也不容易得到，所以先要把業障去掉。求有理論、有方法，世間一般人都在事相上求，都在常數裡面求，那怎麼可能求得到？現在雖然知道有變數，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希望，可是畢竟變數並沒有立刻現前！如何能達到這個目的？先要修清淨心。什麼是善？心地清淨是第一善。心地不清淨，縱然修善，善裡面有摻雜、不純，所獲得的福報很有限。就是講消業障，也消得不夠徹底，消得不很多。

由此可知，心地純善、純淨，非常重要。如何使自己心地恢復到清淨？那就要改過，將自己的心地真正做一番洗刷的功夫。所以此處教導

我們『未論行善』——我們還沒談論行善、修善的方法之前；『先須改過』，『須』是必須，這個字非常的肯定。那麼過要怎麼改法？這裡提出幾條綱領，這些綱領非常的重要。

但改過者。第一。要發恥心。

中國古聖先賢教導我們「知恥近乎勇」——儒家講的大智、大仁、大勇。什麼人是大勇？唯有知『恥』，才能真正改過自新，才能發憤向上。人要不知恥，那就沒有前途了。我們不要跟一般人比，把標準提高一點，跟誰比？跟諸佛菩薩比。佛菩薩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爲什麼他能成佛菩薩，他能得到不生不滅，我們還要搞六道輪迴？這是大恥辱！

思古之聖賢。與我同為丈夫。彼何以百世可師。我何以一身瓦

裂。

如果我們能常常這樣想，這樣反問自己，『恥心』就能生，這是改造命運的開端，也是改造命運的動力。什麼力量在推動？這是原始動力，不可思議的動力。了凡先生在此地所說的多半是世間法，世間有大聖大賢——孔子、孟子、周公、伊尹，都是我們中國古聖先賢。他是大丈夫！我也是大丈夫！（此地的「丈夫」沒有男女之分，能爲人之不能爲，謂之大丈夫。）他是人！我也是人！他能做得到，我爲什麼做不到？要從這個地方去反省。

在出世間，別人證阿羅漢、成菩薩、成佛了，他們過去生中有無量劫，我們過去生中也是無量劫；爲什麼別人生生世世修行，成菩薩、成佛，我們生生世世修行，還是搞六道輪迴？這實在是奇恥大辱！世間恥

辱跟這裡是不能比的。『百世可師』——世出世間聖人都是天人師，佛十個德號裡有「天人師」——此處的「師」就是典型、模範。他可以做一切眾生的模範，做一切眾生的好榜樣。再想想自己『一身瓦裂』，『瓦裂』是比喻，就是造惡業受惡報。

了凡先生的好處就是他對於自己的過失，絲毫都不隱瞞。他所講的不是一般人的過失，是自己的過失。他發現了，能痛改前非，這是他的長處。他之所以能成就，關鍵就在此地。第一個大病：

耽染塵情。

『耽染』就是貪愛、貪戀，貪戀是清淨心受了染污。『塵情』是五欲六塵；五欲是情，塵是指六塵，塵也是代表染污的意思。我們坐的桌椅如果一天不擦，上面就有灰塵，天天去擦拭是為除去染污。我們的清

淨心也被欲塵染污了——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是五欲，起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這就是染污。所以佛把外面境界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叫做六塵，就是這些染污我們的清淨心，這就是病根。如果我們要恢復自性清淨心，這些塵情要放下。世間人最難的就是放下！能放下一分，心就清淨一分；放下兩分，心就清淨兩分。菩薩所以有五十一個階級，實在就是塵情放下多寡不同，而分爲五十一個等級。五十一分塵情都放下了，絲毫塵情都不染了，就叫成佛。若還有一分未放下，就是等覺菩薩。這個『塵情』就是業障。

淨宗講「帶業往生」，所謂帶業往生就是放下一些，沒放得乾淨，還帶一部分去。過去有人主張淨土法門不是帶業往生，是「消業往生」，震撼了全世界的念佛人。這種說法是錯誤的，與經義完全不相應。雖然在淨土諸經裡面找不到「帶業往生」這四個字，可是意思非常的具足

。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得知如果不帶業，業都消了才往生——既然業都消了，何必要往生？等覺菩薩還帶一品生相無明，就是塵情還沒有斷乾淨，還帶一分業，所以菩薩叫「覺有情」。「有情」是什麼？還有塵情；完全沒有，就成佛了！

嚴格來講，心地純淨只有一個人——佛，除佛之外，絕對沒有心地純淨的。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生相無明，菩薩有塵情，但是沒有前頭那兩個字——『耽染』。所以他叫「覺有情」，他是覺悟的有情。我們凡夫就是『耽染』很重，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。

「帶業往生」是祖師根據經義說出來的，與經義絕對沒有違背，我們要相信。尤其淨土法門，一品惑沒有斷也能往生。在過去、在現代我們看到許多念佛往生的人，這是真實的見證，這是證明。所以有些偏差的言論，我們要有能力辨別，不要受它的影響，要「依法不依人」，那

是人說的，我們要依照經典來修學。

私行不義。謂人不知。傲然無愧。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。

『不義』就是不應該做的，不合理、不合法、不合人情、不合道德、不合風俗習慣，這都叫不義。自己做不應該做的事情，以為別人不知道——實在講是有些人不知道。那些人呢？迷惑顛倒的人、心思蒙蔽的人。聰明正直、心地清涼自在的人知道，這樣的人絕對瞞不過他；何況還有天地鬼神，鬼神有五通（鬼神五通是報得的，不是修得的）；鬼神都知道，諸佛菩薩就更不必說了——我們六道凡夫起心動念，他們沒有不知道的。所以我們念了經論與聖賢典籍之後，真的是寒毛直豎，沒有絲毫能隱藏得住，想想還是發露懺悔才對！為什麼？他們都知道了。我們不發露他也知道，還不如自己說出來好一點，我們心地比較能夠得到

一點平安。

『傲然無愧』，這個『傲』是傲慢，沒有慚愧之心。『無愧』就是我們俗話說的「麻木不仁」，沒有一點羞恥心，沒有一點慚愧心；再說個不好聽的，就是所謂「喪失天良」。做壞事常常還受良心責備，這人還是好人。雖然他外面瞞人，自己心裡常常感到不安，這種人有救。做了壞事麻木不仁，這種人沒救。若是尙有羞愧之心，這是有救的，可以回頭的。

傲然無愧之人，『將日淪於禽獸』，他現在雖然是有人身的樣子，他所造的惡業將來必定墮三惡道——他自己不知，諸佛菩薩、天地鬼神皆知道。在他運衰時，妖魔鬼怪會來欺負。妖魔鬼怪欺負人，要看什麼樣的人——將來生人天道以上的，他不敢欺負，對於善人不但不敢欺負，他還恭敬；對於造惡的人則常常諷刺他、譏笑他、欺負他，因爲惡人

雖然現在是人身，將來必墮惡道。

這些道理、這些事實只有真正學佛的人明瞭，明瞭之後，起心動念、一切行爲自然就謹慎了。我們這一生不但決定不能墮惡道，也決定不能再搞輪迴。如果我們不想再搞輪迴，只有一條路——求生淨土。所以對於取淨土，一定要下很大的決心。淨土如何取得？心淨則土淨——信願持名、修清淨心，也就是說『耽染塵情』要遠遠的把它捨離。當然不可能完全捨掉，完全捨掉就成佛了。我們捨的愈多愈好，不需要牽掛的就盡量不要去牽掛，把牽掛的念頭轉變成念阿彌陀佛；把自己身家的利益——身是本人，家是我的家庭，也就是起心動念都是念自家利益的念頭、把這個念頭轉變爲利益一切眾生，這樣我們心就清淨了。

佛菩薩與眾生的差別，就在佛菩薩起心動念是想一切眾生，沒想自己；眾生起心動念先想自己，不想眾生。如果念念都想一切眾生的利益

，我執不刻意斷，自然就漸漸沒有了。我執要是沒有了，在念佛功夫上就得「事一心不亂」，往生品位就高了，可生「方便有餘土」，決定往生。我們要從這個地方下功夫，要認真的去做，所以眼光要遠大，不要僅僅看這一生，不要只看眼前。我們眼前乃至於這一生，是非常之虛幻無常。經上講的沒錯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要知道諸法無常，不值得我們去牽掛。在我們身旁的家親眷屬，我們要教他正法，要勸他如理如法的修學。

曾經有一位同修，他很著急——他的小孩想到國外去留學，出國留學很不容易。他自己住在巴黎，他問我怎麼辦？我就教他，把一切妄念放下，全家念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，一定有感應。他說：「這不行！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辦妥，我的心才能放得下，才來念經、念佛。」我說：「你如果這樣想法，你這一輩子都沒有指望。」他問：「爲什

麼？」我說：「你的方法用錯了，你今天所思考運用的方法，是你自己的業力，你沒有三寶加持的力量。」會用三寶的力量，把自己的力量捨掉——我自己力量做不到，我用清淨心求三寶加持，會有不可思議的力量，這個才重要！就是此地講的，我們要用變數，不用常數；常數是命中注定的，變數是自己創造命運。

創造命運要從心地裡面求，這個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成天胡思亂想的，那是妄心，妄心是在常數上，不是在變數上。一用真心，常數就改變了，我們在佛經上、在《了凡四訓》裡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求佛菩薩怎麼個求法？不是跟佛菩薩談條件——求佛菩薩保佑我發財，給我賺一百萬，我供養你五十萬，我們兩個對分。這不行！佛菩薩怎麼會答應你這個條件！所以世間一般人想利用佛菩薩，想利用三寶的力量談條件——許願都是談條件的，這很有限，這是錯誤的，沒有條件好談的。最

要緊的是恢復自己的清淨心，這有最根本的理論依據。就如佛法中所說，六祖也講得很好：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。」這已說明一切都是現成的，向自性裡面求，沒有求不到的——有求必應——因為自性本來具足，自性能生萬法。三寶不過是給你做一個助緣而已，求得也是我們自性本有；自性裡沒有，三寶也幫不上的。「佛氏門中有求必應」，你完全相信，一點都不懷疑，要求什麼得什麼——求成佛都可以得到，何況其餘的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理，「求」，一定能得到。世間人不知道，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，這就是佛經裡面講的「世智聰辯」。這不是求取功名富貴，實在講是在造罪業（他自己還不曉得）。就是求得的，還是命裡有的，你說這多冤枉！他所造作的罪業，將來必定有果報。

佛法裡講十法界，十法界中每一界又有十界，所以叫「百界千如」

。我們現在是在人法界，這一法界裡就有十法界。我們現在一心一意念佛求生淨土，我們現在是在佛法界——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現在修成佛之因，現在就在佛法界；我今天念菩薩，我今天修六度萬行，就是菩薩法界；我今天念仁義道德，就是人天法界；我今天想盡方法想去賺錢，貪這個世間的物質享受，這是餓鬼法界；見到一切人、一切事都不順眼，是地獄法界；糊里糊塗、迷惑顛倒、一天混一天是畜生法界。雖然現在都是人身，已經可以給我們分成十個不同的樣子了。諸佛菩薩、天地鬼神看到我們的樣子，他就知道是佛，還是菩薩，或是其他，他們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所以每一界裡都有十界。我們自己明白這個道理，知道這個事實真相，就曉得該如何去選擇，這個權的確操在自己手上。

世之可羞可恥者。莫大乎此。

人家成佛、成菩薩，我們還在搞三惡道、搞六道輪迴，這是太可恥了！世間『可羞可恥者』，沒有比這個更大了。

孟子曰。恥之於人大矣。以其得之則聖賢。失之則禽獸耳。此改過之要機也。

『恥』這字與人的關係太大了，爲什麼？「知恥」，這個人可以成聖成賢；「不知恥」，必定淪落三途。你看這個字與一個人的前途關係多麼重大！

『以其得之則聖賢』，『得之』就是知恥；知道羞辱就發憤雪恥圖強，能振奮起來。

『失之則禽獸耳』，『失』就是不知恥；不知恥就是小人，胡作妄爲。在佛法講，不知恥才會搞貪、瞋、癡、慢；知恥的人絕對沒有貪、

瞋、癡、慢，他曉得貪心墮餓鬼，瞋恚心墮地獄，愚癡墮畜生，有什麼值得傲慢的？跟佛菩薩比差太遠了！所以這些煩惱心自然就消失了。

『此改過之要機也』，『要』是重要，非常重要的樞機，也就是關鍵。把它擺在第一——要知恥。說得粗俗一點，就是善行善果不如人是羞恥，知恥一定奮發自強。希望發最上乘者，一齊來組成一個「知恥學社」，提倡知恥運動，喚醒大眾，共創人類和平福祉。

2.畏懼心——知畏能生誠敬

第二。要發畏心。

『畏』是畏懼。人常懷有畏懼之心，那是一種很大的控制力量，使自己不敢作惡。他有所恐懼，他怕什麼？

天地在上。鬼神難欺。

『天地』是指天神與鬼神。在我們上面的諸天天神有天眼通，我們一切動作祂們皆看得很清楚；地下則有鬼神，鬼也有五通，能力雖然比不上天神，祂們的感觸比我們一般人還要強。鬼的智慧比不上我們，但是祂能見、能聽，這些能力比我們強。（也許你不相信，而認為鬼神有五通，應該是祂們的聰明智慧比我們強才對。）現在科學家已經測驗出來，很多動物牠們的器官很特殊，譬如說狗——牠的鼻子比人靈，我們覺察不出來的味道，牠可以覺察得出來；狗的耳朵也比我們靈。牠是畜生，牠沒有我們聰明。畜生裡尚且有許多種能力超過我們，何況鬼神呢？所以鬼有五通是可以相信的。祂為什麼還受苦難？祂智慧不如我們，福德多數不如我們。所以地上地下有鬼神，我們一舉一動祂們都清楚。

吾雖過在隱微。而天地鬼神。實鑒臨之。重則降之百殃。輕則損其現福。吾何可以不懼。

我們縱然在很隱密的地方，也就是說沒有人看到的地方，做一點小小的過失，天地鬼神有天眼——我們的牆壁障礙不住，祂們看得清清楚楚。真正可怕！這些眾生的神通還是小的，因為距離我們很近，祂們實在都看到。『鑒』就是看到，『臨』就在我們面前。我們看不到祂，祂實在就在我們面前，祂看我們看得清清楚楚。佛菩薩則更不必說了。佛菩薩是大慈大悲，看到我們做什麼壞事，他心清淨，他不會找我們麻煩；可是鬼神不一樣，鬼神是凡夫，看到我們作惡，祂生氣，有時要找我們麻煩。佛菩薩無所謂，但護法神是眾生，祂看不順眼，也要找你麻煩。因為護法神是凡夫，祂沒有成佛、成菩薩。鬼神更是凡夫，所以『重

則降之百殃，輕則損其現福，吾何可以不懼』！我們有重大的罪惡，這些鬼神就要來懲罰我們，這就遇到一些災難災殃了。輕的——就是我們常說的折福。要是真正明白這個事實，怎麼能不怕！

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裡有好幾段經文，讀了真正叫人敬畏。西方極樂世界人數無量無邊，個個「天眼洞視」（洞視就是沒障礙，一點障礙都沒有），「天耳徹聽」，能力是盡虛空、徧法界——十方一切諸佛剎土，我們肉眼看不見的，他看得見；我們耳朵聽不見的，他聽得見。所以想想我們還有什麼地方能隱瞞極樂世界的諸上善人？連那些人都不能隱瞞，又如何能瞞過阿彌陀佛、觀音、勢至呢？沒有法子隱瞞！

我們真正明白這一樁事實，深知念佛求生淨土，形式上的回向不回向是沒有什麼關係。我們的心願他們都知道，不必嘴裡講：「我要求生淨土！」他們早就知道，起心動念時他們就曉得了。好好的念阿彌陀佛

，這是真話，其他的廢話可以不必講了——求一心不亂、求上品上生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才是第一等大智、大福德人。

不惟是也。閒居之地。指視昭然。吾雖掩之甚密。文之甚巧。而肺肝早露。終難自欺。被人覷破。不值一文矣。烏得不懍懍。

前面所講是在一般時處，這裡是講我們一個人在私室獨居時。一個人在自己房間裡關起門來，有時就不檢點了，可以馬虎隨便一點了，不知「慎獨」功夫要緊。因爲有人在，自己總會約束一點，沒有人在就放逸了。

李老師講過，古時候，好像是鄭康成（鄭玄）跟一些同學們在一起，有一次大家自我反省，提出自己有什麼過失，把過失說出來。每位同

學反省時都能把自己的缺點說出很多，唯獨鄭玄想不出來。最後大家問他：「你再想想！」他說：「我在想！」想了很久，想出來了——有一次上廁所時沒有戴帽子，這就是我的過失。可見古人慎獨的功夫，在自己房間關著門，衣服都整齊，像見賓客一樣的慎重。現在人會說何必這樣做作？古人他就是這樣做法，這叫「慎獨」。在他們的觀念中，縱然是掩蓋得很嚴密，天地鬼神也見到，如果馬虎一點、隨便一點就是失禮。隱密之處也如臨天地鬼神，所以態度是恭恭敬敬，不敢有一點放逸，就是講這樁事情。

『閒居』是指私人的臥房，在裡面也是『指視昭然』。雖在私室中，亦如十目之所監視、十手所指——就像在大庭廣眾之下一樣的檢點、一樣的謹慎，不敢隨便。

『**吾雖掩之甚密，文之甚巧**』，『文』是文飾，就是掩蓋自己的過

失，還用花言巧語去掩飾，其實是掩飾不住的。『掩』就是騙人、自欺欺人。實在是『肺肝早露』，『肺肝』是內臟，一般人看不到，可是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是用這個來比喻。比喻我們在暗室，在臥室裡面，一舉一動、起心動念，天地鬼神沒有不知道的。我們以為掩藏得很密，那不過是自欺欺人——其實早就被人看破了，看破了就一文不值。想到這裡，怎麼不害怕！

不惟是也。一息尚存。彌天之惡。猶可悔改。

人知恥，就有敬畏之心，就能改過，就能滅罪。我們講「懺除業障」，學佛的人天天去拜懺，拜一輩子不但業障沒消除，愈拜愈多，原因在那裡？他不曉得從那裡去懺悔。今天在寺院拜懺，就是此地講的『文之甚巧』；他不是真懺悔，而是在掩飾他的罪惡，罪惡愈積愈重，所以

愈拜懺罪愈多。真正修行是知恥、畏敬，我們能夠在念頭上轉就好了。

『一息尚存』，只要一口氣沒有斷。『彌天之惡』，『彌天』就是大惡，佛經裡所說的五逆十惡——必墮地獄。這樣的人在一口氣沒斷時，有沒有救呢？還有救——『猶可悔改』，他還能改過自新。他要是真正的知恥，真正的生敬畏之心，悔過發願求生西方，一念、十念決定往生。

我們在《無量壽經》、《觀無量壽經》讀到。在印度、在中國，在過去有這種實例。譬如唐朝時的張善和，他是屠夫，臨終十念往生。在古印度有阿闍世王，我們在《觀無量壽經》裡讀過，他殺父親、害母親、破和合僧，也是無惡不作（《大藏經》裡面有一部《阿闍世王經》，釋迦牟尼佛專講這個人的因緣果報），他在臨命終時，一口氣還沒斷，他真正懺悔了，一心念佛求生淨土，他往生的品位是「上品中生」，實

在不可思議！

所以我們才曉得往生極樂世界有兩種方式：一種是我們平常積功累德，平常修行往生的；另外一種是作大惡的人，臨終懺悔往生的。所以我們不可輕慢造作罪業的人，說不定他在臨終時懺悔的力量強，往生的品位比我們還要高，這是很可能的。我們俗話說：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——浪子一回頭比一般好人還要好，平常一般好人比不上他，就是這麼一個道理。所以對於惡人不可以存輕慢之心。

知道這個道理之後，我們決定不能存僥倖的心——造惡臨終懺悔還可以往生，我現在多造一點惡不要緊，臨終時還來得及。我們要是存這個心就壞了，存這個心可以說決定墮三途。諸位要知道，臨終懺悔往生是很不簡單的事情！表面上看是一生，其實他過去生中的善根、福德不知道有多麼厚！在這一生當中他迷了，臨終時他又醒過來了，這才行！

過去生中沒有深厚的善根（大家可以去參觀病院，你就曉得了），幾個人在臨命終時頭腦清醒？這是第一個條件。如果臨命終時昏迷了，求懺悔的念頭忘掉了，那不就往惡道去了！我們明瞭事實真相，決定不敢存這個念頭。爲什麽？太難！太難了！真是千萬人中，難得有一個臨終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這是第一個條件，沒有這一個條件就辦不到。我們能保證自己臨終時頭腦清楚嗎？第二要遇善知識。第三要立刻回頭，一心懺悔，念佛求生淨土。我們能保證臨終時這些條件都能具足嗎？若不能，還是老老實實，平常積功累德，這才穩當可靠。淨宗是萬人修萬人去的法門，但是尤註說得好：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苟有悔罪之心，便開自新之路。」這要愈早愈好，愈早覺悟愈好。趕緊回頭，不要再造惡業了！

古人有一生作惡。臨死悔悟。發一善念。遂得善終者。

這種例子很多，世俗、佛門中都有，如前所說。近代我們見得到的，美國首都華盛頓周廣大往生。他雖然不是一個作惡的人，但給我們證明，臨終遇到佛法，一念十念是可以往生的。周廣大是一個經商的好人，不是個惡人。他一生沒有遇到佛法，臨終前三天才聽到善友說西方淨土。他聽了很歡喜，沒有絲毫懷疑就接受了，就發願求生淨土，一心念阿彌陀佛，這是他過去生中的善根現前。一發願求生，他病痛就沒有了，這是佛法講的華報。真心一發，三寶就加持，雖然有病，沒有痛苦；雖然病重，精神提得起來。從本身上來講是自己的願力、法喜——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特別有精神，這是本身的力量；另外是阿彌陀佛威神加持，所以他能提得起精神來念佛。念了三天佛，他看到西方三聖從雲端下

來，接引他往生。這是最近發生的事，如何不信？

諸位要曉得修行重實質，不重形式。周先生沒有聽過經，也沒有讀過經，沒有受過三歸，也沒有受過五戒，不過是善友勸他念一聲阿彌陀佛。真的！阿彌陀佛西方三聖接引他往生。修行重實質、重心地、重真心。

尤註說：「修不嫌早，悔不嫌遲。臨終安詳，超拔之徵。」臨終悔過還是來得及的。凡是臨終死得好，他來生去處一定好，這是可以斷定的——好死好生，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人「好死」在我們中國是五福之一，五福最後一條是「考終」，這是講安詳——死得安詳，沒有痛苦，他來生決定是生三善道，決定不會墮三惡道。

謂一念猛厲。足以滌百年之惡也。譬如千年幽谷。一燈纔照。

則千年之暗俱除。故過不論久近。惟以改為貴。

這個事實儒、佛都說，可見得它是真的，絕對不是假的。改過要勇猛，真正勇猛的去改過，縱然是大惡，縱然是久惡，都能懺除。『一念猛厲』，就是真實的懺除業障，所以『足以滌百年之惡也』，『滌』是洗刷乾淨，『百年』是講長久累積的惡業，都可以懺除洗淨。

『譬如千年幽谷』，千年的黑洞，我們點一盞燈，黑暗就沒有了，就照明了。『一燈纔照，則千年之暗俱除』，這就把燈、光明比喻你勇猛改過的這一念心，就能夠把長時間的積惡都洗刷掉。所以過失不論大小、不論久近，是『以改為貴』，我們一定要改過。

佛法裡常講：「法器難得。」如果不是法器，決定不能續佛慧命。器是器皿，譬如這個杯子一定要乾乾淨淨，我們盛水才能飲用。如果這

個茶杯不乾淨，裡面有一點毒藥，你盛滿一杯水喝了，是要中毒的，毒就是惡業；要成法器，就是先要把我們的惡業淘汰盡，我們接受的佛法才能自利利他。

前面講修福，為什麼先要改過？這就是先使自己成為一個法器。諸佛菩薩、天地鬼神賜福，我們才能接受——真正是福，不會變質。如果自己接受的器皿不乾淨，煩惱重重，惡業很多，佛菩薩給我們的福會變成更毒的藥，怎麼能受得了！這就是先要改過自新，然後才能修福的道理。過要是不改，我們修的福是彌增大惡。為什麼？沒有福報，造的惡小，沒有能力造；福報大，造的惡就更重更大，將來墮地獄墮得更深！墮得更苦！世間貧窮人，縱然想造罪惡，造不大；富貴人造的惡就比平常人造的都大，這也是一定的道理。明瞭修福先要改過，就是先要消災。先不要求福，先消災，然後修的那個福才能真正得到受用。如果自己

積習不消除，我們要去修福，福來了往往造更大的罪業。真正善知識，真正好老師，傳不傳這種學生？不傳！為什麼不傳？害他！這就是佛門講的，他不是法器——不是法器不能傳法。不是說這個人很聰明、很有智慧，舉一反三就是法器，不是的。若這個人心地清淨、善良，沒有貪、瞋、癡、慢，這是法器，再笨都不怕。我們看倓虛法師《影塵回憶錄》後面有個曬蠟燭的出家人，他真是笨頭笨腦，一點智慧都沒有。但是他心地清淨，他老實，他沒有壞心眼。老和尚看中他了，他是法器，叫他去拜佛，去拜阿育王寺釋迦牟尼佛的舍利，一天拜三千拜。他拜了三年，開悟了，悟了以後能作詩、作偈，辯才無礙，後來講經說法，廣受人歡迎。雖然自己有成就，生活很節儉，對人非常謙虛有禮。這就是法器，是真實的福報！所以傳法能成就人，也會害人。自古以來，世出世間的善師、好老師，傳法是要選擇人才的。選人的標準，是德行第一，

其他的不考慮，因爲其他可以培養。所以我們自己如果想真正成就，在這一生真正往生，能夠自利利他，一定要從改過下手，這是『惟以改為貴』。

但塵世無常。肉身易殞。一息不屬。欲改無由矣。

這四句是勸勉我們要把握時間及時改過。世間無常，佛經上講：「人命在呼吸之間」，一口氣不來就是隔世，想改也來不及了。知道這確實是人生第一樁大事，就要認真的去做，把握機會、把握時間、天天反省、天天改過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修行——就是修正行爲，就是把自己錯誤的行爲都修正過來。現在有許多人，以爲修行就是每天念經、拜拜佛、念念佛，就叫做修行。這樣做與自己的惡習氣毫不相關，完全流於形式，不起作用。我們念經是修行，念一個小時，這一個小時沒有妄

想，精神集中在經文上，甚至連經文的意思都不要去想，因爲想還是打妄想。所以修行的目的就是修「清淨心」，把妄想止住而已。念經、念咒、念佛都是這個目的，這是「修心」。心清淨了，身就清淨。

我們這些年來，真正體會到心清淨、身清淨就不會生病（平時飲食起居要謹慎）。身清淨，境界清淨，沒有憂慮，沒有煩惱；所以年歲雖長，不會有疾病，不會衰老。李炳南老居士是最好的榜樣，他天天講經說法，還有很多應酬，這就是說明能這麼大的年歲，還保持健康長壽而不生病，六根聰明不輸給年輕人，就是他的心清淨、身清淨。

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。雖孝子慈孫。不能洗滌。

一個人作惡不知道懺悔，不知道改過，惡名流傳到後世，孝子賢孫都沒有辦法爲他洗刷。中國歷史上，大家曉得曹操不善，其實秦檜才是

真不善；這個惡名，後世子孫再怎麼好，也不能從歷史上替他洗刷掉。

幽則千百劫沉淪獄報。

這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——惡業必墮地獄，墮地獄是很可怕的事。佛經上講地獄，時間長短有很多種的講法。最淺顯的，像李老師在《十四講表》裡所列的，那是我們很容易理解、很容易懂的，也是根據佛經上說的——地獄的一天等於我們人間兩千七百年。中國人常自誇有五千年歷史，若在地獄才不過兩天。你想地獄有多麼可怕！地獄的壽命，短命的都有一萬歲。也算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地獄的一天是我們人間兩千七百年，可不得了！這個苦日子沒有出頭的時候，真是百千萬劫難出頭！在這一生當中，造作地獄罪業很容易，可是墮落下去之後想出來，就不容易了。所以我們要是深信佛講的是真實話，我們怎麼敢輕舉妄動

，造作一切重罪！

雖聖賢佛菩薩。不能援引。烏得不畏。

墮落在地獄，諸佛菩薩大慈大悲也沒有辦法度脫。地藏菩薩雖然是幽冥教主，能度得了嗎？度不了！墮落在地獄裡，實在講是要有非常善根、福德的人，地藏菩薩才能幫他的忙——跟他說法，他即能悔改，徹底的悔改，這就超越地獄了。人在受非常苦難時，往往什麼好話都聽不進去；愈是受苦，惡念愈是增加，愈是不平，愈是怨天尤人，好話怎麼聽得進去！說了好話，他反而說你諷刺他，更恨你。人間受苦難的人尚且如此，何況地獄！所以往往受地獄苦，又造重罪，因此地獄果報很難超越，道理在此！地藏菩薩能度的是什麼人？是真正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。這些人以一念差錯，墮到地獄去了，這種人還有救。地藏菩薩勸他

，他肯聽，後悔覺悟了，就容易出來。若不是善根深厚、一念差錯的人，是沒法子救的，佛菩薩救不了的。看到這樣子，想到這件事情，怎麼會不害怕？

第二教我們要有畏懼之心。知道我們絲毫的過失，瞞不過天地鬼神，諸佛菩薩們人人皆知道。所以縱然在暗室，起心動念都不可有邪念。沒有邪念，自然就不會作惡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改過要從心上改起。心善了，言語、行爲自然都善；心不善，言語、行爲裝得再善，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
3.勇猛心——知勇則能振奮

第三。須發勇心。

勇於改過。前面第一條講「知恥近乎勇」，知恥是開悟自覺，不知恥是迷惑顛倒；所以知恥是開悟的條件，勇猛是功夫的條件。知恥是從內心裡覺悟——內心裡真正覺悟了；畏懼是外力的加持，使我們不敢做壞事——就是自性裡面的甚深慚愧。知恥是真正「慚心所」，畏懼是「愧心所」，慚愧是兩個「善心所」。《百法明門》裡十一個善法，就有「慚愧」。人能有慚愧心，必定有成就。印光祖師一生自號「常慚愧」，就是他常常懷著「知恥畏懼」的心情來修持，所以才能勇猛精進。真正做到，『須發勇心』。

人不改過。多是因循退縮。吾須奮然振作。不用遲疑。不煩等待。

『因循』就是得過且過，我們常說混日子、混時間。『退縮』，不進則退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不求長進，沒有進取的心——進取須是在德行上。現代人也是勇猛精進——他是求五欲六塵，在貪、瞋、癡、慢上勇猛精進，而未知後果之可畏。世出世間聖人教我們要在道德學問上精進。道德學問比學術還要高，學問和學術不一樣，學問是智慧，是從真如本性流出來的，就是佛法講的「般若智慧」；學術在佛法講是「世智辯聰」。我們今天勇猛精進方向錯了，往六道、往三途裡去了；世出世間聖人教我們的方向是超越三界、永脫輪迴，與諸佛菩薩看齊，這就對了！所以『吾須奮然振作，不用遲疑，不煩等待』，我們明白這個道理

，必須奮然振作，要奮發，要把精神提起來，勇猛精進。不要懷疑，不要再拖時間，現在就做。不要遲疑，不需要等待，說做就做，就從現在開始，絕無退縮。

小者如芒刺在肉。速與抉剔。

『抉剔』，『剔』就是拔掉。小過失就好像『芒刺在肉』。我們身上若有個刺，就很痛苦，總是想盡辦法趕快把它剔掉。過失在心裡比這個更痛，我們不能不覺察；不覺察就是麻木不仁——刺進去不知道痛就是麻木，我們現在皮肉沒有麻木，良心麻木了。

大者如毒蛇嚙指。速與斬除。無絲毫凝滯。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。

大的罪惡，就好像毒蛇咬了我們的手指。毒蛇咬了手指，不要猶豫，趕緊把手指斬掉！爲什麼？不斬掉，毒一散開，必死無疑——沒救了。這是比喻要下定決心，斷一切惡。每一天昏沉，提不起精神，是業障現前；妄念很多、煩惱很多、憂慮很多、牽掛很多，樣樣不能順心，不能稱意，都是業障現前的相。佛門常講「業障」，什麼是業障，我們自己要知道，自己要看得清楚。晚上睡覺作惡夢，是業障；生活習慣沒有規律，是業障。要認真反省，要警惕！能把這些過失都改過來，業障就消除了。業障少的人，必然法喜充滿、身心輕快、沒有負擔。業障少就是煩惱少；煩惱少，心地自然清淨，常生智慧，於世出世間法，身心世界就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自己要有決心，要能省察——先要把自己的過失找出來，勇敢的去把它改正過來，不要憂慮，不要害怕。

『**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**』，末後這一句是引用《易經》「風雷益」

這個卦相。《易經》六十四卦，「風雷」這個卦相就是「利益」，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果斷、決心。人能有果斷、決心，改惡修善，說做就做，這才能得到真正利益。沒有猶豫，立刻改過自新，就是《易經》裡「風雷」這一卦裡所顯示出的卦相。

具是三心。則有過斯改。

改過自新必須要具備這『三心』——知恥心、敬畏心、勇猛心。知恥是自覺——「慚心所」，敬畏是「愧心所」，具足慚愧，才產生出勇猛心來改過。由此可知，過失為什麼改不掉？原因就是沒有恥心與畏心，沒有力量產生勇猛心。勇猛心是從知恥、敬畏裡生出的，人不知恥也不怕別人笑話他，就沒有辦法修善了！

如何培養『三心』？我們現在為什麼在一切經典裡，選擇《無量壽

經》來讓大家受持？一切經不是不好，沒有《無量壽經》講得圓滿。《無量壽經》是事、理、因、果面面都說到了，分量也不多，現代人容易受持，何況這是一切經典的精華！

我們現在《早晚課誦》，是專為淨宗學會同學重訂的課誦本。以前的課誦本是古德所編的，他們編的課誦本用來對治當時人的毛病，果然有效；我們現在人的病跟從前人不一樣，所以早晚課我們要修訂。早課念《無量壽經第六章》，以求與佛同心同願；晚課念《三十二到三十七章》，這六章是講五惡、五痛、五燒，就是改過自新。每天念一遍，反省我們現在的毛病，認真的改過自新。念此六章經就是懺悔文，念了要警惕、要覺悟、要痛改前非，以求與佛同解同行，這樣課誦就得到效果。所以要具足三心。

如春冰遇日。何患不消乎。

具足三心，有過即改。就像春天的冰——春天天氣暖和了，冰薄了，沒有冬天結得那麼厚。『遇日，何患不消乎？』太陽出來冰就化掉了——就是智慧增長，業障消除了。

㈢改過的方法

1.從事相上改

然人之過。有從事上改者。有從理上改者。有從心上改者。工夫不同。效驗亦異。

尤註說：「發恥畏勇三心爲改過之因，示事理心三路詳改過之法。

」前面說的是理論，現在給我們講方法。方法歸納起來有三大類，這三大類功夫不一樣，改過的效果也不相同。先講『事』——從事上改。

如前日殺生。今戒不殺。前日怒詈。今戒不怒。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

『怒』是發脾氣，『詈』是罵人。喜歡發脾氣，喜歡罵人，惡言侵犯別人。『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』，這完全是從事相上改——把毛病找出來一樣一樣的改過。了凡先生從前也是在事上改，你看他行三千善事，十一年才圓滿，那麼長的時間，收到的效果也不太大。第二次他用了四年的時間行三千善事，求得一個兒子，費的時間還是長。實在講，得效果如願所求，這皆是從事上改的。

佛門裡面，從事上改的就是「持戒」。大乘八宗、小乘二宗，大小

乘的修學都是從「戒行」上做起——是從事上修的。尤其是小乘戒——小乘戒是論事不論心。大乘戒就不一樣了，大乘戒如梵網戒。《梵網經》並沒有完全翻譯成中文，這是一部很大的經，傳到中國來也只翻了全經最重要的一品——《心地戒品》兩卷，上卷是講菩薩心地，下卷是講菩薩戒行。實在講，重要的是在心地，上半部改過自新，從心上改；下半部是從事上改。當然，從心上改而能兼事是最上乘的。

強制於外。其難百倍。且病根終在。東滅西生。非究竟廓然之道也。

病根是心！『東滅西生，非究竟廓然之道也』，不是『廓然之道』——這不是根本之計。這是治標——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病根還在，沒有拔除。換句話說，身很像那麼一回事了，心不清淨；外表像樣，心

地不然，這在佛門裡講是小乘人。所以小乘人很固執，確實妄想可以伏住一些，分別、執著則相當堅固，沒有辦法捨掉。

2.從明理上改

善改過者。未禁其事。先明其理。如過在殺生。即思曰。上帝好生。物皆戀命。殺彼養己。豈能自安。且彼之殺也。既受屠割。復入鼎鑊。種種痛苦。徹入骨髓。己之養也。珍膏羅列。食過即空。疏食菜羹。儘可充腹。何必戕彼之生。損己之福哉。

這一段是從理上改。我們要知道事實真相，想想它的道理，我們自然就不忍心吃眾生肉了。前面不明道理，很勉強的做，這勢必很難——

強制執行，心不悅服，自己跟自己在鬥爭，相當痛苦，明理就可以將之化解。所以常常要想到——『上帝好生』，這是自然的。尤其現在科學也逐漸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講自然生態平衡，自然生態就是此地講的『上帝好生』之德。自然生態一定是均衡的，自然生態之平衡若被破壞，整個世界眾生都遭難，所以有智慧的人不會破壞自然生態。

其實人在一切動物中是最壞的、最殘忍的、最惡的。老虎、毒蛇只有在飢餓時，才傷害其他的動物。牠吃飽了，別的動物在牠旁邊走來走去，牠動也不動，由此可知，牠殺生是不得已。人不一樣，人並不是到逼不得已才殺害眾生，是任意的殘殺；畜生實在很少造惡業。我們想想，人造的惡業是一切畜生都做不到的，造的罪業太大了！因此，在六道中我們有什麼值得驕傲！

墮畜生道很苦，但牠不造業，牠在消業障；我們得人身若不學佛，

人身有什麼好處？天天在那裡造罪業。畜生消業，我們造業。牠的罪業消了，牠就出頭了，生三善道；我們造業，業果熟時我們入三惡道。牠們準備出來，我們準備進去，有什麼值得驕傲的？這些都是事實真相，我們一定要明瞭。何況一切眾生都貪生怕死，我們殺害牠，是牠沒有能力抵抗。所以說弱肉強食——因為沒有法子抵抗。雖然不能抵抗，牠能甘心嗎？牠要是不甘心，怨恨一定存在，能免得了冤冤相報嗎？

有一位同修來問我：「超度嬰靈（墮胎）有沒有效？」我告訴他：「沒效！你以為超度就沒事了？」他說：「那萬一這小孩生下來是個殘障，那不是很痛苦？不如就叫他不生。」

「我們要曉得，生一個小孩殘障，那是來討債的。你欠他的債，還不讓他來討，還要殺他一條命。換句話說，你過去欠他的債，現在再加

上命債，以後更不得了！現在科學家只看到眼前這一段，不知道後世的因果——因果通三世，這決定是大罪。」

他說：「小孩還沒有成形，只懷一、兩星期。」

我說：「不行！神識一投胎他就來了，成形不成形沒有關係。他一投胎，他就找上你了，你跟他過去世就有瓜葛了——所謂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。如果他是來報恩的，你把他殺害，恩將仇報，以後變成仇人；明明是孝子賢孫來報恩的，你殺害了他就變成仇人、怨家了！這還得了？不得了！你做一點功德，花幾個錢，安個牌位就能超度？沒這種事！那是騙自己，安慰自己，不是事實。」

所以諸位能真正看到前後因果——太可怕了！不可以不慎重，不能不明理，不可以不曉得事實真相。殺害眾生來養自己，這是大過失！現在人認為這是正常的。有些宗教還認為是上帝供給他吃的。如果說這些

眾生都是給我們吃的，上帝就不稱其爲「上帝」了！上帝又那裡談得上有「好生之德」呢？這一個錯誤的觀念，使我們造作許多的罪惡，自己都不知道，這就是知見上的錯誤。一切眾生被殺害時，被屠割時，你看到那狀況——慘叫的音聲，這就是牠不服氣。佛經裡講：「人死爲羊，羊死爲人。」生生世世互相殺害報復。所以說吃牠半斤，還牠八兩；欠錢的還錢，欠命的還命——這是因果定律。

我們真正的相信、真正的肯定，我們決定不會有一念殺害眾生之心。爲什麼？我不希望將來世世償命。我們決定不會貪圖不義之財。爲什麼？知道將來世世要還債。明白這個事實真相，人自然就安分守己，本本分分了。這絕不是消極、絕不是退轉，是奮發精進，創造自己美好的前途。這一世好，來世更好，求得生生世世都好。沒有智慧，不知道事實真相，是決定求不到的。

這一段文講肉食，我們看到眾生被殺害，那種痛苦的狀況——『徹入骨髓』，殺了牠，拿來養自己，怎麼忍心？何況『食過即空』。眾生貪圖美味，無論怎樣去烹調，知道味道、享受味道的就是舌頭，舌頭以下就不知道了。為了三寸舌不知殺害多少眾生！不曉得造多少罪業！

而『疏食菜羹，儘可充腹』，要是說素食沒有營養，吃素食長壽的人很多，吃素食健康的人很多；從小吃長齋的出家人，肥肥胖胖的、滿面紅光的多的是，怎麼可以說沒有肉食就沒有營養？這都是錯誤的觀念。殺害眾生，吃牠的肉養自己，不但跟眾生結冤仇，還損自己的福報。一個真正的聰明人，絕對不肯幹這種事情。

又思血氣之屬。皆含靈知。既有靈知。皆我一體。

一切動物不但有生命，也有『靈』性，跟我們人沒有兩樣。除了佛

菩薩之外，誰知道『皆我一體』？

縱不能躬修至德。使之尊我親我。豈可日戕物命。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。一思及此。將有對食傷心。不能下咽者矣。

了凡先生一定是全家吃素，因爲他曉得道理，他知道事實真相。現在人還有些錯誤的觀念——我們大人吃素，認爲小孩太小了，怕他營養不良，還要多多給他一點肉食。這個觀念是錯誤的，這是怕他的業障太少，冤家債主太少了，多讓他結一點怨業，如此而已。跟他講，他不相信，還毀謗我們——頭腦太舊了，不懂得科學，不懂得營養。其實不然，他真的錯了！所以覺悟要趁早，愈早愈好；小孩愈小吃素愈好，他的福德根基厚。這正像《無量壽經》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所講的「先人無知」，「先人」就是長輩；沒有智慧，使我們不知不覺中犯下了過

失，造了很多的罪業。單飲食這一條就不得了，罪業就很重了。

如前日好怒。必思曰。人有不及。情所宜矜。悖理相干。於我何與。本無可怒者。

過去喜歡發脾氣，瞋恚心重。如果自己能認真反省，所謂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，別人有過失，我自己也有過失；我不能原諒別人的過失，別人能原諒我的過失嗎？想到這個地方，就不會有責備人的心了，反而有憐憫之心。『矜』就是憐憫。他無知、愚昧，才會犯過；對於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利害，沒有能力分辨，所以不能改過自新，不能斷惡修善，應當要憐憫他，不要去責備他，這是佛菩薩處事、待人、接物的態度。

『悖理相干，於我何與？』即使是無理的冒犯，與我也不相干。

『本無可怒者』，即使相犯——我這個身，身不是我。我們的清淨心永遠不接受侵犯的——清淨心裡本來無一物。我們今天處事、待人、接物，可惜沒有用清淨心，用的是妄想心；妄想心不是自己。佛門所求的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——本來面目是真心、是清淨心。清淨心裡一念不生，清淨心決定不受外境的干擾。所以與我無關，何必去計較？何必去執著？離開一切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諸位想想，那一物與我們相干？所以『本無可怒』。

這都是從理上去觀察，所以說「心安理得」——道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，不會受外境所動了。外面什麼境界，內心都不爲所動——順境裡不起貪心，逆境裡不起瞋恚心。順逆境界裡都能夠保持自己的清淨、平等、慈悲，這是真正的改過。

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。亦無尤人之學問。行有不得。皆己之德未修。感未至也。吾悉以自反。則謗毀之來。皆磨煉玉成之地。我將歡然受賜。何怒之有。

這是教我們從心地上改，在方法上，這是最上乘。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「歷事練心」——就是從心地上改過修行，所以要自己認真去反省。

『天下無自是之豪傑』，「英雄豪傑」在佛門裡就是稱的佛、菩薩。佛是英雄，菩薩是豪傑。出人頭地，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他能夠做得到，這叫英雄。所以佛的大殿叫「大雄寶殿」，「雄」是英雄——大英雄寶殿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常人做不到的——不能改過自新，佛能改過自新，佛能把所有的毛病都改正了，這才是英雄，這才叫豪傑！所以沒有自

以爲是的佛菩薩，大聖大賢沒有一個不謙虛的，沒有一個不忍讓的；謙敬是性德的流露。

『亦無尤人之學問』，真正有學問的人不會怨天，不會怪人。學問是智慧，是從真性裡流露出來的，儒、佛都是如此。儒家講智慧也是從本性裡流露出來的，所以儒家講「誠意、正心」。誠意就是真心——是從真誠心裡流露出來的，這是智慧，這叫學問。所以一個有學問、有智慧的人不會怪人，不會怨天尤人。

『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感未至也。』『得』就是成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的言行還會有人批評，還會有人毀謗，這就是『不得』。不要怪別人，反過頭來想自己，是自己的德學沒有成就，還不能感動那些人。

所以『吾悉以自反』，人家罵我、誹謗我、批評我，都接受過來；

不但沒有報復的意念，還生感激之心。為什麼？他提供這些寶貴資料讓我回過頭來反省——有則改之，無則嘉勉。我沒有過，也不怪他；如果有的，趕緊改過自新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他就用這方法，把一身的毛病改得乾乾淨淨，最後成佛了。

五十三參講「歷事練心」，事就是日常生活，與一切人、事接觸，這一切的一切，都提供自己反省。把外面的境界，無論是任何人都看作是老師、是佛菩薩給我的教訓，我要認真去反省，認真去修學；學生只有自己一個人，除自己之外，都是我的老師、都是我的善知識、都是佛菩薩；他們沒有過失，只有我一個人有過失。善財童子是這樣即身成佛的。你看《華嚴經》，善財童子並沒有換一個身，他是肉身成佛——從凡夫一直修到究竟圓滿的佛果，一生究竟成佛。他怎麼修的？就是這麼修的。如果我們學會這個本事，學會這個方法，我們這一生當中也必定

是肉身成佛。修行首先決定不怨天、不尤人，看別人不順眼，就是自己業障現前；別人是佛、是菩薩，沒有一點毛病，我看不順眼，是我的業障，是我的毛病。

六祖大師講得很好：「若見他人非，自非卻相左。」左是墮落；右是升，左是降。是自己的業障現前，就要墮落。又告訴我們：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。」善財童子是真正修道人，沒有見到一個人有過失。他只見自己的過失，反省改過自新都來不及了，還有什麼時間看別人的過失？看不到！所以眼睛看到一切人都是賢人、都是諸佛、都是菩薩，自己也就成佛、成菩薩了；看到別人還有過失，就是自己的過失現行、業障現行。所以佛眼睛裡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凡夫看諸佛菩薩都是凡夫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最上乘的改過自新是從心地上改。

『**謗毀之來**』，是好事。自己有毛病，自己不容易發現，自己找都

找不到，別人替我們找到，告訴我們，你看省了多少事！所以應當把它接受過來，這就是我『磨煉玉成之地』。他來幫助我，他是善知識，我們要用這樣的心態來接受。『何怒之有』？你怎麼可以憤怒？怎麼可以不接受？還要生報復的心——罪過大了！他對你是大恩大德之人，你還要用報復心來對待他，這個罪過重大！

我們中國聖人講孝，說孝道就會想到舜王。在中國歷史上，沒有一個不承認他是大孝——孝感天地。他這大孝，是什麼人成就他的？他的父母、兄弟成就他的。他母親死了，父親娶了一個後母，後母虐待他，父親又聽後母的話，後母又生了一個弟弟，一家三個人欺負他。不但欺負他，時時刻刻都想置他於死地。這樣的狠毒！他沒有變心，總是自己常常反省：「爲什麼我得不到父母、弟弟的歡心？」總是想自己有過失，沒有見到別人有過失。天天在反省自己的過失，如何改過自新，到最

後終於把一家人感化了。他沒有想逃家、出離，沒有想到將來要報復；念念反省總是自己不對，從來沒有想到他父母、他弟弟存心不好，對不起他。以後堯王知道他這些事情，把王位讓給他，把自己兩個女兒嫁給他，請他來繼承王位——他能感動一家人，將來就能感動天下。

在佛經裡我們看到「忍辱仙人」；忍辱仙人誰成就他？歌利王成就了他。《金剛經》上雖然說到，但沒說清楚，《大涅槃經》裡講得清楚。「歌利王」是梵語，翻成中文是「暴君」——所謂的無道昏君，梵語就叫「歌利王」。仙人在山中修行，他無緣無故的發脾氣，把仙人凌遲處死；忍辱仙人絲毫怨恨的心都沒有——「忍辱波羅密」圓滿了，看不到外面惡人，看不到外面有一樁惡事。諸位想想，他的心清淨到什麼程度？這是我們要學習的。學佛學什麼？就是學這個。

也許你說我們連善惡都不分，不是麻木不仁了？十法界因因果果擺

在面前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但心裡頭乾乾淨淨，一點執著都沒有；不是對外頭不清楚，樣樣都清楚，可是絕對沒有絲毫分別、執著。所以在他，「自受用」裡是萬法皆如；「他受用」時，因爲眾生有煩惱，必須要跟他講層次、跟他講原則，那是對眾生說的。對自己——我、人、眾、壽四相皆無，一切平等，決定沒有一絲毫差別；從平等法裡面建立差別法，是爲了幫助別人的。所以差別就是無差別，因爲差別不是自己用的，是「他受用」。眾生沒有見性，要叫他斷惡修善；自己入這個境界了，無有惡可斷，也無有善可修，自己得到清淨平等，契入一真境界——「無修無證」；「無修無證」裡面，修證的事還照做，這就是空、有兩邊都不住。如果入了這個境界——事相上的修持都沒有了，就落在「空」；執著在事相上不明究理、不見本性，就落在「有」。他「空」、「有」兩邊都不住，像大勢至菩薩所示現的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

」；「都攝六根」不落有邊，「淨念相繼」不落空邊，這叫中道——空有兩邊不著。所以心地清淨平等，萬法一如，這一句阿彌陀佛，一天到晚還是不中斷，還是照念不誤——空有兩邊都不住。這是我們要學習的，這是真正修行，真實的修行。

又聞謗而不怒。雖讒燄薰天。如舉火焚空。終將自息。

這不但是理，也是事。別人誹謗我們、侮辱我們，我們如果心不動、不理會，自然就沒有事了。他罵我們，我們不要回答他。他罵！我就聽；罵了幾個鐘點，罵累了就不罵了。誰吃虧？他吃虧。他口不斷在動，很疲倦了；我們心清淨，若無其事。這個方法對治是非常有效的。

我十幾歲在學校念書，就學會這套本事，我這套本事實在是跟我一位同學學來的。因爲我年輕在學校念書時跟了凡先生一樣刻薄——喜歡

挖苦人、戲弄人。可是我遇到一位同班同學——這位同學是我的大善知識。我處處欺侮他，大庭廣眾之中常拿他來取笑，他從來對我一句話不回，整整過了一年，我被他感動了。這個人真正了不起，真是打不回手，罵不還口。我從他那裡學到這套本事，一生都得受用。所以不管人家怎麼樣毀謗、怎麼說，到最後都煙消雲散，對自己內心的修養也增加了。如果講福報——一般人對你更加讚歎，某人真有修養！如果不是這些人來侮辱、誹謗，你的忍辱功夫就不能現前。他是來成就你修功的，何必不收？是送好禮來給我們的。

我們在一個機關團體裡面，有這樣的人對付我們，我們能以很清淨的心應他，長官也欣賞你，同事也佩服你，你的升遷機會也就提早了。他送這麼多好處給你，你爲什麼不要？你要對他惡言相報時，則兩個人程度一樣高。

我們從前在學校裡，兩個同學吵架，老師往往是一起處罰——兩個都跪著！我們心裡很不服氣！明明我有理，爲什麼老師也叫我跪？到以後才曉得，凡是會打架、會吵罵的，程度是一樣高；一個高一個低絕對打不起來、罵不起來的，這個很有道理。遇到這個情形，修養程度的高下馬上看出來。所以遇到這些事，要曉得他是來送好禮給我的，他是我們的恩人，不可以恩將仇報。第一、是來測驗自己修養功夫。第二、很現實的福報馬上就來了——你將得到大眾的讚歎、禮敬。所以他是來送禮的，他不是壞人，是好人，是真正的好人，不要錯怪了他。

聞謗而怒。雖巧心力辯。如春蠶作繭。自取纏綿。怒不惟無益。且有害也。

這一段所說的不但是世間法，出世法裡也非常重要。菩薩六度，有

兩條是關鍵。第一、是「布施」。布施是修福，人不能沒有福，佛是更不可以無福。我們稱佛爲「二足尊」，足就是滿足、圓滿。佛是智慧圓滿、福報圓滿，世出世間論福報沒有超過佛的。所以求福、求慧是應當的——我們自性裡本來具足了無量無邊的福慧。布施有三種：就是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智慧，無畏布施得健康、長壽。這都是一切眾生所追求的，佛告訴我們種善因必定能得善果。

第二、是「忍辱」。忍辱能夠保持，如果只有修施福，而沒有忍辱，修積的福德保不住。《金剛經》上說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。這一切法是指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要想保全，忍辱波羅密就不能不修。經上常說「火燒功德林」。什麼火？瞋恚之火。若一發脾氣，功德就沒有了，所以功德的修積相當不容易。如果你想你的功德修積多少？想想上次是幾時動過瞋恚心，一念瞋心起，火燒功德林；念佛人若在臨命終時發脾氣

，那就完了。這就是說明，爲什麼人臨終時，佛法教我們八個小時內不要去碰他；因爲一個人雖然斷氣了，八小時之內，神識沒有離開，你去觸摸他，怕他發脾氣。這時若發脾氣，絲毫的功德都沒有了，所以功德很難修積。福德則不會失掉，功德隨時可以失掉。

功德是什麼？功德是清淨心、是定、是慧。諸位想想：一發脾氣那有定和慧？定、慧都沒有了。至於福德，是我們講的財富、聰明（世間的聰明是法布施的果報）。我們念佛，所修積的功德就是一心不亂、功夫成片。一發脾氣，功夫成片沒有了，一心不亂更沒有了！所以要曉得功德是很難保持，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覺。

我們修行，在菩提道上——就是修行過程之中，冤家債主常常會來作對。爲什麼？他們的報復心很強烈，看到我們修行要成就了，成就之後他就永遠不能再報復了；所以總是想盡方法來障礙、來阻擾。這些障

礙、阻擾的方法，就是叫我們自己把自己的功德毀掉——火燒功德林。自己要不肯毀掉，任何外面的境緣對我們是無可奈何。

所以有些人有「境緣」。「境」是環境，「緣」是人事。物質、人事環境常常叫我們不滿意。不滿意就發脾氣，一發脾氣就把自己的功德燒掉。誰叫我們不滿意？可能都是冤親債主在那裡作祟。藉著人事、物質環境的緣，他在挑撥。所謂說話的人也許是無心的，我們自己聽了有意——自己聽了就不舒服、就難過。不要說表面上發作，你心裡稍有恚意功德就沒有了。只是小小的瞋恚，爲什麼功德沒有了？因爲清淨心失掉了，這是必須要明瞭的。所以世出世間法的成就都在忍辱，都在定功。「定」，不但是出世法修行的樞紐，世間法也少不了的。

「聞謗不怒」，這是定，這是智慧——定慧現前；『聞謗而怒』，那是業障現前。從這裡可見到，我們是定慧現前？還是業障現前？自己

要清楚。

這些境界好不好？對修行人來講，是好的！常常有人來找麻煩，有些事叫自己不如意——這是好境界。若不從這種境界裡去修，「定」從那裡修得成功？所以逆境、逆緣現前，正是自己修「忍辱波羅密」的時候，修忍辱波羅密的機會來了！所以感謝都來不及，怎麼可以抱怨？怎麼可以發脾氣？這正是鍛鍊自己功夫的時候。

古人鍛鍊一個學生，首先用的方法，就是教他修「忍辱波羅密」。看到這個人是個法器——就是可以教的學生，對他就沒有好臉色。會處處有意去找麻煩，好像很討厭，這是看他能不能忍受——有意折磨他；他若不能忍受，離開了，就算了！不能忍辱就不能成就，雖然其他的方面很優秀，不能忍辱其成就也有限。

我們在《禪林寶訓》裡看到，有一位老和尚折磨他的學生，就是完

全不講理的。一見面就罵、就呵斥。有一次洗腳，洗腳水就潑在學生的身上，學生還是不走，還是要賴在這個地方。以後老和尚實在生氣了，趕走！遷單！不讓他住在這裡。學生沒法子，不能住了！於是他住在遠遠的走廊下。老和尚講經說法時，他在窗戶外一心諦聽，不讓老和尚看到。過一年了，老和尚要傳法、要退休，要推選一位新的住持來繼承他，大家不曉得老和尚要選什麼人？老和尚要大家把在外面聽經的那個人找過來，傳法給他，把住持的位讓給他。大家才曉得，這麼多年來老和尚是爲了要鍛鍊他。如果我們遇到小小不如意，就想掉頭而去不願接受磨鍊，也就決定不會有成就；即使其他方面再優秀，也不能成就。世出世法成敗關鍵就是忍辱——他能忍，他就有定；他有定，他就有真智慧，不會被外境所動搖。

有時候，我們看某人很優秀，在這兒住了沒多久他走了，常住的人

笑笑，無所謂。受不了折磨，不能成就。不能成就的人在常住多一個、少一個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所以有些眼光短淺的人認爲某人是個人才！走了可惜！這是看得近，往深遠處一看，不是如此。真正是人才——他有定功、有智慧。唯有定、慧才能續佛慧命，才能住持佛法；沒有定絕對沒有慧，定的前方便是「忍辱波羅密」，先有忍而後才有定，沒有忍那裡來的定？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。

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這是個真正道場，是有道學可以學的，打都打不走。他沒有學到手，怎麼肯走？什麼樣的侮辱都甘心承受。爲什麼？必須學到手之後才肯走，沒有學到手是決定不肯走的！這是真正求學的人！假使小小的一點不如意，他掉頭就走，不能忍辱——沒有用處的，不必去留他。

這一段文字非常的重要，息謗息爭的妙法——就是根本不把它放在

心裡，再怎樣的誹謗也就消失了。所以誹謗來，不可以爭、不可以辯，愈辯就像此地講的『春蠶作繭，自取纏綿』。用不著辯的！冤枉了！冤枉也用不著辯。

所以說『怒不惟無益，且有害也』，害是太大太大。如果做事，上司對於一個易怒之人是不會重用的，也不會提拔的。一個長官考核部屬，往往在生活中，從他待人接物之處觀察。這個人值不值得栽培？這個人有沒有前途？他看到心裡有數。易怒之人沒有什麼大前途，不值得栽培的，因爲怒會害事。

其餘種種過惡。皆當據理思之。此理既明。過將自止。

這四句是改過自新的最高原理、原則，大乘佛法就用這個方法，所以成就快速。小乘人改過是在事相上，事相就是枝枝葉葉，一個事情錯

了，下一次不要再錯了。枝枝葉葉上改——難！而且很苦，時間很長，不容易收到效果，不如前面講的從理上改。理上改比事上改高明多了！這是一般講的大乘權教菩薩，權教菩薩從理上改。大乘實教（實是真實）法身大士從心上改——心是根本，萬法唯心。

3.從心地上改

何謂從心而改。過有千端。惟心所造。

『過有千端，惟心所造』，善業、惡業都是心造的，十法界依正莊嚴全是心造的。《華嚴》說得好：「應觀法界性——就是十法界依正莊嚴，性就是本體，體即是心——，一切唯心所造。」大乘菩薩到地獄裡度眾生，用什麼方法進入地獄？打開地獄之門？就是這一句偈。我們看

《地藏經》，破地獄門，就是《華嚴》這首偈。地獄是什麼？「唯心所造」。明白這個道理，地獄原本沒有門，但可以自由通達。

所以改過從心地上改，修善從心地上修。若從心地上修，就是很小很小一樁善事，像我們在路上遇到討飯的，布施一文錢，這一點點小善的功德也是盡虛空、徧法界。爲什麼？這是自性大慈悲心的顯露，心量是無量無邊。因爲是從心地上修的，福就是那麼大，稱性的。所以從事上修的善小，性德未顯，得的福報也小。

怎樣從心地上改？就是真心改。真心想要改，真心修善，真心斷惡，這就是從心地上用功。心地法門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，理上還有條件，心地上功夫是不談條件的。所以純真無妄，一絲毫的善也稱性。改過要從心地上去改，知道「一切唯心造」。

吾心不動。過安從生。

這是最高的原理——心清淨了，無量劫來的罪業都沒有了。要怎樣達到『心不動』？不動心就是「禪定」，在念佛法門裡稱「一心不亂」。諸位要曉得，若得一心，罪業都消除了；起心動念，罪業又現行了。譬如看電視。把電視機關起來，電視畫面就沒有了，螢光幕上乾乾淨淨，一打開畫面又現行了。眾生心中業相亦如是，心定的時候一切業相都不現行，心動時業障又現行了。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，知道修清淨心，清淨心是心裡一念不生，禪宗六祖所謂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要曉得業障是在妄心裡，真心裡面沒有，真心本來清淨，現在還是清淨。

像我們戴眼鏡，眼睛本來清淨，我們戴上眼鏡，鏡片上落有灰塵，

看到外面模模糊糊的。這不是眼睛有毛病，是鏡片上的毛病。所以我們講業障，業障在那裡？業障是鏡片上的污染，眼睛並沒有障礙，大家要懂得這個道理。幾時能把眼鏡去掉，不但污染除盡，鏡片也不要了——則淨眼明見，好比明心見性就成佛了；你若戴上眼鏡，隔著一層障礙起用，就是凡夫、就是有情眾生；除去障礙就是諸佛如來。

我們現前用什麼心？用妄心，不是用真心——真心沒有障礙。我們用肉眼來看一切萬法，是戴上了妄心鏡片看東西，透過一層「妄」來看外面的境界。這個「妄」就是八識五十一心所，這是重重污染的鏡片。我們是透過八識五十一心所接觸外面的境界，所以外面境界也變了，變成「六塵」了。如果不用八識五十一心所看外面的境界，外境即非六塵，而是「真如本性」。見性見色性，聞性聞聲性，轉六塵爲真性——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

現在的大痲煩就是我們沒辦法把眼鏡去掉——八識五十一心所沒有辦法除掉。佛家修學的宗旨都是教我們把這個東西捨掉——「轉識成智」。智是真性起用，識是迷了真性的作用，就是八識五十一心所起作用，這是在功夫上說的。權教以下皆用八識五十一心所，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權教菩薩因此不能見性成佛。所以懺罪，有從事上懺，有從理上懺，沒有辦法從心上懺。爲什麼呢？他不知道心在那裡。如《楞嚴經》所說，你看阿難尊者那麼聰明，心在那裡都不曉得，都找不到。楞嚴會上一開頭，釋迦牟尼佛問阿難，心在那裡？阿難找不出來，不知道心在那裡。不曉得什麼叫做「心」，你從那裡懺起？

大乘實教菩薩，在圓教講就是初住以上——《華嚴經》上講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們修的懺悔法，就是從心地上懺悔。諸位讀《華嚴經》就很清楚，特別是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》。你看善財童子怎麼修？五

十三位善知識，代表圓教初住一直到等覺菩薩。這些菩薩示現在人間，男女老少各行各業都有，人家是怎麼修的？佛法真正講修行，有理、有事，還做出樣子給我們看，沒有比《四十華嚴》更好。《華嚴》縱然不能全讀，四十卷完整的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確實很重要。要曉得大乘最殊勝、最高級的佛法，如何應用在我們現代人的生活上，這是真實修行的一部好書，真正值得提倡。

依照這個原理、原則，古德常常開導我們，教我們修行要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。你想想看，這「一向專念」有沒有道理？教你一天到晚念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把一切的妄念歸成一念。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是善還是惡？非善非惡，善、惡兩邊都離開了，與心性相應了。善、惡是兩邊，識心心所裡面才有兩邊，真心裡沒有兩邊。所以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一念久了，自自然然就明心見性了，這是八萬四千法門以外，修

明心見性最殊勝的方法。

萬一用的功夫不夠，見不了性，見不了性也沒關係，可以見阿彌陀佛，見了阿彌陀佛之後一定會見性。這是方便，是任何一個法門裡面所沒有的。其他的法門不見性，就不能算是成就；念阿彌陀佛不見性，見到阿彌陀佛就算是成就。從心地修——現在教給你一心念佛，就是從心地起修。你一心念這句「阿彌陀佛」，什麼罪業都消除了。阿彌陀佛那有罪業？這句「阿彌陀佛」是真善，真善不是善惡之善；善惡之善是相對的善，不是真善。真善是離開相對——絕對的大善。

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。不必逐類尋求。

這是舉幾個例子來說。過失有千萬條，『不必逐類尋求』。學戒律的，從事上修的，他就要想：一天有多少過失？那些事錯了？慢慢在那

裡想，再一條一條改；天天要反省，還要搞功過格去記。這種對於很執著的人有效，非常有效！一切眾生根性不相同，這是與過去生中習氣有關係。大乘菩薩根性的人，絕對不幹這種事情；小乘根性的人很歡喜，很受用。小乘根性的人叫他不用這種方法，他沒辦法。每個人的根性不相同，因此所用的對治理論與方法也不一樣。

在中國大乘根性的人多，這是事實。像南洋、泰國、錫蘭，小乘根性多，以其世代相傳都是小乘法，都是樣樣要分別、執著、計較。他從事相上斷惡修善；大乘是從理論上、從心地上斷惡修善。從心上修，是從根本上下手，不必要在枝葉上尋求了。

但當一心為善。正念現前。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

這個方法好！簡單明瞭；如果沒有真實智慧，你還是做不到。爲什

麼？因爲懷疑。以爲自己一身的罪業，這樣做能消除嗎？他懷疑、不相信、不接受。甚至於聽我們講：「你一心念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」他以爲一身的罪業很重，怎能往生淨土？那有臉見阿彌陀佛？不但沒有臉見阿彌陀佛，連寺院大殿塑的佛像他都不敢進去拜；總是認爲自己罪業太重了，我怎麼好意思見佛！這樣根性的人，就教他用「事上懺」，他相信，他知道一條罪業，他能改一條，他的心能安，這樣就很好。

能夠接受淨土法門，真的是經上所說的「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緣」。不是最上乘根性的人，不可能接受念佛法門。因爲接受念佛法門，無始劫以來的罪業，念佛就消除了。西方極樂世界諸上善人聚會一處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是諸上善人之一——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諸上善人，你往生到那裡，就跟他們是同等人物。小乘根性的人不敢承當，

怎麼敢跟觀音菩薩並肩攜手！所以念佛法門——黃老居士的《無量壽經註解》裡講是度上上根的人。什麼人是上上根？能信、能願、肯念佛的人是上上根。禪宗六祖大師是度上上根人，殊不知淨宗的上上根超過禪門上上根。六祖大師度的上上根還保不住，還會退轉；淨宗的上上根人決定不退轉，圓證三不退。六祖大師的上上根，只是證三不退，不是圓證三不退。所以說在一切法門裡，確實無與倫比。念佛法門殊勝！遇到念佛法門幸運！也是自己生生世世修學的善根福德累積成熟，不是偶然得來。你很幸運！你的運氣好！不是這樣的，是多生多劫善根、福德、因緣在這一生成熟，我們才遇到。

『一心為善』，「一心」就是決定沒有二念。『正念現前』，這個「正念」是第一念、絕對正念、無上正念——就是念這句「阿彌陀佛」，一心一意去念佛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淨土。改過最妙的方法、滅罪消

業障極妙的方法，就是「無念」。無念是無妄念，不是無正念；正念要沒有了，那就墮到無明了。所以是無妄念，妄念就是分別、執著。這功夫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，但是在念佛人來講，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

什麼是『正念現前』？就是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就是最真實的正念、無上的正念，要把它認清楚！這一生中唯一的一樁大事，就是保持正念現前，希望自己不要落在邪思邪念上，念念都是阿彌陀佛，二六時中不間斷。諸位果能夠從這個地方下手，三個月見效。你一天到晚保持著「阿彌陀佛」這一念，有這一念，當然你的妄念就少了。妄念不可能沒有，一定是有的。有，不要怕！阿彌陀佛這個念頭佔得多，妄念佔得少；十個念頭裡有六、七個是阿彌陀佛，有三、四個妄念，不在乎！沒有關係！你不念阿彌陀佛，就全是妄念。念上三個月就有效果——阿彌陀佛之念多了、妄念少了、心自在了。心裡安寧了

、法喜現前了，這就是業障消除的現象。本來是憂鬱煩惱，前途黯淡；現在歡喜，顯得有智慧，生活有情趣、有信心，前途充滿了光明，與從前不一樣了。

要繼續念上半年，效果更大，信心更堅定。真正想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三年是可以成就的。自古以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用三年功夫成就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！有一類根性的人，說：「這個法門不能修！三年就死了，這不行！」那還談什麼呢？所以說真的，有許多人不敢修，不敢修的人貪戀六道，捨不得六道輪迴。這就是眼光短淺，不知道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受用自在快樂，人間天上、諸佛世界皆不能比。這樣好的地方不想去，還願意在這裡受苦受難，還有什麼話說？就不必講了！

真正有志氣、有眼光的人不能不曉得，我們一心一意求生淨土，求見阿彌陀佛，才是究竟圓滿的成就。自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永離一切

分別、執著，再沒有一樁事情值得牽掛，值得留戀的。生活隨緣而不攀緣，你說多自在！多快樂！自己真正成就了。這是世人想不到的——轉煩惱爲菩提，生死自在——不是我們壽命到了才往生，而是隨意往生，想去就去。如果你覺得這世界上還需要住幾年，也不妨多住幾年。只有一個道理——還有些人與我有緣，要我勸他們一同去，所以那時住在世間是來度眾生；如果爲自己，則早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。留在此地，是爲了幫助一切眾生，爲了宣揚這個法門，不妨多住幾天。假如念佛法門有人繼承，有人在這裡繼續宣揚，那我把擔子交給他，我可以先去了，大事因緣讓給他們去做，何等的自在！所以諸位要曉得，「三年成就往生」的是他沒有法緣，沒有法緣他就決定走，他決定不會在這地方多耽誤一天。不能走那是沒有法子，無可奈何，能走的人決定是走了。

諸位只要真的這樣念法——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、一心稱念，

三年決定成功。你看諦閑老和尚有一位徒弟，就是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他什麼都不懂。出家剃了頭，老和尚不准他去受戒；他不認識字，也不要他去聽經；甚至於不要他住寺院裡，住院裡跟大家一塊工作，他年歲大了恐怕他受不了；別人會欺侮他，他要不能忍耐，天天發脾氣，就不好了。因此把他送到寧波鄉下沒有人住的小廟，讓他一個人住。一天到晚念阿彌陀佛，這樣念了三年，預知時至往生。他憑什麼本事？就是『一心為善，正念現前』。真正做到了老實念佛！不是平常人能夠跟他相比的。他成功了，他只有往生，因爲他沒有能力去弘法利生——他不識字，沒有基礎，他念佛成功就走了。他沒有生病，沒有痛苦，自己知道什麼時候走，而且站著走。走了以後還站了三天，等諦閑老和尚給他辦後事。不簡單！不容易！這是我們念佛人的榜樣。你說這個法門不好，那一個法門能有這個樣子給我們看呢！那一個法門臨走的時候，清

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站著走，走了以後還站了三天，等人家替他辦後事。這是我們真正的見證。

我教給諸位的方法，就是「一心念佛」。我們身體還在這個世間，不能沒有生活，當然要工作；工作放下來就念佛。工作時專心去工作，工作一放下來，佛號馬上就提起來。甚至於在工作時，只要不用思考，也可以念佛；或者是放錄音帶的佛號，工作時可以聽佛號。若工作需用思考，就放下佛號專心思考；不用思考時，工作也可以念，也可以聽佛號。把念佛當作我們一生中第一樁大事，其餘的都是雞毛蒜皮，不值得牽掛的——這就是從心地上改、從心地上懺罪。會修行的人一定是把根本抓住，從根本修。

如太陽當空。魍魎潛消。此精一之真傳也。

『魍魎』就是妖魔鬼怪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妖魔鬼怪不能出現。『此精一之眞傳也』，我們講改過自新，這是精華、『是精一』。「一」是純一，「精」就是精純——這是『真傳』。諸佛如來確確實實有真傳之寶，可惜很多人不相信。《彌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是諸佛如來度眾生成佛道的唯一真傳，幾個人相信！

過由心造。亦由心改。如斬毒樹。直斷其根。奚必枝枝而伐。葉葉而摘哉。

『枝枝而伐』就是一枝一條的砍下來，葉子一片片摘下來，這譬如從事上改。事上改的是枝枝葉葉，心上改的是連根拔除，所以要知道改過的訣竅。竅門在那裡？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來改？蕅益大師的開示，諸位若能熟記，依教奉行，就是從心地上改——確實無量劫所有的罪過都

改掉了，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將一切罪業全都改掉了；世出世間一切善法，一句「阿彌陀佛」都圓修了。一修一切修，一改一切改，就用這一句阿彌陀佛，不可思議！大家要深信。有許多人懷疑，恐怕這個法門不太可靠，或者還有比這個更好的。我聽了笑笑，跟他合掌念「阿彌陀佛」就好了，不可受他的動搖。

大抵最上者治心。當下清淨。

從心上改，這是『最上』。『當下清淨』，就是我剛才跟各位講的，你如果能夠一切放下，一句阿彌陀佛念下去，三個月、六個月，你的心就清淨了，效果就現前了。縱然弘法學講經，我也常勉勵大家學講一部經。你每天念一部經，讀一部經，三、五個月心得到清淨；若同時看很多經，三、五年得不到清淨心，沒有用處。這個秘訣就是「專精」，

知道的人也不多。

真正學佛，愈學心愈清淨，愈學煩惱愈少，愈學無明愈薄、智慧愈長、容光煥發、身體健康，這才是功效！所以要牢牢記住蓮池大師講的：「三藏十二部，讓給別人悟。」我們辦圖書館，書是給別人看的，不是給自己看的，大家要記住！爲什麼要給他看那麼多書？因爲他不相信；不相信，就給他去看。他要走廣學的路，讓他走；我們走專精的路，跟他不一樣。他們改過從枝葉上改、從事上改；我們改過是從心地上改。從此處就看出，智慧不相同，見解不一樣。

纔動即覺。覺之即無。

這是講從心上改的。『動』就是煩惱，就是業障；『動』是心動了，心裡有念頭，心裡有妄想。才有妄想、才有念頭，馬上就知道，知道

了即轉成阿彌陀佛。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心一動，不管你是歡喜、是厭惡，不管是善念、是惡念，只要念頭才動，第二念就轉為「阿彌陀佛」。真正修行人念六個字、四個字「阿彌陀佛」都可以。妄念一動，第二念「阿彌陀佛」就是『覺』，覺而不迷。第一念迷，第二念覺；覺要快速，決定不能讓迷繼續增長，效果就大了，這是真正的開智慧。

如果你能堅持半年、一年，智慧開了，眼睛就放光——六根聰利，世出世間法一接觸就通達、就明瞭。人家要看多少書、看多少資料，還要找多少世界的資訊，才能夠判斷，還未必能夠判斷正確；你什麼都不要，你一看就明瞭、就通達，決定正確，沒有錯誤。這種本事世間人沒有，這是佛菩薩的本能——佛教給我們求真實智慧！

發心弘經，最要真誠、清淨、慈悲，不必還要找參考資料來研究怎麼講法。不要落到第六意識，也許錯解了如來真實意。我說過很多次，

經典是沒有意思的；我們在這裡想經中意思，三世佛皆喊冤枉！所以只要老老實實去念，不要求意思；沒有解釋、沒有講法，老老實實念，把心念清淨了，自性裡的智慧就能現出來。人家要來問經義，你跟他講，講出來的是「無量義」。不求意思，「無量義」都顯示出來了，無量義是你自性裡的智慧顯現。所以展開經本，深講、淺講、短講、長講，自會恰到好處。講完了之後，人家問你：「你講些什麼？」真的不曉得，真的不知道。爲什麼呢？你不問，什麼意思都沒有；一問，即生起來了。生起無量義是「他受用」，沒有意思是「自受用」。「自受用」就是清淨心、一念不生，唯有一句阿彌陀佛；講經說法是他受用，不是自受用。所以講出去之後何必還要記住我講些什麼？不知道，心才乾淨！

永遠保持清淨心，清淨就是「覺」；染污是「動」，心動就染污了。換句話說，你心裡有念就是染污，無念就是本覺；念這一句「阿彌陀

佛」就是始覺合本覺。念佛法門確實不可思議！念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念念都是始覺合本覺，這是真正修行！

所以經只要念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就可以了；《阿彌陀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兩種都念也行，念一種也行，其他的實在沒有必要了！為了要講經，要利益別人，可以念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念《彌陀經》的註解——《阿彌陀經疏鈔》、《阿彌陀經要解》。《疏鈔》尚有《演義》，非常圓滿，正是蕅益大師所讚歎的——博大精深。念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就等於念了一部《大藏經》，因為蓮池大師引經據典，徧及世出世法，實在是非常豐富。蕅益大師的《要解》有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、寶靜法師的《親聞記》。弘揚淨宗，依這四本註解就夠了，《無量壽經註解》是黃念祖老居士寫的。這四種你把它念通了，不但所有淨土經論全通，連這一部《大藏經》也通達了，無論那一宗、那一派沒有一

樣不通。不能搞多，搞多了心決定雜，心雜亂自然不生智慧。所以諸位發心弘揚淨宗，這四本書就夠了，多一樣都不要看。不要說我看得少，我沒有材料講；沒有材料少講一點！何必一定要充數呢？愈少愈精，愈精愈妙，不浪費聽眾的時間。若蒐集好多材料，湊起來像大拼盤，吃了什麼味道也不是，浪費自己的精神，也耽誤別人的時間，這是過失！

苟未能然。須明理以遣之。又未能然。須隨事以禁之。以上事而兼行下功。未為失策。執下而昧上。則拙矣。

假使我們做不到最上的治心，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——『須明理以遣之』，遇事時冷靜地想它的理；通情達理以後，人心自然就平息了，妄念就會減少，忿怒可以化除。

『又未能然』，這是對初學的人講。初學的人對理也搞不通，怎麼

辦？就要在事上加以禁止，尋枝摘葉，一條一條來對治；不對治會出麻煩，會造成更重的罪業，招來更苦的果報。所以對初學的人，要求他嚴守戒律，因爲他還不能明理；戒律的精神就是「防非止過」。

『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為失策』，已經得清淨心，已經明理的人，他在事相上，都能受持，這是最好的。確實自行化他——自己心地清淨了，又做了一個榜樣給初學的人看，所以說是『未爲失策』。

『執下而昧上，則拙矣』，有一些人死在戒律條文裡，執著在事上修學，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這是愚昧笨拙之人。其實戒律是活的；持戒清淨要明理，更要求的是清淨心。持戒的目的在得定，定就是清淨心。要是執著在事上修，則不能得定——天天分別事相、執著事相，怎能得定？離開分別、執著才能得定。定還是手段，所以執著在定還是不行，還是開不了智慧。

二乘人執著在「定」。佛在《楞嚴》裡講阿羅漢的境界，阿羅漢所證的是「九次第定」——偏真涅槃的境界「內守幽閑」。「守」就是執著、放不下，守著幽閑的境界——「猶爲法塵分別影事」，他還是分別執著「滅法塵」。譬如講斷煩惱，小乘人完全從「事」上斷，有時亦兼「理」，而非從「心」上斷。所以斷見思煩惱，需要天上人間七次往來，經上講「其難如斷四十里瀑流」——四十里瀑布，一下擋住叫它不流，你看多麼難！從「事」上去修就這麼困難，此是前面講的尋枝摘葉。

要把樹砍掉，怎麼砍法呢？先把葉子一片一片摘下來，再把枝條一條一條砍掉，慢慢再去挖根，這種事情多麻煩；樹是除掉了沒錯，費的功夫太大了！聰明人只要把樹根挖掉，樹葉自然就枯掉了，何必枝枝葉葉去斷？所以聰明人是從根本上拔除，愚人是從枝葉上去折伐，這是比喻改過應從心上改。

㈣改過之效驗

願發願改過。明須良朋提醒。幽須鬼神證明。一心懺悔。晝夜不懈。經一七二七。以至一月二月三月。必有效驗。

我們要發恥心（知恥）、畏心、勇猛精進心，這三心是改過的「親因緣」；還得加上「增上緣」。就是要有好的同參道友提醒我們，在外面幫助一把，這是明的「增上緣」。因爲己有一念善心、一念真心想改過自新，諸佛菩薩歡喜，一切善神恭敬讚歎；所以冥冥當中會有佛菩薩保佑，龍天善神擁護。可見得一念善心確實有不可思議的感應；因緣具足，就要真正在事上去修改。

『一心懺悔，晝夜不懈』，如果一懈怠又造罪惡了，決定不能懈怠

！所以念佛堂最好的是佛號晝夜都不斷。古大德祖師的念佛道場，分四個人爲一班，四個人在佛門稱「一眾」，輪班念佛，所以佛號晝夜不間斷；晚上輪班，白天大眾依儀規一起念。

現前我們雖然沒有殊勝的因緣，可是可以利用錄音帶，跟著錄音帶念，也跟大眾一樣。佛號聲音不要太大，太大會吵到別人，自己能清楚聽到就好，晚上睡覺都開著。有時作夢也聽到，夢中也念佛了，就是古人講的，你在睡覺時聽到打鼓，作夢時在打雷，就是這個道理。睡覺時聽到念佛，好像在佛堂跟大眾打佛七念佛一樣，這樣子好！

『經一七』，打佛七，不如找幾位志同道合的蓮友，找個清淨地方打佛七，在自己家裡好好的念七天七夜。佛七是連晚上都不能中斷的，不是說白天念，晚上不念，這不叫佛七。實在講，一開始念不要念七天，七天一般人受不了；先念一天一夜，二十四小時，念個幾次，覺得很

受用；再念兩天兩夜、三天三夜，漸漸地把時間延長。所以真正修行，能在一個星期念三天三夜，每一個星期念一次；或者做不到的話，則每星期念一次，一天一夜，功德就很殊勝，非常受用。書上主要講的就是改造命運，有求必應。我們想求一個道場，求一個修學環境，應該也是求得到的。這樣的功夫能堅持到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就有了效驗。

或覺心神恬曠。或覺智慧頓開。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。

以下舉幾則明顯效驗的例子。如過去總是悶悶不樂，現在心開意解，快樂了，這就是有效驗。

『或覺智慧頓開』，過去好像糊里糊塗的，現在覺得聰明了，不糊塗了。

『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』，『冗沓』是很繁雜不容易解決的事務。

現在遇到了事情，很容易就把它解決了；別人覺得很麻煩，他很容易就解決了。我們現前同修當中就有——把事情接過來，人家覺得很麻煩，他也沒操什麼心就擺平了。

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。

「此大福德、大智慧之相。」以往跟你過不去，對你很不滿意的人——冤家對頭，現在對你印象好了，態度轉變了。這都是自己修學的功德，潛移默化而有感動。「仁者無敵」，這是福德、智慧之相。

或夢吐黑物。或夢往聖先賢。提攜接引。或夢飛步太虛。或夢幢幡寶蓋。種種勝事。皆過消罪滅之象也。

『黑物』是染污、業障。從前惡夢很多，而且夢得亂七八糟，現在

這些現象沒有了。縱然有夢，也是清清楚楚，就像白天遇事一樣，這是好事。『或夢往聖先賢，提攜接引』，學佛的人，夢見佛菩薩講經說法，教導修行，是好事情。『或夢飛步太虛，或夢幢幡寶蓋，種種勝事，皆過消罪滅之象也』，這些無論是在現實的生活中，或是在夢中的感應，都是業障漸漸消除，福祉漸漸顯現出來了。

然不得執此自高。畫而不進。

『高』就是傲慢。業障才消，若生驕慢則又墮落，決定不可貢高我慢。『畫而不進』，「畫」是畫界限，到此爲止就滿足，那你以後永遠不再進步了。應當要不斷再用功，更求進步，永遠沒有止境——生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還是天天求進步；怎麼可以知足？在物質、精神生活上，我們應知足；進德修業、斷煩惱求智慧，永遠不能知足，要勇猛精進。

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。已覺前日之非。而盡改之矣。至二十一歲。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。及二十二歲。回視二十一歲。猶在夢中。歲復一歲。遞遞改之。行年五十。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古人改過之學如此。

這是中國的一位大賢人，春秋時，衛國大夫蘧伯玉，才二十歲，很年輕，他就覺悟了，就知道自己的過失，發願改過自新。『至二十一歲，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』，這就證明前面一句話，『不得執此自高，畫而不進』——蘧伯玉做到了。他年年月月不斷的在反省，不斷的在改過，二十一歲時覺得二十歲雖然改，還有太多的過失。『及二十二歲，回視二十一歲，猶在夢中；歲復一歲，遞遞改之』，這是年年改、月月改、天天改。

『行年五十，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，古人改過之學如此』，蘧伯玉這段公案，是講古人改過這樣的認真，有這樣的恆心、毅力，證實他的忍辱、精進功夫，足爲後人效法。

吾輩身為凡流。過惡蝟集。而回思往事。常若不見其有過者。心粗而眼翳也。

了凡告訴他的兒子，看看古人，再回過頭來想想自己。我們是凡夫，凡夫的過惡太多了。『蝟』是刺蝟，是一種動物，全身都長著刺，若遇野獸侵害牠時，牠的刺完全豎起來——保衛自己。『蝟集』，比喻我們過惡之多。

『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見其有過者』，想想今天、想想昨天、想想去年、想想過去，好像沒有什麼大錯；沒有做過什麼錯事，這是什麼原

因呢？

『心粗而眼翳也』，我們的心太粗，我們的眼睛有翳，看不到自己的過失。看不到自己的過失，就不會改過，就永遠不會有自拔出頭的日子。所以蓮池大師教初學的人，用「功過格」來檢點自己的過失；發現自己的過失很多，才真正害怕了。但是改的方法，必定要從心上改。以心上改爲主，事上改爲輔助；正助雙修，理事兼修。

然人之過惡深重者。亦有效驗。或心神昏塞。轉頭即忘。或無事而常煩惱。

我們學佛，實在得到一點利益，不但業障重看得出來，小小業障也能看得出來。不僅是對別人，自己小小業障也能覺察到。

『或心神昏塞，轉頭即忘』，『心』是心思，『神』是精神。就是

精神提不起來，做事情或者讀書，記憶力喪失了，很容易忘事。尤其是年輕人，忘事居然跟老年人一樣，這是業障！老年人真正有修行的，到了八、九十歲還是一樣不會忘事。

『或無事而常煩惱』，沒有事就想事，這是業障。過去已經過去了，你想它做什麼？明天還沒到，想也是妄想。有的人很會想，想過去、想未來，一天到晚在想——叫無事生事，這個是業障。

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。或聞正論而不樂。或施惠而人反怨。或夜夢顛倒。甚則妄言失志。皆作孽之相也。

『赧然』，是不好意思；見到正人君子不好意思，心裡有愧疚。心地正大光明，見什麼人也不會有這種態度！『消沮』，是精神頹喪，就是精神提不起來，委靡而不能夠振作。

『或聞正論而不樂』，不喜歡佛法的道理和孔孟的教誡。清朝在早期，宮廷裡面都念《無量壽經》，後來慈禧太后聽了就不舒服，把念《無量壽經》廢除了；大概聽到五惡、五痛、五燒不是味道，這就是業障現前！

『或施惠而人反怨』，你好心對待別人，送別人禮物，人家不但不感謝，還怨恨你。

『或夜夢顛倒，甚則妄言失志』，『妄言』這是大的業障；『妄言失志』就是精神分裂，胡言亂語，辭不達意，業障相當嚴重了。『皆作孽之相也』。

苟一類此。即須奮發。舍舊圖新。幸勿自誤。

有這些現象，就要認真懺悔，要奮發把舊習氣革除，不能再因循苟

且。如果不改過、不自新，前途就沒有了！所以一發現有這些現象，立刻就要回頭，回頭是岸，不可自己誤了自己的一生。

真正把自己的毛病習氣革除了，才可以接受教誨，修善積德。如果不是真正的法器，教他是沒有用處的；特別是在教學、傳法，一定要傳給有條件的人——佛門稱為「法器」——過失少、心地清淨、勇於改過、有智慧的人，才是法器。若是一身毛病，如果你傳授法給他，將來造業更重！他要不得法，他害人少，造業也小；他要是多學了一些，本事大了！能力強了！壞事做得更多、做得更重——那老師就看錯人了！所以傳法要認識人，非其人不傳，這不叫「吝法」；如果是個法器，你不肯傳，叫做「失人」。不是法器，不能傳；是法器，一定要傳給他。

下面是「積善之方」。積善之前先改過，使自己有能力具備接受大法的條件；先培養資格，然後才接受大法。

三、積善之方

㈠積善之家必有餘慶

1.古德十人以證之

易曰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。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。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。

開端引用《易經》來作爲積善理論的依據。積善的人家一定有餘慶，他一生享受不盡，留給子子孫孫享之，其中有很深的道理。

『昔』是過去，『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，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，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』。古人跟今人真的不一樣，中國自古以來，婚嫁

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比現代自由戀愛，說老實話，有好處！好處是什麼？真正有學問、有道德的父母，不會把你配錯；壞處是若父母沒有受過教育，無知無識，可以把女兒賣掉，所以兒女不甘心、不情願的勉強湊合，這是缺點。但是不可以不知道，它有絕對的好處。

『叔梁紇』是孔子的父親，孔子的母親姓顏，這裡的『顏氏』就是孔子的外公。他把女兒嫁給孔子的父親——你看！不是隨便嫁的。他看出孔氏一家人代代都積德、代代修善，這家庭裡子孫一定有發達的，所以他將女兒嫁給孔家是有道理的。

『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』，他們一家人的長處就是修善積德。『逆知』，就是預知，就是根據他們祖宗積德，曉得他們家裡將來一定有好子孫，會興旺的，這才把女兒嫁給叔梁紇，生了孔子。所以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」，在中國自古以來，幸福的家庭很多。

古代的執政者，只要掌握政權，大的是帝王，統治國家；小的縣市長、鄉鎮長——我們一般講政務官。在他們的職責範圍裡有三句話——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。「作之君」，君是領導人，你是這個地區的領導人；「作之親」，你是這個地區百姓的父母，你要把百姓當做子弟來看待，要照顧他、要愛護他、要養育他；「作之師」，師是模範，他們不懂，你要教導他。現代民主制度，沒有這三條。所以「君、親、師」三個人的責任集中在執政者身上——如能盡職，功德不可思量。

孔子稱舜之大孝。曰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皆至論也。試以往事徵之。

前面依據《易經》敘述孔夫子的家世，再說到孔夫子對於舜王的讚歎。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孝之人——只見自己過，不見別人過。在

佛法來說，他是道道地地的修行人。《壇經》上說：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。」舜確實做到了，所以他積的德『子孫保之』。這些話『皆至論也』，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真理。

『試以往事徵之』，我們從歷史事實上看到。以下了凡先生所舉的人、所舉的事，都是當朝的——就是明朝——距離他幾十年的事情，說出來大家都知道；善有善報，勉勵人要修善、要積善。

楊少師榮。建寧人。世以濟渡為生。久雨溪漲。橫流衝毀民居。溺死者順流而下。他舟皆撈取貨物。獨少師曾祖及祖。惟救人。而貨物一無所取。鄉人嗤其愚。逮少師父生。家漸裕。有神人化為道者。語之曰。汝祖父有陰功。子孫當貴顯。宜葬某地。遂依其所指而窆之。即今白兔墳也。後生少師。弱冠登第

。位至三公。加曾祖祖父如其官。子孫貴盛。至今尚多賢者。

我童年在建甌住過六年，常和同學們到楊榮他家去玩。他們的房子古色古香，門口兩個石獅子，掛著燈籠，像廟堂一樣。明朝時的「建寧府」就是現在的建甌縣，在延平北面，建陽南面，屬於閩北，距離浙江很近，從建甌到金華大約三百里。

『世以濟渡為生』，他家裡的先人是划渡船謀生的（大陸從前河川大部分都是用渡船）。

『久雨溪漲』，建甌有一條河，就是閩江，一直經過南平，從福州出海。雨下多了，河川就氾濫，成爲水災。

『橫流衝毀民居，溺死者順流而下』，這是講水災相當的嚴重。

『他舟皆撈取貨物』，別人看著大水災，就撈東西，趁機會發一筆

橫財。

『獨少師曾祖及祖』，只有他的曾祖父及祖父。『惟救人，而貨物一無所取』，父子兩個划了船專門救人，對於漂流的貨物，看都不看一眼，只顧救人。

『鄉人嗤其愚』，鄉人譏笑他：這樣發財的機會，不多撈一點而去救人；笑他愚癡。

『逮少師父生』，到楊榮的父親出生。『家漸裕』，家庭生活環境慢慢好轉了。諸位想想：划渡船一天能收入幾文錢？還有坐渡船的身上實在沒有帶錢，也不能不渡。所以渡錢多半是隨意給——船旁邊擺一個小的盤子，並沒有刻意規定渡船要收多少錢。這是從前福建常見的情形；學生過渡都不要付錢。這就是善因定有善報。

『有神人化為道者，語之曰：汝祖父有陰功，子孫當貴顯，宜葬某

地。遂依其所指而窆之，即今白兔墳也』，風水不是假的，但是沒有善福也得不到。而且風水好壞，一定是按照個人的福德因緣，自自然然的，縱然有人指點，那只是一個增上緣；如果沒有這個福分，指點你得到風水不但沒有福，禍害反而來了，這是沒有福分享受。所以看到福報來了不要歡喜，爲什麼呢？想想自己能不能消受得了？

讀了《了凡四訓》，真的一點也不錯，確實一個普通的凡夫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你不懂得這個道理，不曉得改過，不曉得修善，你的命運裡沒有變數，只是常數。唯有真正懂得積善改過，那就有變數了；真正改造了命運、創造了命運。我們在這一生，看到許多的事，儒、佛所講的道理完全證實了。

『後生少師，弱冠登第』，『弱冠』是二十歲，『冠』是男子二十歲行冠禮，二十一、二、三歲都叫弱冠。也就是他年紀輕，二十一、二

歲中進士——進士及第。這是過去最高的學位，等於現代的博士，拿到博士學位了。

『位至三公』，他以後做官，做到了少師。『三公』就是太師、太傅、太保。少師、少傅、少保，也是三公，位置比太師、太傅、太保稍微低一點。以現代的地位相比，大概是國策顧問的地位，也就是皇帝的顧問，皇帝有什麼困難的事情要向他們請教，所以地位很高。

『加曾祖祖父如其官』，古時候做官的確是榮宗耀祖。他的父親、祖父、曾祖父雖然是一介平民，他現在做到這樣高的官位，皇帝要追封他的祖父、曾祖父，也跟他官爵一樣。他的曾祖父、祖父，朝廷也封為少師——這是古代的榮宗耀祖。

我們今天獎勵行善，政府表揚好人好事。實在講，古時候這種表揚比我們現在表揚有力量，教育的意義更深。因為子孫對國家有貢獻，國

家對他的恩惠可以追加到他的遠祖。今天表揚好事是你個人而不及尊長，古代的追封加到曾祖三代如其官。在我們肉眼看，好像人已死了多少年了，有什麼意義？其實不然。這是優良教育的深意，使知自己成就，亦必賴祖宗之積德修善，報在子孫之事實。明乎此，焉有不肯修善之理？此事若就佛法中講六道，帝王的追封，不管他在那一道，榮耀實際上他也能得到。他如果是在鬼道，一切鬼王都尊敬他；他是大善人，必定受天帝鬼神的尊敬。所以這種教育的意義，實際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。

『子孫貴盛，至今尚多賢者』，因為世代積德積得厚，楊榮以後就變成世家。一直到了凡這個時候，他們家裡世代皆有賢人，既貴且盛。

鄞人楊自懲。初為縣吏。存心仁厚。守法公平。時縣宰嚴肅。偶撻一囚。血流滿前。而怒猶未息。楊跪而寬解之。宰曰。怎

奈此人越法悖理。不由人不怒。自懲叩首曰。上失其道。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。哀矜勿喜。喜且不可。而況怒乎。宰為之霽顏。家甚貧。餽遺一無所取。遇囚人乏糧。常多方以濟之。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。家又缺米。給囚。則家人無食。自顧。則囚人堪憫。與其婦商之。婦曰。囚從何來。曰。自杭而來。沿路忍饑。菜色可掬。因撤己之米。煮粥以食囚。後生二子。長曰守陳。次曰守址。為南北吏部侍郎。長孫為刑部侍郎。次孫為四川廉憲。又俱為名臣。今楚亭德政。亦其裔也。

『鄞』是浙江寧波，在明朝稱「鄞縣」，現在稱寧波。『楊自懲先生，『初為縣吏』，在縣政府裡當差──相當現代科長、科員這樣的職位都叫「吏」，「縣吏」是不太高的職位。他『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

』，這個人心地厚道，正直清明。

『時縣宰嚴肅，偶撻一囚，血流滿前，而怒猶未息』，從前縣長兼理司法（現在是政務跟司法分開了，司法由法院、法官去處理），縣長就是法官，他要兼理司法。有一個罪犯，問口供不說實話，狡辯！縣長就發脾氣生氣了！給他用刑，打得很重，血流滿地；可是縣長怒氣還沒息。

『楊跪而寬解之』，楊自懲看到這情形，就替囚犯求情。『宰曰：怎奈此人越法悖理，不由人不怒』，這個囚犯犯的罪很重，教人看了就生氣！不得不怒。

『自懲叩首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！如得其情，哀矜勿喜；喜且不可，而況怒乎！宰為之霽顏』，其實說這樣的話要有相當的膽識，這是直諫！如果長官不接受，怪罪下來，很麻煩。假如這個長官相當賢明

、明理，他不會怪罪，這是提醒他。『上失其道』，『上』是指政務官，不敢指皇帝，也就是指省市縣長。國家的政治教育沒有辦好，這叫『失道』。『道』是什麼？道就是君、親、師。我們做地方官員主持縣政，沒有做到親、師的本分，沒有真正愛護老百姓；百姓犯過了，我沒有教得好，這就是『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』。『散』是無所適從，無有依靠。政教要上軌道了，老百姓皆有一個原則可以依靠。

中國從劉邦建立政權之後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孔孟，制定教育政策，用孔孟的思想教導百姓。在這以前，春秋戰國諸子百家，學說之多教人無所適從。諸子百家留下來的典籍，每人有自己的主張，每人有一套說法，看看都很有道理；這麼多的主張，這麼多的講法，我們到底依那一個？所以一定要在諸子百家裡選擇一家，大家都覺得他的主張可以接受，各種不同的民族也能夠適應，取這一家為主，以諸子百家來輔助，這

樣確立了國民教育宗旨。

我們的道統主流是孔孟，從漢高祖制定一直到清朝都沒有變更，自然成了中華民族的道統。孔孟教給我們五倫十義，這是我們要遵守的原則，這就是道。五倫講人與人的關係——最小的指居住在同一個房間的夫婦。丈夫要怎樣做好丈夫的本分，妻子要怎樣做好妻子的本分；分就是義務，你要盡到你的義務——夫妻和合是家庭興旺的基礎。室的外面就是家——家中上有父母，下有兒女，中有兄弟。每個人的身分不相同，義務責任就不一樣。每個人應盡自己的義務職責，這叫「天職」——不是別人派給你的；這就是「道義」，天然的叫「道」。家之外是社會、國家——上有領導人是國君；下有被領導的人，那就是臣，平輩的有朋友。「五倫」是夫婦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（領導與被領導）、朋友；從內向外擴展，則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，所以五倫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大

團結。我們這一個國家，就是一個大家族——「中華民族」，這是道。

古聖先賢心目中從政者即是偉大人物，稱爲「大人」——負有對人民教育、養育、領導之天職。教導人民，教他一舉一動，使他的見解、他的思想、他的思考有個範圍（倫理道德），不能超越範圍，人怎麼會作亂！怎麼會做壞事！再加以道德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）的薰陶。儒家基本教育的目標是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現代學校已經不教這些課目，疏忽人文而重科技，老百姓的思想、見解、所作所爲沒有一個準則了。這就是教我們看到別人犯罪，回頭想想自己爲官做得不夠好。

『如得其情，哀矜勿喜』，對於他犯罪的動機、犯罪的行爲，我們真正知道了，要同情他，要哀憫他，不能因破案而歡喜。爲什麼不能歡喜？因爲我們自己的責任沒有盡到。

『喜且不可，而況怒乎』，破案尚且不可歡喜，又怎麼可以發脾氣！從前做官、做縣市長，至少是個舉人（何況大多數縣市長都是進士及第的），所以一提醒，他馬上覺悟了。

『宰為之霽顏』，這是很有膽識的勸諫，而縣官一經提醒就覺悟了，就息怒了。從這個地方我們能見到楊先生的智慧、德性、見地，都很了不起。所以他在公門好修行，多行善事。

楊先生『家甚貧』，在從前做官只靠俸祿，是不會發財的，所以退休後真是兩袖清風——一生清貧的人非常之多；如果做官告老還鄉而富有的，就是貪官污吏。否則錢從那裡來？因爲以前念書人不會去做生意。如果官做大了，對國家有大的貢獻，那麼國家有獎勵，送你多少田宅，這是相當的富有。如果是平常一個官吏告老還鄉，都是相當清寒，何況楊先生只是縣政府裡的一個小職員。

『家甚貧，餽遺一無所取』，他不接受人家送禮。有人要拜託他，尤其是犯了案子的人（犯法的囚犯），總想說一點人情，能夠得到好一點的照顧，或者刑罰判得輕一點——可能他的職位掌管這些事，於是人情就免不了。他總是秉公處理，不接受別人送的禮，十分清廉，很難得！

『遇囚人乏糧，常多方以濟之』，從前囚犯的糧食很少，有時在遞解的路上常常缺乏糧食，沒東西吃，楊先生總是盡心盡力，設法救濟他們。

『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，家又缺米。給囚，則家人無食；自顧，則囚人堪憫。與其婦商之，婦曰：囚從何來？曰：自杭而來』，『杭』是現在的杭州，杭州到寧波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。囚犯帶著刑具，手鐐腳銬，都是步行，這樣一天能走多遠？一天能走五、六十里已是相當辛苦

了；而從杭州走到寧波，要好多天才能走得到。

『沿路忍饑，菜色可掬』，沿途沒東西吃，餓了好多天，很可憐！夫妻商量一下，『因撤己之米，煮粥以食囚』，家裡米少，都送給他們，自己就沒得吃；自己吃了，他們就沒得吃了。怎麼辦？煮粥！分一半給他們。

『後生二子，長曰守陳，次曰守址，為南北吏部侍郎』，以後他生兩個兒子，這是夫妻積德，報在兒孫。『吏部』就是相當現在的內政部。從前的中央政府只有六個部，現在則有十幾個；以前部的職權比現在部的職權要大（像前面講的禮部，就兼現在教育部和考選部的職權）。『吏部』是管行政的，職權也比現在大。『侍郎』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政務次長──副部長。部長在那時候叫「尚書」；侍郎是次長，就是副部長。通常副部長有兩位──「左右侍郎」，像我們現在部裡也是兩位次

長——「政務次長」與「常務次長」。

『長孫為刑部侍郎』，『刑部』就是現代的法務部或司法行政部；這兩個部的職權，都是從前的刑部。

『次孫為四川廉憲』，『廉憲』相當於行政專員，比省長小一級，比縣市長高；大概管七、八個縣到十幾個縣的地方行政首長。

『又俱為名臣』，治理地方非常有成績，很有聲望地位。

『今楚亭德政，亦其裔也』，『今』就是現在。楚亭先生也是做官的，也是非常之清廉，是他們家的後人。這是夫妻兩個積德，子子孫孫都好！

昔正統間。鄧茂七倡亂於福建。士民從賊者甚眾。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。以計擒賊。後委布政司謝都事。搜殺東路賊黨。

『正統』（公元一四三六年——一四四九年），是明朝英宗的年號。『鄧茂七倡亂於福建』，就是造反、叛變。『士民從賊者甚眾，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。以計擒賊，後委布政司』，『都憲』是官名，『楷』是他的名字。『布政司』相當於現代的民政、財政廳長，主管一省的行政和財政。

謝求賊中黨附冊籍。凡不附賊者。密授以白布小旗。約兵至日。插旗門首。戒軍兵無妄殺。全活萬人。後謝之子遷。中狀元。為宰輔。孫丕。復中探花。

這一段是講不妄殺所得的果報。我們看看中國的歷史，凡是統軍的大將，後代有好果報的人很少。爲什麼呢？殺業太重了、結的冤仇太多了。做將軍有好後代的，在中國歷史上恐怕十個都見不到，這是其中一

個得善報的。因果報應最明顯的：唐朝的大將郭子儀，他的後代能保全，是做將軍積善德。宋朝的時候，曹彬、曹翰都是趙匡胤手下的大將。曹翰的後代就很差，沒有傳到第三代，女兒淪落爲娼妓，家敗人亡；曹彬是很仁慈的將軍，不妄殺，後代都很好。所以做將軍的人如果軍紀不嚴，士兵騷擾百姓，都是他的罪過。這裡說的是不妄殺的果報；這個人很聰明，只要不是擁護叛黨的，都教他們如何來區別，在戰爭的時候就可以不誤傷人命。其子孫的功名富貴，說明了善因善果，絲毫不爽。

莆田林氏。先世有老母好善。常作粉團施人。求取即與之無倦色。一仙化為道人。每旦索食六七團。母日日與之。終三年如一日。乃知其誠也。

『莆田』屬於福建的一個縣，在福州的北面。這也是先人積善。她

每天做一點吃的東西——粉團，布施給窮人。她也沒有分別心，每天做，誰要吃都給，很難得！此事偶爾為之容易，長遠心願難發。她是樂此不疲，這樣的布施給別人。有個仙人化成老道，每一天早晨都到她那裡去要六、七個粉團，三年如一日，才曉得老太太確實是誠心誠意做好事、做善事。真誠是積德，布施是積善。她也沒什麼希求，只是幫助一些貧困之人。

因謂之曰。吾食汝三年粉團。何以報汝。

老道就告訴她：「我每天都跟妳要粉團，我吃了三年，怎麼報答妳呢？」

府後有一地。葬之。子孫官爵。有一升蔴子之數。其子依所點

葬之。

道士會看風水，他說：「妳家裡有一塊地，風水很好。葬在那兒，妳的後代，做官的人數有一升芝蔴那麼多。」蔴粒很小，一升芝蔴你想有多少！

『其子依所點葬之』，以後老太太死了，她的兒子就依照老道所指點的穴，葬在這個地方。

初世即有九人登第。累代簪纓甚盛。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。

第一代家裡就有九個人做官，可見老太太好善積德，子孫很多。『累代簪纓甚盛』，『簪纓』就是指古時候的貴人，他的帽子裡插著花。『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』，這一句話是真的，福建的林家可以說是全

省第一個大家族，非常興旺。這是講誠心施食的果報。

馮琢菴太史之父。為邑庠生。隆冬早起赴學。路遇一人。倒臥雪中。捫之半殭矣。遂解己綿裘衣之。且扶歸救甦。

這是說救人一命的善報。『太史』是過去任職在翰林院，「翰林」稱之爲太史，相當於現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。這是馮琢菴父親過去做秀才的時候（『庠生』就是秀才），早起上學，在路上遇到一個人，在大雪之中，凍傷倒了。我們可以想像，這個人必定是貧病交加，遇到這樣一個災難。他看到的時候用手去摸他，幾乎快要凍死了，但還沒有凍死。把他救起來，把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脫下來給他穿，帶回去救活了。

救凍一定要有常識，北方人都知道，南方人不曉得。救凍是要用涼水——用涼的毛巾，涼水給他摩擦，使他內裡面的寒氣能散發出來。

夢神告之曰。汝救人一命。出至誠心。吾遣韓琦為汝子。及生琢菴。遂名琦。

看到可憐人，不管是什麼人，出於誠心來救人一命，是爲大善。『吾遣韓琦為汝子』，『韓琦』是宋朝的大將，也是名臣——韓魏公，中國歷史上有名的。這位神人就把韓琦介紹到他家去投胎，到人道來了。『及生琢菴，遂名琦』，這是救人一命得到好兒子。這裡也說明了六道輪迴轉世投胎的事實，古人皆能深信不疑。

台州應尚書。壯年習業於山中。

『習業』就是讀書。從前讀書人多半都在寺院，只有寺院才有多餘的房間，才有圖書室。藏經樓裡不但收藏佛經很完備，世間的四書五經

、諸子百家，大概寺院裡都有典藏，藏經樓就是圖書館。從前地方社會沒有圖書館的設置，所以寺院就是學校，藏經樓就是地方上的圖書館。念書的人多半選擇在寺院，寺院環境幽靜，都在山林之中，是讀書修學的好場所。

夜鬼嘯集。往往驚人。公不懼也。一夕聞鬼云。某婦以夫久客不歸。翁姑逼其嫁人。明夜當縊死於此。吾得代矣。

鬼是確實存在，人鬼雜居。如果人煙稀少，或者氣不旺盛的時候，往往就有很多鬼出現。『公不懼也』，應先生心地清淨、正大光明，他對於這些妖魔鬼怪毫不在乎，也不害怕。『一夕聞鬼云：某婦以夫久客不歸，翁姑逼其嫁人。明夜當縊死於此，吾得代矣』，凡是自殺的都要有替身，才能再去投胎；如果沒有替身，他也相當苦。他吊死的地方，

還得另有一個人吊死他才能得自由。現在有些車禍也是如此，他不是自殺的，是偶發事件，是橫死的，也都要有替身。橫死是很不吉祥的，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下，某個地方常常容易出車禍，那個地方有冤鬼，他在那裡等待找替身。

這是一個吊死鬼找替身，他預先就曉得了。他說某個人家，先生在外面做生意，很久沒有回來，家人不知道他死活，逼著他太太改嫁。太太不甘心，想尋短見，明天要在這裡上吊。這個吊死鬼說：「我有機會！她明天可以來代替我了。」這話被應先生聽見了。

公潛賣田。得銀四兩。即偽作其夫之書。寄銀還家。其父母見書。以手跡不類疑之。既而曰。書可假。銀不可假。想兒無恙。婦遂不嫁。其子後歸。夫婦相保如初。

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，他也是個窮秀才，那來的錢呢？趕緊回去賣田，得四兩銀子，造一封假的書信，送到婦人家裡去。

『其父母見書，以手跡不類疑之』，這封信不是他兒子親筆寫的，一看就曉得。『既而曰：書可假，銀不可假』。那有人送錢來呢？這個錢不是假的，所以說『想兒無恙』。『婦遂不嫁，其子後歸，夫婦相保如初』，到以後沒多久，他兒子果然回來了。這是保全一個家庭的完整，這個功德很大。應先生當時做這個事情，也不是想去做功德，只是同情、憐憫人家。他是發了真心去幫助她，救她一命，保全這個家庭，沒有想到什麼功德不功德，仍繼續到寺裡去念書。

公又聞鬼語曰。我當得代。奈此秀才壞吾事。傍一鬼曰。爾何不禍之。曰。上帝以此人心好。命作陰德尚書矣。吾何得而禍

之。

好不容易等到一個替死鬼，我可以有人來代我了，這個秀才把我的事情搞壞了。『傍一鬼曰：爾何不禍之？』旁邊有一個鬼就說了，你爲什麼不去報復他？『曰：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陰德尚書矣，吾何得而禍之？』從此地我們就知道，鬼神所以作祟、能害人，也是他罪有應得。他要沒有罪業，鬼神想害他也害不了，對他無可奈何！俗話說：「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。」我們怕鬼，那是很冤枉的，鬼怕人比我們怕他還要嚴重！所以只有自己做了虧心事，才怕鬼，鬼才會欺負你。如果你心地光明磊落，這些妖魔鬼怪絕對不會作祟的。這些事情像紀曉嵐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、蒲松齡的《聊齋誌異》，還有中國正史《二十五史》裡面也記載得很多。在民國初年出版的《歷史感應統紀》，都是

講二十五史所記載的因果報應之事。鬼神是真正有的。

『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陰德尚書矣』，『上帝』是指天帝；『以此人心好』，看到這個人心好；『命作陰德尚書矣』，已經委派給他作陰德尚書。「尚書」就是現代的部長，他以後果然做到尚書。他聽到鬼神講話，自己預知前途。

應公因此益自努勵。善日加修。德日加厚。遇歲饑。輒捐穀以賑之。遇親戚有急。輒委曲維持。遇有橫逆。輒反躬自責。怡然順受。子孫登科第者。今累累也。

『橫逆』就是別人對他非禮、侵犯他、侮辱他，他都能反省。『怡然順受』，『怡然』是心平氣和，沒有一點浮躁，不與人計較，決定沒有報復的心理，能夠容忍。『子孫登科第者，今累累也』，不但自己做

到部長這麼高的地位，子子孫孫都非常之賢善。這是救急全節——保護一個家庭的完美，所獲得的果報。

常熟徐鳳竹栻。其父素富。偶遇年荒。先捐租以為同邑之倡。又分穀以賑貧乏。

常熟縣在江蘇省。『徐鳳竹栻』，『鳳竹』是他的字，古人都稱字，『栻』是他的名。（名只有父母老師可以稱，但是寫傳記時，他的名諱寫在字下面，稱「徐鳳竹栻」。）『其父素富』，他的父親相當富有。『偶遇年荒』，地方上有災難，年荒就是收成不好。『先捐租以為同邑之倡』，「倡」就是提倡，希望富有的人家都能跟進。可見他們田地很多，田地給農民種，地主收租；荒年收成不好，他捐租——就是今年的稻租他不要了，使農民的生活能過得下去。地主不要租金，農夫還能

勉強維持得下去，這是很難得的一樁善事。『又分穀以賑貧乏』，大陸上富有的人家，都有倉庫，是蓄存裝稻米的。他把自己家裡倉庫打開來，把糧食分給貧困的人家，救濟急難。

夜聞鬼唱於門曰。千不誆。萬不誆。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。相續而呼。連夜不斷。是歲鳳竹果舉於鄉。

住在鄉村裡，這些鬼怪的事情時有所聞，有的時候還可以見到，鬼說的話有時也聽得很清楚。『千不誆，萬不誆，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』，鬼在外面唱。『相續而呼，連夜不斷。是歲，鳳竹果舉於鄉』，這一年鳳竹果然中了舉人，果然應驗了。鬼在外面唱，說他家的兒子今年可以中舉人；今年去考果然沒錯，中了舉人。

其父因而益積德。孳孳不怠。修橋修路。齋僧接眾。凡有利益。無不盡心。後又聞鬼唱於門曰。千不誆。萬不誆。徐家舉人。直做到都堂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。

善有善報，確有效驗，明白人更努力去修善。『後又聞鬼唱於門曰：千不誆，萬不誆，徐家舉人，直做到都堂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』，『都堂』就是都察院，是掌理刑事的，好比現在的高等法院大法官這樣的地位。『鳳竹官終兩浙巡撫』，最後他的官階做到『兩浙巡撫』，『巡撫』就是現在的省主席。這是真心賑濟貧困，災難中發心賑濟貧困的果報。

嘉興屠康僖公。初為刑部主事。宿獄中。細詢諸囚情狀。得無

辜者若干人。公不自以為功。密疏其事。以白堂官。後朝審。堂官摘其語。以訊諸囚。無不服者。釋冤抑十餘人。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。

幫助別人平反冤獄，這是很難得的。審判案子，再小心、再謹慎，冤枉人是難免的。由此可知，做法官、做律師很難很難；冤枉人縱然不是有意的，仍是有很大的過失。

屠康僖先生爲人非常難得——他要使囚犯裡減少冤獄，他自己跑到監獄裡面，跟囚犯混在一起，了解他們真實的情況。有些人在大堂審訊之下真是喪魂失魄，真實的情況不敢說出來（從前大堂裡的威嚴跟現在比起來，那真是不一樣）。從前審案多半在清晨天沒有亮的時候，法堂裡面陰森森的，真像閻羅王審案一樣的味道，氣氛看了叫人害怕；所以

把囚犯在那時拉到大堂裡，像去見閻羅王一樣；跟現在完全不相同。『刑部』就像現在的法務部、高等法院。『主事』相當於現代的科長，地位並不很高。他到監獄裡面去打聽囚犯的真實狀況；自己不居功，把情況寫出來給『堂官』（堂官就是刑部的尚書），功勞都歸他的長官。長官當然很歡喜！長官在早晨審案時，就預先知道實際情況，再一樁一樁的審問，果然平反了十幾個人。

皇帝乘坐的轎子叫『輦』；『輦下』就是京師，從前叫做京城，現代稱做首都。『咸頌尚書之明』，沒有一個不讚歎刑部尚書公正廉明。

公復稟曰。輦轂之下。尚多冤民。四海之廣。兆民之眾。豈無枉者。宜五年差一減刑官。覈實而平反之。尚書為奏。允其議。時公亦差減刑之列。

京師是皇帝所在之處，首善之區；這個地方政治清明，應該是全國的模範，所以叫「京師」。「師」就是師範的意思，做其他都市的模範。『四海之廣，兆民之眾，豈無枉者？』京城還有這麼多冤枉的人，何況其他的地方呢？京師以外其他的城市，冤枉的人一定不少。『宜五年差一減刑官，覈實而平反之』，這是他的建議——以為至少每隔五年，朝廷裡委派一位官員，重新把老案子審查一下。『覈實平反』，平反冤獄；這個建議非常之好。『尚書為奏，允其議』，刑部尚書就把這個意見稟告皇帝，皇帝就批准了。『時公亦差減刑之列』，刑部尚書對他非常之好，知道他是非常廉明公正、存心仁厚之人；這個制度建立之後，就是國家有了減刑官了，刑部也派屠康僖為減刑官的一員——每個人分配幾個縣市去審理案件。

夢一神告之曰。汝命無子。今減刑之議。深合天心。上帝賜汝三子。皆衣紫腰金。是夕夫人有娠。後生應塤。應坤。應埈。皆顯官。

他命裡沒有兒子，像袁了凡先生一樣，命裡沒有兒子，他是求子得子的；屠先生是積功累德得子的。

嘉興包憑。字信之。其父為池陽太守。生七子。憑最少。贅平湖袁氏。與吾父往來甚厚。博學高才。累舉不第。留心二氏之學。

『池陽』就是現在安徽池州。『太守』是地方行政首長。『生七子，憑最少，贅平湖袁氏』，『平湖』也是地名，包憑入贅在袁家。『與

吾父往來甚厚，博學高才，累舉不第，留心二氏之學』，『二氏』就是佛教、道教。包憑去考舉人，每次都沒有考取，就顯得消極——學佛、學道，天天跟出家人、道士一塊交遊；跟袁了凡算是世交，他們平時都有往來。

一日東游泖湖。偶至一村寺中。見觀音像。淋漓露立。即解橐中得十金。授主僧。令修屋宇。僧告以功大銀少。不能竣事。復取松布四疋。檢篋中衣七件與之。內紵褶。係新置。其僕請已之。憑曰。但得聖像無恙。吾雖裸裎何傷。

這一件事是出於真誠——施金修建佛寺。他屢次參加考試都沒有考取，對於仕途心灰意冷，家境也很不錯，能過得去，所以學佛、學道去了。偶然在一個鄉下村莊見到一座佛寺，看到觀音像被雨淋。由此可知

，這座佛寺年久失修，下雨才會漏，觀音像才會被雨淋到。他看到這情形，想要修寺，把自己的錢袋打開（『槖』就是錢袋），裡面還有十兩銀子，全給『主僧』（就是寺裡的住持），請他把觀音殿修一修。主僧告訴他：「修殿十兩銀子不夠。」十兩銀子，在從前數字是相當大了。由此可知，大概是古寺，有相當的規模。他聽了這個話，再把身上所帶的四疋布捐出來，還有行李裡面（『篋』就是竹子編的籐箱子），有幾件好的衣服拿去賣，賣了錢拿來修佛寺。衣服裡面有一件袷衣（『紵褶』就是新的袷衣），料子非常好，當然價錢也相當高。他的僕人就跟他講：「這一件還是留下來吧！」他說：「只要佛寺能修好，觀音聖像不被雨淋，我自己就是裸露、赤膊也無所謂。」

僧垂淚曰。舍銀及衣布。猶非難事。

捨財施濟，在有錢的人家，不是難事。

只此一點心。如何易得。

他的真誠心——只顧到佛像，沒有想到自己，這點心是太難得了！

後功完。拉老父同遊。宿寺中。公夢伽藍來謝曰。

佛寺修好以後，他是功德主，寺裡邀請他去；他就請父親一道去。『宿寺中』，晚上就住在寺裡面。『公夢伽藍來謝曰』，『伽藍』是護法神，護法神在晚上托夢向他道謝。

汝子當享世祿矣。後子汴。孫檉芳。皆登第。作顯官。

這是一念真誠心修補佛寺感得的善報——也是報在子孫，足見善惡

行業是同體的。

嘉善支立之父。為刑房吏。有囚無辜陷重辟。

『嘉善』是地名，在現在的浙江。『支立之父，為刑房吏，有囚無辜陷重辟』，這是一個囚犯，支立的父親知道他是冤枉，但是還是被判了重刑。

意哀之。欲求其生。

刑房吏（支立的父親）看到他非常可憐，想方法去脫他的罪。

囚語其妻曰。支公嘉意。愧無以報。明日延之下鄉。汝以身事之。彼或肯用意。則我可生也。

支立的父親知道這個人冤枉而憐憫他，想方法開脫他的刑罪。這是一樁好事情，不但是救一個人，也救了這個人一家。這個囚犯就在妻子來探監的時候告訴她：『支公嘉意，愧無以報。』支公這麼好的心意，知道我冤枉，要脫我的罪，我沒有法子報答他。他說：『明日延之下鄉，汝以身事之，彼或肯用意，則我可生也。』他判的罪可能是死刑，或是無期徒刑，很重的罪。支立的父親，曉得這個事情，有意替他辦，所以囚犯囑咐他的妻子：「你去好好侍奉他，他能夠多幫忙一點。」

其妻泣而聽命。及至。妻自出勸酒。具告以夫意。支不聽。卒為盡力平反之。囚出獄。夫妻登門叩謝曰。公如此厚德。晚世所稀。今無子。

把支先生請到他家裡去。『妻自出勸酒，具告以夫意。支不聽，卒

為盡力平反之』，這是出於道義，他從事於這個職務，是他應盡的責任。『囚出獄』後，『夫妻登門叩謝曰：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稀，今無子』，支公沒有兒子，家境也並不怎麼好——公家做事，真正拿薪水、不貪污，生活的確是相當清苦。

吾有弱女。送為箕帚妾。此則禮之可通者。

他說：你們夫妻結婚這麼多年，沒有兒子，我有一個女兒成年了，願意送給你做妾，希望能夠給你綿延後代；這在禮法上可以講得通的。

支為備禮而納之。生立。弱冠中魁。官至翰林孔目。

支立的父親娶之爲妾，果然生了兒子——也就是支立。『弱冠中魁，官至翰林孔目』，『弱冠』是二十幾歲；『中魁』就是考試高中。以

後官做到『翰林孔目』，『孔目』是官名，相當於現代的主任秘書；『翰林院孔目』就好像現代中央研究院的主任秘書，地位也相當之高。

立生高。高生祿。皆貢為學博。祿生大綸。登第。

這皆是救護無辜，而感應得的善報。在這一章裡面，了凡先生舉了十個「積善得善報」的例子。這麼多人，可見得不是偶然的，而且這些人年代距離都很近，其中還有一、兩個，跟了凡先生家裡有關係、有往來。可見得，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決定真實，一點都不假。

凡此十條。所行不同。同歸於善而已。

他們十位所做的事不一樣，但都是善行，都是積善。

(二)什麼是善？

1.善的辨別

若復精而言之。則善有眞有假。有端有曲。有陰有陽。有是有非。有偏有正。有半有滿。有大有小。有難有易。皆當深辨。為善而不窮理。則自謂行持。豈知造孽。枉費苦心。無益也。

修善最重要的是出於真誠而無所求，這是真善。有條件的善，不但不是善，而且是造惡。譬如我們這個世間不少人——尤其是佛教徒，不明白佛陀教化眾生破除妄想執著的道理；他們來佛寺燒香拜拜，都是有所求而來的；他要沒有所求，就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」。他在佛菩薩面前許願燒香拜拜，求佛菩薩保佑，目的達到之後再來還願供養奉獻——談

條件，把佛菩薩當做什麼人！不但心不誠，且把佛菩薩當做惡勢力包庇者，豈非罪過！

支立的父親，是正人君子，因犯那種做法，就等於把他當做小人看待。支立的父親不生氣，仍舊幫他忙，真是難中之難！所以他得的果報是應當的。前面舉十個例子，現在再講道理；也就是積善的事和理不可以不知道。先說真假——什麼是真善？什麼是假善？

何謂眞假。昔有儒生數輩。謁中峰和尚。

『中峰和尚』是元朝時候人，我們對他應該相當熟悉，因爲常常拜的《三時繫念》就是中峰和尚編輯的，這是專修淨土的一個方法。那時有一些念書人去拜訪中峰禪師。

問曰。佛氏論善惡報應。如影隨形。今某人善。而子孫不興。某人惡。而家門隆盛。佛說無稽矣。

佛家常講，道家也講：「因果報應，絲毫不爽。」他們說『今某人善，而子孫不興』，這是講現世，現前的善人子孫不好；『某人惡，而家門隆盛』，惡人反而『家門隆盛』。他們就說：『佛說無稽矣！』佛法說的果報與事實不符。拿這個問題來向中峰禪師請教。

中峰云。凡情未滌。正眼未開。認善為惡。指惡為善。往往有之。

一般人是肉眼凡夫——你的俗情，你的心地不乾淨；就是妄想執著還很多，沒有慧眼，看不到事實真相。『認善為惡，指惡為善』，善惡

顛倒了，這就叫迷惑顛倒。『往往有之』，不但這樣的人在世間確實有，而且還很多。禪師客氣，不說很多，說有這種人就是了。

不憾己之是非顛倒。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。眾曰。善惡何致相反。

他不曉得自己反省，不辨是非，反而怨天尤人，說老天報應不公平。眾曰：『善惡何致相反？』世間迷人，爲什麼把善看成惡，惡看成善？

中峰令試言其狀。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。敬人禮人是善。

中峰大師就叫他們自己說說。一個人就講，『詈人毆人是惡』，打人罵人是惡；『敬人禮人是善』。這是那些學生自己說的，他們善惡標

準在此地——罵人打人是惡，恭敬人、對人有禮這是善。

中峰云。未必然也。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。廉潔有守是善。中峰云。未必然也。眾人歷言其狀，中峰皆謂不然。因請問。

中峰禪師說：「你的標準不可靠。」一個人又說：『貪財妄取是惡，廉潔有守是善。』貪贓枉法是惡，廉潔有守有爲的是好官。中峰禪師又說：『未必然也。』『眾人歷言其狀，中峰皆謂不然』，這些標準禪師皆不同意。『因請問』，於是大家就請問老和尙，我們的標準你不同意，你的標準講給我們聽聽。

2.善的定義

中峰告之曰。有益於人是善。有益於己是惡。有益於人。則毆人詈人皆善也。有益於己。則敬人禮人皆惡也。

這是佛法講的標準。『有益於人，則毆人詈人皆善也』，打他、罵他都是善。『有益於己，則敬人禮人皆惡也』，所謂有意討好、巴結、諂媚之類是也。

是故人之行善。利人者公。公則為眞。利己者私。私則為假。

這就找到一個眞正的標準，這個標準就是存心利益社會大眾，爲一切眾生造福，這是善。爲大家造福，自己還要得相當的報酬，這是善裡夾雜著惡——善不純。先講眞善、假善，後面還講圓滿的善、不圓滿的

善摻雜在一起；有半滿、有圓滿，有純、有雜，都要搞清楚。

所以諸佛菩薩、世間聖賢沒有想到自己，完全是利益眾人，那是真善，那是圓滿的善。世間的人，不說別人，我們說范仲淹。范仲淹的行善、積善就是真實，就是圓滿，是我們的好榜樣。他從來沒有替自己著想，也沒有替兒女打算一下，一心一意只知為國家、為社會造福，連自己的身家都忘掉了。我們讀他的傳記，他自己積善，一家積善，子孫皆知行善。自己做到宰相，五個兒子中，有兩個做過宰相，一個作過御史大夫。自己死的時候買不起棺材。錢到那裡去？全都拿來做社會福利事業去了。所以印光大師讚歎他，說他的德行僅次於孔夫子。他的家庭一直到民國初年——八百年不衰，子子孫孫都好，積德積得厚。

我們今天行善，拿出自己百分之一、二的力量來行善，已經覺得我是善人了！而且還要捨一得萬報！大家到佛寺來燒香布施，為什麼？這

個利潤最大——一本萬利。所以到佛門裡來燒香拜佛，心想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（今天布施一塊錢，明天得一個彩票中一萬塊），是這種心態到佛門裡布施修善的，冤不冤枉！把佛菩薩看得真連小人都不如了。所以有很多人到佛門時，你看他很虔誠拜佛念佛——但是他自己不好，他的家庭後世都不好，真正的原因在此。好像不是有心把佛菩薩看成一個壞人，看成一個接受賄賂的人，可是有意無意他就是這種心態；雖然不明顯，還是有這個心態。這是絕大的錯誤！我們在公家辦事，要去拜託人，要送紅包；所以跟佛菩薩打交道也送紅包——接受拜託的都不是好人，那佛菩薩接受紅包，也接受賄賂，也不是好人，這個罪就重了！

又根心者眞。襲跡者假。又無為而為者眞。有為而為者假。皆當自考。

『根心』，是從真誠裡發心的，這是「真善」；我們跟人家去做，不是發自於真心，這是「假善」。『無為』就是沒有希求，沒有希求的善是真善；行善而有所求就不是真善，就是『有為』了。『皆當自考』，自己要考量。

什麼是真善？什麼是假善？我們一定要從心地裡面去區別，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行善。貪財、妄取是惡，而中峰禪師說『未必然也』；如果取得是爲了做好事、利益眾生，這也是善，不能算是惡。

常常有一些經商的同修來找我說：「五戒裡的不妄語他們不能持；因爲做生意天天打妄語，希望把別人荷包裡的錢，騙到自己的荷包裡來，不打妄語怎麼做生意？」我說：「真正行菩薩道，未嘗不可以。」現代的人，你勸他行善，他不肯；騙他，他肯。問題在那裡？在我們自己是不是菩薩心。如果用這種手段（當然這是一種非常手段），把他的錢

財騙來了，替他做好事，你是行菩薩道；如果把他的錢騙來自己貪圖享受，就是惡了。凡夫不知道做好事，不知道行善，我們替他修善、替他修福，這是好事。所以單單看表面，確實善惡難分。善惡在心地——積大善、建大功都要從心地上去修。尤其是大菩薩，外表上不露痕跡，不注重小節，純粹是利人濟世，所以他的觀點，確實跟普通人不一樣。

何謂端曲。今人見謹愿之士。類稱為善而取之。

『端』，是端莊正直，『曲』，是委曲婉轉。『今人見謹愿之士，類稱為善而取之』，見到唯命是從的、恭恭敬敬順從的——這個人是好人。現在一般在位有權的人，想用人，都喜歡用這種人。爲什麼？他聽話，叫他怎樣，他就怎樣；認爲這是好人，喜歡用這種人。所謂願意用「奴才」，奴才聽話，一天到晚對你很恭敬，侍候你舒舒服服的。

聖人則寧取狂狷。至於謹愿之士。雖一鄉皆好。而必以為德之賊。是世人之善惡。分明與聖人相反。

大聖大賢他們用人，不用鄉愿、謹愿。鄉愿之士，是一般人講的好人。聖賢用人才，人才倔強、傲慢，有時候無禮。爲什麼？他有一技之長，值得驕傲，有時候不一定能順你的意思；可是這樣的人能幹、能辦事。那個老好人（人是好人），不能辦事，墨守成規，不能自動自發做事情。所以聖賢人『寧取狂狷』，狂狷之人勇於進取，不拘小節。

『至於謹愿之士，雖一鄉皆好，而必以為德之賊』，這種好人往往不明事理、不辨是非，所以是『德之賊』。『德』是風俗道德，往往都被他們不知不覺當中破壞了。

『是世人之善惡，分明與聖人相反』，大聖大賢的善惡標準跟世人

的善惡標準不一樣；即使在佛門中，大乘的善惡標準跟小乘的就不一樣。小乘著重在事相上，所以小乘人守戒守得很嚴格，一點都不敢犯；大乘人你看他好像是不拘小節（小乘人看不起大乘人）。大乘戒在心地，小乘戒在事相。

前面講的三種改過之法，小乘從事上改；大乘從心上改，不一樣。所以小乘就是『謹愿之士』，大乘是『狂狷之人』，成就也不相同。譬如說大乘好像是不持戒，其實不然——他心地清淨平等，人家往生的瑞相，站著走、坐著走、不生病，這就能看到結果。中國歷代大乘修學，明心見性、了生死、出三界確實不少！諸位在《高僧傳》、《神僧傳》、《居士傳》、《善女人傳》都能看到。《善女人傳》是專記在家女居士修行成就的。所以小乘不了解大乘，就是因爲是、非、善、惡的標準不相同。

推此一端。種種取舍。無有不謬。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。皆與聖人同是非。而不與世俗同取舍。

這是真善、假善，我們很清楚就能辨別。天地鬼神與聖人的標準相同，而不與世俗的標準相同。爲什麼？因爲天地鬼神與聖人的用心見解是一樣的。

凡欲積善。決不可徇耳目。惟從心源隱微處。默默洗滌。純是濟世之心則為端。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。純是愛人之心則為端。有一毫憤世之心即為曲。純是敬人之心則為端。有一毫玩世之心即為曲。皆當細辨。

我們真正要發心斷一切惡，修一切善。發心度自己，首先『不可徇

耳目』，就是決定不可貪戀五欲六塵，一定要看淡。五欲六塵看不淡，你的自私自利斷不了！自私自利的意識是惡業的根源，由惡根所做的一切善，善也變成惡了。這就是爲什麼世間人講的那些善，中峰和尚都不同意；不同意的根源就是你還有私心。有私心所做的一切善事，都希望獲得自私的利益，這個善就不真、不純。所以先要把五欲六塵看淡，然後逐漸捨掉，不受五欲六塵干擾，這樣才從『**心源隱微處**』——沒有人見到的地方、念頭才動的地方，就要覺察。

『**默默洗滌**』，『洗滌』就是洗心。也是《無量壽經》講的「洗心易行」，「易」是換、改變——改變我們從前不善的行爲，心地乾淨、光明，才充滿智慧！

『**純是濟世之心則為端**』，只有一個念、一個心，利益一切眾生，幫助一切眾生；幫助他明理，幫助他破迷開悟。他只要明理，破迷開悟

了，他自然就會知道要斷惡、要修善。所以佛法在世間的第一大功德，就是幫助人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都認清了，十法界你願意取那個法界，隨心所欲，佛不干涉，佛也不勉強；佛不是說「佛」好，你們都成佛，佛沒有這樣要求！佛希望你們成佛，但是絕不勉強你們。願意來生做人，佛就教你做人的道理；願意到三惡道，就搞貪、瞋、癡，到三惡道。佛不會去阻擾我們，也不會幫助我們，佛只教人破迷開悟。這是純真，所以這個叫『端』。

『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』，『媚』，簡單的說，就是巴結討好群眾之心，取得世間名聞利養；就是以不正當的手段，求取名聞利養爲目的。他所做的一切善事、善行都是『曲』，不是端。

『純是敬人之心則為端；有一毫玩世之心即為曲，皆當細辨』，處世的態度應當謹慎，慎就是慎重。待人、接物、處事都要用謹慎恭敬的

態度，玩世不恭是錯誤的，不可以不辨別清楚。

何謂陰陽。凡為善而人知之。則為陽善。為善而人不知。則為陰德。

『何謂陰陽？』這一條也很重要。古聖先賢都叫我們要積陰德，什麼是陰德？

『凡為善而人知之，則為陽善』，你所做的善事、善行，大家都知道，人人看到都讚歎你——讚歎就是福報。政府表揚，送個匾額給你掛著（你是好人，你做了很多好事），果報都報掉了！

『為善而人不知，則為陰德』，所以諸位要曉得，無論做多少善事，不必要讓人知道，則善果永遠就積在那裡，而不求現報，叫「積善」。別人知道了，善就積不住，隨修隨報，到後來一點善果都沒有了，反

而造了很多惡。惡慢慢積，愈積愈多，後果就不堪設想。

陰德天報之。陽善享世名。名亦福也。名者造物所忌。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。多有奇禍。人之無過咎而横被惡名者。子孫往往驟發。陰陽之際微矣哉。

『陽善享世名，名亦福也』，現在我們講知名度，知名度就是『名』。人貪名、好名！名也是福報之一，爲善以此報掉了。而且，『名者，造物所忌』，造物，是講天地鬼神，也爲世人所嫉妒。

『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』，『奇禍』，就是有非常的災難。你的名跟你的德行不相副，災禍隨之而來。

『人之無過咎』，這個人沒有什麼過失。

『而横被惡名者』，別人都嫌棄他、冤枉他、侮辱他，但他並沒有

什麼過惡。

『子孫往往驟發，陰陽之際微矣哉！』所以積功累德，自己默默的去做，知道的人愈少愈好；也不必要人家讚歎恭敬。人家愈是不滿意，愈是嫉妒、毀謗愈好。爲什麼呢？因爲這些毀謗、障礙之來，是消自己的罪業。罪業都報掉了，你的善德愈積愈厚，後來果報就大。所以『子孫往往驟發』，『驟發』就是突然發達。細觀今日台灣許多發達者，其先人多類此。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才真正曉得陰德之可貴。

何謂是非。魯國之法。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。皆受金於府。子貢贖人而不受金。

『是非』很難辨別，因爲我們世間人的標準，跟聖賢人的標準也不相同。

『魯國之法』，春秋時候魯國的法律。

『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，皆受金於府』，『府』是官府。這個人為什麼會到諸侯家裡面去做臣妾呢？（『臣妾』就是佣人。）都是有罪、犯法的人，分發在達官顯要家中服勞役。只要有人肯拿錢把他贖回來，就等於替他繳罰金，他就可以恢復自由，這是好事情！政府獎勵社會上有錢的人多做一些好事，能幫助這些人恢復自由，讓他改過自新，重新做人。

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』，子貢在諸侯家裡，把佣人贖回來，政府的獎勵他不接受。

孔子聞而惡之。曰賜失之矣。夫聖人舉事。可以移風易俗。而教道可施於百姓。非獨適己之行也。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。

受金則為不廉。何以相贖乎。自今以後。不復贖人於諸侯矣。

子貢不接受政府的獎勵，孔子聽了很不高興。『曰：賜失之矣！』『賜』是子貢的名字，老師叫學生是稱名字。說：「賜，你做錯了！」

『夫聖人舉事，可以移風易俗，而教道可施於百姓』，這就是聖人的是非觀念，跟世人不一樣。他看的是整個社會，希望建立良好的風俗習慣、道德標準；聖人的教導是普遍為老百姓所建立的，不是為個人。如果單就個人來講，子貢這種做法是難能可貴、值得讚歎的；但是他把風俗習慣破壞了，他的過失在此。

『非獨適己之行也』，不是為某個人。

『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』，在當時，魯國社會上貧窮的人多，富有的人少。

『受金則為不廉，何以相贖乎？自今以後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』，政府的獎勵對一般百姓有鼓舞的作用，今天子貢不接受獎勵，大家稱你是好人；以後有人做這件事情，政府的獎勵，他們也就不敢接受了。一接受，人家就說是爲圖獎勵而做的，於是大家都不願做了，那麼政府這個好的制度就被破壞了。如果要鼓勵一般人都行善事，子貢應當要接受政府獎勵，不是爲了個人，而是爲社會大眾。這是聖人與常人見解不同處。

子路拯人於溺。其人謝之以牛。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。自今魯國。多拯人於溺矣。

子路在路上，看到一個人掉在水裡，快要淹死了，就下去把他救上來。這個人牽一頭牛送給子路，感謝他救命之恩，子路就接受。孔夫子

知道了很歡喜，讚歎子路說：「從今以後，魯國人『多拯人於溺矣』——人有急難的時候，勇於救人的人就多了。」為什麼？被救的人一定感謝；救人的人他還會接受感謝。這是鼓勵大家救助災難。

自俗眼觀之。子貢不受金為優。子路之受牛為劣。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。乃知人之為善。不論現行。而論流弊。不論一時。而論久遠。不論一身。而論天下。

這是孔子的真實教誨，應當切記深思篤行。

『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』，孔子的看法跟世間人剛好相反。他讚歎子路，而不贊成子貢的做法，這是有很深的道理的。

『乃知人之為善——不論現行，而論流弊；不論一時，而論久遠；不論一身，而論天下』，你看大聖大賢，眼光看得遠大、看得深微；凡

夫眼光淺近，只看眼前，不知道他的行爲對於後世的影響。我們要爲整個社會、國家，乃至於整個世界來設想，於後世的歷史來觀察，這樣你的看法就完全不相同了，你就會知道孔夫子的看法是正確的。所以善惡不能只看眼前現行，要曉得它對歷史、對後世久遠以後的影響，是正面的，還是負面的。

現行雖善。而其流足以害人。則似善而實非也。

現前表面上看是善，實際上不善。在一個人是善，在一時是善；在一個社會是不善，在後世是不善。所以佛法裡面講善惡就不講『現行』。今世善不是真善；後世善、生生世世都善，佛說這是善。現在是善，來世不善，後世不善，要到三途地獄去，這不是善；這一世善，來世善，後世更善，這才叫做真善。

現行雖不善。而其流足以濟人。則非善而實是也。然此就一節論之耳。他如非義之義。非禮之禮。非信之信。非慈之慈。皆當決擇。

像子路接受人家的牛，好像是不善；『而其流足以濟人，則非善而實是也』，這是真善。『然此就一節論之耳』，這是就一樁事情來說明，什麼叫「是」，什麼叫「非」。

『他如非義之義、非禮之禮、非信之信、非慈之慈，皆當決擇』。什麼叫「道義」？什麼是「禮敬」？什麼是「信用」？什麼是「慈悲」？這裡都有「是」有「非」，如果不能辨別，往往自以爲行善，其實造了大惡。講修福，沒有智慧的人怎麼修福？真的要有福、要有慧；沒有福慧，想修福也修不到福。

何謂偏正。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。歸故里。海內仰之。如泰山北斗。有一鄉人。醉而詈之。呂公不動。謂其僕曰。醉者勿與較也。閉門謝之。逾年。其人犯死刑入獄。呂公始悔之曰。使當時稍與計較。送公家責治。可以小懲而大戒。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。不謂養成其惡。以至於此。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。

呂文懿公告老返鄉，就是現在講的退休。古代的制度，宰相就相當於現代的行政院長。雖然退休，他的德望功勛爲世人所敬仰。『泰山北斗』，比喻高。

『有一鄉人，醉而詈之。呂公不動，謂其僕曰：醉者勿與較也，閉門謝之』，同鄉有一個人，喝醉了酒，牢騷滿腹，遇到呂先生就罵他。呂先生做過宰相，度量大，有涵養，不跟他計較。跟他的佣人說：「他

醉了，不要跟他計較。」閉門謝之，也不在意。

『逾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獄』，過了一年，聽說這個人犯了重罪，判死刑入獄了。

『呂公始悔之曰』，呂老先生才後悔，上一次遭遇的事情處置錯了！說：『使當時稍與計較，送公家責治，可以小懲而大戒』，當時如果跟他計較，捉他去監牢關幾天，使他警戒收斂一點，可能不致於犯今日之死罪。

『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，不謂養成其惡，以至於此。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』，這種例子太多了——善心造了大惡。尤其是現代一些年輕的父母，對待兒女溺愛；到兒女長成了，不孝順父母、爲非作歹，才曉得自己大錯特錯！小孩就是要從小教起——少成若天性。小時候如果不嚴加管教，長大了就沒法子教了；必然是背叛父母，父母對他稍微有點

不好，他就不滿意。這還得了！

從前中國古老的刑罰裡有一條叫「親權處分」——是父母說我這兒子不孝，你把我的兒子判死刑，殺了他！法官馬上判，什麼都不要審了！「親權」是第一等處分。所以從前兒女怕父母；父母若告狀，法官不審就定案了。父母說給他坐三年牢，馬上就批准。爲什麼？那是「父母之命」，沒話講的，不必審，大家認爲這是絕對正確的。那個做父母的不愛兒女呢？父母不愛你，你在社會上就不能做人了，社會自然也不要你了。「親權處分」好像在民國二十幾年還有，以後廢除掉了。有這一條法律，的確兒子不敢不孝，不孝，國家法律要治罪的；而且還沒有辦法請律師，都不能請的——親權沒有辯護的。這是真正值得我們去反省深思的。

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。如某家大富。值歲荒。窮民白晝搶粟於市。告之縣。縣不理。窮民愈肆。遂私執而困辱之。眾始定。不然幾亂矣。

遇到荒年收成不好，『窮民白晝搶粟於市』，『粟』就是糧食，貧民到處去搶劫。

『告之縣，縣不理』，到縣政府告狀，縣政府怕群眾暴亂，不敢阻攔。

『窮民愈肆』，搶劫的風氣愈來愈盛，縣官也管不了。怎麼辦呢？『遂私執而困辱之，眾始定』，他自己把這些搶劫的人抓來，私自用刑，把事情平定了。如果事情不平定？『不然幾亂矣』，幾乎地方就發生動亂，就不能收拾。這是以惡心、惡行，對社會做了一樁好事。

故善者為正。惡者為偏。人皆知之。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。正中偏也。以惡心而行善事者。偏中正也。不可不知也。

什麼叫『正』？什麼叫『偏』？『人皆知之，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，正中偏也』，善心是『正』，惡事是『偏』。像前面所說的呂老先生，就是以善心做了一件惡事；這就是『正中偏』。

『以惡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。不可不知也』，但是善惡的標準都要從對社會、對世道人心之影響而論斷的。如果說他們來搶我家的糧食，縣官也不管；我家裡傭人多，我們組織起來反抗，把暴民制止，用刑罰加諸於他——這是私刑，這不是一件好事；但是爲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，他做了一樁什麼善事呢？對社會安定幫助很大——使暴民不至於爲害地方，引起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。這是爲了私心替大眾做了一樁

好的事情，這個是『偏中正』。

何謂半滿。易曰。善不積。不足以成名。惡不積。不足以滅身。書曰。商罪貫盈。

這是古聖先賢的教訓，後人尊稱爲經。這個教訓是真理——超越時間、超越空間。「積善成名，積惡滅身」，絕對真實正確。

如貯物於器。勤而積之。則滿。懈而不積。則不滿。此一說也。

比喻有一個器皿，我們要想在裡面存滿——存久就滿了；如果不存，它不會滿的。這就是要知道積善的重要，而不可積惡以自取滅亡！

昔有某氏女入寺。欲施而無財。止有錢二文。捐而與之。主席者親為懺悔。及後入宮富貴。攜數千金入寺捨之。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因問曰。吾前施錢二文。師親為懺悔。今施數千金。而師不回向。何也。曰。前者物雖薄。而施心甚眞。非老僧親懺。不足報德。今物雖厚。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。令人代懺足矣。此千金為半。而二文為滿也。

這是佛門的公案。從前有一位女居士到佛寺裡想布施，但沒有錢。『止有錢二文，捐而與之』，只有兩文錢（從前兩文錢是很少很少），她拿去捐在佛寺裡做功德。『主席者親為懺悔』，『主席』就是佛寺的方丈，因她心誠，親自給她懺悔，給她祝福。

『及後入宮富貴』，沒想到這個女子的命還不錯，以後進入到宮廷

裡面，做了皇帝的妃子——這富貴了。

『攜數千金入寺捨之』，帶了黃金千鎰到寺院來做佛事。

『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』，主持老和尚沒有親自給她回向，只叫他的徒弟給她拜懺消災回向。

『因問曰：吾前施錢二文，師親為懺悔；今施數千金，而師不回向，何也？』老和尚很有道德；不像現在，我們看到許多不如法的事情。從前有道德的人不論施財多少，但看修福的人心是否真誠。如果是真心修福，再少的錢都要親自給他主持；如果心地不是很虔誠，則用不著老和尚親自去操心。這老和尚就告訴她，『曰：前者物雖薄，而施心甚眞』，從前妳雖只施兩文錢，但是妳的心真誠，『非老僧親懺，不足報德』。今日妳得到富貴，施金雖多，而施心不切。這是她從前心真，真誠地在三寶裡修福，這是捨一得萬報，她真的得到了。老和尚親自給她修

懺悔。

現在她已經富貴了，但對於佛法上那種虔誠的心，被富貴榮華淹沒了，退轉了。『今物雖厚，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代懺足矣！』我派徒弟代表我替妳懺悔就夠了！其實老和尚這個舉止就是喚醒她，真正是大慈大悲——機會教育，教她真正回頭。這個人是個可救之人，不是不可救。

『此千金為半，而二文為滿也』，從前施二文，她的福報是圓滿的；現在布施千金，得到的福報是一半——不圓滿。所以諸位同修要知道，我們修福，念念圓滿，確實不在乎施錢多，不在乎做得多；心真切，盡心盡力就是念念圓滿。

所以回向必講三處——就是真心顯露。我今天修行：第一、回向實際。實際是求明心見性，求恢復自己本來面目。第二、回向菩提。菩提

是求覺而不迷，真實明瞭宇宙的真相。第三、回向眾生。願三寶加被，盡心盡力，協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，不爲自己。果然存這個心，用這個心，則念念功德圓滿。如果有絲毫自私自利，求名聞利養，這裡說得好聽——得一半功德；其實，不但一點功德得不到，就像剛剛我跟諸位說的——造了一身罪業。所以看問題絕對不能只看表層，要有深遠的眼光；你要看得細，看得遠，看得大。這裡只是舉一個例子。

鍾離授丹於呂祖。點鐵為金。可以濟世。呂問曰。終變否。曰。五百年後。當復本質。呂曰。如此。則害五百年後人矣。吾不願為也。

這是中國人尊敬的「八仙」。呂洞賓是其中一位，唐朝鍾離權也是一位。呂洞賓當年跟鍾離權學點鐵成金術，鍾離權告訴他：『**點鐵為金**

，可以濟世。』有些貧困人，你「點鐵成金」可以幫助他發財，幫助他富有，解決他的貧困。

『呂問曰：終變否？』呂洞賓問：「此金以後會不會變為鐵？」鍾離權告訴他：『五百年後，當復本質。』五百年後金才會變成鐵。呂祖說：『如此，則害五百年後人矣！吾不願為也。』雖然利益現在的人，但害了後人，這個事情做不得！我們看看現代的人，現前只要得到便宜，他怎會想到後來會害人？由此可知，世道人心是怎樣的變化。

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。汝此一言。三千功行已滿矣。此又一說也。

道教講：「修神仙要積三千功德。」就是說要做三千樁好事，才有資格修道。『授丹』就是傳道給他。他的條件比佛法的條件寬得多了！

佛法的條件比這個要嚴，佛法是清淨心才能入道，才能成為一個法器；道家的條件是修三千善，他不是講清淨心，是講善心，是真正的善心，才有資格傳道給你。所以他的條件是善心、善人；佛法的條件是清淨心——比善還要難修。

他這樣的存心，三千功德圓滿了。他不害一切眾生，實在講超越了三千善行，一念就圓滿了。像了凡居士做的減租一事，他這一念，一萬條善事就圓滿了。這是在心地上修。

又為善而心不著善。則隨所成就。皆得圓滿。心著於善。雖終身勤勵。止於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財濟人。內不見己。外不見人。中不見所施之物。是謂三輪體空。是謂一心清淨。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。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。

盡心盡力就是『圓滿』，心與力都沒有盡，還留一部分，這個善是『半善』。所以積功累德一定要盡心盡力。世間人不了解事實真相，對於聖教懷疑，就是煩惱裡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」的「疑」。你說的，我們聽了也信；叫我們修善、布施，總是要留一點，總是不能全心全力的布施。想到若是全都布施了，明天生活怎麼辦？這是心裡面有「疑」，不能果斷，無有智慧。所修的善都是半善，都不是滿分的善。所以往往修善得不到好的果報，也不能立刻得到果報。你要曉得原因在那裡？

如果你真正肯修，對於聖教完全明瞭、信從，一點也不懷疑。（但是世間人講你傻！你迷信！我們有時想想，他講的似有道理，因而善心不敢發、善事不敢為，你的善心已為邪見所轉了。）果然相信，果然肯做，果報是顯著的，不只像《了凡四訓》所說的，是真實不可思議！讀了這本書，你決定要深信，你要有膽量承當。只要真心去做，捨一何只

得萬報？一點都不錯。如果貪著「捨一得萬報」才發心，那不是真心；雖然捨盡了，當然還是可以得到——得到的是「半」，不是「滿」。

捨財決定得財富，捨法決定得智慧，無畏布施決定得健康長壽。因緣果報是真理——天經地義。真心去做，不求富貴、不求財富、也不求聰明智慧、也不求健康長壽——什麼都不求，你得到的必定是樣樣都圓滿。這多自在！有求的心還是能得到，得到的不圓滿。爲什麼呢？因爲你一無所求，你的心純真，你行的善稱性；性德流露，果報不可思議，其受用就是西方極樂世界、華藏世界。諸佛淨土，皆從性德流露出來；有一念希求，不稱性了，你所得的功名富貴、健康長壽是修來的——修得的會失掉，是有限的、有範圍、有大小、有長短的，是享受得盡的。

唯有性德，它跟真如本性一樣——不生不滅、無有窮盡，這才叫真正自在。要不是一個大福大智的人，誰肯把自己的利益捨得乾乾淨淨？

沒有人願意這樣做的。所以真正的大福，唯有諸佛菩薩在修；二乘人都不能修，二乘人怕痲煩。譬如度眾生，我好心去幫助他，他不接受，還要毀謗侮辱，算了！不度他！這就不行了，這就不圓滿了；菩薩則不然，他知道眾生的煩惱習氣，種種忤逆，菩薩也不在意，還是很耐心很慈悲的去度他。所以菩薩用心跟阿羅漢、辟支佛不一樣。阿羅漢、辟支佛還是用意識心；佛菩薩是用真心。你要求真正的富貴，其實富貴不是求來的，本性裡本來具足。諸佛教人無非是開發自性真實富貴，就是明心見性。

所以佛弟子的修學目標，其中一個就是回向實際，開發自性。自性裡什麼都具足，我不向外求，只求開發自性。自性裡有無量的智慧、無量的寶藏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寶庫，都是世出世間最富有的，可惜自己不曉得；唯有最聰明的、最富有的佛陀，教我們

開發自性。因此佛的恩德就無比了，佛的恩德第一大！這些真實的道理、事實的真相，我們一定要知道。

用真心，確實『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』，『粟』是糧食，『斗粟』是一斗糧食，可以造沒有邊際的福。因爲它稱性。

『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』，以一文錢供養三寶，能消千劫之罪。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好，末法時期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。表面很像佛教，實際裡面所作所爲是妖魔鬼怪。我們今天要想種福、修德，到那裡去種？萬一這寺院是妖魔鬼怪，我們不但福沒種上，可能還要作惡！諸位要曉得，佛法講的是「心地法門」。如果你是真心來拜佛，這個佛就是阿彌陀佛，就是釋迦牟尼佛，是自己真誠心的感應。我的心正，縱然是邪魔外道的廟我去拜，也正——也是佛菩薩，也是正神；我心不正，雖然是正法道場，我去拜，所感應的也是妖邪。

若說末法時期沒有地方好修行，那就錯了！真正道場是在心地。《維摩詰經》上講「直心是道場」、「清淨心是道場」、「慈悲心是道場」；道場在心裡。我心有道，我到那裡都是道場；我的心正，到什麼地方都是正法；這才叫「境隨心轉」，外面境界都隨我心轉變。諸位同修果能明白這個道理，認真修學，大家都修，則社會有福，國家有福了。

倘此心未忘。雖黃金萬鎰。福不滿也。此又一說也。

『未忘』，就是沒有把這些妄想雜念除掉；縱然是『黃金萬鎰』拿來布施，所得的福都不是圓滿的。這是講「半滿」。

何謂大小。昔衛仲達為館職。被攝至冥司。主者命吏呈善惡二錄。比至。則惡錄盈庭。其善錄一軸。僅如筯而已。索秤稱之

。則盈庭者反輕。而如筋者反重。仲達曰。某年未四十。安得過惡如是多乎。曰。一念不正即是。不待犯也。

福善有大有小。古人有個故事，從前『衛仲達為館職』，『館職』——一種是教書的先生，一種是服務於政府機關，如翰林院類者。『被攝至冥司』，有一天他被小鬼抓去見閻羅王，閻羅王就審判他，叫判官把他的檔案拿出來。

每一個人一生都有善、有惡，就有善、惡兩本記錄；在閻羅王、鬼王那裡都有檔案，故了凡先生教我們要發「敬畏之心」。檔案拿來之後，看到記錄惡的不只一本，搬了一大堆出來，都是他造惡的記錄。作善的記錄『如筋』。他一生做的善就只有一卷；所造的惡有幾十本之多。把他造的惡和善秤一秤，看那個重？結果所造的惡還不重；惡是很多，

可能是沒有大惡。就好像記過一樣，小過記了很多，沒什麼大過失；所以一個大善就抵『盈庭』之小惡。這一秤，閻羅王也歡喜了，這個人畢竟還是一個善人。

所以仲達就問了，他說：「我年未四十，這一生怎麼會造這麼多的惡業過失？」閻羅王就告訴他，『一念不正』就是惡，不是說做了惡事，那才叫惡。一個念頭惡，鬼神就給你記一筆。雖然這一生作的惡不多，但惡念很多；還好他有造一大善業。

因問軸中所書何事。曰朝廷常興大工。修三山石橋。君上疏諫之。此疏稿也。仲達曰。某雖言。朝廷不從。於事無補。而能有如是之力。曰。朝廷雖不從，君之一念。已在萬民。向使聽從。善力更大矣。故志在天下國家。則善雖少而大。苟在一身

。雖多亦小。

這一卷善的內容是『朝廷常興大工，修三山石橋，君上疏諫之，此疏稿也』，帝王想大興土木、勞民傷財；他看這是沒有必要的，就建議皇帝不要做勞民傷財的事。皇帝沒有理會他，還是照做。這一卷就是他上疏的文稿。

『仲達曰：某雖言，朝廷不從，於事無補，而能有如是之力』，我雖然建議，沒有用處，於事無補，朝廷還是照做了。『曰』，鬼王說：『朝廷雖不從，君之一念，已在萬民』，可見善惡是在念頭。你當時這一念不是為自己，是真正愛護老百姓，你發的這一念在萬民，多少老百姓得利益！何況興這麼大的工程，是用老百姓所納的稅，能夠節省不必要的開支，對老百姓都有利。所以這一念，你想想看，影響力有多大！

雖然沒做，他的心是真實的，是圓滿的。

所以『向使聽從，善力更大矣』，如果朝廷照你的建議去做，那你的善就更大了！雖然沒做，你的善還是很大。

『故志在天下國家，則善雖少而大；苟在一身，雖多亦小』，『大、小』差別是在這裡，就看發心是不是真實；是爲天下國家，還是爲自己家庭。我們明白道理之後，念經、念佛回向，常常爲某一個人回向修福，希望三寶加持，讓他能得利益——這是小善，利益很小。他是不是真正能得到？還不一定。如果遇到這樣情形，家親眷屬有困難，或者有病痛，我們念經、念佛回向十方法界；希望一切眾生沒有病痛、沒有苦難，都能得到平安利益，你家裡的人就得真實利益。爲什麼？你心太大了！讀《地藏經》光目女、婆羅門女爲母發願事便知。

世人常說：「我修的功德都給別人，我自己得不到，修這個做什麼

？」這是心量太小。在佛菩薩面前禱告，禱告了半天都不靈，原因就是心量太小了！完全是自私自利，不曉得把自己修行的功德，擴大到十方法界。功德的回向眾生，猶如傳燈一樣；以我的燈火，點燃別人的燈火，如是光光互照，光明增盛，實無損於自己，而有大利於自己。故佛教人必應將自己修證功德回向法界眾生、菩提、實際，才能顯證圓滿佛性。

我們中國文化的命脈，大根大本是「祠堂」、「文言文」。中國之所以成爲一個文明古國，幾千年來都不衰，不被滅亡，倫常才是根本。文言文不能斷，文言文斷了之後，中國人將來會有很大的苦難，真正是陷於永劫不復；還有「大乘佛法」。這三樣能保住，不但國家民族有前途，世界也有大光明。

何謂難易。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。夫子論為仁。亦曰先難。

首先引古聖先賢的教訓告訴我們。我們的煩惱習氣很重，那一種最重就先把它斷除；最難斷的能斷，小的毛病就不難克服了。斷惡修善要知道下手處。孔夫子論『仁』——就是仁愛，說到『先難』，下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。

必如江西舒翁。捨二年僅得之束修。代償官銀。而全人夫婦。

『必』，是必定。這是一個很好的榜樣——難行能行、難捨能捨。『修』，原來是乾肉；『束』，是一束，一把沒有幾條。這是古代做學生每逢過年過節送給老師的一點微薄禮物。禮不能缺，以後凡是學生對

老師的供養通稱『束修』，不一定都是乾肉。古代教書的所在都稱「私塾」，學生的人數不定，有二、三十個人就相當多了，少的只有十幾個人，所以老師得到的供養相當微薄。兩年的積蓄，他能拿出來，『代償官銀，而全人夫婦』，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江西舒老先生做到了。

與邯鄲張翁。捨十年所積之錢。代完贖銀。而活人妻子。

一個是捨兩年的待遇，一個是能捨十年的積蓄——都是贖官銀。這就是欠了公款，或者是判了刑罰坐牢，拿這個錢去贖，救濟陷於苦難的一家人。

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。

因爲人在世間，必須依賴財物生活，所以捨財是一樁很難的事情；

尤其是把全部的財物都捨盡了，這很不容易！這就是向『先難』處去做，就是克己。

如鎮江靳翁。雖年老無子。不忍以幼女為妾。而還之鄰。此難忍處能忍也。

『鎮江』，過去是江蘇省會。靳老先生年老無子；在過去有置妾的習俗，再娶一個，來傳宗接代，這是人倫之大事。鄰居家裡有一個女孩子年齡很小，送來給他做妾。因爲年齡相差太懸殊了，他不忍心，再送她回家。雖然沒有兒子，他也覺得無所謂，總不能耽誤人家一生的幸福。這也是『難忍處能忍』。

故天降之福亦厚。

有這樣的善行，必然有善報，一定是有善果的。

凡有財有勢者。其立德皆易。易而不為。是為自暴。貧賤作福皆難。難而能為。斯可貴耳。

這就是『難、易』。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要把握修善積德的機會；機會失掉了，以後想做也沒有緣分去做了。財富不能常保；人的運五年一轉，一生當中有最好的五年，也有最壞的五年。好運如果是在晚年，才是真正的好運；如果五年最壞的運在晚年，此時體力衰退，困苦艱難就很可怕了。所以少壯時有福最好能捨，奉獻給社會大眾共同享受，捨了以後命裡還有。明白這個道理，年輕體力還夠，福報來時我不去享受，就把享受福報延後了；不好的我先受了，好的留到後面，後福就好了。所以一定要知道修晚年的福報。

我們學佛的人，更應該要曉得修的是什麼？修的是臨終時的福報。臨終時什麼福報呢？不生病，自己曉得什麼時候走，坐著走、站著走，知道到那裡去，這才是福報。世間人對此大事往往疏忽了，學佛的人應當時時刻刻提醒，有福讓大家享，福報就殊勝了。

『有勢』，就是有地位、有權勢。有權——積德很容易，幫助別人往往是輕而易舉的事。所以有權勢的時候，不可以拿著權勢去欺壓別人，應當以權勢多做善事，多積陰德。『易』而不肯做是自暴自棄；貧賤修福就『難』，沒有財、沒有力量，難！難而能做，那是非常之可貴。

㈢隨緣盡力修十善

隨緣濟眾。其類至繁。約言其綱。大約有十。第一與人為善。第二愛敬存心。第三成人之美。第四勸人為善。第五救人危急。第六興建大利。第七捨財作福。第八護持正法。第九敬重尊長。第十愛惜物命。

這就是佛門裡常講的「隨喜功德」——隨緣隨力的幫助社會大眾。『其類至繁』，隨緣的功德太多太多了，略舉十大類。『約言其綱，大約有十：第一與人為善，第二愛敬存心，第三成人之美，第四勸人為善，第五救人危急，第六興建大利，第七捨財作福，第八護持正法，第九敬重尊長，第十愛惜物命。』這十條皆是真實利益眾生的好事，應當盡心盡力去做。下面一條一條來說。

何謂與人為善。昔舜在雷澤。見漁者。皆取深潭厚澤。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。

『何謂與人為善』，了凡先生舉了一個例子，教導我們怎樣跟大眾在一起，在一個團體裡面帶頭誘導人人修善。

『雷澤』是地名，在現在山東省。漁獵在古時候是生活裡一個重要的部分。『深潭厚澤』，就是魚多的地方。年老的人因爲好的捕魚地區被年輕人霸佔了，沒有辦法跟他們爭，所以就在淺水和急流處捕魚；淺水魚少，不容易捕得。

惻然哀之。往而漁焉。見爭者。皆匿其過而不談。見有讓者。則揄揚而取法之。朞年。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。

舜看到這樣的情形心裡很難過。『往而漁焉，見爭者，皆匿其過而不談。』他用的方法很巧妙，『見有讓者，則揄揚而取法之』，他有智慧、有耐心、善巧方便，參加他們一起捕魚；實際上的目的並不是去打漁，而是想感化這一批人。見到大家相爭，他不說一句話；如果當中有一兩個相讓的，他就很讚歎。他用這個方法——「隱惡揚善」。『朞年』，就是一年之後，『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』。一年之後沒有相爭的，只有相讓的，果然真的被他感化了。

我們現代的社會，宣揚惡事、惡行，只要有一點違背風俗道德或者是法律的，報章雜誌就大肆宣揚。說善的很少，說惡的很多，這種做法，社會上必然是善人少，惡人多。你行善，有誰知道？不但不能激勵人修善，反而誘導他人去造惡。

我們看古聖先賢——作惡，不要說他，讓他自己慢慢去反省、去覺

悟，這才是正確的。人都有天良，只是一時爲利欲蒙蔽而已；只要有善巧方便去幫助他，沒有不覺悟的。舜王用這種方法，把這一群捕漁的人感化了。看下文就知道聖賢的用心。

夫以舜之明哲。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。乃不以言教。而以身轉之。此良工苦心也。

舜王不是說一篇大道理，勸勸這些人；他用的是身教，自己作榜樣來勸別人。雖然時間長一點，但是效果會相當的深遠，因爲言教不如身教！此正是他明哲處。

吾輩處末世。勿以己之長而蓋人。勿以己之善而形人。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收斂才智。若無若虛。見人過失。且涵容而掩

覆之。

『末世』，就是佛法的末法時期。『勿以己之長而蓋人，勿以己之善而形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』，這是要痛戒的。自己有長處，要用長處去欺壓別人，就是世間人講的「值得驕傲」這句話。能夠『收斂才智，若無若虛；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』，才是真正的修養。自己有才智要藏一點、收斂一點，不要太露鋒芒。古德常說：「大智若愚。」凡是露鋒芒的，縱有才智，也沒有多大作爲。一個真正有大作爲的人，他絕對不像一般人顯示的那樣淺薄，必然是渾厚老成。我們用包涵的態度對人——隱人之惡，揚人之善，才是真實持戒修福之人。

一則令其可改。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。見人有微長可取。小善可錄。翻然舍己而從之。且為艷稱而廣述之。

『縱』，是放縱。能夠收到這樣好的效果（人人不敢放縱），大舜的所作所爲就是很好的證明。『見人有微長可取』，『微長』就是小善。『小善可錄，翻然舍己而從之，且為艷稱而廣述之』，人家有善行，我們隨喜，而且加以讚揚。

過去我初見李老師時，他曾教導我：「不要說人家的過失。」隱惡，這句話我懂。他又說：「不要讚歎別人。」我不明白，心裡就很疑惑。說人家的短處，這是不好的事情；讚歎別人是好事，爲什麼不可以讚歎別人呢？後來李老師解釋說：「讚歎別人比說人家的過失、害處還要大。」怎麼會有害？他說：「讚歎別人要有智慧，沒有智慧的讚歎反而會害人的。人家有一點小小的能力，你就拼命去讚歎他，過分的讚歎，使那個人聽到之後得意忘形，認爲自己很了不起，就不會再有進步了。不進則退，豈不是你害了人？」我想想，的確有道理。

那一種人我們應該讚歎？佛門裡常講的「八風吹不動」，這樣的人你應該特別去讚歎他，因爲他不受你的害。你讚歎他，他如如不動；愈讚歎，他愈謙虛，愈覺得自己努力不夠，這種人應該加以讚歎。所以我們要小心謹慎，不能夠以善心做了壞事。從這一段來看，我們才真正體會到舜王用心之苦；他用一年的時間，把這地方壞的習俗轉移過來。

凡日用間。發一言。行一事。全不為自己起念。全是為物立則。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。

『則』，就是榜樣，就是原則。都是爲社會、爲地方、爲大眾作一個榜樣。

『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』，什麼人才叫『大人』？天下爲公才叫『大人』；念念都是爲自己的叫做「小人」。所以小人爲私，大人爲公

。佛菩薩稱之為『大人』，你看看《八大人覺經》——菩薩八種大覺；『大人』就是佛菩薩。這一節說的就是菩薩道、菩薩行。

何謂愛敬存心。君子與小人。就形迹觀。常易相混。

『形迹』，就是外表。君子和小人，如果只從外表上來看——常常會搞錯、常常會相混，實在不容易分辨。

惟一點存心處。則善惡懸絕。判然如黑白之相反。

若從心地上來看，小人和君子就截然不同了。

故曰。君子所以異於人者。以其存心也。

儒家講「君子賢聖」，佛門裡講「諸佛菩薩」，他們與一切凡夫所

不同的，就是『存心』；形迹很難區別，所以往往我們把聖人看錯了！在佛門裡，像過去浙江天台山出現寒山、拾得、豐干。《天台山誌》上記載，在當時一般人看這三個人瘋瘋癲癲的，認爲他們有神經病，不正常，沒人理會他們！所以形迹上怎麼看得出來呢？豐干是在碓房裡舂米的，就是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黃梅的那一份工作。豐干是阿彌陀佛的化身，阿彌陀佛在廚房舂米來供養大家；寒山、拾得是等覺菩薩——文殊、普賢化身的，在廚房裡燒火；都是在廚房裡打雜的，做這種苦事。打赤腳，穿得破破爛爛，瘋瘋癲癲的，所以沒人瞧得起他們。在形迹上，肉眼凡夫確實很難辨別，實際上他們三個人是聖人應化——這是豐干說出來的。

當時有一位地方官吏閭太守，於上任的路上，母親生了病，他很著急，請了很多醫生都沒能治好。豐干經過那裡去找他說：「你家裡有個

病人，我有方法把他治好。」治好之後，太守對他非常感謝。看他是出家人，請問他在那一個寶剎？

他說：「我在天台山。」

閭太守就向豐干請教：「你們的寶剎，有沒有聖賢人住在那裡？」

豐干說：「有文殊、普賢兩位菩薩在。」

太守說：「我要怎麼樣去親近？」

豐干說：「一個叫寒山，一個叫拾得。」

太守上任沒幾天就去朝山，參拜這兩位大菩薩。結果他們是在廚房打雜的，瘋瘋癲癲的；可是太守一見到就頂禮膜拜。兩個人根本不理，轉頭就跑。太守派人去追，看看他們到那去了？結果看到他們跑到山邊，兩座山就打開了，兩個人一直退到裡面，山就合起來，兩個人都不見了。最後他們還說：「彌陀饒舌。」於是太守等人才曉得豐干原來是阿

彌陀佛！阿彌陀佛多事，把他們兩個身分說出來了——三位是聖人。在寺院裡每半月誦戒，是很重要的法事，寒山、拾得時常在門口譏笑，所以寺院裡的人都不喜歡他們。到最後才曉得是佛菩薩化身應現在此地，這個時候大眾才生慚愧心，原來阿彌陀佛、文殊、普賢每天都來侍候他們的飲食。這是佛菩薩跟常人『存心』不相同處。

君子所存之心。只是愛人敬人之心。蓋人有親疏貴賤。有智愚賢不肖。萬品不齊。皆吾同胞。皆吾一體。孰非當敬愛者。

普賢十大願王，第一願就是禮敬諸佛。『蓋人有親疏貴賤，有智愚賢不肖。萬品不齊，皆吾同胞，皆吾一體，孰非當敬愛者？』這是從「理」上來觀察；「事」上確實有親、疏、貴、賤，有智、愚、賢、不肖，但都是我們的『同胞』。

所以明白這個道理，這個事實真相，才曉得真正是『皆吾同胞，皆吾一體』。佛說「盡虛空、徧法界就是一個自己」。所以佛的慈悲是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，就是這樣建立的。那一個不應該禮敬，不應該愛護呢？人人都應該敬愛，事事物物我們都應該要敬愛。

愛敬眾人。即是愛敬聖賢。能通眾人之志。即是通聖賢之志。

從前讀書明理的人「敬聖敬賢」，跟我們現代工商社會貪、瞋、癡、慢不斷增長的人「敬聖敬賢」，在思想、心態上不一樣。從前人敬聖敬賢，是因爲聖賢是我們的模範，取「見賢思齊」的意思；現代人敬佛、敬菩薩、敬鬼神，是希望佛菩薩、鬼神多讓他賺一點錢，其目的在此。『通聖賢之志』，聖賢之志就是爲眾生造福。那一個人不希望得到安和樂利？中國人常講的五福——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福，希望自己長壽、

富貴、健康、幸福，這是世間人的希望。但是這些都是善因善果；希望得好的果報，但是忘了好的果報是要好因緣才結得的。若不修好因，不結善緣；希求好的果報，是決定不能得到的。聖賢人希望每一個人都得到殊勝的果報，所以聖人之志就是群眾之心。只是聖人有智慧，群眾迷惑顛倒，所以聖人教導大眾修善積德，才能使人人皆得到好的果報。

修善積德從『愛敬』開始。先學愛人、敬人，愛物、敬物，愛事、敬事，對於人、物、事要真正『愛敬』。所以十大願王裡的菩薩修行原則，第一條就是「禮敬諸佛」。我們讀《禮記》，第一句話「曲禮曰：毋不敬。」就是教「敬」，「毋不敬」就是一切恭敬。要從這裡下手。

何者。聖賢之志。本欲斯世斯人。各得其所。吾合愛合敬。而安一世之人。即是為聖賢而安之也。

聖賢、佛菩薩只有一個想法、一個心願，就是教導一切眾生『各得其所』。聰明傑出的人，誘導他成佛作祖；沒有這個大志，他希望得到什麼，都祝福他、幫助他能夠如願，這是聖賢之志。所以要心存愛敬。

何謂成人之美。玉之在石。抵擲則瓦礫。追琢則圭璋。

『成』，是成就。別人有好事，我們要幫他成就，這也是性德。『玉之在石，抵擲則瓦礫，追琢則圭璋』，這是舉一個比喻。『玉』是石頭裡面最精最美的，加以琢磨就變成玉器；『圭璋』，是古時候的信物。在古代——尤其是上古，玉做成「璧」，璧是圓形的，中間有個孔；「圭」是手上拿的。當時的用途，就像我們現在記事用的記事本子，是作備忘之用。「圭」大，「璋」比較小。這些玉器在故宮裡可以看到，有商周的、秦漢的，歷史的價值都非常高。

故凡見人行一善事。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。皆須誘掖而成就之。或為之獎借。或為之維持。

我們今天所講的「培育人才」。看到這個人心地很善良、很忠厚，或者志向純正可取；『資』，是資助，我們應當要幫助他、成全他。『皆須誘掖而成就之』，就是要誘導他、要成就他、教養他、培訓他。《華嚴經五十三參》是很好的榜樣，你看善財童子自己以學生身分去參訪善知識，他是我們的前輩，是我們的長者。縱然年歲很輕，他的道德、學問是我們所尊敬的，我們應當跟他學習。他見到善知識先是禮敬，善知識一定會問他，你從那裡來的？你到這裡來做什麼？你有什麼需求？五十三位善知識，所問與善財對答完全相同。所以這句話給我們的印象非常之深刻，前後重複了數十遍。第一句是：「我已經發阿耨多羅三藐

三菩提心，立志要成就無上菩提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），但是我不曉得怎樣修持？怎樣存心？所以到這裡來請教。」發心就是此地講的「立志」。志可取，又好學，我們遇到了一定要盡心盡力幫助他。所以有志向、有目標，不論世間、出世間都是有前途、有成就；遇到這樣的人，就是俗話常講的「遇英才而育之」。你真正遇到這樣的材料，就要設法去幫助他、成全他！

『或為之獎借』，『獎』，是獎勵。『或為之維持』，『維持』，就是在他有困難的時候幫助他，使他能安心於學業和道業。

或為白其誣而分其謗。務使之成立而後已。

世出世間賢者在修行過程中免不了遭嫉妒、毀謗，往往會給他帶來困惑；有時候足以教他退心，那就很可惜了！這時我們要替他分憂。『

誣』，是誣衊冤枉。要幫他洗刷冤情，成就他，以『務使之成立而後已』爲目標；如此成全人便是大學問、大智慧、大福德之相。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建功立業，是幫忙照顧他的人給他的；他將來有多少的功德，照顧他、幫助他的人也是跟他同等的。中國古代，「薦賢受上賞」——你替國家推薦一位賢人，國家對你的獎賞是最高的。爲什麼？這位賢人爲國家建功，替國家服務，爲老百姓造福，都是因你推薦的，等於就是你造的。所以在過去中國社會，確實是舉賢能、舉賢良、舉孝廉；把人才發掘出來，推薦給朝廷、推薦給國家。

好人爲什麼還有人找麻煩？俗話常說「好事多磨」，多魔障！你作惡——魔就喜歡作惡，他不但不會障礙你，還會幫助你；你做好事，恰恰跟他相反，他看了不順眼，所以來找麻煩。一方面是魔來找麻煩，二方面是自己生生世世的冤家債主，看到你修行，將來你超越六道輪迴—

——過去世你欠他的命沒有還，欠他的債也沒有還，怎麼可以跑掉呢？他不甘心！不甘心就要來障礙你，所以菩提道上魔難重重。

無始劫以來自己所造無邊的業障，要怎樣免除這些業障呢？我們每天將所做的功課回向冤親債主，把所修學的功德都分享給他們。諸位要知道，全給他們就是自己圓滿的功德！我們要什麼？什麼也不要。不發這樣的願心，你想在菩提道上沒有障礙，相當不容易！所以發這個願心，最好能依照《金剛經》的理論方法，要真正依教奉行，真實的去做。

大抵人各惡其非類。

一般人，跟他同類的就喜歡。學佛的同修彼此見到特別親切，對於不學佛的人就有距離、有界限。尤其是在家庭中，父母沒學佛，兄弟姊妹沒學佛；你吃素，他們不吃素，這一家人就鬧得雞犬不寧。這是我們

的錯，自己要深深反省。最大的錯在那裡？家裡的人為什麼反對你學佛？因為看到你的同修道友到家中來，親密超過了家人，你喜歡同道比喜歡母親超過多了！母親一看，她心裡當然不舒服——嫉妒。你要以愛護同道的心去愛護你的家人，家人就不會有反對的。所以往往學佛搞得家庭不和，自己都不知道反省，不曉得原因出在那裡；我們在旁邊明眼觀察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問題出在那裡？實在應當反省，一反省就找出來了。我們的同修到家裡來，對我們的父母尤其要更尊敬、更孝順，那你的家人也更快樂了。不但不反對，還覺得學佛好，學佛都不錯，鼓勵你的親戚朋友都去學佛了。所以家庭裡面親屬之間，不能用「言教」；要學舜王，要用「身教」，做出來給家人看。他們看到確實是好，自然就會給你宣傳。

鄉人之善者少。不善者多。善人在俗。亦難自立。

善人是一類，不善的人是一類。不善的人多，勢大；善人少，勢力孤單。『善人在俗，亦難自立』，善人要做好事不容易，惡的勢力很大，決定造成了障礙。佛門中自從釋迦牟尼佛示現，代代都不免有這種情形。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得法之後，明心見性了，還在獵人隊裡躲藏十五年。爲什麼？嫉妒、障礙。所以『善人在俗』，有些一生遇不到機緣，只好「獨善其身」。如果要教善人能「兼善天下」，我們有智慧、有福德的人，一定要幫助他。

且豪傑錚錚。不甚修形迹。多易指摘。故善事常易敗。而善人常得謗。惟仁人長者。匡直而輔翼之。其功德最宏。

『錚錚』，就是響亮的意思。『豪傑』，是指他的聰明、智慧、才幹超過別人。

在地方上大家都知道他，我們現代人講的「知名度」很高——這些人有專長、有才幹。但他生活馬虎、隨便，不太講求，不拘小節，有時就容易得罪人。我們也要知道，學佛，對佛一定要恭敬，對三寶要恭敬；但是有一些小節也不要過分的重視，太重視會影響你的修行。恭敬心是應當有，但是看到別人無禮，我們也不要掛在心上，修行要抓到真正的綱領；真正的綱領是「心淨則土淨」，二六時中只有一句阿彌陀佛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！

年紀大、體力衰，誦經就不一定要跪著，不需要拘執形式；求心裡與阿彌陀佛不相捨離，才是重要！喜歡怎麼念就怎麼念，喜歡跪著、坐著、捧著經走著念都可以，行、住、坐、臥四威儀中功夫不間斷。可以

躺著聽（放錄音帶）——體力不夠，躺在床上安安靜靜的聽。躺在床上聽念佛、聽念經，功德都是相等的。躺著不可以出聲念，會傷氣、傷身體。

大乘佛法是開放的，的確是自由自在，沒有拘束的。所有一切規矩儀式，是做什麼用呢？是唱戲表演做給別人看的——身教，啓發別人的恭敬心，啓發別人的道念，爲大眾作一個好樣子，用意在此。

小乘著重在形式上，大乘人往往就沒有拘束了。大乘佛法論「心」不論事，小乘法是論「事」不論心。英雄豪傑他們不拘小節，往往容易得罪人，容易招惹是非，所以『善事常易敗』，好事多磨；好人常常容易遭受人的毀謗，遭受別人的指責，在這時候，仁人長者，有智慧、有福德的人，應當幫助他，排除他的困難，使他將來在社會上有成就，這個功德是最大的。因爲不只是他個人的成就，是他替社會、替國家造福

，爲一切眾生造福，這個功德就大了！

由此可知，如果在佛門裡面，我們能夠培養一位法師，功德之大，很多人不曉得。以爲修個廟，出多少錢，做多少好事的功德最大。其實那個大是有限的，不見得是真正大，有些是善心卻做了惡事；唯有培養人才，這個功德才是真大！唯有人才才能續佛慧命，使佛法綿延不絕。

佛法的人才最爲困難！他的志一定是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；他的心清淨平等、大公無私——這是佛門的人才必須具備的條件。如果發現有這樣的人才，我們要盡心盡力去扶助他。他將來成就了，所度化的眾生，對於佛教所有一切貢獻，幫助他的人功德和他一樣大。

我們這一代弘法的人才爲什麼這麼少？當然發心大小、品質都有問題。真正發道心的人不多，外緣又不好。特別是在家的二眾弟子都捧老和尚，錦上添花！初學的人出來講經都不來聽，學生的信心完全失掉了

；還是去學敲打唱念，做佛事趕經懺吧！這是我們在家弟子在外緣上沒有盡到責任。所以今天凡是年輕人發心出來講經——講得純正，我們要聽；講得不純正，我們不聽。讓他自己去反省、去改正，改好我們再去聽，鼓勵他弘揚正法。這樣才能獎勵年輕人，鼓勵他們發道心，給他環境來培養他，這個功德無量無邊，這是真正的續佛慧命。

何謂勸人為善。生為人類。孰無良心。世路役役。最易沒溺。凡與人相處。當方便提撕。開其迷惑。譬猶長夜大夢。而令之一覺。譬猶久陷煩惱。而拔之清涼。為惠最溥。

人沒有不向善的；再惡的人，他口裡也說要修善、要行善。由此可知，善心、善行是人的天性，就是佛法裡所講的「性德」。既然善心、善行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爲什麼還會作惡？仔細研究，不外兩個原因，

第一是內裡的煩惱、習氣；第二是外有惡緣，人才會造惡。雖然造惡，不被良心譴責的人很少；作惡，他知道不對，會受良心的責備，可惜他沒有善友提醒他、幫助他回頭，於是愈迷愈深、愈陷愈重，這種情形往往有之。

了凡先生在此，也說得很清楚：『世路役役，最易沒溺。』在世間營生，爲了生活、爲了家庭、爲了事業，都會受環境的影響；尤其是一個不良的社會風氣。像現前臺灣賭博風氣太盛，絕對不是一個好現象。多少年輕人沉迷於此，對他本身、家庭、社會，皆是非常不利的，有識之士都能覺察。可是時勢所趨，這個不好的風氣，實際上會逐漸徧佈到全世界。尤其是大眾傳播工具發達，所以受影響的面就更大了，時間也就更長了。我們遇到親戚朋友，要能夠善於開導他，尤其是這一部《了凡四訓》，所說的全是真理真事。

做股票有時是很容易發財，所發的財也是命裡有的；命裡要是沒有，即使錢財在我們手上過一過，又能得到什麼呢？還是一無所有。帶在身上，怕偷、怕搶；放在銀行，銀行裡面鈔票很多，去看看跟自己的有什麼兩樣？無非是增長貪、瞋、癡、慢而已，一點好處都沒有！古人講得好，人生於世，也不過是「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」而已。與其說福報一時享盡，不如把福報慢慢的享用來得好！所以真正能如理如法的開導，使他們能覺悟過來，不作投機取巧的營生，才是正道、長遠之道！

所以『凡與人相處，當方便提撕』，佛法講善巧方便，使對方歡喜、樂於接受，真正達到警覺的目的。『開其迷惑』，用比喻來說，像『長夜大夢』忽然醒覺過來了，佛門裡面叫「開悟」，悟後就是「修」。又好比『久陷煩惱』，我們能把煩惱拔除，得到清涼自在，就是「智慧」；「煩惱」就是迷惑。『惠』，就是對別人最有利益，最大的幫助。

韓愈云。一時勸人以口。百世勸人以書。

這是講善巧方便法。『一時』，是當世。我們分析事理，勸導別人，令他覺悟，這是「口說」，只是有利於當世。如果我們要想勸導廣大的群眾，乃至於後世之人，最好的工具就是「文字」，能夠保存得久遠。這是勸我們把善言、善行記錄下來，才能流傳久遠。

像了凡先生這四篇文章，原先只不過是給他兒子作警惕而已，並不是要流傳到後世，普偏勸導大眾的。但是他的德澤，今天流傳得這樣廣大、普偏，這是他沒想到的；雖然無心，但做了大善！後世依照他的教訓修學，改造命運、離苦得樂的人非常之多，都是受了凡先生之惠。了凡先生這本小冊子，就是勸人爲善的典型；是他一生改過自新的心得，傳給他的子孫，希望他們記住，理解而效法！這是積善裡面最有效、最

顯著、最深廣的大善。實在講這樁事我們人人可行；你說我沒有文學的基礎，我不能寫作，其實不然。我們每天所見的，耳朵所聽的，能夠一天記一、兩條，你能記錄下來，也和這個教訓相差無幾。由此可知，「勸人以口，勸世以書」，不是件難事，只要真正肯發心。

較之與人為善。

這就是前面所講的，在佛門稱爲「同事攝」。跟他相處在一起，以身教去影響他，像舜王在那一群打漁人中一樣。

雖有形迹。然對證發藥。時有奇效。不可廢也。

佛教化眾生用四個原則攝受眾生（攝受就是感化誘導），稱爲「四攝法」。第一、「布施」。布施是與他結緣、與他有恩，彼此先結個善

緣，說話、辦事他才能相信，而喜歡參與。第二、「愛語」。愛語若是完全說他喜歡聽的話，那就錯了，愛語一定要善巧方便。前面中峰禪師就說過，真正愛人，打他、罵他也是善。但是在責備他的時候，要顧及他是否能承受；不能承受，過分的責備是得不到效果的。凡是責備人最好不要有第三者在場，人都顧全面子，面子下不去，他會起反感。這些都是善巧方便。第三、「利行」。我們所作所爲必定於他有真正的利益。第四、「同事」。與他共同來做一樁事，以身教去感化。

佛接引一切眾生，不外這四個原則，也可以說是手段。勸人爲善是言教，與人爲善是身教，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。

失言失人。當反吾智。

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，是『失人』；這個人是可教之材，你不去教

導他，這是『失人』。不是這個材料，偏偏去教導他，他不能理解，不能接受，這叫『失言』。迎賓待客，與人相處，要用智慧去觀察，使我們在一生當中「不失人」也「不失言」。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裡講得很好，可以接受的應當給他說法，不能接受的就合掌令歡喜。

何謂救人危急。患難顛沛。人所時有。偶一遇之。當如痌瘝之在身。速為解救。或以一言伸其屈抑。或以多方濟其顛連。崔子曰。惠不在大。赴人之急可也。蓋仁人之言哉。

人一生當中往往會遭遇到不幸的事，尤其是在戰亂，遭受顛沛流離之苦，誰都不能保證明天生活怎麼樣。所以我在十歲開始，家裡就訓練我們有能力照顧自己的生活，以防萬一不幸散失——妻離子散時，還可以生活下去。還有，自己一個人在山林中要有求生的本能。

現在是太平盛世，尤其是現代的兒童，受父母的溺愛。世界會不會永遠像這樣安定和平下去？如果深入研究世界情勢，前途實在並不樂觀！這種『患難顛沛』，如果在中年或者晚年遇到，就非常不幸。『當如痌瘝之在身』，如果我們見到遇難的人，就像病痛在自己身上一樣，所謂是「切膚之痛」，一定要伸出援手去幫助他，這就是「無畏布施」。他有苦難、有恐怖時，『速為解救』。

或者是『或以一言伸其屈抑』，『抑』就是受壓迫；『屈』是冤枉。這是他的苦難，幫助他伸冤，幫助他平反。

『或以多方濟其顛連』，『顛連』就是連續的顛沛流離。如果災難很大，自己的力量不夠，我們發起以大眾的力量來救災，來救援。崔子說：『惠不在大，赴人之急可也。』這是仁者，是真正慈悲長者之言。恩惠不在大，要救急；救急不救貧。貧困的人要幫助他有謀生能力，應

當要幫助他獨立，這是最大的恩惠。

何謂興建大利。小而一鄉之內。大而一邑之中。凡有利益。最宜興建。

『鄉』是鄉村；『邑』是城鎮。小則爲一鄉謀幸福，大則爲一縣、一市謀幸福，就是現代所講的社會福利事業。政府應該要做，每一個老百姓有力量的都應該要做——造福鄉里。

『凡有利益，最宜興建』，只要利益一個地方的，都應該努力去做。諸位要有個觀念——大家有福，自己才有福；若大家沒福，只一個人有福，災難也免不了。中國俗話說：「一家飽暖千家怨。」如果我們把自己的福分給大家享，這個社會就安定，天下太平，這是真正的福報。真正有福報是要與大眾共享，這是大智慧、大福德之相。今日『興建大

利』，無過於盡心盡力提倡推行《了凡四訓》與大乘佛法的教育。

或開渠導水。或築隄防患。或修橋梁以便行旅。或施茶飯以濟饑渴。隨緣勸導。協力興修。勿避嫌疑。勿辭勞怨。

中國過去以農立國，水利灌溉是最重要的工程建設。『或築隄防患』，低窪的地方，築隄防範水災。『或修橋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飯以濟饑渴。隨緣勸導，協力興修；勿避嫌疑，勿辭勞怨』，不爲自己，是爲公眾、爲地方造福，縱然有一些挫折，也不能障礙自己的善行——不爲一切阻礙所挫折，善事才能真正圓滿。初做事時不免有反對的意見，做成功之後大家才深受利益，才知道好處，才感激！所以眼光要遠大，有智慧、有愛心、有毅力，善事才能成就。善的標準是利他——利益眾生是善；自利就是不善，中峰禪師所說的善惡標準在此。

何謂捨財作福。釋門萬行。以布施為先。

這就是修福。『釋門萬行，以布施為先』，『釋門』就是佛教，佛陀教導人修行的方法很多，所以叫『萬行』——無量無邊的行門。所謂「法門無量」，「法」是方法，「門」是門徑；修行的方法門徑無量無邊。佛陀爲了教學方便，將它歸納成六大類，就是「六度」——大乘常講「六度萬行」。這六大類再要歸納，實在講就是一個『布施』。『布施』有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三大類。「六度」都不出布施的範圍；像持戒、忍辱可以歸在「無畏布施」中；精進、禪定、般若是「法布施」。所以三種布施把佛法的修行都包括了，行門再多都不出『布施』的範圍。佛在《金剛經》中，教人應生無所住心，而行布施，是最究竟圓滿的修行原則。

所以布施是修福，菩薩修的——菩薩真正在修福，六度都是修福。福裡面包括智慧——慧也是福。所以「法布施」得的是聰明、智慧，也屬於福；「無畏布施」得健康、長壽，這當然是福；「財布施」得的是財富。中國人說「五福」：第一是福壽，有福有壽。第二是富貴，大富大貴。第三是康寧，健康快樂。第四是好德，其中就包括智慧了。第五是考終，就是好死，好死決定好生。念佛往生——我們在這一生當中，看到的、聽到的，完全是真的。世間法裡一生得到圓滿自在——依照這本書去做，決定不錯；出世間法裡，依《無量壽經》就足夠了。真正依照這兩本書去修行，世出世間你就得大自在。所以這裡勸我們修福，以『布施』爲先。

所謂布施者。只是捨之一字耳。達者內捨六根。外捨六塵。

『布施』，就是放下、就是捨，愈捨愈自在。『達者』，是真正明白通達的人，像那些菩薩們有真正智慧。『內捨六根，外捨六塵』，『六根』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『六塵』是外面境界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諸位同修想一想，這些怎麼能捨得掉？所謂『捨』，不是在事上捨，事上的肉身怎麼捨得掉？肉身不要了也不能解決問題。看到這一句，我要學菩薩道——『內捨六根』——是從心意上捨，就是內捨分別、執著；外不爲塵境誘惑。金剛經云：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」如如不動是內捨六根，不取於相是外捨六塵；內外俱捨，則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

過去生生世世迷惑顛倒有生死，從這一生起不再造生死業了。所以智者當捨娑婆，念佛往生淨土。「往生」是活著去的，不是死後去的——是活著親見阿彌陀佛來接引，我跟他去的。如果死了以後才去，說老

實話，超度還真有效！所以超度的效果是有限的，超度不能超度到西方，只能說使神識減少痛苦。

像「寶誌公」是觀世音菩薩化身，超度梁武帝的妃子，也只能超度到忉利天，夜摩天以上都沒辦法了；不可能超度到西方極樂世界。雖然每次超度都希望他「願生西方淨土中」——那只是我們的心願，事實上他去不了，往生須要靠自己的信願行。因此一定要趁著自己身體健康時認真修學，要認真去念阿彌陀佛，求生淨土！

『捨』，是從心地上捨；就是心不牽掛五欲六塵，也不牽掛自己的身體，身心都不牽掛。凡夫妄想、執著很重，身心世界都不牽掛確實是難，妄想會常常起來。淨宗修行方法就是轉換觀念，教你牽掛阿彌陀佛！把念頭一轉，身心世界就捨掉了，專門去想阿彌陀佛、念阿彌陀佛，這才是真正的菩薩行。

一切所有。無不捨者。苟非能然。先從財上布施。

『一切所有』，金剛經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故教人都要捨掉，心裡面都不要掛念。『苟非能然』，如果我們做不到，『先從財上布施』。捨財不爲財物所誘惑，我們的心不會被財物所轉。

世人以衣食為命。故財為最重。吾從而捨之。內以破吾之慳。外以濟人之急。始而勉強。終則泰然。最可以蕩滌私情。祛除執吝。

佛陀教人了生死、出三界，超凡證聖，就是用此法。初捨的時候，總是有點勉強，捨了很難過，捨了之後還後悔。須是有智慧、有決心慢慢的養成施捨習慣，就自然了。每一個人修學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，到

最後煩惱決定減輕，貪吝逐漸就淡了。對於一切財物受用，沒有把它放在心上，心就自在了。心得自在，身也自在，性德逐漸逐漸透露出來了，就會得大自在。尤其是「因果定律」，世出世間法都不會變更的；財布施愈多，你財富也愈多。財從那裡來的？連你自己都不曉得。法布施愈多，聰明智慧愈增長。所以不要吝財、不要吝法。吝財，得貧窮的果報；吝法，得愚癡的果報。不肯修無畏布施得的是病苦、短命的果報。

富貴五福都是從布施得來的，布施是因。我們要想得好的果報，就要修因；有因才有果。不肯修因妄想得果報，無有是處。

何謂護持正法。法者。萬世生靈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。何以參贊天地。何以裁成萬物。何以脫塵離縛。何以經世出世。

『正法』，就是大聖大賢以真實智慧親證之法，如儒佛大法。『法

者，萬世生靈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參贊天地？何以裁成萬物？何以脫塵離縛？何以經世出世？』這是先把護持正法的重要性說出來。

『護持正法』，在中國首先要護持孔、孟、老莊，若不在這上面打基礎，佛法就沒有根。袁了凡時代沒有問題，那是明朝，念書人沒有不讀孔子書的。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、諸子百家，都有相當的基礎。今天佛法衰敗到這個地步，要知道原因在那裡？這才是根本之根本。儒家教我們做人，人都做不好了，還能做菩薩？還能成佛？佛菩薩是建立在人道的基礎上。因此《四書》縱然不能完全讀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是非讀不可的。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只有整個《四書》分量的一半而已，應當要熟讀，才知道怎麼樣做人。這是佛法的基本，根本的根本。古今註解裡面好的，我們把它會集起來，普偏的來流通。我們過去印的本子是大陸上石印的本子，沒有版權的，是朱熹註的《

四書集註》。這是應當要提倡，要從我們自己本身去做。

所以學佛的人一定要念《四書》。實在講，能念《四書》，能懂得中國的歷史文化，愛國家、愛民族的心才能真正生得起來。現在人把國家民族忘掉了，這是教育的失策，也是教育的失敗。現在只著重科技的教育，把做人的教育忘掉了。科技再發達，不知道做人的教育，古人說：「人與禽獸相去幾希？」人也是動物之一，如果不知道道德、仁義，則人與禽獸差不了好多。人是一切動物裡面最壞的動物，最殘忍的動物；所以要救度一切眾生，先要救人。人要能從惡轉過來向善，一切眾生都幸福了，他們才能真正各得其所，這是聖賢教化眾生的目標。

『正法』，包含儒、佛的道統，真正是萬世生靈之眼目。『不有正法，何以參贊天地？』天地有養育萬法之功德。天生之，地養之；天地有養育萬物之恩。人如果能明白這個道理，不但不會破壞自然生態，而

且會協助自然生態，使它更為圓滿，一切眾生都能夠各得其所，這就是『參贊天地』。『參』是參與，『贊』是贊助。天地功德多大！真正有道德、有學問的人，可以參與贊助天地化育。世間大聖大賢與諸佛菩薩們皆是此類。佛門講：「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。」「轉物」是轉變自己的觀念、自己的念頭，捨私欲而能夠與天地日月合其光明，參與化育，這是自行化他的真實功夫。然後全心全力的幫助一切眾生——『裁成萬物』。像諸佛菩薩弘法利生，指導眾生捨妄證真，真正利益眾生，才是「陶鑄群倫」。「群倫」是指九法界的眾生；「陶」是陶冶，「鑄」是鑄造。能跟天地造化一樣，成就一切萬物，這個功德就大了！『脫塵離縛』，這就是斷煩惱、開智慧，轉迷成覺。

『經世出世』，聖賢的行為是眾人的模範，聖賢的言語教訓是經典，他們的言行都是超時間、超空間的；他所說的話，他的行為、思想、

言論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無論在什麼地區，都是絕對正確沒有錯誤，這叫「經世聖賢事業」。佛經超越時空，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這樣教導當時的人；三千年後的今天我們展開經典，覺得佛所講的句句都有道理，應當依教奉行。尤其是淨宗經典，決定一生得生淨土，超越世間，這叫「出世」。佛當年在印度說法，傳到中國來；中國跟印度不一樣，他的言行適合印度也適合中國。現在我們把它搬到歐洲、美洲都適合，這叫『經世出世』。

同樣的，孔孟思想就是這一部《四書》，是中國文化的結晶。孔孟是兩千五百年以前的人，他所講的東西，對於國家、社會、家庭，以及個人有決定的利益。《四書》拿到外國跟外國人講，外國人聽了也都點頭，也都認為是對的，這就是超越時空了。所以孔孟、老莊的思想也是超時間、超空間，是真正的經典之作、經世之學。當然，經世之學古今

中外都有，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一下，最精彩的無過於孔孟、佛菩薩。

佛教裡的經典，實在講無過於《無量壽經》，這是佛法裡登峰造極的一部經典。中國固有道統之精華是《四書》，所以朱子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議！《四書》的內容很像《華嚴》。《華嚴》裡面有理論、有方法、也有表演——就是把理論、方法做出來給人看。《四書》就是這個編法。《中庸》是理論，《大學》是方法，《論語》跟《孟子》是孔夫子與孟夫子一生所做的，就是把理論、方法應用在生活上、事業上，在處事、待人、接物上做出來給我們看。所以《論語》跟《孟子》就跟《華嚴》的五十三參一樣，作一個榜樣給我們看；理論與方法是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兩篇。所以《四書》的架構跟《華嚴》完全相同。朱子是一個學佛的人，佛學造詣很深，是不是受《華嚴經》的啓示，編成這個教材就不可得知了！但是它確確實實像《華嚴經》。

前面一段講的『經世』，是爲世間作一個標準，作一個典範。再說到『出世』，實在出世間與世間並沒有界限。世、出世間的差別，就在迷、悟；覺悟了就超越世間。一念迷了就是世間，一念覺就是出世間。

故凡見聖賢廟貌。經書典籍。皆當敬重而修飭之。

聖教就是聖人的教化、聖賢人的教育，對於世道人心、風俗習慣、社會的安和樂利、大眾的幸福，有非常重要的關係，自古賢哲們把它比喻做「人天眼目」。我們應當如何來護持？寺院是佛陀教育的機構，學校是世法教學的場所，必須要維護。現代的學校捨棄了倫理道德的教育，今天我們才有這樣大的苦難。如果還不覺悟，世界終必毀滅。

我們中國古聖先賢不是不懂科技，爲什麼不發展科技？就是知道科技發展到最後，世界將同歸於盡。所以中國教育是發展理性、啓發智慧

，使接受教育的人明白倫理、知道道義；使他徹底認清人與人的關係、人與物的關係、人與天地大自然間之關係，做一個頂天立地之人；我們才有幸福可言，國家、民族才有真正的前途，那才是教育。民國初年廢除了讀經，當時多少賢哲痛心疾首。那時所造的因，我們今天嚐到了惡果；嚐到惡果還不覺悟，怎麼得了！這樣的心態足以亡國滅種。這是我們廢除讀經的後果，是摧毀了正法！所以儒家、道家的道統不能維護，大乘佛法也決定不能建立。佛法在中國二千年，能發揚光大，就是建立在儒、道的基礎上，今天把根挖掉了，基礎挖掉了，所有一切佛法全是空談。

古時候讀書，書本不是自己的，不可以寫字作記號。書本用後還要流傳給後人去念，自己需要的話可以抄一本。從前印刷術不發達，得到一本書是相當的珍貴，這是教我們要珍惜、要尊重、要愛護。古書如破

損，須知修補翻印流通，方不至於失傳——功德最大。

至於舉揚正法。上報佛恩。尤當勉勵。

這一句是教我們要弘法利生，把儒、佛的教化發揚光大，普徧利益一切眾生，這是真正的『上報佛恩』。要做到這一點，有兩樁事情要先做：第一、要替佛教培養弘法的人才。第二、要建立弘法的道場，使這些弘法的人才能有良好的修學環境。現代弘法人才少，與其求人，不如求己。請別人發心，人家未必肯發心；你既然請別人發心，為什麼不回頭來請自己發心？這比求人要方便多了。建大道場是希望多數人有機會來接觸佛法、理解佛法；而現代最理想的道場，無過於電視台，把佛法送到每個家庭裡面去。我們禮請很多的善知識，選擇利益社會的經論，輪流來講。佛法是建立在儒、道的基礎上，應該先講《四書》，再講大

乘佛法，才得受用，講佛法才不是空談。所以要想提倡佛道，要先提倡中國固有的文化道統。這就是培養人才、建立道場。

建道場是不希望諸位花那麼多錢去蓋個廟，廟蓋好了之後，裡面必然又是鬥爭堅固，錢花得沒有意義。學了佛，有了智慧總要明瞭，錢財是過眼雲煙！再多的錢財，只是給你看看而已。你們想一想，那一張鈔票你們拿去收在家裡保存？那裡是自己的？自己的應該保存著，不應該給別人；一到手馬上就給別人了，真是過眼雲煙，所以不要把它看重！

有一位同修移民到國外，他做股票，告訴我一千萬才進來，又丟掉了。我就告訴他，爲什麼不聽《了凡四訓》呢？命裡沒有的，丟掉再多，心裡也不要煩惱。所以賺了錢也不要歡喜，丟了也不要煩惱；每天浪費光陰，才是真正可惜。把大好光陰拿來念佛，這是真正聰明有智慧的人。人要明白事理，自己努力修學，弘法利生，功德無量無邊，諸佛菩

薩都讚歎。

何謂敬重尊長。家之父兄。國之君長。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。皆當加意奉事。在家而奉侍父母。使深愛婉容。柔聲下氣。習以成性。便是和氣格天之本。

中國古代的小學，著重於基礎教育。教「孝」、教「順」、教「敬」、教「誠」，以這些爲教學的綱目，真所謂「少成若天性」，培養聖賢人的根基。中國自古以來的社會道統，是聖賢的教學，治國也是聖賢的政治。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爲先。」若教育本質沒有認識清楚，錯誤的觀念，足以毀滅國家民族！中國過去從政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念聖賢書的，縱然自己有私心，還是有範圍、有準則，不敢過分的越軌，多少還受良心的譴責。現在作姦、犯科、造惡，認爲理所當然——恥心沒有了，

也就是天理良心沒有了，的確人跟禽獸沒有差別，這是最可怕的。

希望同修們要認識清楚，「誠敬」是學佛的根基，是入佛之門。「誠敬」的培養就在家庭。在家能夠孝順父母，尊敬兄長；他到社會上才能忠於國家，服從長官，對職務盡忠職守，爲國家、爲社會、爲老百姓服務。『習以成性』，習性培養成了，便是『和氣格天』——和平、心平氣和就能感動天地鬼神。現在我們這個時代，教育失掉倫常的理念，道德觀念沒有了；人們每天頭腦裡想的全是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」，天地中的惡鬼、惡神、惡魔、鬼怪都下降了。爲什麼？感應道交——惡與惡交感，諸佛菩薩善神自然都不來了。人已經在造惡，再加上一批妖魔鬼怪來作亂，更不得了！所以我們的世間，一定有非常的災難。這個災難之降臨，恐怕我們地球上的人會死很多。必須經歷這麼大的打擊，人心才會回頭，才會把他的迷惑顛倒打醒；小災小難是打不醒的，一定要有

非常的災難才會教大家覺悟，這是決定不能避免的。

諸位要讀中國歷史，以史識的眼光看世間之治亂，明瞭禍福的根源，則因果事理均可預見。今天世界人心，他們想的是什麼？思的是什麼？做的是什麼？我們就曉得將來的結果是什麼——從因就曉得將來的果報。我們今天看到的果報，是幾十年前所做的因結成今天的果報。現在造的因比那時不曉得超過多少倍，所以二、三十年後，果報會快速的現前。從前造的因是惡因，但是成長緩慢，到七、八十年之後我們才看見果報。現在加快速度在造惡因，所以惡果的成熟會快也會大，不會超過三十年，惡果就會現前，這是非常非常之可怕！「善因」一定結善果，「惡因」一定有惡報，因緣果報的真理是決定正確的。

出而事君。行一事。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。刑一人。毋謂君不

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。古人格論。此等處。最關陰德。試看忠孝之家。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。切須愼之。

所以忠孝傳家遠，現在父子是朋友關係，倫理毀掉了。倫理是性德——中國儒家、道家所講的。展開佛法仔細觀察，全是性德的流露；捨棄私心（私心是迷惑），性德才會往外流露。這些大聖大賢一絲毫的私心都沒有，全是性德的流露。孔夫子的學說是自性的流露，我們如果自性心現前時，流露出來的就跟他是一樣的。就像燈光一樣，他的燈光亮了，我的燈光也開了；光光交融，成爲一體，是自性的流露。這才是真正的偉大，真正不可思議，是圓滿的性德。

開發性德必須要用「孝敬」來作工具，才能明心見性。佛法裡講開發性德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「發菩提心」，儒家亦復如是。「誠意、

正心」，就是佛所講的大菩提心。凡事能夠存心真誠，不自欺、不欺人，以孝順心、恭敬心處事、待人、接物。自己只是默默去做，真正積善累德，『此等處，最關陰德』。果報可以從歷史上來看，也可以從現前社會上觀察。可見得這是事實，絕對不是虛妄。所以我們動一個念頭，做一樁事情，決定不要認為別人不知道。人或許不知，天地鬼神、諸佛菩薩沒有一個不曉得的。了凡居士前面給我們講，改過要三種心——恥心、畏心、勇猛精進心。成聖、成賢、成菩薩、成佛，你只要真正圓發此三心，的確一生足以成辦。

何謂愛惜物命。凡人之所以為人者。惟此惻隱之心而已。求仁者求此。積德者積此。

『惻隱之心』就是仁民愛物之心。見到一切動物有苦難，自自然然

就生同情心，這就是『惻隱之心』。大家有沒有？相信每個人都有。如果你們看一齣悲劇會流眼淚，這就是惻隱之心。電視、電影的悲劇，那還不是真正的人物在面前遭受苦難，你都有這個心；何況真正見到一切人、物遭遇到苦難，一定會伸援手去幫助他。

不但人有惻隱之心，動物也有，這確實是天性，就是本性的性德。動物的本性跟人的本性不二，不過牠比人迷得更深，才變成了畜生。十法界一切眾生同一個真如本性，所以佛在大乘法裡才說：「同體大悲，無緣大慈。」惻隱之心就是憐愛之心、憐憫之心，是從自性裡流露出來的。『求仁』，就是求的這個；『積德』，也是積的這個。希望把仁民愛物之心培養擴大，能夠真正的愛一切人、愛一切物，我們盡心盡力去幫助他們。

周禮。孟春之月。犧牲毋用牝。

『孟春』是初春。古時候祭祀，最大的祭典用三牲——「牛、羊、豬」；普通民間祭祀只用豬。春天用的『犧牲』（祭祀用），不用母的；因爲母的懷孕，殺一個等於害兩條命；這是仁慈。

孟子謂君子遠庖廚。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。

孟夫子的用心，跟佛法講的「三淨肉」一樣——不見殺、不聞殺、不爲我殺。因爲佛法在印度當時，生活方式是行托鉢的制度，人家施捨什麼就吃什麼，不分別、不執著，沒有選擇的。這是大慈大悲，一切隨緣而不攀緣，人家供養什麼就吃什麼。一直到今天，像泰國、錫蘭這些小乘國家還是如此。佛法傳到中國，中國是當時最先進的「禮義之邦」

（現在禮義都沒有了，講到禮義比不上外國，實在講這是教育徹底的失敗），且中國人不重視乞食；當時法師是朝廷禮請到中國來，當然不能叫他出去討飯，所以就在宮廷裡接受供養。托鉢的制度在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，但是那時供養出家人還是「三淨肉」。

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。所以現在全世界學佛的人，不論出家、在家，只有中國佛教是素食，全世界學佛的人都沒有素食的習慣。我們參加國際會議時，見到外國出家人沒有吃素的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佛教傳統是吃「三淨肉」，不是素食，素食是中國人提倡的。素食衛生、衛性、衛慈悲心，仁民愛物做得真正徹底、真正究竟；是最好的食物、養生方式，值得提倡推廣的。

『遠庖廚』，是遠離廚房。不見殺、不聞殺，吃得就比較安心了——實在講心還是不安；最好是不吃眾生肉，尤其是現代的眾生肉更不能

吃。現代的肉品含有許多毒素，導致現代人常常得了一些怪病。病從那裡來的？肉食來的。古人講「病從口入」，李老師時常很感嘆的說，現代人是三餐在服毒，那裡是在吃飯！每天服三次毒，想想看，你的身體怎能不病！當然是百病叢生了。

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。謂聞殺不食。見殺不食。自養者不食。專為我殺者不食。

這是佛法三淨肉又多加一條——出家人不許飼養畜生，在家人自己養的，自己再殺了吃，實在是講不過去。

學者未能斷肉。且當從此戒之。

實在不能斷除肉食，應當要守食「三淨肉」、『四不食戒』，以培

養大慈悲心。

漸漸增進。慈心愈長。不特殺生當戒。蠢動含靈。皆為物命。求絲煮繭。鋤地殺蟲。念衣食之由來。皆殺彼以自活。故暴殄之孽。當與殺生等。

我們生活在這個世間，不過短短幾十年，維繫自己的生命，竟然是殺牠以養己。對於一切眾生，無論是有意無意的，虧欠得太多！也由此可知自身造的業有多重！所以佛說：「如果罪業要有形相、體積的話，盡虛空都容納不下。」我們業障有這麼多、這樣重！想到此地，自己警覺心才真正提得起來。如何能對得起天地一切眾生？不但要嚴持「不殺生」這條戒，就是在飲食起居上一定要節儉，決定不能夠糟蹋。

『暴殄之孽』，就是糟蹋一切生活必需品，不知道愛惜。現代人提

倡消費；不消費，工廠就得倒閉，經濟就不能發達。這種學說，諸位想想正確嗎？如果中峰禪師聽到這些話一定會說：「未必然也。」——不見得正確，而且是非常的不正確。美國是一個提倡消費的國家，消費的結果還是經濟逐漸走下坡了。唯有節儉才是富庶、康寧之道；沒有積蓄的習慣，國家如何富強？人民如何能得安定的生活？若無儲蓄，失業就要靠國家救濟，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。若有積蓄的習慣，即使失業或有災難，我們還能活得下去，不必依賴國家。這是真正值得我們認真去反省的，所以一定要愛惜資源物力。

至於手所誤傷。足所誤踐者。不知其幾。皆當委曲防之。古詩云。愛鼠常留飯。憐蛾不點燈。何其仁也。

這些話我們只能自己去理解體會，在現代社會上決定是被否定的——

—怎麼可以『愛鼠』？老鼠對人類是有害的，故常見有「滅鼠運動」！世間人不曉得六道輪迴；這些老鼠被殺死了，會不會有冤冤相報呢？殺牠、滅牠是不是真能解決問題呢？除此之外有沒有別的辦法？沒有殺人不償命，欠錢不還錢的。「因果通三世」，要是真正曉得事實真相，為非作歹的事絕對不能做。你若是做了，還是自己吃虧！想佔人家的便宜佔不到，人家想佔我們的便宜也佔不到。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絕對不會傷害一切眾生，不跟牠結冤，不欠人家的債，自己這一生心安理得。世間唯真誠、清淨、慈悲，才能解決世人所無法解決之難題，所以佛經不可不讀。

善行無窮。不能殫述。由此十事。而推廣之。則萬德可備矣。

『由此十事，而推廣之，則萬德可備矣。』四訓裡這一章是主要的

一章。「積善」是建立在「改過」的基礎上，「改過」是建立在明白因果的概念上。第一章講因果報應，再教我們改過、積善，末後「謙德之效」一章是全書的總結。

四、謙德之效

㈠滿招損・謙受益

1.古德五人以證之

『謙』，能保持善果，否則雖「積」也保不住，也是枉然。善真正能保持，要靠『謙』——『謙德之效』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裡講布施（修善），用忍辱來保持。不能忍辱，修積再多都落空。儒家的保持方法就是『謙德』。

易曰。天道虧盈而益謙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

『盈』，是滿。我們看月亮的盈虧，就能體會到這個道理。滿月後的亮光必定是一天一天的減少；月未滿時，光明會一天一天的增加，增加一點就是『益謙』。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，我們從這些地方就能體會『天道』（大自然的定律）。

『地道變盈而流謙』，『盈』是盈滿。你看水滿就往低窪的地方流，這是地道之形象。鬼神看到你得志，就生起嫉妒心，他就想方法加害於你，找你的麻煩；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，鬼神也憐憫你、同情你，想幫助你一點。人也是如此；『人道惡盈而好謙』，『惡』是厭惡。前清曾國藩，官位最高曾經做到四省的總督，真的像小皇帝一樣。他書念得多，他知道已經過了頭，不是好事情，就爲書房題名「求闕齋」，以明其志。人皆求圓滿，曾先生求闕；要求欠缺一點，不能盈滿。地位愈高愈謙虛，所以他能夠保得住，一直到現在，他的後人都相當好。這是

他自己有德行，修善積德，後人能遵遺教，所以富貴能常保。

是故謙之一卦。六爻皆吉。

《易經》六十四卦，每一卦都有吉有凶，總是吉凶相參的，只有《謙卦》『六爻皆吉』。六十四卦只有這一卦！這個卦象稱爲「地山謙」。上面是《坤卦》，坤是地；下面是《艮卦》，艮是山。高山是在地底下，這表謙虛。所以德位愈高，愈要卑下。

書曰。滿招損。謙受益。

世出世間真正得好處、得大利益必是謙虛之人。『滿』，就是今天所講的驕慢。

予屢同諸公應試。每見寒士將達。必有一段謙光可掬。

這是了凡先生以他一生的經驗來觀察，《易經》、《書經》裡所講的非常有道理，都應驗在日常人事之間。他每一次去參加考試，跟同伴一塊去，看到這一科會考中的人都很謙虛。從這些經驗去觀察，這個人能不能考中，幾乎都可以預料得到。

辛未計偕。我嘉善同袍。凡十人。惟丁敬宇賓。年最少。極其謙虛。予告費錦坡曰。此兄今年必第。費曰。何以見之。予曰。惟謙受福。兄看十人中。有恂恂款款。不敢先人。如敬宇者乎。有恭敬順承。小心謙畏。如敬宇者乎。有受侮不答。聞謗不辯。如敬宇者乎。人能如此。即天地鬼神。猶將佑之。豈有不發者。及開榜。丁果中式。

『辛未計偕』，就是與同伴一起去參加考試。『敬宇』是號，『賓』是名。這個人年紀很輕，『極其謙虛』。『予告費錦坡曰』，費錦坡也是同行的一個。『此兄今年必第』，了凡先生觀察判斷他一定登第，一定考取。『費曰：何以見之？』他說，你怎麼知道？『予曰：惟謙受福。』了凡說明他觀察人理論的依據。『兄看十人中』，請看我們十個同伴之中，『有恂恂款款，不敢先人，如敬宇者乎？』這是形容其忠厚老成。十個人當中，忠厚老成那一個人比得上他？『有恭敬順承，小心謙畏，如敬宇者乎？有受侮不答，聞謗不辯，如敬宇者乎？』這兩句非常難得。別人侮辱他、侵犯他，他都能包容，都能不計較，量大福大。『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，猶將佑之，豈有不發者？及開榜，丁果中式。』他果如所料的考取了！這是一個例子。

丁丑在京。與馮開之同處。見其虛己斂容。大變其幼年之習。李霽巖。直諒益友。時面攻其非。但見其平懷順受。未嘗有一言相報。

『丁丑』年了凡在京師，他與朋友『馮開之』相處。『見其虛己斂容』，看到他的學問、他的修養。『大變其幼年之習』，他在年輕的時候不是這樣的，幾年沒見，完全不相同。『李霽巖，直諒益友』，李霽巖是他好朋友——直諒益友。『時面攻其非』，這個朋友的確是我們所說的『益友』——看到他有毛病當面就呵斥，當面就教訓。『但見其平懷順受，未嘗有一言相報』，人家指責他，他都能接受。正所謂：「有則改之，無則嘉勉。」我沒有過失，人家冤枉我，也不怨人！責備總是好的，實在講，責備的人才是真正愛護自己。自己兒女有過失，你會責

備；鄰居的兒女有過失，爲什麼不責備呢？所以縱然是錯誤，也是出於愛心；因此都能順受——感激受教。

予告之曰。福有福始。禍有禍先。此心果謙。天必相之。兄今年決第矣。已而果然。

了凡先生告訴他說，禍福都是有徵兆，有預兆的。『此心果謙，天必相之，兄今年決第矣！已而果然。』了凡先生有學問，而且又得孔先生的真傳，會看相算命。看相算命是其次；看到一個人斷惡、修善、積德，才是真正創造命運、改造命運。所以他的判斷可以說相當的準確——馮先生果然在當年考中。

趙裕峰光遠。山東冠縣人。童年舉於鄉。久不第。其父為嘉善

三尹。隨之任。慕錢明吾。而執文見之。明吾悉抹其文。趙不惟不怒。且心服而速改焉。明年。遂登第。

『三尹』，就是縣政府裡面第三等的職位。縣長是「大尹」，主任秘書是「二尹」，科長是『三尹』。『趙裕峰』先生，隨父在『嘉善』縣時，『慕錢明吾，而執文見之』，錢明吾是當時的一位學者，他對錢明吾先生非常仰慕，拿著自己的文章去向他請教。『明吾悉抹其文』，錢先生把他的文章大幅修改。這在一般人會很難過，縱然作得不好，也不會改得那麼多！『趙不惟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焉。明年，遂登第。』此處我們看到趙先生的謙虛、真誠、恭敬、認真學習的態度，所以他才會進步——第二年就考中了！

壬辰歲。予入覲。晤夏建所。見其人氣虛意下。謙光逼人。歸而告友人曰。凡天將發斯人也。未發其福。先發其慧。此慧一發。則浮者自實。肆者自斂。建所溫良若此。天啓之矣。及開榜。果中式。

『壬辰』年，了凡先生『入覲』時，遇『夏建所』先生。見到夏先生『謙光逼人』，對人恭敬有禮。這一段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，就是『天將發斯人也，未發其福，先發其慧』，前面說，沒有慧不能修福，修也得不到福。爲什麼呢？福善有真、假，有半、滿，有是、非，你不認識！好心修福，誰知道造了一身罪業；造了罪業，自己還以爲是在修福。所以要先讀書，讀書才明理。理明白之後，才知道什麼是福田，應該怎樣種福。人若智慧現前，自然收斂、穩重、溫良、謙敬、忍讓。夏先

生也是在這一科考中了！

江陰張畏巖。積學工文。有聲藝林。甲午。南京鄉試。寓一寺中。揭曉無名。大罵試官。以為瞇目。

『張畏巖』先生，有才學，文章寫得很好，在一般讀書人之間也是很有名氣的。『甲午』年參加『南京鄉試』，結果沒考中，怨天尤人，大罵主考官沒有眼睛，這麼好的文章他沒錄取。

時有一道者。在傍微笑。

當時有位老道，聽他大罵主考官有眼無珠，不錄取他的文章，在那裡發脾氣；老道在旁邊微笑。

張遽移怒道者。

張先生見老道在笑他，他的氣就發到老道身上了。

道者曰。相公文必不佳。

老道說：你的文章一定不好，所以主考官沒錄取你。

張益怒曰。汝不見我文。烏知不佳。

張先生聽了老道的批評，火氣更大了。他說：「你沒有見到我的文章，怎麼知道我的文章不好！」

道者曰。聞作文。貴心氣和平。今聽公罵詈。不平甚矣。文安

得工。

老道說：「我聽說作文章要心平氣和，像你脾氣這麼暴躁、這麼貢高我慢，你的文章怎麼會作得好？」張先生畢竟是念書人，念書人服理；老道說得有理，他不得不服。

張不覺屈服。因就而請教焉。

老道所言的確是有至理，想想是自己錯了！於是回過頭來，向老道『請教』。由此可見，張先生知過即改，這才是真學問、真功夫。

道者曰。中全要命。命不該中。文雖工。無益也。

這就是真正知道命運，因果報應絲毫不爽，中不中與文章沒有多大

的關係，與『命』有關係；功名如此，富貴也如此。你發不發財，與你做生意，怎麼樣經營、怎樣策畫，都沒有關係！問你命裡有沒有？有發大財的命，即使沒念過書，什麼都不懂，還是發大財；財是怎麼發的他自己也不曉得，年年都有那麼多財富收入，這是他命裡有！如果命裡沒有，想盡方法、使盡手段也得不到。

今天，人不知命，不信命運，胡作妄爲，天天造罪業，還想得好報，那有這個道理！爲什麼從前人的果報，很快就能見到，而現代人造的因果似乎見不到？這是因爲大家都造惡，一個一個報來不及了！到時候必定是算總賬，一筆就消掉了。一個人的文學、才藝、富貴、壽、考都要有命運。創造命運、改造自己的命運，這才是真正聰明、真正有智慧。否則，若是命裡沒有，非理非分的妄想求得，最後都落空；時間、精力都浪費了，那才叫可惜！老道又說：

須自己做個轉變。張曰。既是命。如何轉變。

這就是雲谷禪師教了凡先生的——一定要自己改造自己的命運。命裡注定的也能變？命裡注定是常數，你能斷惡修善就有變數；你不知道斷惡修善，那就是真的一生都受命運的安排。果然能夠斷惡、修福、積德，你的命運決定會改變。

道者曰。造命者天。立命者我。力行善事。廣積陰德。何福不可求哉。

這是老道教他改造命運的方法，了凡居士在前面已經細說了。

張曰。我貧士。何能為。

張先生說：「我很貧寒，能拿什麼來修福呢？」

道者曰。善事陰功。皆由心造。常存此心。功德無量。

老道說：『善事陰功，皆由心造。』不須要錢財。往往沒有錢的人能夠積大功、積大德。有錢的人未必能造福、能積德。

且如謙虛一節。並不費錢。

這是舉例說明。像你剛才那個態度就是太傲慢了！你能謙虛一點就是善、就是德，這不要花錢。

你如何不自反。而罵試官乎。

考試不中，應當自己反省，改過自新，怎能責怪主考官？這是眼前

的事情。可見善惡、禍福，確實在一念之間。

張由此折節自持。善日加修。德日加厚。丁酉。夢至一高房。得試錄一冊。中多缺行。問旁人。曰。此今科試錄。問何多缺名。曰。科第陰間三年一考較。須積德無咎者。方有名。如前所缺。皆係舊該中式。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。後指一行云。汝三年來。持身頗愼。或當補此。幸自愛。是科果中一百五名。

這些事情，諸位讀了能相信，你就有福；你要不相信，福就很薄。天地鬼神與我們人間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，皆有密切的關係。這不是迷信，這是事實。從前朱鏡宙老居士在世時，我初聞佛法，他爲我講過很多故事，是他親身經歷、親眼見的、親耳聽的——就是戰爭裡也沒有冤

枉死的。生死有命，該怎麼死，陰曹地府都有記錄，沒有一個是冤死的。所以你不要自以爲是現代受過科學洗禮的人，科學人也逃不出閻羅王的手掌，這些全是事實，決非妄語。相信就有福了！這是聖賢人的教訓。現代的科學家對此事是一知半解——事理都不通達，我們一定要認真覺悟。

(二)虛心屈己・受福之基

由此觀之。舉頭三尺。決有神明。趨吉避凶。斷然由我。須使我存心制行。

『舉頭三尺，決有神明』，這也是事實。然吉凶禍福，原由我造，因此起心動念定要覺悟。佛教我們「覺而不迷、正而不邪、淨而不染」

；佛教我們「應無所住而行布施」，行為要約束、要合禮。我們要遵守古禮，要遵守教誡，學佛就是為一切眾生作個好榜樣。存好心、做好事、說好話、做好人，做到盡善盡美，就是佛菩薩。

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。

既然發心修學淨宗，一定要把《無量壽經》變成自己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。我們就跟阿彌陀佛沒有兩樣，這叫學佛！從內心行持上真正去做，遵依阿彌陀佛心、願、解、行的樣子，塑造自己。依《了凡四訓》做為助緣，《無量壽經》是我們的正課；持戒念佛，正助雙修，這一生中決定往生不退成佛！一心一意作佛去！聲聞、緣覺猶不為。從前禪宗參學，云「吃茶去」！今天我教你「作佛去」！真正可以作佛，一點也不假。如是則必得天地鬼神之佑護。

而虛心屈己。使天地鬼神。時時憐我。方有受福之基。彼氣盈者。必非遠器。縱發亦無受用。

看看眼前國內外那些發達的人，一些顯然滿盈、器度不大，是謂富而不樂——不得真實受用。我聽說有些有錢的人，躲躲藏藏，怕人家找他麻煩，怕黑社會找他，生活痛苦不堪。那是受苦，不是享樂！人生在世要快快樂樂，不要痛苦，這才是幸福的人生。

稍有識見之士。必不忍自狹其量。而自拒其福也。況謙則受教有地。而取善無窮。

這兩句話我們要記住，一定要認真學習，尤要學「謙虛」。

尤修業者。所必不可少者也。

「修業進德」關鍵就在「謙」字，要學著不如人，人皆有擅長為我不及——是真正不如人，不是假裝的不如人，若表面上謙虛，實際上還是很自負；縱然人家看不出來，天地鬼神佛菩薩早看清楚了。所以「謙」要真正從內心裡面發出來，沒有絲毫的虛假。善人我不如他，惡人我也不如他！真正謙虛——他有善行我沒有，我不如他；他作惡，我不敢，我也不如他。這才「謙」到了底，山才真正埋在地底下！像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》，就是「地山謙」的具體實踐。學生只有我一個，其他都是我的老師、我的善知識。《五十三參》實在講他所學的是什麼？「謙」之一字而已。最後他圓滿成佛了！

古語云。有志於功名者。必得功名。有志於富貴者。必得富貴。人之有志。如樹之有根。立定此志。須念念謙虛。塵塵方便

。自然感動天地。

這一節開示的話很要緊。立定志向，謙虛精進，才能滿願；果能依教力行，『自然感動天地』。

而造福由我。今之求登科第者。初未嘗有眞志。不過一時意興耳。興到則求。興闌則止。孟子曰。王之好樂甚。齊其庶幾乎。予於科名亦然。

末後了凡先生引用孟子的話做爲總結。我自己一個人好樂，何不與民同樂？與民同樂才是真樂！所以凡是自己喜歡的，最好能把歡喜擴大，這才是正確的，這是真正的富貴。譬如在臺灣，老百姓都迷在財富上，如果政府能明白這個道理，國家與全民共同來創造財富，共享財富，

共享安和樂利；「民之所好而好之，民之所惡而惡之」，這才是「順應民心」。

我們用智慧修善積德、創造財富。要幫助全世界落後的地區、貧窮的地區，這種富貴創造得才有價值、才有意義。財富據爲己有，禍害就近了！

參、俞淨意遇灶神講記

俞淨意遇灶神講記

尤惜陰居士曾說，《了凡四訓》是奉行《感應篇》與功過格的事實。了凡先生所用的功過格，我們在《德育古鑑》裡刊出來了。《德育古鑑》就是一部功過格的感應錄，完全是依功過格而編的，不但教我們修行，且加強我們的信心。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這一篇是補充《了凡四訓》沒有說到的地方。都是於世道人心很有利益的好文章，我們同樣把它當做寶典來受持。讀過之後，自己更應當深深的反省、檢點。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的社會，必須認真修學，才能趨吉避凶，轉災禍爲吉祥。

一、懷才不遇．行善不昌

明嘉靖時。江西俞公。諱都。字良臣。多才博學。十八歲為諸生。每試必高等。

俞先生是明朝嘉靖時候的人，跟袁了凡先生是同一時代。嘉靖年間，佛教裡有一樁大事，就是《方冊大藏經》的刊行。從前《大藏經》都是摺疊的本子，就是諸位在寺院裡所見，誦經拜懺時用的「摺本」。古代經書都是摺本；用線裝訂的，就稱「方冊版本」。第一部方冊版本是嘉靖年間編印的，這一部藏經就稱《嘉靖藏》。「嘉靖」是指年代；憨山大師——德清和尙，發起主其事；編輯地點在金山，所以也叫做《金山藏》。經書從摺疊本轉爲線裝本，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，這是佛門裡的一樁大事。最近在台灣重印的中華大藏經第二輯，原本就是《嘉靖藏》。這部藏經流傳到現在有五百多年了。國家跟佛教界，都有這樣的盛舉，因而感應道交的人也特別多。

嘉靖年間，江西有一位俞先生，名叫都，字良臣，多才博學——書念得很好，很有學問。『**十八歲為諸生**』。諸生就是秀才。『**每試必高**

等』，可見他確實有聰明過人之處。

年及壯。家貧授徒。與同庠生十餘人。結文昌社。惜字放生。戒淫殺口過。行之有年。前後應試七科。皆不中。生五子。四子病夭。其第三子。甚聰秀。左足底有雙痣。夫婦寶之。八歲戲於里中。遂失去。不知所之。生四女。僅存其一。妻以哭兒女故。兩目皆盲。公潦倒終年。貧窘益甚。自反無大過。慘膺天罰。

這一段說出他壯年時非常潦倒：年歲老大，家境也不好，靠著教書爲生，當時稱爲「私塾」，當然學生也不多。在這個時候，他與同學十餘人「結文昌社」。『同庠生』就是同年進學的同班同學。『文昌社』就是結一個社團，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實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

，依照文昌帝君的教訓來修學。

現在印的《安士全書》上半部，就是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。古代讀書人，普徧重視這一篇文章。童子在七、八歲時，家長或是老師就教他背誦。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裡，還囑咐我們，家裡有子弟到了上學年齡的，就應當教他背《陰騭文》及《感應篇》。這確實有好處。這兩篇文字都不長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只有一千多字，《感應篇》也是如此，都是簡短的文章。

「文昌社」的同學力行《陰騭文》，遵守文昌帝君的遺訓。《陰騭文》裡，對於惜字紙、放生、戒淫、戒殺、戒妄語等，都說得很詳細。『行之有年』。他們自結文昌社起，在一起修行，過了很多年。俞先生『前後應試七科』，經過七次的考試，都沒考中（從秀才考舉人，始終沒考中）。生了五個兒子，其中四個夭折了，剩下老三，也丟了。

老三是最聰明的，八歲那年在外面玩耍，失蹤了。四個女兒，死了三個。俞公共有九個兒女，除了失蹤的兒子之外，眼前就剩一個女兒，他的妻子在這種悲痛的情況下，兩眼都哭瞎了。

『俞公潦倒終年，貧窘益甚』，俞先生的家境越來越困難。『自反無大過』，自己反省，好像沒有做過什麼大惡事，爲什麼老天爺給他這樣重的懲罰？似乎上天都沒有保佑他。

二、灶神現身．列舉意惡遭殃

年四十外。每歲臘月終。自寫黃疏。禱於灶神。求其上達。如是數年。亦無報應。至四十七歲時。

『年四十外』。每年臘月三十，是民間風俗祭灶神的時候。灶神爺將往上天，把這一家人的善惡都給玉皇大帝報告。所以，從前供養灶神的對聯是「上天奏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」。他自己每到這個時候，便寫一篇疏文，託灶神爺帶到天帝那裡去。這樣過了好幾年，也沒有感應。直到四十七歲時才有了感應。

除夕。與瞽妻一女夜坐。舉室蕭然。淒涼相弔。

『除夕』就是臘月三十。從這幾句，足見俞先生家境多麼悽慘！

忽聞叩門聲。公秉燭視之。見一角巾皀服之士。鬚髮半蒼。長揖就座。口稱張姓。自遠路而歸。聞君家愁嘆。特來相慰。

四十七歲那年，臘月三十的晚上，他正與妻女枯坐淒涼相弔的時候

，忽然有人敲門。他點蠟燭開門，看到一個人『角巾皂服』。從前角巾是一般隱士用的，它不是一頂帽子，是一塊方的布，紮在頭頂上，這叫角巾。修道之人往往也是這種打扮。「皂服」，「皂」是黑色。穿著黑色的袍子。『鬚髮半蒼』，看年歲大概總有五、六十歲了。『長揖就座』，很有禮貌，向他一問訊作揖，就坐下來了。介紹自己姓張，並說：從遠路而歸，走到你家門口，聽到你家裡有愁嘆的聲音，特地前來慰問。這是說明來意。

公心異其人。執禮甚恭。

俞先生見到這個陌生人，心裡覺得很奇怪，但是看看他的儀表談吐，又好像很不平凡，所以對他非常恭敬。在這種潦倒的時候，世態炎涼，那裡還有朋友來慰問！尤其是臘月三十晚上，家家都團圓，誰有空閒

到家來慰問呢？在這個時候有個人來慰問，當然心裡非常感激，所以對他很恭敬。

因言生平讀書積行。至今功名不遂。妻子不全。衣食不繼。且以歷焚灶疏。為張誦之。

他是滿腹的牢騷，自己確實是有才學，可是一直到這麼大的年歲——四十七歲『至今功名不遂』。那時的讀書人，唯一的出路是功名，「學而優則仕」。有了功名之後，靠國家的俸祿才能養家活口。讀書人要是考不取功名，家境很清寒，沒有一點基礎，是相當之苦。從這裡我們能看到俞先生很苦，而且遭遇到種種不幸。他就說出自己生平讀書與行持，好像都沒有什麼大過失，爲什麼到現在功名不遂，妻子不能保全，兒女夭折的那麼多，衣食不繼，生活都成問題。同時又說，這些年來，

每年除夕都在灶神爺前焚疏。他所寫的疏文都還記得，把疏文的意思說給張先生聽聽。

張曰。予知君家事久矣。

張先生說：我對你家裡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也很久了，你不必再告訴我。

君意惡太重。專務虛名。滿紙怨尤。瀆陳上帝。恐受罰不止此也。

這一段文的意思，是《四訓》裡沒有提到的，必須要補充。這些事不只是袁了凡一個人，俞淨意先生也遇到了。一位遇到雲谷禪師，改過自新；一位遇到灶神，一樣把命運改轉過來。張公說他的『**意惡太重**』

，讀書積行，『專務虛名』。他自己每年在灶神面前所焚的疏表，都是一些怨天尤人的詞句，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。這是褻瀆上帝！恐怕上帝給你的懲罰不止如此，可能還有更重大的災難在後頭。

公大驚曰。

俞先生生平所爲沒有別人知道，這個陌生人怎麼會曉得？經他這麼一說，心裡很驚訝。

聞冥冥之中。纖善必錄。予誓行善事。恪奉規條。久矣。豈盡屬虛名乎。

俞先生聽了張公所云，並不服氣。他說：「我聽說冥冥之中，都有鬼神監察，很小很小的善，鬼神也知道，我這麼多年結文昌社，與同學

們立下誓願，力行善事。文昌社裡訂的規條，就等於戒律一樣，大家都要遵守，我也是遵照奉行，沒有違犯。難道這些都是虛名嗎？」

張曰。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。君之生徒與知交輩。多用書文舊冊。糊窗裹物。甚至以之拭桌。且藉口曰勿污。而旋焚之。君日日親見。略不戒諭一語。但遇途間字紙。拾歸付火。有何益哉。

張公就在文昌社規條裡，舉出幾樁事實來說明。《陰騭文》裡很重視惜字紙（這是重視文化——重道，文以載道的示範意義），當然他們文昌社裡也有這一條。灶神張公就跟他講：既然有這一條，就應當依教奉行。然而你們還是將一些書冊或寫的文章，這都是字紙，還有舊書，用來糊窗子。現代都是用玻璃窗，還得講究花紋與美觀。年輕的同學不

知道，年歲大一點的人，也許會知道，過去窗子是用紙糊的。用字紙糊窗，或者用字紙包東西，這是大不敬。現代用字紙糊窗的事是沒有了；漂亮的壁紙多得是，儘管你挑選去，誰家還會用字紙糊窗！但是用字紙包東西倒還常見到。我們明瞭重道尊師之意，自己應當盡量避免；別人造這罪業，你要是勸他，他必然起反感。這事情就是看到人家跳火坑，也沒有辦法把他拉回來，只有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，做個好榜樣。你要勸人，人說你迷信——大家都用字紙、報紙包東西，我爲什麼不能用！幾個人懂這個道理？其義甚深。

敬惜字紙的意義，當知過去的字紙跟現在不同，從前的書籍都是木刻版本，要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章，誰肯花那麼多錢刻一本書！字是一個一個雕的，沒有現代的活字排版、照相製版方便。可見從前刻一本書非常不容易。因此，既是書，都是好文章。「文以載道」，書破了要修

補；實在破得不能用了，才恭恭敬敬的將它焚化，不敢褻瀆。這就是重道。

我們通常講一切恭敬裡，對於法寶之恭敬為最。經書屬於法寶之一，雖然現代印刷術發達了，我們對於經書還是一樣要尊敬。「敬」才有福；褻瀆就是造罪業，也就是折自己的福報。不知道的人，天天在折福，無可奈何！我們明瞭的人，就不可以這樣做。雖然是包東西，也盡可能不用字紙、報紙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要包東西，應當要用牛皮紙或包裝紙之類的，家裡預備一些放著，不要用字紙包東西。我們讀到這裡，明瞭古聖先賢教化眾生的苦心，就應當這樣做。縱然這個道理想不通，你只要照這樣做，保證有福報！你說等道理想通了再做，恐怕等你想通的時候，壽命也差不多了，想做也來不及了。聖人教我們怎麼做，就怎麼做；不要管他什麼道理，這就是有福之人。

張公說：當你看到朋友或學生用字紙糊窗包物的時候，你從來沒有勸告他們一聲，也沒有一次阻止；只不過是在路上遇到字紙，撿去焚化。這不就是做給外人看的嗎？這不就是圖務虛名嗎？

社中每月放生。君隨班奔逐。因人成事。倘諸人不舉。君亦浮沈而已。其實慈悲之念。並未動於中也。

這一段講放生。修善是什麼事都要從心地發出來。別人提倡這樣做，你就隨喜跟著做；人家不做，你也就不做。你心地真正有慈悲，真正想放生嗎？沒有！只是看到別人做，心裡歡喜，隨喜一點；別人不做，也就算了。不是出於真心！隨喜中也沒有盡到力量。「隨喜功德」是要盡心盡力，才叫隨喜；沒有盡到心力，不叫隨喜。所以，你並沒有真實慈悲之念；在外還標榜著——我是個仁慈之人！實際上心裡毫無仁慈。

且君家蝦蟹之類。亦登於庖。彼獨非生命耶。

你們家的廚房裡，依然有蝦蟹之類，這些還是生命！你依舊是吃眾生的血肉。文昌社裡，可能不是長素，大概一個月只有幾天吃素。

若口過一節。

這是指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都犯了。

君語言敏妙。談者常傾倒於君。

俞先生為人能言善道，又有才學，很會說風涼話諷刺人，用的詞句都非常巧妙。所以，大家聽到的時候，都能被他折服。他有辯才，無理的事也能把它說成有理——他有強詞奪理的本事。

君彼時出口。心亦自知傷厚。

他雖然說得很痛快，可是自己還有一點良心，曉得有傷厚道。他說話太刻薄，好勝心強不肯輸人；幸有此一點良心，爲今後轉禍爲福之機，不然灶神到家跟他講，他也不會聽受！這個人『自知傷厚』還是可教，可以回頭。在四十七歲機緣成熟灶神到他家時，把他的迷夢點醒了。

但於朋談慣熟中。

在熟悉的朋友當中。

隨風訕笑。不能禁止。舌鋒所及。觸怒鬼神。陰惡之註。不知凡幾。乃猶以簡厚自居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

此是講妄語之過。在朋友談論中，言語不讓人。不讓就是大毛病。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末後一篇——謙德之效，懂得謙虛的反面就是不能忍讓，所以說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。這就是自滿自大。一個人言行如此，鬼神見了都厭惡，都討厭。所以說：『陰惡之註，不知凡幾！』《地藏經》云：「閻浮提眾生，起心動念，無不是罪！」自己還不知道，還以『簡厚自居』，認爲自己很厚道，是個好人。你這是欺誰呢？難道你能欺天嗎？

邪淫雖無實迹。君見人家美子女。必熟視之。心即搖搖不能遣。但無邪緣相湊耳。君自反身當其境。能如魯男子乎。遂謂終身無邪色。可對天地鬼神。眞妄也。

這是舉出意惡裡最重的邪淫。俞先生雖然沒有邪淫的實迹，也就是

沒有做邪淫之事；但是有這個意思，有這個心，不過是無緣而已！所以叫他自己認真的反省，如果因緣湊合，你能不能像魯男子一樣呢？魯男子是《孔子家語》裡的一段記載。春秋時代魯國有一個人，確確實實做到不動心，那才是真正的『**終身無邪色，可以對天地鬼神**』，而你做不到。你仍然有邪念，真是自欺欺人。

此君之規條誓行者。尚然如此。何況其餘。

張公說：這是你們文昌社訂的規條，你都做不到了，其餘的更不必說！由此可知，張先生所說的「專務虛名」不假。一條一條列舉出來，使俞先生無話可說。

君連歲所焚之疏。悉陳於天。

你每年所寫的疏文，灶神爺確實幫你送到天上，呈交給天帝。

上帝命日游使者。察君善惡。數年無一善行可記。

《了凡四訓》末後一章有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我們要相信。現代這些邪鬼惡神充滿世間，心地要是不正，必然走入邪道。邪教佛堂、神壇，這些事確確實實妨礙了正法弘傳。

鬼神之事，真正是有！可見上帝對他不是不關心，天天派這些尊神來考察。這些年中，並沒有善事可記！

但於私居獨處中。見君之貪念。淫念。嫉妒念。褊急念。高己卑人念。憶往期來念。恩讎報復念。憧憧於胸。不可紀極。此諸種種意惡。固結於中。神註已多。天罰日甚。君逃禍不暇。

何由祈福哉。

這一段開示，最爲緊要，我們要能真信。張公雖說的是俞先生，讀者尤當確實反省，字字句句實在忠告自己。鬼神天天在考察，找不到他有善念。只看到他雖然沒有貪、瞋、癡之行，但是有貪、瞋、癡之念，有嫉妒、褊急、傲慢的心。『高己』就是傲慢；『卑人』就是輕視別人，瞧不起人。『憶往期來』，即追念過去，期望著將來。『恩讎報復』，心裡都是這些惡念，這就是說明他的『意惡』。身口意三惡業，意惡爲最大；身、口二業都從意惡而生。修行重在修心，心地清淨了，身口自然清淨；意要是不清淨，身口也假裝不來。我們看看俞先生過去他就只在身、口上假裝，意惡則絲毫沒有改變。神明的鑒察特別著重「意惡」，所以告訴他這些果報，實際上不只如此。所以說『君逃禍不暇』，

你逃避災凶都來不及了，還求什麼福？你那裡還會有福報！

公驚愕惶悚。伏地流涕曰。君既通幽事。定係尊神。願求救度。

這位陌生人，對俞先生心底隱藏的惡念知道得這麼清楚，都把它說出來了，俞先生聽了，確實害怕，伏在地上流著眼淚苦苦哀求說：你既然曉得這些幽微之事，一定是神仙，絕不是普通人，求您來救度我！這段就是說明他還有一點善根，憑著這點善根，神明才來度他。若無此善根，也不會遇到神明。思之！思之！

張曰。君讀書明禮。亦知慕善為樂。

這就是他可以改過自新的一線生機。他是個讀書人，通曉道理，也曉得羨慕善行、善言，以此為樂。

當其聞一善言時。不勝激勸。見一善事時。不勝鼓舞。

就是還有這一點善根，但是善根不厚，煩惱、習氣太重。

但旋過旋忘。

一過去就忘了。

信根原自不深。

他的毛病就在信根不深，習染太重。

恆性是以不固。

沒有恆心、沒有耐心，很容易被外境所轉。

故生平善言善行。都是敷衍浮沈。何嘗有一事著實。

毛病就發生在這裡。我們學佛的同修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四眾弟子，自己反省有沒有常犯這些毛病？我們聽到善言歡喜，見到人行善事也歡喜，但是過後就忘了，跟俞先生犯同樣的毛病。這不只是說我們——俞先生是明朝的人，跟憨山大師、蓮池大師同時代；在過去釋迦牟尼佛出世的那個時候，也是這樣，沒有例外。如果善根真正深厚，早就成佛作祖了。成佛作祖的人畢竟是少數！

諸位再想想：釋迦牟尼佛示現成道之後，爲什麼要說法四十九年？就是因爲眾生有這些毛病！天天講，天天勸，聽了耳熟，習慣成自然，假善也變成真善了！裝好人，結果以後變成真正的好人。天天勸，三天不勸，人就變樣了！所以現在有很多人，想自己幾個人建道場，大家在

一起共修。我過去也很有興趣，也有這個理想。結果怎麼樣？剛剛創始的時候，真是菩薩發心，成佛有餘；道場一建成了，就爭名奪利，反目成仇。我見過許多道場，幾乎沒有例外，都是這樣！

我們想到過去的叢林寺院裡，爲什麼要分座講經（天天講）？再想想釋迦牟尼佛，爲什麼四十九年，一天都不休息？你想他的團體，經上說「常隨眾一千二百五十五人」，真的，要不是天天勸念佛，就不免打架、鬧意見。所以，釋迦牟尼佛講經四十九年，沒有一天休息。他要休息一天，僧團裡就要出問題了。這在佛法稱「薰習」。能令善根少的人漸漸地薰習深厚。善根深厚的人薰習，他就開悟了。由此可知，這個經教不能一天不講求！

《感應篇直講》，分量比較少一點。古代讀書人每月有一定的日子，輪流開講。常常講《感應篇》，講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等勸善的書。

可見從前這樣的講座，在中國非常普偏，可惜現在反而沒有了。常常講，常常勸，有的時候人心還是不能挽回！要是不講，那還得了！所以，確確實實要普偏的到處去弘講。我也勸勉同修要發心，先不必學講經，先學講善書、講因果。至於講法、講的材料，我們慢慢再研究、編輯。就是像這個樣子，到處去講，講演時間不要超過一個星期，一天講一次，七天就圓滿了。這樣才能普及。教材要重新編輯，像《陰騭文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，都訂作七次，七天就講圓滿。我們要精編教材來訓練同修們，大家發心弘揚，以此做基礎，而後進修大乘佛法，才得真實受用。

沒有這個基礎，學習大經大論，不過是好聽而已！這跟俞淨意公一樣，好高騖遠，專務虛名，不切實際，意惡還是改不掉；大的劫難到來時，我們憑什麼避免！這是當前亟須做的課題。俞淨意公的善根我們有

；他的惡報，我們還沒有現前。可見我們的意惡比他稍微好一點，輕一點。要是像他一樣，果報就慘了！因與果一定相應，絲毫不爽。

古德常說：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」除非你明心見性，破除《金剛經》所講的「四相」、「四見」，轉凡成聖，轉十界為一真，那才行！四相未破時，就受因果定律的主宰，在家如此，出家也不例外。幾時破了我執，見思煩惱斷盡，出三界，才勉強說你超越生死輪迴了。我們以俞淨意公作鏡子，對照自己的言行。

這一段責備就是說他『信根不深，恆性不固，沒有長遠心，沒有耐心』。指出他生平那些『善言善行』，都是『敷衍浮沈』，都是『專務虛名』。『何嘗有一事著實』，就是沒有一樁事情是腳踏實地，盡心盡力，認真去做的。

且滿腔意惡。起伏纏綿。猶欲責天美報。

『責天』就是求天的意思。天沒有降福給他，他就責怪老天爺，求天神降福給他。

如種徧地荊棘。癡癡然望收嘉禾。豈不謬哉。

這是舉譬喻說：你的田地裡種的都是荊棘，卻指望將來收到好的稻米。那有這種道理！這與因果不相符。同學們讀了之後，要認真去反省，痛改前非，腳踏實地，從心地裡修起。再回頭看看《了凡四訓》，照他的方法斷惡積善，養自己的謙德，改自己的毛病。書上一再告訴我們，三年必有效驗。如果勇猛精進，虔誠懇切，半年就變樣子了，就不相同了。

君從今後。凡有貪淫。客氣。妄想。諸雜念。先具猛力。一切屏除。收拾乾乾淨淨。一個念頭。只理會善一邊去。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。不圖報。不務名。不論大小難易。實實落落。耐心行去。若力量不能行的。亦要勤勤懇懇。使此善意圓滿。

讀這篇文章，給我們更大的警惕，更具實效的受用。尤其是老同修們，我們必要認真反省、檢點。而後在我們修學的環境與過程中，所遭遇到的這些因果，自己就能看得非常清楚。看清楚之後，信心愈堅固，慧眼愈明朗，往後功夫才真正能踏實，才能得力。自從我們講了一遍《了凡四訓》之後，也有不少同修跟我說：「很受用！過去不知道的毛病，聽了這一遍之後，自己想一想，毛病確實是不少。」這就大有進步！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毛病，想要回轉就相當困難。所以，知道自己

的毛病，就是利益。灶神爺——張先生，把俞先生的毛病，一樁一樁指出來。俞淨意先生不能不服！好在他還有改過之心，所以，才能感應道交，感得灶神真正現身在他面前。

這段文就是傳授他「改造命運的方法」，也就是「改造命運的祕訣」。我們在世間，必須要明白無始劫來積習深重。明瞭以後，就要徹底改過自新，轉變自己的命運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因爲一切都是自己造的，所謂「自作自受」。我們自己再造善業，再結善緣，後來的果報當然很殊勝。這一段非常重要——就在念頭上轉變，再造自己新的命運。

『君從今後』，灶神告訴俞淨意，從今以後你『凡有貪淫、客氣、妄想、諸雜念』，這些都是世俗的事情。『先具猛力。一切摒除』，這就是徹底悔改。從心地裡把這些妄想、雜念都斷除。諸位想想，講得很容易，做起來可不容易！試問：我們那個人不想斷妄想，不想使自己心

地清淨？雖然天天這樣想，可是妄念依然紛飛，究其原因就是積習太深所現業障之相，也叫「業相」；說得更實在一點，就是「惡業之相」。我們立刻要覺悟，這不是好相。「覺悟」才是改革的根本。不覺悟就不能改；覺悟才有改的希望。所以，佛告訴我們：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」一念，就是此地所講的「貪淫、客氣、妄想、諸雜念」。這些念頭一起來，立刻就覺悟——我業障深重，爲什麼還有這些妄念，還有這些罪業之相？這一念就是「覺」，就是光明，就是慚愧心。

我們應當向那個方向走呢？『收拾乾乾淨淨。一個念頭，只理會善一邊去』。這是教我們初步用功的方法。就是告訴我們下手的初步，要把那些「惡念」都除掉，把善念提起來。這就是非常好的方法——二六時中念佛，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不但心裡要有大轉變，而且在行爲上也要認真的轉過來。

要用什麼態度做善事呢？不圖報。做了善事，對人有恩惠，不要希望別人報答。要認爲行善幫助人，是我的義務，是我應該做的。甚至我們做善事、對人好，人家以怨報我們，我們也不在乎。問心無愧！即使別人誤會也沒有關係，放著膽量去做。不要做了幾樁好事，人家反而埋怨你，就認爲好事不能做，好人不能當。爲什麼做了好事、待人好，還要受人責備呢？想想《金剛經》裡所說的，這正是自己過去世業障深重，他替我消業，這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嗎！

因此，我們不要灰心，只理會善一邊去。『不論大小難易，實實落落』。就是踏踏實實的去做。切切實實，直捷痛快的去做。『耐心行去』，大小善事都要有耐心。一天、一年、一世都要這樣去做；並且還要發願，生生世世都這麼做，這才是「菩薩」。這是我們力量辦得到的。『若力量不能行的』，『亦要勤勤懇懇』。換句話說；我力量雖然達不

到，我有這個心、要存這個心，使此善意圓滿。諸位要曉得，佛家所謂「功德圓滿」，是指善心善意，確實「圓滿」。並不是樣樣事情都做好了才叫圓滿，因爲有的力量達不到。力雖達不到，但是有一個圓滿的心，這樣功德就算圓滿了。所以，佛法常講，「論心不論事」。圓滿不圓滿是在你心地裡；心地善意若不圓滿，則善事、善行做得再多，也不能算是圓滿。

第一要忍耐心。

沒有忍耐心，一切都不能成就。忍耐心就是菩薩六度裡面所說的「忍辱波羅密」。忍辱爲什麼不把它翻成忍耐呢？諸位要曉得，世間法裡面最難忍的就是辱。中國古時候讀書人常說：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。」讀書人，殺頭沒有關係，不能接受侮辱，可見得殺頭都容易忍，侮辱不容

易忍。因此，佛法到中國，六度中的忍度，譯經師就用「忍辱」——辱都能忍，還有什麼不能忍的呢？這是忍中最重、最難的。所以，什麼都要忍耐，能忍耐就有成就；能忍是福德之相，反之，不能忍就是罪業之相。我們要學忍耐。

第二要永遠心。

永遠心就是「恆心」，恆心不變。既然發了這個願，絕不更改。無論是在什麼環境裡，順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一定要以行填願，久久功德自然圓滿。

切不可自惰。切不可自欺。

這兩句是要我們痛戒的。『惰』是懈怠、懶惰。往往一般人剛剛發

心的時候，心行都非常勇猛，時間久了就懈怠，所以不能成就。古人常說，如果每個人都能保持初發心，那就沒有一個不成佛的。可見初發心，確實是真心、清淨心、勇猛心、精進心。古人也有一句話說得很有味道：「學佛一年，佛在眼前。學佛二年，佛在西天。學佛三年，佛化雲煙。」這是懶惰、懈怠、沒有恆心，越學越變成老油條了。這樣的學法，怎麼能有感應道交呢？感應是憑「真誠、精進」而來的，不是從懈怠中來的，所以，一定要戒懈怠。

不可以自欺，就是不能欺騙自己。欺騙別人很容易；欺騙自己是極深罪業。人要做到不自欺，沒有不成就的。所以，必須天天讀誦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。這就是一面鏡子，每天早晚都得要對照心行。諸位要想真正學佛，在佛法裡成就，就應老老實實、懇懇切切地把《了凡四訓》跟《感應篇》，認真的學三年，把基礎奠定，而後佛法才能得力

，否則想佛法得力，自然有困難。有很多老修行、老同修常常在一起談起，學佛幾十年仍不得力。原因在那裡?也就是說懈怠、自欺，從來沒認真過。滿腹的牢騷，怨天尤人，那怎麼行呢!心行都與佛法相違背。

久久行之。自有不測效驗。

只要你長久這樣做，也就是認真修三業清淨。照這樣做，自然有你意想不到的效驗。

君家事我。甚見虔潔。特以此意報之。速速勉持。可回天意。

這些都是勸勉的話。俞先生對於灶神爺還很相信，初一、十五曉得上香、上供，對祂很尊敬，這才有感應，灶神特地把這個意思告訴他，教他『速速勉持』，趕快勉力修持，尚可挽回天意，也就是扭轉命運（

命運是可以改造的）。

諸位讀了這一段文之後，平心靜氣的想一想：我們一生的遭遇，還沒到俞公這個悲慘的程度，可見我們三業的過惡，沒有他重，他都能挽回，我們要是能照做，挽回的時間應該比他更短。他要三年，諸位如果去做，一年也許就可以了。這一點不假，我們要生清淨信心。

言畢。即進公內室。公即起隨之。至灶下。忽不見。方悟為司命之神。

這一番開示講完了之後，張公就進到裡面，走到廚房裡就不見了！俞先生此時才曉得是灶神爺示現。一九四八年周邦道的夫人在南京寓所遇到地藏菩薩，也是面對面說了很多話。你若以為這是寓言，那你就大錯特錯了！這是轉變命運的起點，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三、勇猛止惡修善・改造命運

因焚香叩謝。即於次日元旦。拜禱天地。誓改前非。實行善事。自別其號。曰。淨意道人。誌誓除諸妄也。

俞先生是在臘月三十晚上遇到灶神，第二天是大年初一；一年復始萬象更新，他就從這一天起改過自新，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。他本名叫「良臣」，現在改成「淨意」，稱『淨意道人』。諸位要知道，名號含義很深，名號就是提醒自己「顧名思義」，他要把「淨意」兩個字做到。所以，你要學佛了，歸依時，師父給你取一個法名，意思就是告訴你，要把名號在心行上做到。那就是道，所以也叫「道號」。

初行之日。雜念紛乘。非疑則惰。忽忽時日。依舊浮沈。

諸位看了這幾句，再想想，過去了凡先生剛剛改過的時候。我們要是照樣去修，一開始當然也是這個樣子。袁了凡是過來人，俞淨意也是過來人，一開始都是進進退退。問題是要有忍耐心、永遠心，這兩種心很重要！只要有這兩種心，有恆心、有毅力、有決心，要痛改前非，這些毛病慢慢會改掉。一下斷不容易，是斷不掉的。古代這些前賢都是作榜樣給我們看，不是一下能斷得了的。

由此可知，聽講最重要。假如我們要求真實的效果，《了凡四訓》一遍講完，過一個禮拜，再開講；一年中要講十遍、二十遍，大家就都改了。爲什麼？天天在勸！若只勸你這一遍，講完了，書都束之高閣，過幾天都忘了，還能提得起來嗎？真修行不容易！一百個人當中有十個

能提得起來就不錯了！如果要想真正成就的話，一年當中得聽十遍、二十遍，我想在座的同修們當中，最低限度應有二分之一的人能成就，這一點也不假。所以，同修們千萬不要認爲這本書我看過了，這一本經我已經學過了。當知菩薩們從初發心到等覺位，天天都在學，沒有一天不學習。每年總得要講幾遍，這是自救。所以，你們聽這篇文才是真正有福報，聽《華嚴》、《楞嚴》，未必有福報；因爲境界太高，學不到，有什麼用處！而聽了此記之後，馬上就可以做得到，立刻就收到效果。諸位果然能夠以三年的時間，從這一篇文上奠定基礎；三年以後，再學大經大論就不一樣了，這才是真菩薩。那時大經大論才能契機，現在不契機。爲什麼？因爲好高騖遠。

所以，經教必須要天天聽、天天講，天天在一起切磋琢磨才有效。讀了這一段文，我們的信心、勇氣就要提起來。

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。叩頭流血。敬發誓願。願善念永純。善力精進。倘有絲毫自寬。永墮地獄。每日清晨。虔誦大慈大悲尊號一百聲。以祈陰相。

這是求佛菩薩加持，因爲靠自己的力量斷惡修善，實在不容易。人家做的並不多，每天早晨拜拜佛，念佛號一百聲。我們同修每天念佛號不止一百聲，但是諸位用心不如他。人家的一百聲，聲聲虔誠，我們所念的恐怕只是有口無心，那就不如他了。我們念一萬聲，抵不上他一聲的效果。就是要誠、要敬，要誠心誠意去做。他能發這個誓願，我們也要效法。發誓願是督促自己。念觀音也好，念阿彌陀佛也好，都可以得到佛菩薩的加持。

從此一言一動。一念一時。皆如鬼神在旁。不敢欺肆。

這幾句話非常重要。這就是他所以能成功，能轉變命運的關鍵之所在。這一念，是不是事實？是事實。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這是一點也不假。無論在何處，都有鬼神看著我們，若有這個警覺心，當然就不敢自欺、不敢放肆。

凡一切有濟於人。有利於物者。

『物』包括一切動物、植物。廣則徧及九法界一切眾生。

不論事之巨細。身之忙閒。人之知不知。力之繼不繼。皆歡喜行持。委曲成就而後止。隨緣方便。廣植陰功。

這是在「行持」上轉過來了，前一段是從心地裡轉過來（觀念的轉變）。心念一轉，身口的行爲就隨著轉了，這是我們應當學習之處。從此以後，凡是於人、於物有利益的，不管是大事、小事；自己是忙、是閒；別人知道不知道都無所謂，我一定要去做。做的時候也不必考慮『力之繼不繼』，我有沒有這個力量，能不能把它做到有始有終？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盡心盡力去做；做到一半，沒有力量了，就隨順因緣，這樣功德才能圓滿。只問事之應爲不應爲，應該做不應該做，不問力之能繼不能繼。如此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事無有不辦者。

『皆歡喜行持』，都歡歡喜喜去做。委曲婉轉的一定把它做到『成就而後已』，這就是『隨緣方便，廣植陰功』。這幾句是行持的典範。

且以敦倫。勤學。守謙。忍辱。與夫因果報應之言。逢人化導

。**惟日不足。**

前是「自行」，此是「化他」。自行裡有心行，心的念頭轉變，身、口、行爲就轉變。化他有五個重點：一、敦倫。「倫」是倫理，敦睦倫常。我們中國文化的精髓就是「倫常」。夫婦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，大家能守住自己的本分，盡自己應盡的義務，這叫「敦睦倫常」。二、勸學。要努力讀書，要讀好書、讀善書。三、守謙。《了凡四訓》中講的「謙德之效」。四、忍辱。五、深體因果報應的道理，懇切地勸導大眾。

每月晦日。

『**晦日**』就是每個月的月終之日。

即計一月所行所言者。就灶神處為疏以告之。

每個月到灶神爺前報告一次。把這一個月當中，身口意三業所修的善法，月月報告。這就是說明他求灶神爺監督他。有一個督促他的力量，他要是不做，到了月終，他就沒有法子給灶神爺交差了。這個效果真是不可思議。諸位修學，不一定要寫疏文去報告灶神，你們家裡供奉釋迦牟尼佛、觀音菩薩、阿彌陀佛的聖像，就在佛菩薩面前，具疏以告之，比灶神那裡還要靈，還有效。這都是要認真學習之處。

持之既熟。

下面兩句是講修持的效果功德不可思議。

動即萬善相隨。靜則一念不起。

這樣的境界，是我們非常羨慕的。他做了幾年呢？

如是三年。

千日之功。我們想一想，他過去的業障多重！三年就轉過來；袁了凡先生過去轉命的時候，也是三年轉過來。三年就見到效果了。爲什麼我們三年還做不到！三年時日不算長，爲什麼不肯自勉、發憤呢！希望同修們讀到這裡，應當要奮起，效法俞淨意先生。

年五十歲。乃萬曆二年。甲戌會試。張江陵為首輔。

『江陵』是地名。張公是江陵人，張江陵是對他的尊稱。最尊敬的

人是稱他居住的地名；像滿清末年，大家尊稱李鴻章爲李合肥（他是合肥人）。佛門裡也常用這個慣例，我們稱祖師大德，既不稱名，也不稱他的字或號，都是以地名或以寺名來稱他。如天台大師，是指智者大師；我們不稱智顗，而稱爲「天台」，因爲大師住天台山。又如窺基大師，稱爲「慈恩大師」，窺基是他的法名（他一生大部分時間住在慈恩寺），「慈恩」是寺的名字，並不是他的名字，這叫「尊稱」。這裡也是尊稱，張公是當時的首相。

輟闈後。訪於同鄉。為子擇師。

他以首相的身分主持這一次的考試，也就是主考官。考完之後，他想在同鄉中選一位品學兼優的人，來教導他的兒子——爲子禮請一位老師。

人交口薦公。遂聘赴京師。公挈眷以行。張敬公德品。為援例入國學。

他既然想請一位品學兼優的人，鄉里的人都推薦俞淨意先生，從前沒有學校，富有的人家，另外有一間書房，請一位老師，這就是「私塾」。家裡的子弟以及社會上清寒的子弟，有聰明智慧的，往往也召集來跟老師讀書。俞先生應聘在宰相家中做了兒童的老師，生活環境當然就改善了，不至於再像過去那樣的窮苦潦倒；感應也來了。他帶了家眷一同到京城。張公非常敬重俞淨意公的道德學問，所以也爲他『援例入國學』（國子監），張公替他報了名，入了學。當時國家所辦的大學。不像現在大學有這麼多，那時國立大學只有一所。而這所學校出來的學生，都是做官的，是爲國家培養通才的學府。

萬曆四年丙子。附京鄉試。遂登科。次年中進士。

從前讀書人志在功名，得了進士，功名成就了。『進士』是古代的最高學位，相當於現代博士學位一樣。

一日謁內監楊公。

『內監』就是從前的太監，侍候皇帝的。俞公有一天去見老太監楊公。

楊令五子出拜。皆其覓諸四方。為己嗣以娛老者。

楊公是太監，所以沒有兒子。他的兒子都是義子，現在所謂的乾兒子，都是從外面找來的。他養育這些孩子，可以養老。他有五個乾兒子

，自己年老了，乾兒子很孝順。他叫這五個兒子都來拜見俞淨意先生。

內一子。年十六。公若熟其貌。

其中有一位小孩，年十六歲。俞公一見面，就覺得很面熟，好像是從前認識的。

問其籍。曰江右人。

『籍』就是籍貫。『江右』包括了現在長江以南，江西、江蘇、浙江這一帶，當時都稱之爲江右。「江右人」，俞先生是江西人。

小時誤入糧船。猶依稀記姓氏閭里。公甚訝之。

這小孩還彷彿記得家鄉，和自己本來姓氏。他小時候遊玩時誤入人

家載糧食的船，船開走了，他也被帶走。俞淨意公一聽之後，非常的驚訝。

命脱左足。雙痣宛然。公大呼曰。是我兒也。

原來就是他遺失的兒子。他太太生了五個兒子，死四個，有一個失蹤了！生了四個女兒，死了三個，只剩一個女兒在身邊。他的太太因爲想念兒女，眼睛都哭瞎了。這個時候遇到他失散多年的兒子。

楊亦驚愕。即送其子。隨公還寓。

這個太監楊公很不錯！知道小孩真的是俞公的兒子，立刻歡歡喜喜的就送還給他了。

公奔告夫人。

『奔』就是很快地，將這個消息告訴他太太。

夫人撫子大慟。血淚迸流。子亦啼。捧母之面而舐其目。其母雙目復明。

改過遷善之報如是。諸位想想，眼睛瞎了，現代眼科這樣進步，也不容易恢復。經上常講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怎麼會沒有感應道交呢！袁了凡先生短命都能延壽。壽命都可以延長，疾病怎麼會不好？這並不是迷信。經上說的理論，我們看了也很明瞭，說起來也能相信，可是經本一丟開就忘了。不能說不相信，是忘了！經上說：「境隨心轉。」《華嚴經》云：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唯識經論中常說「萬

法唯心」、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！境界是我們心理變現的，我們這個身體也是自己心理變現的。所以，「感應道交」是有理論依據的。理上能講得通，事上就可以辦得到。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，所謂「理事無礙」，當然能轉變。他的兒子孝順，也非常難得，看看這一段，這不是容易的事！失蹤這麼多年的兒子，忽然遇到了，使得母親歡喜流淚；兒子孝順，能『捧母之面而舐其目』。這一點很難得！他母親因此雙目復明，這是感應道交的事實。

公悲喜交集。遂不願為官。

此時俞先生一家團圓。知道這三年改過遷善，正如灶神爺跟他所說的「不測效驗」，即意想不到的果報，果然應驗了。他這個時候對於世事愈看愈淡，因此也不願意做官了。

辭江陵回籍。

辭謝張宰相，回到自己的老家。

張高其義。

俞先生既中進士，就有服務公職的資格。從前讀書人心心念念就是指望將來謀個一官半職，而這個機會到來，俞先生卻不要了，放棄了，回家鄉去。所以，張宰相認爲他是一個義人。

厚贈而還。

張宰相爲感謝俞先生教子之德，只有厚贈他貴重的禮物，送他回家。

公居鄉。為善益力。

俞先生改過自新，力行三年就有這麼好的效果，真實的效驗，可知其往後行善必更積極。雖然傳記裡沒有記載，我們也想像得到，必然還是用老方法——每個月終向灶神爺報告。相信他是盡形壽（一生）都不會改變的。人家是這麼修行的，是這樣的斷惡遷善。

其子娶婦。連生七子。皆育。

俞先生自己很不幸，生了那麼多兒女，結果只剩一子一女。他是從四十七歲才開始改過修善，五十歲得到感應。我們同修當中有很多人年紀很輕，要是能努力學習，斷惡修善，改過自新，你們的前途太光明了！你們的效驗、福報、感應必然超過俞淨意、超過袁了凡。這是絕對做

得到！只要諸位自己肯努力做，三年之後，事事如意，有求必應。爲什麼不勉力去做？看俞先生的兒孫命運都轉好了，這是積德修善的感應。

悉嗣書香焉。

俞先生的七位孫兒個個書都念得很好，書香門第，個個成名。

公手書遇灶神。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。

俞先生遇灶神這一段往事是事實。他遇到灶神，經灶神一番開示之後才改過自新，到晚年就有這樣的效驗與果報。我曾說過，晚年所享的福報才是真實的「福報」；年輕人享福，老實說絕不是福。年輕時發達過早容易迷惑顛倒，造罪業。因此，年輕的時候要多修福、培福，照俞先生的方法去做，把福德留到晚年享受。這才是懂得享福、造福的人。

俞公把他自己一生改過自新之事，毫無隱瞞的寫出來，教訓他的子孫。

身享康壽。八十八歲。

俞公壽命也延長至八十八歲。他的長壽是修得的，而不是命中所有的。因爲前面灶神爺曾經說他：「意惡固結於中，神註已多，天罰日甚，君逃禍且不暇，何由祈福哉？」可知他沒有福報。壽命是福報之一，五福中就有「長壽」。由此可知，他的長壽與福報，完全是他自己從四十七歲以後所修來的。這正是一切修行人的最佳榜樣！

人皆以為實行善事。回天之報云。

鄉里大眾看到俞先生一生所得的果報，沒有人不說他是力行善事，改轉了自己的命運。先生現身說法，廣勸社會大眾，功德尤不可稱量。

同里後學羅禎記。

這一篇文章是俞淨意公同鄉晚輩羅禎先生所寫的。裡面所說的話，灶神說的話，以及俞淨意先生講的話，都是實錄。

了凡先生、俞淨意先生是在家同修與初學道者的好榜樣，我們能夠取法於這兩位賢者，不但命運可以扭轉，道業在這一生必定也有成就。

雲谷大師是出家人的榜樣。所謂「出世要學高僧，在家要學高士」。袁了凡跟俞淨意都是高士，我們以他們做典型、模範，照他們的方法學。如諸佛菩薩，做一切眾生最好的樣子，才是佛陀的好學生。